帝王業

DIWANG YE

情缘与鲜血，黑暗与光明，开国帝王并肩比翼的一段传奇
是非千古事，得失两心知。

麻语者○著

下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第三部 风雨长路

新恩

这一场变故之后，整个宫闱都冷寂了下来。先皇卒亡与姑姑的中风，令父亲深感悲痛，对姑姑的怨愤随之烟消云散。经过连番劫难，父亲对权势似乎再无从前的热忱，与萧綦的敌意也缓和了许多。在这连番的争斗中，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亲人，也都已经疲惫不堪，再不忍心继续伤害身边之人。

到底是血浓于水，骨肉相连，亲人之间再深的隔阂，也总有化去的一天。

只是，从前那美好的那些时光，终是一去不返了，我和他们之间已有了一道永远的沟壑。父亲再不会把我当作他羽翼呵护下的娇女，再不会如从前一般宠溺我，回护我。如今在他眼里，我是王氏的女儿，更是萧綦的妻子，是与太皇太后一同垂帘于朝堂之上，真正掌管着整个宫闱的女子。

转眼一年间，爹爹苍老了许多，谈笑间依然从容高旷，却再没有从前的傲岸神采。无论多么强硬的人，一旦老去，总会变得软弱。在他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我默默站在了他的身后，和他一起守护每一位家人，守护这个家族。

姑姑曾说，男子的天职是开拓与征伐，女子的天职却是庇佑和守护。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些坚韧的女性，一代代承袭着庇佑者的使命……冥冥之中，我和父辈的位置已经互换，渐渐老去的父母和姑姑，开始需要我的照拂，而一直在他们庇护下的我，却已成长为这个家族新的庇佑者。

最近父亲总是提起故乡，提起叔父。自叔父逝后，婶母带着两个女儿扶灵还乡，再未回返京城。父亲也离开故乡琅玡多年，如今年事已高，更是思乡情切。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放下纷扰事务，一人一蓑一木屐，遁游四方，寄情山水之间，踏遍锦绣河山。我明白父亲的心意，宦海沉浮一生，如今心灰意冷，归隐田园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唯一遗憾的是，母亲终不能原谅父亲，也再不愿离开慈安寺。

父亲亦不再强求，他最后一次和我同去探望母亲，默然凝望她背影良久，叹道，“人生至此，各有归依，缘尽亦是无憾了。”

当时我已觉得有些异样，父亲从前总爱说，阿妩最解我意，我们父女原本就最是意趣相投——只是我没有想到，父亲的去意如此坚决，决定来得如此之快。

数日之后，父亲突然递上辞官的折子，不曾与任何人辞别，悄然留书一封，只带着两名老仆，一箱藏书，便挂印封冠而去。

我得了消息，和哥哥一起驰马追出京郊数十里，直至河津渡口，却见一叶孤舟远泛江上，蓬帆渐隐入水云深处……父亲就这样抛下一身尘羁，孤身远去。居庙堂则显达，泛江湖亦高旷，到今日我才真正地佩服了父亲。

母亲得知父亲辞官远游的消息，一言不发，只是捻着佛珠默默垂眸。然而徐姑姑次日却告诉我，母亲彻夜无眠，念了一整宿的经文。

不久之后，总算迎来久违的喜事，怀恩终于迎娶了玉岫，成为我的妹婿，我又多了两名亲人，纵然没有血缘之亲，亦令我觉得珍贵。随后，哥哥的侍妾又为他生下一个男孩，这已是他的第三个孩子。喜气冲淡了忧伤，日复一日，风雨褪尽的帝京又回复了往日的繁华。

时光过得飞快，转眼小皇上已经呀呀学语，可惜他天生体弱，还迟迟不能学步。每当我听到他含糊地叫我“姑姑”，看到他无邪笑容，仍会觉得淡淡心酸。

这日萧綦很晚才回府，卸下朝服，披上我递过来的外袍，神色略见疲惫。我转身去取参茶，却被他拦腰揽回身侧，轻轻圈在臂弯。

他隐有忧色的神情让我觉得不安，依在他胸前，轻声问道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陪我坐会儿。”他微微阖了眼，下巴轻抵在我额头。听到他似满足又似疲倦的一丝叹息，我心里微微酸楚，抬起手臂环在他腰间，柔声道，“还在为江南水患烦心么？”萧綦点头，脸上仅有的一丝笑容也敛去，沉沉叹道，“如今政局未稳，叛军偏安江南，迟迟未能出兵讨伐。眼下水患又起，黎民流离失所，可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担当！”

我一时默然，心绪随之沉重。今岁入春以来，河道频频出现异常之兆，近日多有经验深厚的州府官吏上奏，春夏之际恐有严重水患，朝廷宜早做防范。然而满朝官员都诚惶诚恐，谁也不敢站出来担此大任，令萧綦大为震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我沉吟良久，想起昔年叔父在时，治理江南水患曾有大功，如今叔父不在了，曾跟随他治理河道的臣工却无一人堪当大任。

萧綦叹了一声，淡淡道，“我倒是看中一个人选，却不知此人是否有此抱负。”

我怔了怔，脑中忽有灵光一闪，惊愕望向萧綦，“你是说……哥哥？”

当年，哥哥曾跟随二叔巡视河患，督抚水利，目睹了两岸百姓因年年水患所受的流离之苦。回京后，他翻阅无数典籍，埋头水利之学，更亲身走遍大江大河，采集各地民情，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《治水策》递上朝廷。然而父亲一向只当他是不务正业，从未将他一介贵胄公子的治河韬略放在眼里。

那年江河决堤，百姓死伤无数，万千家园毁弃，一众官员皆因治河不力遭到贬谪。自此满朝官吏再也不敢轻易坐上河道总督的位置。然而那年，哥哥却瞒着父亲，上表求荐，自愿出任此职，那折子自然是被父亲压下，回头给他一顿严斥。父亲说，治河大任事关民生，开不得半分玩笑，岂是你能胡闹的。回来此事传了出去，被当作朝野笑谈，没有人相信，哥哥那样的风流公子也能够胜任粗砺繁重的治河大任。

从那之后，哥哥便打消了这个异想，从此纵情诗酒，再不提什么治河治水。

然而万万没料到，这个时候，萧綦竟然想到了哥哥。我一时间怔忪，心中千头万绪，百感交集。萧綦含笑瞧着我，亦不说话，神色高深莫测。

“如此大事，你贸然起用哥哥，就不怕朝中非议？”我想了想，试探地问他，心中另一重思虑却未说出口——万一哥哥没有成功，非但萧綦要受万民所指，王氏的声望也将大受打击。萧綦却是淡然一笑，“就算眼下难免非议，我也要冒险一试。”

“为什么偏偏是哥哥？”我蹙眉看他。

“以王夙的才智，相信他定能担当此任，只是眼下却不知他是否有此抱负……”萧綦目光深邃，喟叹道，“长久以来，世家亲贵多有疑惧抵触之心，不肯为我所用。若是王夙此番能有所作为，亦能显出我对世家子弟并无偏见，令他人”

我默然片刻，叹道，“那也是人之常情，有了谢家的前车之鉴，只怕各个世家都已胆寒生惧，眼下自保唯恐不及，哪里还有心思出头。”

萧綦剑眉深蹙，“乱世之下，若非铁血手段，怎能令这些门阀贵胄慑服。”

“以杀止杀虽不是上上之策，但若能以小杀止大乱，那也是值得的。”我深深看他，将手覆上他手背，柔声道，“我知道你是对的。”

萧綦动容，满目欣慰感慨，“有你知我，便已足够”。

我淡淡一笑，心下已明白过来，“若是哥哥出任河道总督，受你破格启用，自然会令其他世家消除疑惧，放下陈见，明白你一视同仁之心，是这样么？”

“不错！”萧綦含笑赞许，我却略略迟疑，“但不知哥哥又是如何想法……”

“能否让他全力赴任，这便要看王妃的能耐了。”萧綦扬眉看我，目中笑意深黠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绕了半天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用意……这可恶的人！

翌日，我只带了贴身侍女，轻车简从，悄然来到哥哥在城郊的别馆。

站在这幽雅如阆苑仙境一般的别馆门口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哥哥实在是妙人，太懂得逸乐享受。他总是找到那么些奇人巧匠，将这小小一处别馆，营建得冬暖夏凉，巧夺天工。一路行去，还未到堂前，就听得旖旎丝竹之声，飘飘不绝于耳。

但见蔷薇盛开的临水槛边，哥哥面色微醺地闭目倚在锦榻上，玉簪松松挽起发髻，几缕发丝慵然散垂下来，一身白袍胜雪，衣襟微微敞开，露出颈项间白皙如玉的肌肤，连身侧那两名美姬也比不上他此刻妍态。我缓缓步入槛内，他仍不睁眼，那两名美姬忙欲行礼，被我抬手止住。

哥哥微微翻身，闭目慵然道，“翡色，上酒——”

我将指尖伸入案上杯盏，沾了些酒，并指朝他俊雅面庞弹去。酒一洒上他脸，哥哥惊叫一声，翻身而起，“朱颜，你这可恶的丫头！”

他一呆，看清楚眼前人，顿时惊喜大叫，“阿妩，是你！”两名美姬慌忙上前，左边罗帕右边香巾，忙不迭为他擦脸。我却笑吟吟扯了他宫锦白袍的袖口，不客气地揩去指尖酒渍，挑眉笑道，“似乎我来得很不是时候？”他一脸无奈，叹道，“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些么，好歹也是堂堂王妃了，还这么淘气。”

我转目去看那两名美人，一个红衣丰艳，一个绿裳妖娆，都是丽色照人。哥哥端了玉杯，又倚回锦榻上，斜目看我，“你是来赏美人，还是专程来找我捣乱的？”

“美人要赏，懒人也要骂。”我劈手夺过他手中酒杯，“别以为父亲不在，便没有人管得了你。”

哥哥翻身坐起，骇然笑道，“这是哪家悍妇走错了家门？”

我瞪着他，瞪了半晌，终究心里一酸，垂眸叹道，“哥哥，你现在越发懒散了。”

哥哥一怔，侧过脸去不再说话。侍女捧了流光青玉壶上前，注满我面前的衔珠杯。哥哥淡淡一笑，“来，尝尝我今年的新酿。”

我就唇浅抿了一口，只觉清冽芬芳，异香缠绵，脱口赞道，“好香的酒！”哥哥得意非凡，“你再细品一品个中滋味。”

这酒初入口时幽香缠绵，隐约有春风拂阑，夜露莹彻，桃花缤纷的风流，分明只是一点飘忽清冽的酒意，入喉却绵柔不绝，暖暖融进四肢百骸里去，不觉双颊已是微热。我叹息一笑，“芳菲四月，深浅红妆，倚栏思人，落英满裳。”

哥哥大笑，“品得好，得此四句相赞，不枉我辛苦采集一番的武陵桃花……我家阿妩，真妙人也！”

“这是桃夭酿？”我惊喜道，“你果真酿成了？”哥哥昔年甚爱桃花的妩媚，我们曾一起试酿了许多次，却总是做不成这桃夭酿。想不到时隔经年，他竟悄悄酿成了。若论心思奇巧风流，恐怕天下再找不出一人能胜过哥哥。他倚在榻上，笑眸深深，我佯嗔道，“若不是今日撞个正着，你还想私藏多久？”

哥哥懒懒一笑，“一壶酒有什么稀罕，我一介闲人，也就精于享乐之道罢了。”

我欲反驳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一时默然无语。哥哥倒兴致极高，又唤来歌姬，重新斟酒，与我对坐畅饮。

一杯杯醇酒饮下，渐觉飘然，我们皆有些忘形，随着廊下丝竹击节互歌。琴伎款款拨着一曲江南小调，悠扬轻快，不觉又勾起少年往事。

“拿琴来……”我微醺起身，回眸朝哥哥戏谑一笑，“妾身斗胆献艺，邀公子相合一曲。”

哥哥连声称妙，立即唤来侍妾，奉上他那支名动京华的引鹤笛。我的清籁古琴并未从王府带来，便随意取了乐姬的瑶琴，信手拂去，音色倒也清正。

我凝神垂眸，指下轻挑，弦上余音犹自宛转，流水般琴韵已袅袅而起。

清韵初起《上阳春》，宛转跳脱的曲调里，一缕空灵的笛声徐起，与琴音相逐引，宛如蹁跹双蝶，逐着四月柳梢，在春风中相戏。忽而琴音一转，自那春光明媚的四月天，飘摇直入斜雨霏霏的秋日黄昏，日暮月沉，天地晦暗，笛声亦随之低抑幽咽，百转千回，道不尽离别惆怅，诉不完落花伤情。

哥哥倾身朝我看来，目光恍惚，有刹那的失神，笛声随之一黯。我无动于衷，指下陡然用力，划过一串金铁般肃杀之音，硬生生惊破那哀怨颓靡的笛声，带起朔漠黄沙的苍茫，长河滔天的豪迈。我的琴音越拔越高，飞扬处似游侠纵横，仗剑江湖；激昂处如将军百战，驰马沙场。而笛声渐渐力乏，几次转折之后，已跟不上我的音律。铮然一声裂响，琴弦崩断，笛声随之喑哑。

哥哥冠玉般面庞，罩上一层异样的嫣红，眸底一片惊震，执笛的指节隐隐发白。我亦气血翻涌，冷汗透衣，似耗尽全身力气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阿妩，你的琴技精妙至此，哥哥再也跟不上了。”哥哥转头看我，怅然一笑，神情有些恍惚。

我抬眸直望向他，缓缓道，“意由心生，曲随心转，引鹤笛依然是天下无双，可是哥哥，你的心呢，它还和从前一样高旷自在吗？”

哥哥一震，却是避开我的目光，转头不答。

我蓦然推琴而起，捧起那具断了弦的瑶琴，摔在阶下。裂琴之声惊得槛外枝头飞鸟四散，左右侍妾慌忙俯跪在地，不敢抬头。

“哥哥！这平庸的瑶琴只能藏于闺阁，吟风弄月，当不起磅礴之音。而引鹤笛生来不是凡品，任能将它埋没在脂粉群中，终日与靡靡之音为伍！”我与他四目相对，分明在他眼底看到一掠而过的愧色。哥哥沉默良久，长叹一声，“再好的笛子，终究是死物。”

“那要看它遇上怎样的主人。”我望住哥哥，“笛子是死物，人却是活的，只要仍有抱负，终会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一直走下去，再远的地方也难不倒哥哥！”

哥哥回头动容，深深看我。

我迎上他目光，微笑道，“哥哥是阿妩自小佩服的人，从前是，以后也是！”

次日，哥哥主动求见萧綦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的面谈，于公于私，于情于理，我都知道哥哥对萧綦的敌意，也知道萧綦对哥哥的陈见。然而我没有踏足书房，任由他们一谈便是整整两个时辰，误了晚膳的时间也不自知。这是豫章王与王大人的对谈，也是两个男人间的交锋。世间男子无论身份贵贱，心底总有他们自以为不可动摇的一套道理，与女子的思虑截然不同。我不想置身于这微妙的天平中间，与其左右为难，不如听任他们用男人的方式去解决恩怨。

翌日，圣旨下，任王夙为河道总督、监察御史，领尚书衔。

一时间，朝野哗然，流言纷起，几乎没有人看好哥哥的治河之能。朝臣们一面议论着豫章王重用妻族，一面对新任的河道总督满怀疑虑。而哥哥终于从父亲光环下的名门公子，一跃成为朝堂上众所瞩目的新贵。面对各色各样的目光，哥哥仅以微笑相对。

江南水患甚急，不容一日耽搁。就在圣旨颁下三日后，哥哥启程赴任。

萧綦和我亲自送他至京郊，京中亲贵重臣纷纷随行。

哥哥着天青云鹤文锦朝服，玉带高冠，策马过长桥，在桥头驻马回望，遥遥对我微笑。此去千里路遥，前途多艰，哥哥将要面对的风雨艰辛，只怕不是我所能想象。望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泪光终于迷蒙了眼前……我又想起当年登楼观望犒军，远远看见父亲蟒袍玉带，位列百官之首，我曾取笑哥哥，问他什么时候也能如此风光……想不到，时隔数年，哥哥真的成为本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尚书，鲜衣怒马出天阙，轰动了帝京。

转眼夏去秋来，哥哥离京已经大半年，也许是上天相佑，今夏偏旱，水患并不如预料中的严重。个别州郡的水患也在哥哥的防范控制之下，并无重大灾患，河道疏浚十分顺利，堤防的修筑也进展极快。然而哥哥却上书朝廷，称今冬明春之际，才是最为严峻的时候，半分不能松懈。

这个秋天过得很快，木叶飘尽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份从皇陵送来的折子——皇叔子澹的侍妾苏氏，为他诞下了第一个孩子，是个女孩儿。按照皇室规矩，需上表请太皇太后赐命，才算承认了这个孩子皇室正统的名份。上呈太皇太后的折子照例递到我手中，捏着那一道薄薄的朱绫折子，我在刹那间失神。

他已有了侍妾，有了女儿……子澹，子澹！已经时隔五年，每每念出这个名字，为什么心里还是会空空陷落下去，仿若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捏住。

他离京那日的情形恍惚仍在眼前，那一天柳絮纷飞，细雨如丝，我们却都没想到，此去皇陵竟是漫漫五年。如今天阙翻覆，物是人非，往日一切成灰。

然而福兮祸兮，谁又说得清呢，若是没有这五年的幽禁，若是他身在皇城，只怕早已卷入嫡位之争，今日是否还活在世上也未可知。

自先皇驾崩，谢氏伏罪之后，他已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人。曾有人向萧綦进言，索性除去子澹，永绝后患。萧綦却虑及连番屠戮，已令世家亲贵心寒齿冷，若一味赶尽杀绝，反而失去了朝野人心。不久后，萧綦将子澹从辛夷坞释回皇陵，撤去了原先的监禁，算是还他自由之身，只是不能踏出皇陵半步。

一片枯叶被风吹入帘栊，轻旋着落在那折子上，我一言不发，缓缓将折子合拢。

当年离别的时候，他还是翩翩少年，如今却连女儿都有了……惆怅之余，我心底竟有淡淡欣慰，甚而有一丝解脱的轻松。想来他在皇陵，孤苦寂寞，能有红颜知己长伴身侧，也令我稍觉心安。

只是，心底终究有一丝莫名怅惘，若再由我给他的女儿取名，更是绝佳的嘲讽。思及此，我无声叹息，命宫中女官将折子转去太常寺，由掌管宗室礼制的官员拟了名字再呈上来。随即我又传召少府寺监，命他以公主之制预备贺仪送往皇陵。

明烛将尽，已到就寝的时辰，我在镜前卸下钗环，长发如云散落，垂至腰间。

萧綦只着宽松的丝袍，从后面环住了我，挺拔坚实的身躯与我相贴，只隔薄薄丝帛。我脸颊一热，肌肤渐觉发烫，转身勾住他颈项，手指沿着领口滑下，轻轻摩娑他衣上蟠龙刺绣。蟠龙是皇族王公的章饰，飞龙却是只有皇帝才可用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衣襟上的蟠龙会换作傲视九天的飞龙……我知道这一天并不会太远。

他的手滑进我丝袍底下，滑过腰肢，缓缓移至胸前，掌心的温热灼烫我每一处肌肤，令我顿时酥软。我喘息渐急，微微咬唇，仰头望向他。他目光幽深，眼底浮动着情欲的迷离，俯身渐渐靠近……几近窒息的长吻之后，他放开我的唇，薄削嘴唇掠过颈项，蓦的含住我耳垂。我呻吟出声，却听见他低低开口，“皇叔的孩子可有备好贺仪？”

我一颤，陡然清醒过来，直直迎上他犀利目光，心中顿时抽紧。

“那是个女孩儿。”我惴惴开口，喉间有些干涩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淡淡一笑，目光却毫无温度。

我心头一松，果然是太过紧张，惟恐他容不下又一个皇位继承者。既然他已知道那是个女孩儿，且是一个失势皇叔的庶出女儿，却为何有此闲心特意一问。

“怎么，你似乎很担心？”他的语声越发冷了下去，目光锋锐如刀。

我怔了怔，心念电转间，蓦然明白过来……莫非，他在跟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较劲吃醋?

当年我与子澹青梅竹马的旧事他是知道的，只是这些年我们心有灵犀地缄默，对此闭口不提，我以为他早已将那段往事忘记了。我骇

然失笑，索性一口承认下来，“不错！那孩子生在偏寒的皇陵，又是庶出，身世堪怜，所以我格外怜惜，连贺仪也是按公主之制备下的，王爷认为有何不妥？”

萧綦见我承认得如此爽快，一时反倒无语，沉了脸色问道，“仅仅是怜惜？”

我眨眼笑道，“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，爱屋及乌？”

他哑然，被我抢白得一脸尴尬，眼底陡然有了怒意。

“我和子澹曾有两小无猜之情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我挑了挑眉，坦然含笑，看着他脸色渐渐铁青，“那个时候，你并不知道世上有个女子叫王儇，我也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男子叫萧綦；那时，我以为身边之人已是最好的，却并不知道真正爱恋一个人，和两小无猜的亲近是完全不同的。”

萧綦依然冷冷看我，唇角紧绷，可眼底分明已有了掩不住的温暖笑意，“怎样不同？”

我踮起足尖，仰头在他颈项间印下蜻蜓点水般细吻，曼声轻笑道，“怎样不同……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试试看？”他的呼吸骤然急促，冷峻面孔再也强绷不住，低笑道，“这可是你说的！”

他手臂一紧，蓦的将我横抱起来，大步向床帷间走去。

旧憾

午后初晴，不觉又到初冬时节。

我自小畏寒，每当秋冬时节总是多病，前些时候偶染风寒，竟一病半月。今日似乎好了许多，听萧綦说靖儿一直吵闹着好久不见姑姑，便打起精神入宫看他。

甫一迈进殿门就听见靖儿欢快得意的笑声，我抬眸看去，顿时惊恼交加——他竟骑在奶娘背上，拍打着奶娘在殿上“骑马”，口中兀自驾驾有声，周围一众宫女团团簇拥，争相给小陛下助威，在乾元殿上闹成一团。连我走近殿门，也没有一个内侍通禀。

“皇上！”我冷冷开口，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满殿宫人蓦然见我立在门前，慌得乱糟糟跪了一地，参拜不迭，一个个再不敢抬头。靖儿瞧见了我，一下从奶娘背上跳下，咯咯笑着

朝我奔过来，“姑姑抱抱！”我看他脚步还踉跄不稳，忙迎上去，张臂抱住了他。他立即紧紧搂着我脖子，说什么也不放开。我只得吃力地抱起他，臂弯隐隐发沉，当初小猫儿一般大的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

我板起脸看他，“陛下今天不乖，姑姑说过不许自己乱跑，不许跌跤，你有没有记住？”靖儿乌溜溜的圆眼睛飞快一转，低下头去不说话，小脸却埋在我胸前，撒娇地使劲蹭。“陛下！”我狼狈地拉开他，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般精怪。这么小的孩子也懂得察颜观色，知道我对他宠溺，便每次都赖皮撒娇；只有萧綦在旁边，他才肯乖乖听话。奶娘递上一件团龙绣金的小披风，柔声笑道，“王妃一来陛下就高兴，连跌跤都不怕了。”

我将靖儿抱在膝上，转眸看向奶娘，淡淡道，“是谁教陛下将人当马骑的？”

奶娘慌忙跪下，叩头道，“王妃恕罪！奴婢再不敢了！奴婢原只想哄得陛下高兴……”

“哄陛下高兴？”我挑眉正欲斥她，却听靖儿仰头咯咯笑道，“骑马马，王爷骑马马，陛下也要！”

我恍然明白过来，上次萧綦曾抱他骑马，从此他便念念不忘了。教他叫姑父教了许久，他偏只记得左右都叫王爷，也学得一口王爷王爷地叫，听我们都叫他陛下，便以为自己的名字就是陛下。我一时啼笑皆非，本来沉了脸要数落他，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靖儿见我笑了，顿时得意顽皮起来，在我怀中左右扭动，伸手去够我鬓边摇曳颤动的珠钗。我正听奶娘将靖儿的起居情形一一详禀，不留神间，被他一手扯住鬓发，抓下了那支发钗。奶娘慌忙将他接过，他笑嘻嘻抓着那支凤头衔珠钗，不肯松手。我鬓发散乱，拿他无可奈何，却听奶娘笑道，“真是个风流天子呢，小小年纪就会唐突佳人了。”奶娘的话引得众人掩口失笑，靖儿兀自握着发钗手舞足蹈，好似得到了心爱的宝贝。

我叹口气，只得起身重新梳妆，“将发钗拿过来，别让陛下玩这些东西。”

奶娘忙俯身去取珠钗，靖儿却左右躲闪着不肯给，奶娘无法，只得道，“陛下再不给，奴婢可要斗胆冒犯了。”

“你敢！”靖儿娇细嗓音尖叫着，倒有几分子隆哥哥当年的蛮横。

我苦笑着转身，对镜散开发髻，正待梳头，陡然听得背后一声惨呼，左右宫人纷纷尖叫。我霍然回头，惊见靖儿舞着钗子划过奶娘脸庞，从眼眶到脸颊，被尖利钗尾划出深深血痕！奶娘满脸鲜血，痛叫着捂脸跌倒！左右都被惊呆了，一时间没人回过神来，靖儿自己也被吓住，蓦的转身便跑。

“来人，快拦住陛下！”我失声惊呼，扔了玉梳朝靖儿追去。左右侍从慌忙围上前去，靖儿见此情状越发害怕，掉头往殿外玉阶跑去。内侍都已奔进殿来，门口竟无人值守，殿前侍卫隔得又远，竟眼看着靖儿跌跌撞撞往玉阶奔去。我心头惊跳，暗觉不妙，脱口道，“靖儿，不要——”

我话音未落，那小小身影在阶上一晃，立足不稳，一头扑了下去！

“皇上！”左右宫人一片骇然惊叫，殿前大乱。

我脚下虚软，跌倒在地，浑身剧颤，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“皇上……宣……太医……快去！”

一名内侍从阶下抱起了孩子，慌忙奔回殿中，孩子瘫软在他臂弯不哭不动。

我心下全然凉透，手足皆软，被宫女扶至跟前一看，只见孩子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泛青，鼻孔中淌下一道殷红的血。

五位太医院长史诊视完毕，刚从殿内退出，萧綦便闻讯赶到了。我忙从椅中起身，急问太医，“陛下伤势如何？”

太医们面面相觑，各自神色惴惴，为首的傅太医皱眉禀道，“回王妃，陛下尚未醒来，经微臣等检识，陛下内腑骨骼均无大碍，但头颈触地时震伤了经脉，血气阻滞，风邪内侵，积郁……”萧綦打断他，沉声问道，“究竟有没有性命之危？”。

傅太医颤声道，“陛下性命无碍，只是，只是微臣不敢妄言！”

我心头顿时揪紧，萧綦冷冷道，“但说无妨！”

“陛下年纪尚幼且先天不足，体质本已羸弱，经此重创恐怕再难复原，即使往后行止如常，也会神智迟钝，异于常人。”老太医以额触地，冷汗涔涔而下。

我颓然跌回椅中，掩住面孔，仿如坠入刺骨寒潭。萧綦亦沉默下去，只轻轻按住我肩头，半晌才缓缓开口，“可有救治的余地？”

五位太医都缄默无声，萧綦负手转向那九龙屏风，兀自沉思不语。一时间，殿上沉寂如死，四面浓重的阴影迫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萧綦抬手一拂，待太医和左右都退下之后，缓步来到我跟前，柔声道，“祸福无常，你不必太过自责。”

我黯然撑住额头，说不出话，亦没有泪，只觉心口空落落的痛，想去看一眼靖儿却全然没有力气。

“振作些，眼下你我都不能乱了方寸。”萧綦俯下(禁止)来握住我肩头，语声淡淡，却充满果决的力量。

我恍惚抬眸，与他峻严目光相触，心头顿时一震，万千纷乱思绪瞬时被照得雪亮。

眼下朝堂宫闱刚刚开始安稳，人心初定，再经不起又一轮的动荡波折。一旦皇上伤重的消息传扬出去，朝野上下必定掀起轩然大波。皇上好端端待在寝宫，何以突然受伤，谁又会相信真的只是意外？纵然萧綦权势煊天，也难堵攸攸众口，更何况一个痴呆的小皇帝，又怎么担当社稷之重——若是靖儿被废黜，皇位是否要传予子澹？若是子澹登基，旧党是否会死灰复燃？

我定定望住萧綦，冰凉双手被他用力握住，从他掌心传来的温暖与力量令我渐渐回复镇定，心头却越发森寒。

他望住我，淡淡问道，“皇上受伤一事，还有哪些人知道？”

“除了五位太医，只有乾元殿宫人。”我艰涩地开口。

萧綦立即下令封闭乾元殿，不许一名宫人踏出殿门，旋即将五位太医再度召入内殿。

“本王已探视过皇上，伤势并不若傅太医所说的严重。”萧綦面无表情，目光一一扫过诸位太医，目光深沉莫测，“各位大人果真确诊无误吗？”

五位太医面面相觑，入冬天气竟也汗流浃背。傅太医伏跪在地，须发微颤，汗珠沿着额角滚落，颤声道，“是，老臣确诊无误。”

我低低开口，“事关重大，傅大人可要想清楚了。”

一直战战兢兢跪在后头的张太医突然膝行到萧綦面前，重重叩头，“启禀王爷，微臣的诊断与傅大人有异，依微臣看来，陛下伤在筋骨，实无大碍，调养半月即可痊愈。”另外一名医官也慌忙叩首，“微臣与张大人诊断相同，傅大人之言，实属误诊。”傅太医身子一震，面色瞬间苍白，却仍是低头缄默。

剩下两位太医相顾失色，只踌躇了片刻，也顿首道，“微臣同意张大人之言。”

“傅太医，您认为呢？”我温言问他，仍想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。

白发苍苍的傅太医沉默片刻，抬首缓缓道，“医者有道，臣不能妄言。”

我掉过头无声叹息，不忍再看他白发银须。萧綦的脸色越发沉郁，颔首道，“傅大人，本王钦佩你的为人。”

“老臣侍奉君侧三十余年，生死荣辱早已看淡，今日蒙王爷谬赞，老怀甚慰。”老太医直起身子，神色坦然，“但求王爷高量，容老臣的家人布衣返乡，安度余生。”

“你放心，本王必厚待你的家人。”萧綦肃然点头。

当夜，傅太医因误诊之罪服毒自尽。乾元殿一干宫人皆因护驾不力而下狱。我将皇上身边的宫人全部替换，任以心腹之人。

小皇帝失足跌伤的风波至此平息，伤愈后依然每日由我抱上朝堂，一切与往日无异。只是这粉妆玉琢的孩子，再也不会顽皮笑闹，从此痴痴如一个木头娃娃。

朝臣们每天仍旧远远参拜着垂帘后的小天子，除了心腹宫人，谁也没有机会接近皇帝。原本靖儿每日都要去永安宫向太皇太后问安，自此之后，我以太皇太后需静养为由，只逢初一十五才让皇上去问安，永安宫中也只有数名心腹宫人可以接近皇上。姑姑身边有个名唤阿越的小宫女，当日临危不乱，亲身试药，此后一直忠心耿耿，半事也稳妥仔细。正巧玉岫嫁后，我身边始终缺个得力的人，便将阿越召入王府，随侍在我左右。

靖儿的痴呆，成了宫闱中最大的秘密，只是这个秘密也不会掩藏得太久。一个年少的孩童或许还看不出太多蹊跷，随着他一天天长

大，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。然而这中间一两年的时间，已足够萧綦布署应对。

隆冬过后，南方雪融春回，刚刚过了除夕，宫中四下张灯结彩，正筹备着最热闹的元宵灯会。

就在这喜庆升平的时日，摄政豫章王下令，兴三十万大军南征，讨伐江南叛党。

北方州郡已受萧綦控制，而南方各地，

当日子律与承惠王兵败逃往江南，投奔了封邑最广、财力最厚的建章王。趁着京中这两年政局动荡，萧綦无暇他顾，江南宗室亦得以苟延残喘。自诸王之乱后，南方宗室偏安一隅，长久与京中分庭抗礼，王公亲贵拥兵自重，世家高门的势力盘根错节。近年来吏治越发腐坏，民生堪忧。子律南逃之后，萧綦表面按兵不动，不予追击，暗地里一面稳定京中局势，一面关注着南方政局，自年初开始调遣布署，厉兵秣马，悄然做好了南征的准备。只待时机成熟，一朝挥军南下，誓将南方宗室彻底翦除。

原本萧綦定在春后南征，然而半月前， 扼守出京必经之路的临梁关，两日之内接连擒获七名间者。除两人自尽未遂，一人伤重而亡外，另外四人均供出了幕后主使。京中奉远郡王与江南建章王暗通讯息，充当南方宗室安插在朝廷的耳目，察觉了萧綦有意南征，立即派人飞马向南边驰报，却堪堪撞在了临梁关守将唐竞手中，无一漏网。这唐竞正是萧綦麾下名头最响亮的三员大将之一，素以阴狠凌厉闻名，更有“蝮蛇将军”的绰号。昔日在军中一手创建黑帜营，专司训养间者，堪称天下间者的师尊。此人原本留守宁朔，后被召回京中。萧綦命他亲自刑讯此案，诸多宗亲豪门纷纷牵涉入案，朝野为之震动。

饶是再铁硬的间者落在这酷吏手上，也是生不如死，更何况养尊处优的世家亲贵。

正月初七，唐竞上表弹劾，历数奉远郡王觊觎皇室、谋逆犯上等八条大罪。

正月初十，京中群臣联名参奏，恳请摄政王兴师讨伐，以正社稷。

正月十一，摄政王颁下讨逆檄文，命虎贲将军胡光烈率十万前锋南征。

四日后的元宵宫宴，京中王公亲贵，文武重臣齐聚，将是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盛会。

“这一段玉阶铺上绣毡，每隔十步设一盏明纱宫灯。”玉岫拢着狐裘，俏生生立在那里，领着一群宫人张罗布置， 一袭宝蓝宫装衬得她肤光莹润，眉目姣妍。

我徐步走到她身后，含笑道，“辛苦了，宋夫人。”

玉岫回头，忙屈身见礼，嗔笑道，“王妃又来取笑奴婢！”

“总是不记得改口，你我已是姑嫂了，还说什么奴婢。”我笑着挽了她的手，“这阵子全靠你帮着操持，若没有你，我哪里顾得过来。”

“我能有今日的福分，全是王妃的恩赐，玉岫怎么能忘本。”她轻叹一声，“我自小生得粗笨，也没别的本事，原盼着王妃不嫌弃，让我一辈子跟在您身边，玉岫也就知足了……哪里想到竟会有今日的福分。”我莞尔道，“傻丫头，你若一世跟着我，怀恩又怎么办呢？”玉岫粉颊飞红，眉目含情，“那个呆子，才不要提他！”

“这几日军务繁忙，怀恩也很是操劳吧？”我摇头笑道。玉岫迟疑点头，眉间浮上一丝忧虑，“最近他倒是天天忙，却不知为了什么，整日黑口黑面，好像跟人斗气似的，问他也不肯说。”

我心下雪亮，自然明白宋怀恩为何气闷。日前萧綦任胡光烈为前锋主将，统兵十万南征，却将他留在京中，毫无动静。他两人向来是萧綦的左膀右臂，论资历战功皆不分高下，且素来性情不合，胡宋相争已是朝中人尽皆知的事。如今胡光烈一人占了风头，让宋怀恩怎么咽得下这口气。

昨日早朝他已按捺不住，当众请战，却被萧綦不动声色地搁下。我亦不明白萧綦这次做何打算，或许是时机未到，也或许留下宋怀恩另有重任。这一番思量，自然不便对玉岫直说，我只笑了笑，温言宽慰她，“谁没个喜怒起伏的时候，你也不必在意。男人也如孩子一样，哪怕贵为将相公侯，偶尔也还是要哄哄的。”

玉岫瞪大眼，“孩子？怎么会呢？”我抿唇笑而不答，她却是个较真的性子，越发琢磨得迷糊迷糊，小声嘀咕道，“哪有这么大的孩

子……”

阿越在我身侧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她与玉岫年纪相仿，两人素来交好，玉岫羞窘之下，掉头朝她啐去，“这小妮子，哪天王妃给你也挑个好夫婿，可就有得你笑了！”

阿越咯咯笑着，躲到我身后，我忍俊不禁。只有与她们在一起，才记得自己也是韶华年纪，才能偶尔如此嘻笑。

正笑闹间，一个低沉带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“何事如此开心？”

萧綦缓步负手走来，轻裘缓带，广袖峨冠，不着朝服时别有一种风仪，愈显气度雍容，清峻高华，卓然有王者之相。我扬眉而笑，目光上上下下打量他，不掩赞许之色。他被我看得啼笑皆非，当着左右不便言笑，只淡淡道，“又在琢磨什么？”我正色叹道，“可惜这般好仪容总被冷面遮去，也不知有没有女子暗暗仰慕……”玉岫和阿越退在一旁，闻言不禁掩口失笑。萧綦重重咳嗽一声，瞪我一眼，又不便当众发作，只得别过头去掩饰尴尬。

“玉岫也在此么？”他似不经意的看到玉岫，温言一笑。玉岫忙见礼，向他问安。萧綦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她，温言问道，“怀恩近来可好？”

“多谢王爷挂念，外子一切安好。”玉岫在萧綦面前依然拘谨，回答得一板一眼。

萧綦一笑，“怀恩是个直性子，闲来也该修修涵养了，有些事不可操之过急。”

玉岫脸红，慌忙俯身道，“王爷说得是。”

煖炉熏得内殿和暖如春，虽已到深夜，也不觉得冷。萧綦在灯下翻阅公文，我倚在一旁的贵妃榻上，闲闲剥着新橙，不经意间抬眸，看见他淡淡侧影，忽觉心中一片宁定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我走到他身侧，他却无动于衷，凝神专注在那小山般堆积的文书上。我忽起顽心，将一瓣剥好的橙瓣递到他唇边。他目不转睛，只是张口来接，我却陡然收回手，让他衔了个空。

“淘气！”他将我揽到膝上，硬将橙瓣衔了去。我就此赖在他膝上，无意间转眸，却看到了案上摊开的奏疏，又是宋怀恩请战的折子。

我俯身略看了看，挑眉问他，“你真不打算让怀恩出征？”

萧綦将奏疏合起撂在一旁，似笑非笑道，“军机大事，不可泄漏。”

“故弄玄虚。”我别过头，懒得理他，心知他在故意吊我胃口。

萧綦笑着揽紧我，笑容莫测高深，“怀恩自然是要出战的，不过不是现在，眼下我还要等一个人。”

“等谁？”我一怔，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比宋怀恩更适合领军南征。

他眼底笑意莫测，淡淡道，“届时你自会知道。”

“就会装神弄鬼。”我撇撇嘴，一拂长袖，自他膝头离开。

他扣住我手腕，将我拽回怀中，含笑凝视我，“只这两日，此人也该到了，相信必会给你惊喜。”

我猜测他所谓的惊喜，却摸不着半分头绪……想来应该是哥哥吧，却不知哥哥与南征能有什么关系。

连着两日春寒，夜里突降大雪，转眼到了正月十五，元宵宫筵就在当晚。

午后探望了姑姑，她今日的气色精神都不错，晚上应当可以出席，我也放下心来。从永安宫出来，见宫道积雪甚深，宫人们正在洒扫，便绕道从侧廊而行。转过西廊，不经意间窥见墙头一片红梅怒绽，耀人眼目……竟然是景麟宫的梅花又开了。

我怔怔驻足，望着那探出墙头的寒梅，一时有些恍惚。

景麟宫的主人已经一去五年，想不到人事全非，旧物依然。这宫门平日深锁，恰好今日开了门，两名内侍正在门前清理扫雪。我叹息一声，不觉抬步走进那闲置已久的宫院。地下薄薄积雪，映得天地间素白一片，俨然清净无垢的神仙之地，唯独那几株老梅，虬枝繁花，傲雪绽放，艳到了极致，反倒让人心里生出一丝凄然。

往事纷纭，如幻似梦，不经意间回眸，那绰然身影竟在此刻真切浮现。

我又见了他，恰如当年蕴雅风仪，披一袭银狐裘斗篷，风帽半掩，青衫翩翩，自那寒梅深处踏雪而来……连幻影也会这般真切，近在咫尺与我相望，仿佛伸手可及。一阵风过，梅花簌簌洒落在他肩

上，他抬头，风帽滑落……质若冰雪孤洁，神若寒潭清寂，只淡淡抬眼的一瞬，已夺去天地间至美光华。

南征

空庭闲阁，落梅纷飞，暗香萦绕如缕。四目相交的刹那，时光回转，岁月如逝水倒流。记忆里温润如玉的少年，与眼前孤清落寞的男子叠印在一起，如幻如影，若即若离。他静静望着我，幽远目光穿越了离合悲欢，似水流年，凝定在此刻。

一瓣落梅沾着碎雪，随风拂上他鬓角，那乌黑的发间，隐隐有一丝灰白。五年的幽禁岁月，让昔日俊雅无俦的少年，已经早生了华发。

他半启了唇，隐约似要唤出一声“阿妩”，语声却凝在了唇边，终究化作一声微不可辨的叹息。

“王妃。”他低声唤我，这声音曾无数次唤过我的名，那些低喃浅叹，年少情浓的记忆，都随着这一声低唤，如潮水般涌现——只是，他叫我“王妃”，这淡淡二字却似潮水里挟裹的冰棱，生生刺进血肉，痛得人张不了口，发不出声。我缓缓垂下目光，平静地向他行礼，微笑道，“不知皇叔今日回宫，王儇失礼了。”

垂下目光，我再看不见他的神情，终于能够从容地开口。

“子澹奉召回朝，未能及早知会王妃。”他亦淡定回应，语声宁定得没有一丝波澜。

沉寂的庭苑，只听得风动梅枝，雪落有声，我与他却是相对无言。彼此相隔不过数步，却已经隔了一生，一世，一天地。

纷乱脚步和重物触地的声响令我瞬时回过神来，但见侍卫抬着几样简单的箱笼，已经进了宫门。两名内侍在前头领路，当着子澹面前竟高声催促，十分倨傲无礼。

领头的内侍陡然瞧见我也在此，面色顿时一变，慌忙奔到跟前，满面谄笑，“参见皇叔！王妃万安！”

我略蹙了蹙眉，“皇叔今日回朝，景麟宫为何还是这个样子？”

内侍忙回禀道，“小人也不知皇叔今日便到，仓促间没来得及洒扫，小人这就去办！”

“是么？”我扫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，“我还以为，这是要等着我来动手。”

“小人不敢，小人罪该万死！”内侍慌忙跪下，叩头不止。这宫里的奴才最是势利，谁得宠，谁失势，捧哪个，踩哪个，向来毫不含糊。昔年光彩夺人的三殿下，如今已是孑然潦倒，性命尚且捏在他人手里，哪还有半分皇子威仪，回到这趋炎附势的宫廷，只怕是任人鱼肉了。我心中艰涩，仍强颜笑道，“皇叔风尘劳顿，请先移驾尚源殿歇息，待景麟宫稍事整理，打点齐整了再搬过来，可好？”子澹微微一笑，唇边竟牵出一丝细纹，更显得那笑意凄凉，“如此便有劳王妃。”我默然别过头去，曾经那样亲密的两个人，如今已疏离得如同陌路。

忽见他身后转出一名宫装少妇，怀抱小小襁褓，走到我跟前，低头垂颈，屈膝重重跪下。

“妾身苏氏，拜见王妃。”这轻细语声落入耳中，我怔住，竟有些回不过神。凝眸看去，见她身形窈窕，秀发如云，那身粉锦贡缎的宫装虽是上好的衣料，却显得有些旧了，头上珠翠也极少……想来这几年，子澹实在过得很是苦寒。我心里刺痛，忙温言道，“苏夫人不必多礼。”

那女子缓缓抬头，鹅蛋脸，新月眉，明眸含怯，红唇轻抿，这张姣好的容颜熟悉得触目惊心。

锦儿，苏锦儿，侍妾苏氏。

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为子澹诞下女儿的那名侍妾，竟是我在徽州遇劫失散的贴身俾女苏锦儿。

锦儿只望了我一眼，立刻低下头去，目光与我相交一瞬，分明有莹然泪光闪过，“王妃……”

我怔怔看她，又看向子澹，竟说不出话来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子澹深深看我一眼，移开了目光，只怅然一笑，“锦儿很是记挂你。”

阿越趋前一步，欲搀扶锦儿，她却不肯起来。我忙俯身扶住她纤瘦肩头，展颜微笑，眼前却涌上水雾，“真的是你吗，锦儿？”

“郡主，奴俾对不起你。”她终于抬起脸来，昔日丰润如玉的脸庞已变得纤巧瘦削，眉目宛转含愁，与从前判若两人。

自从徽州遇劫，与她失散，那之后再没有她的音讯。一别两年，如今她竟带着孩子，和子澹一起归来。我怔怔看她，分明惊喜欣慰，却又隐隐悲酸，半晌才轻轻叹道，“回来了就好。”

她怀中襁褓突然传出嘤嘤哭声，蓦的惊醒我——眼前一切都已变了，我却兀自沉溺于往日，分不清今夕何夕，浑然忘了眼下的处境！

原来这就是萧綦给我的惊喜，这就是他要等来的人，他在等着看我如何应对旧人旧情，看我究竟是惊是喜……寒意丝丝侵来，凝结于心，只余无尽寒意。

“怎么了，孩子可是冻着了？”我忙垂眸一笑，“先到暖阁歇着，再慢慢叙话不迟。”

子澹颔首一笑，目中划过一抹不易察觉的伤感，旋即归于无形。

我匆匆转身，低头在前引路，不敢再看他，只恐被他的目光洞穿了伪装的笑颜。

进得暖阁，那孩子越发哭闹，大概是饿了。

“宫里有奶娘，传奶娘来吧。”我看了看锦儿怀中襁褓，掉头吩咐阿越，不知为何，竟不愿多看那孩子一眼。锦儿忙道，“不劳奶娘，这孩子一直是我自己带，也不惯生人。”他们竟连奶娘也没有，真不知这些时日是如何过来的。锦儿抱了孩子去里间喂奶，外间只剩我和子澹，对坐无言。沉默片刻，我微笑道，“太皇太后已经给小郡主拟了名字，是单名一个玟字，皇叔若满意，便可赐命了。”

子澹端了茶盏，修长苍白的手指轻叩青瓷茶托，静了半响，淡淡道，“她叫阿宝。”

我心口一紧，手上轻颤，盏中茶水几乎泼溅出来。阿宝，他的女儿叫做阿宝……

“阿宝，你便叫做阿宝好了！”

“我才不要叫这么难听的名字，子隆哥哥讨厌！”

“你既然扮作小丫头，难道还能叫上阳郡主？”

“其实……阿宝也很好听啊。”

“子澹你也不帮我！每次都是我扮丫头，不玩了！”

“阿宝，阿宝，小气鬼……”

那么多年了，我竟还记得，他也记得。浓浓酸楚袭上鼻端，我霍然抬眸，淡淡道，“这个名字不好听。”

昔年我们一起玩闹，锦儿亦常常跟在左右，她岂能不明白这个名字的深意。哪个女子愿意以另一个女子的昵称为自己女儿命名，就算不能抗拒，心中也必然是不甘心的。“锦儿很好……”我望向子澹，眼中不觉已泛起泪水，“你，切莫辜负了她。”

子澹定定看我，唇畔渐渐浮现一抹苍凉笑容，“他，待你可好？”

他终究还是问了不该问的话。我无奈地望住他，为何直到如今他还学不会机变自保，他可知这宫闱危机四伏，自己性命早已捏在他人手里。我漠然起身，仿佛不曾听见他方才之言，欠身道，“皇叔风尘劳顿，王儇不便叨扰，晚些时候再来探望。”

“王妃，奴婢已将一应衣饰用具送去景麟宫了，要不要再多拨些人过去侍候？”阿越一边灵巧地帮我更衣梳妆，一边低声探问。

我闭上眼，“不必，就照常例办。”

“是，那晚上宫宴，皇叔的席位也还是照旧安排？”

我略一点头。

“苏夫人身边还是拨些奶娘嬷嬷过去吧？”

我嗯了一声。

“小郡主好像还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我陡然睁眼，拂袖将面前妆台上物什统统扫落。

阿越和一众宫人慌忙跪下，我耳中嗡嗡作响，全是皇叔、苏夫人、小郡主……一字字盘旋不去，扰得我心烦意乱，莫名不安。越是竭力想要挥开这阴云，越是有人在耳边一次次提起，似乎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戏，看我如何应对这冰冷的一幕。

“不必折腾了，皇叔此番不会长住。”我颓然叹息，挥手让她们都退下。

萧綦等来领兵南征的人，原来是子澹。

我闭目涩然一笑，不错——讨伐子律，还有谁比皇叔子澹更合适。让他挂上统帅的虚名，以皇室的名义领兵南征，如此一来，就算屠尽江南宗室，也不过是皇室操戈，自起杀戮，与摄政王萧綦全无关系。屠戮宗室是万世难洗的恶名，萧綦这一招借刀杀人，实在高明之至。

我撑着妆台，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。

原以为让子澹留在皇陵，就算偏寒寂寥，也好过置身这是非纷争之地。至少他还有锦儿和幼女相伴，至少可以平安到老。

然而一道诏书，终究将他带回到这物是人非的宫城，只怕他还不知道，眼前等着他的，将是一场手足相残的惨事。

子澹，我该怎么办，明知道等待你的将是万劫不复之灾，我却无力阻止。

“叩见王爷。”侍女们的声音从宫门口传来。

我霍然转身，抬手一掠鬓发，挺直了后背，静静望向门口。萧綦踏入内室，挺拔身形被明烛之光照耀，笼上一层淡淡光晕。他已着上金章华绶的礼服，王冠峨嵯，广袖上腾跃云霄的金龙，长须利爪，龙睛点染朱砂，炯炯逼人，赫然不可直视。他负手立在我面前，影子投在汉玉蟠龙的地面，长长阴影似将一切笼罩。

眼前之人是我的夫君，亦是天下的主宰，无人可以忤逆他的意志。

他走近我，带着一如往常的淡定笑容，眼底敛去了锋芒，愈觉深不见底。我挺直后背，仰首屏息，静静望着他走近，近得可以触及彼此的气息。

他的目光能令阵前大将当众冷汗透衣，即便是杀人如割草的七尺男儿，也挡不住他洞悉一切的凌厉目光。

我平静地迎上他目光，并不闪避，任由他的双眼将我深心洞穿——寒梅林中故人相见，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，竟是如此清醒平静。一直不敢想，子澹归来之日会激起怎样的波澜，直到他真的站在我面前，猝不及防之下，我才清楚看见自己的心。过往种种，已如昨日长逝，曾经的伤口上早已长出新的血肉，覆盖了一切痕迹。人心是最柔

软亦最坚硬的地方，我终于明白，属于子澹的那扇心扉已经彻底锁上。

萧綦审视着我的眉目神情，我亦思量着他的喜怒心意，四目凝对之下，我们无声对峙，时光也仿佛凝滞。

他的眼神渐趋柔和，修长手指穿过我散覆肩头的长发，将一束发丝握在掌心，含笑叹息，“我娶了天下最美的女子。”

除此，他还拥有天下至高的权力，最为忠诚的勇士、最神骏的战马、最锋利的宝剑……世间男子渴求的一切，他几乎都已拥有。

而另一个人恰好相反，他已一无所有，曾拥有过的一切都已失去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握了萧綦的手，将他掌心贴上我脸颊，微微一笑，“天下最好的一切都已在你手中，别的，已是无足轻重。”

他轻轻扳转我身子，从背后环住我，与我一起看向巨大而光亮的铜镜，镜中俪影争辉，将明烛灯影的光芒尽压了下去。

“这一生，你只许站在我的身旁。”他语声低沉，缓缓吻上我光裸的脖颈，一点一点吻下去。那镜中的女子眸色迷离，青丝缭绕，从胸口到面颊迅速染上一层蔷薇色……我再没有力气支撑，软倒在他怀抱，咬唇忍回心底的酸涩。

此时此地，纵有再多委屈也不能开口，不能将他激怒。我已失去太多亲人，不能再失去一个子澹。

然而，我不知道，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下一切，再不用彼此猜疑。

一声清越悠长的钟声遥遥传来，那是入夜报时，命各宫掌灯的晚钟。已是掌灯时分，宫筵的时辰快要到了。宫灯高照，茜纱低垂，侍女们远远退去。

“还不梳妆，要我帮忙动手么？”萧綦含笑看我，终于将我放开。我垂眸一笑，亲手拈起象牙嵌金梳，缓缓梳过长发，挽做如云宫髻。萧綦负手立在身后，温柔笑看我梳头。最后一枚凤钗斜斜插上髻间，我从镜中凝视萧綦，静默片刻，淡淡道，“今日见着子澹，我很高兴”。

我的话发自肺腑，由衷感喟，“我的亲人已经不多，能够见着子澹平安归来，过往种种，尘埃落地，也算了结一桩挂碍。”

萧綦似笑非笑，手指勾住我鬓旁几缕散落的发丝，悠然道，“你还欠我一个问题，不曾回答。”我转眸一想，不觉失笑，他竟对那句“总之不一样”的戏言耿耿于怀。我敛了笑容，深深看他，“青梅竹马是可以同欢笑，共无邪的伙伴，恰如兄弟知己；爱侣则是祸福生死都不离不弃，彼此忠贞，再无他念……这便是我所谓的不一样。”

萧綦目光深邃，久久不语，默然将我揽入怀抱。我不知道这一番话能否消除他心中芥蒂，只暗自忐忑，亦庆幸眼前是我的爱人而非敌人。陡然下颌一紧，萧綦抬起我的脸，笑意里透出杀气，“可我偏偏嫉妒。”

我呆住，几疑自己听错，他是说嫉妒么，如此桀骜豪迈的一个人竟亲口说出嫉妒二字。……

“我嫉妒他早遇见你，竟敢比我早了十几年。”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眼底戾气忽重。

这孩子气的话，却一本正经从他口中说出，令我怔了片刻，才陡然大笑起来，直笑得喘不过气。

“谁叫你自己来得迟。”我伏在他胸前，一时悲喜交集，“迟了这十几年，往后就用你一辈子来偿还。”

萧綦还未回答，屏风外却传来阿越的催促声，“王爷王妃，时辰已近，是否启驾入宫？”

我们静了下来，两人均不语不动。我伏在他怀中，深深藏起脸庞，半晌才低低开口，“子澹，真要南征么？”

萧綦淡淡反问我，“你不愿意？”

我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，紧闭了眼，心如刀割，“我以为，他不会愿意。”

萧綦笑了笑，缓缓道，“他若顺从旨意，我可保他阵前无恙；若是抗旨，那就不必再回来了。”

摇光殿凭水而立，殿阁玲珑，碧檐金阑倒映流光，入夜灯影与水中倒映的点点星辉相交融，迷离摇曳，恍如琼苑瑶台。茜纱宫灯沿殿阁回廊蜿蜒高挂，珠翠环绕的娇袅宫婢擎着上千枝巨大明烛，每隔五

步，侍立左右，照得大殿明华如昼。龙涎沉香膏的馥郁香气，缥缈萦绕，行过九曲回廊，熏得人履袜生香。

琉璃杯，琥珀盏，金玉盘，满座王孙亲贵，锦衣华章，兰麝幽香遍传远近，环佩之声入耳旖旎。殿上钟乐悠扬，宛转丝竹响遏行云。殿前龙椅空置，水晶帘卷，帘后锦榻上的太皇太后，早已昏昏睡去。靖儿由我抱至殿前接受众臣朝拜，稍后便让奶娘抱了回去。

萧綦踞坐首席，席前迎奉祝酒之人络绎不绝。我矜然含笑，随着他一次次举杯，仰首饮尽的刹那，目光掠过杯沿，斜斜落至对面。

对面子澹神色恍惚地端起白玉杯，独自倚坐案后，苍白容颜染上一抹微醺的红。他以皇叔之尊同样位列首席，席前却是冷冷清清，素日交好的名门亲贵纷纷避之惟恐不及。我握紧手中水晶杯，心底微微的痛，萧綦的话一遍遍盘旋心头，那甘醇美酒入喉尽化作苦涩。

不经意间，子澹回眸迎上我的目光，神色淡淡，隐有一丝缠绵掠过眼底，

我手上一颤，杯中琼浆洒出，溅上衣袖。侍立在侧的宫女慌忙上前，帮我拭去衣上酒渍。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正在看着我，看着他，看着萧綦……我们都不能有本分行差踏错。我静静望着他，企盼他能看懂我眼中的担忧与歉疚。他却移开了目光，唇畔牵起一抹飘忽的笑，径直斟上一杯酒，仰头一饮而尽。

我黯然垂眸，恍惚的瞬间，忽又有人趋前祝酒，“微臣恭祝王爷福寿齐天。”

福寿齐天，这话好生唐突大胆。我微微蹙了眉，却见眼前这人眉目清朗，风仪雅致，身穿御史大夫服色，原来是他——允德侯顾雍的侄孙，顾家这一辈里仅存的男儿，当日与子澹交游甚密的风流名士顾闵汶。我淡淡一笑，转眸看向他身后的少女，那少女娉婷紫衣，臻首低垂，依稀窥得相貌不俗。

“顾大人请。”萧綦神情倨傲，微微颔首举杯，显然并不欣赏这句唐突的奉承。顾闵汶有些尴尬，旋即微笑侧身，引出身后的少女，“舍妹顾采薇，素仰王妃风华，今日初次入宫，特来拜见王妃。”紫衣少女盈盈下拜，纤腰款款，我见犹怜。曾听说过宜安郡主的女儿、顾雍的嫡孙女，是以工诗善画而闻名京华的美人，我凝眸看去，柔声笑道，“原来是采薇，我亦久闻你的才名。”

顾采薇缓缓抬起头来，明眸似水，绿鬓如云，好一个出尘的丽人。见我打量她，她亦目不转睛地望着我，眼中掠过钦羡之色，垂眸柔声道，“王妃龙章凤姿，天人之质，采薇心向往之。”她态度谦恭，言语却是不卑不亢，令我多了几分好感。我含笑点头，却见顾闵汶面露得色，悄然窥看萧綦，谄笑道，“舍妹对王爷英名亦是钦慕久矣。”顾采薇垂眸敛眉，闻言更是深深低头，颊生红晕。而萧綦听了此话，仍是倨傲慵然，只淡淡“嗯”了一声，目光扫过眼前丽人，并无停留之意。

可叹堂堂顾氏竟沦落到如此地步，自顾雍病故，昔日名门公子非但趋炎附势，更无耻到以美色讨好权臣。我心下雪亮，不由冷冷一笑，再看这顾采薇顿觉可怜可惜。她却似松了口气，抬眸望向我，目光闪闪动人。

“顾氏门庭钟毓，果然人才辈出。”我不忍见她难堪，便温言笑道，“听闻你善画，不知师从何人？”顾采薇粉颈低垂，颊上红晕更甚，轻声道，“采薇曾受江夏郡王指点。”江夏郡王，我一怔，旋即粲然笑叹，“原来是家兄收的好弟子，难得难得。”

“舍妹蒲柳之姿，蒙王妃谬赞，实在惶恐之至。”顾闵汶神色尴尬，似不肯死心，抬头却触上我冷冷目光，只得讪讪领了采薇退下。

我回眸看向萧綦，见他似笑非笑瞧着我，眼底大有狡黠得意之色。

酒至半酣，宴到隆时，众人都已醺然，萧綦起身，抬手罢了乐舞，满殿笑语歌乐顿时归于沉寂。

萧綦负手立于玉阶之前，环视四下，神色冷肃，“蒙天祚之佑，吾皇隆恩，今日得与诸公共庆良宵，安享盛世升平，乃予之幸也。然江南之乱未平，予等朝夕不能安寝。所幸今日皇叔回朝，吾皇得肱股之助，实乃天下苍生之幸。”

群臣顿首，齐颂吾皇万岁。

“我南征前锋已至江左，万事俱备，三军待发。此番伐逆任重道远，非皇室高望之人，不足以当主帅之任。”萧綦的目光扫过群臣，满殿鸦雀无声，子澹垂眸端坐，脸上不辨喜悲。萧綦的目光终于落在他身上，“而今放眼满朝文武，唯皇叔众望所归。”

子澹不语不动，苍白的脸上毫无波澜，似早已预见了这一刻的来临。他是永远不懂得反抗的人，即便到了这样的时刻，也只是以沉默来抗拒，而这沉默之下，却已怀了赴死的决心， 殿外夜风吹动水晶帘，簌簌的清冷声音，一下下敲击在心头。

殿上很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萧綦冷冷负手，一言不发，静候着子澹的回答。

我望着子澹，默然咬唇隐忍心中焦急，却恨不得奔上前去将他摇醒——子澹，没有用的！即使你以沉默抗拒，也挽回不了这定局。圣旨早已经拟好，猩红的玉玺也已加盖上去。此刻萧綦还有耐心，还肯给你一线生机，只要你能顺从，他便答应我不会夺你性命……子澹，求你开口，求你接受这旨意！

萧綦的目光一分分阴冷下去，杀机迸现。

再不能拖延，我顾不得多想，霍然站起。一时间满殿皆惊，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向我。子澹终于抬眸，静如死水的眼底泛起悸动波澜，淡无血色的唇微微翕张，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。我端了酒杯，徐步行至子澹面前，眼角瞥见一道焦虑关切的目光，是宋怀恩。

此刻满殿的人都在等着看，看我如何为昔日爱侣求情。

我双手举杯，直视子澹，微微含笑道，“得皇叔之助，是我社稷之福，百姓之福，王儇恭祝皇叔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朝！”

子澹定定望着我，面孔在瞬间褪尽血色。我对他惊痛目光视若无睹，只将酒杯双手奉至他眼前，不留半分退让的余地。

短短片刻的僵持，于他是生死相悬，于我却是爱恨之隔。子澹终于伸出手，接过酒杯，指尖与我微微相触，只顿了一顿，骤然仰头，杯倾酒尽。

众人齐声高颂，“恭祝皇叔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朝！”

我静静垂目而立，不看子澹，不看萧綦，亦不管任何人的目光。

就让世人皆当我凉薄无情，就让子澹从此恨我……子澹，我只要你懂得，与其愚蠢的死去，不如坚强的活着。从前是你告诉我，世间只有生命最为可贵，也是你告诉我，人要惜福，更要惜命——你教我的，请你一定要做到。

翌日，圣旨下。皇叔子澹被拜为平南大元帅，宋怀恩为副帅，领军二十万，征讨江南逆党。

缔盟

我召玉岫入府，将一只通体晶莹无瑕的镂雕麒麟碧玺瓶赐了给她。

“麒麟瓶，寓意平安威武，你替我转交怀恩，祈望天佑平安，早日得胜回朝。”我抚着瓶身，淡淡微笑。玉岫感激地接过玉瓶，屈身下拜，“多谢王妃。”我握了她的手，一字一句道，“告诉怀恩，我在京中等候他们平安归来。”

萧綦的允诺，我终究还是不够放心。两军阵前，或许一切都有可能发生。千里之外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能耐保护他周全。子澹是恬澹如水的一个人，骨子里却藏着凛冽如冰的决绝，此去江南只怕他已怀有必死的决心。我一面暗中吩咐庞癸，以侍卫的身份跟随子澹南征，贴身保护他的安全，一面将子澹托付给宋怀恩，要他务必带着子澹平安回来见我。

除去萧綦的宠爱，我终究还得握有自己的力量。身为女子，我不能跃马阵前，亲自开疆拓土，也不能立足朝堂，直言军国大事。从前，我以为失去了家族的庇佑，就一无所有。如今我才明白，家族赐予我的宝物并非荣华富贵，而是与生俱来的智慧和勇气，令我得以征服天下最有权势的男子，征服天下最忠诚的勇士。

男人征伐天下，女人征服男人，古往今来，这都是天经地义的法则。今日的王儇已非昨日娇女，我要天下人再不敢小觑于我，无论何人都不能操纵我的命运。

南征之日在即，而元宵宫宴之后，我再没有踏足景麟宫，也再没有见到子澹。锦儿虽与我久别重逢，也只在当日匆匆一见，之后要事纷至，我亦没有心思与她叙旧，也或许我还未能想好怎样面对她。如今，她已是子澹的侍妾，是他女儿的母亲……再不是昔日随侍我左右的小丫头。

是夜，宫中来人说靖儿又发热咳嗽，我忙入宫探视，守着他入睡后才离开乾元殿。

刚刚步下宫前的玉阶，忽听侍卫一声暴喝，“是谁！”

左右侍从立即将我团团围在中间，烛火大亮，但见偏殿檐下一个黑影，被蜂拥而上的禁军侍卫围住，刀剑寒光乍现。

“王妃救我，我要见王妃！”惊慌的娇呼陡然响起，竟是锦儿的声音。

我喝住侍卫，疾步趋前，果然是锦儿被侍卫的刀剑架住脖颈，狼狈跌倒在地。

“怎么是你？”我一时惊诧莫名。她脸色苍白，涕泪纵横，“奴婢想求见王妃，不欲被皇叔知道，是以悄然等候在一旁……”

我蹙眉叹了口气，令阿越扶起她，“苏夫人以后有事，命宫人通传即刻……也罢，你随我来。”

我领着她与心腹侍女避入殿内，心中大致猜到，她必是为了子澹南征的事来求我。屏退了左右侍卫，我不动声色地坐下来，淡淡道，“苏夫人有事请讲。”

锦儿陡然跪倒，失声泣道，“郡主，锦儿求您大发慈悲，求求王爷，别让皇叔出征，别让他去送死！”

“住口！”我料不到她竟如此口无遮拦，忙截住她话头，“这是什么话，皇叔出征在即，岂可如此胡说！”

“这要一去，他哪里还回得来！”锦儿不顾一切地扑到我脚边，戚然望住我，“郡主，您就没有一丝慈悲之心吗？”

我气急，浑身发颤，竟忘了如何反驳，只厉声道，“锦儿，你疯了么？”

她拽住我衣袖，泣不成声，“难道郡主就毫不顾念过往的情分……”

我耳边嗡的一声，只觉血往上冲，想也不想便是一记耳光，扬手掴去，“给我住口！”

锦儿跌倒在地，半边脸颊通红，呆呆望住我，再不哭叫。

“苏夫人，你听仔细了！”我盯着她双目，一字一句道，“皇叔出征是奉旨讨逆，必会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来，决不会死在阵前。”

我盯着她惊骇欲绝的面孔，“可你方才的话若是传扬出去，却会立刻为他招致杀身之祸！”

锦儿瘫软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语不成调，“锦儿知罪，是锦儿莽撞无知……求郡主……”

我再一次截断她的话，“锦儿，你要记住两件事，往后再不许提到过往情分四个字，此其一；其二，我已是豫章王妃，往后不必再称郡主。”

她不再开口，只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目光幽幽变幻。我侧首叹息，不愿再多说，挥手让她退下。她缓缓退到门口，忽然转身，冷冷看我，“王妃，您就这么不愿提起从前，恨不得将过往一切都抛开么？”

我闭了眼，只觉深深疲惫，甚至不愿再看她一眼，“阿越，送苏夫人回去，今后没有我的令谕，不得踏出景麟宫半步。”

锦儿陡然笑了起来，挣开阿越，“王妃放心，锦儿不会再给您惹麻烦了！”

我漠然拂袖，转身往殿外而去。

“就算锦儿背叛了王妃……”锦儿被宫人拖走，一面兀自惨笑，“但皇叔绝没有半分对不起您！”

正月二十一，正午吉时，子澹率众出武德门，远赴征程。

萧綦率百官登临城头，遥遥相送。在司祀颂告声中，萧綦肃然举起酒樽，上祭苍天，下祀后土，余酒泼洒向四方。

我立于他身后，从高高的城头俯视子澹远去，那银盔雪甲不染微尘，在军阵之中格外醒目，宛如薄雪飘落盾甲，转眼便被黑铁潮水般的军队湮没，渐渐远去无踪。

他始终不曾回望城头，那单薄孤清的身影，绝决地消失在我眼中。

转眼三月，初春连绵的阴雨整整下了十余天。

整个京城都被笼罩在绵愁不绝的风雨中，瑟瑟终日，宫中也越发的阴冷。京城每到春秋时节，总有那么十天半月阴雨连绵，令人郁郁难欢。前些天又染了风寒，原以为是小恙，却不料缠绵病榻，一躺就是数日。自两年前那场大病过后，一直未能复原，无论如何调养仍是虚弱，太医认定我的身子仍然不能承担生育之累，那药也是一日未曾间断。

午后睡起，朦胧倚在软榻上，一时胸口窒闷，掩口连连咳嗽。忽觉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搁在我后背，轻轻拍抚。我勉力笑了笑，扶了他的手，倚倒在他怀中，冰凉的身子顿时被浓浓暖意包围。

“好些了么？”他轻抚我长发，满目爱怜。我点头，见他一脸倦容，眼里隐有红丝，一时心中不忍，“你自己忙去，不必管我，误了正事又要熬到半夜。”

“那些琐事倒不要紧，倒是你才叫人放心不下。”他叹了一声，替我拢了拢被衾。近日南征大军在舆陵矶受阻的消息传来，令人忧烦焦虑，他更是一连数日未曾睡过好觉。正欲问他今日可有进展，却听帘外传来通禀，“启禀王爷，诸位大人已在府中候着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萧綦淡淡答道，却是无动于衷。我看向帘外的骤雨急风，“南边还是僵持着么？”

“这些事用不着你胡思乱想，自己好生歇着。”萧綦笑了笑，帮我拢起散落的鬓发，径直起身离去。我望着他背影头，心中思绪纷乱，盘桓许久的话，到了唇边却又迟疑。哥哥的书信还在枕下，取出又读了一遍，薄薄的一纸书信，捏在手中，竟重逾千斤。

南征大军一路南下，势如破竹，到了舆陵矶，却遭遇连日大雨，江水暴涨，先前预备的小艇根本无法渡过湍急的江面。而舆陵守将弃城南逃时，已预知雨季将至，竟将沿岸高大树木尽数伐去，令我军不能造船渡江，以至在舆陵矶被困多日。而胡光烈的十万前锋，与敌方对峙已久，粮草将尽，急盼大军来援。如果舆陵矶不能强渡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绕道愍州。愍州是晋安王封地，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若非晋安王开城借道，要想强行攻城，恐怕比渡江更难。而晋安王与建章王更有姻亲之盟，一面假意上表朝廷，声讨逆臣，以忠良自居；一面却又扼守愍州，拒不开城，对朝廷阳奉阴违，实在可恨之至。

哥哥在信中称，拖延多年的楚阳大堤，在他到任后几经艰难，终于修筑落成。楚阳大堤一旦建成，下游为害多年的洪涝之患，几乎化解大半，可谓功在千秋，泽被苍生。这道大堤非但是哥哥的心血，更是投入无数财力，耗费数千河工血汗所成。

然而我也知道，正是大堤连日抢工，而三条导引副渠还未来得及完工，才使得上游江水遇雨暴涨，无法泄洪，江水上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阻碍了大军渡河。

连日暴雨，毫无消停之势，唯今之计只有毁堤泄洪，让能令江水回落。筑堤难，毁堤更难，一旦毁堤，就意味着楚阳两岸近三百里平原将被尽数淹没，万千百姓将遭遇灭顶之灾，稼穑毁弃，家园不再……那哀鸿遍野的惨景，令我不寒而栗。眼下宋怀恩与子澹困守在舆陵矶，于数日前上奏萧綦，要求立即毁堤泄洪，让大军渡河。哥哥得知此事，一面紧急上书朝廷，一面修书给我，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毁堤，务必再给他一些时间，将导引渠完工。

然而，我们都不知道三条导引渠究竟还需多久的时间，也不知道南征前锋还能不能等到那么久。

萧綦陷入两难之境，孤军陷入江南的十万前锋，是与他出生入死多年的同袍将士，若后援再不能赶到，势必陷他们于绝境，萧綦断不能弃十万将士生死于不顾；然而楚阳两岸百姓何罪，若是要以生灵涂炭，家园毁弃为代价，这样的战争赢来也会伴随着千古骂名。

我们都在徘徊挣扎，前方战事与河岸百姓生死，到底孰轻孰重？为了权位征伐，值不值得付出无辜百姓的性命，去赢得一场同室操戈的战争？

而哥哥的心血一旦被毁，治河反酿大祸，这又让他情何以堪，更让他如何承担这千古骂名？

夜里咳了半宿，好容易平歇下来，刚合了眼迷糊睡去……忽听一阵急促步履声，值夜侍卫的声音低低传来，“启禀王爷，边关加急军报传到，十万火急！”

我霍然睁眼，却见萧綦已经翻身坐起，披衣下床，“呈上来！”

殿外光亮随即大盛，侍从匆匆而入，跪在帘外，“边关火漆传书，请王爷过目。”

萧綦接过那道火漆鲜明的书函，蹙眉打开。房中一片沉寂，隐隐透出令人窒息的紧张。我探身起来，掀起床帷，但见明烛之下，萧綦面色渐渐凝重，如罩寒霜，周身似有凛烈杀气弥散开来，令我心头陡然一紧，

殿外夜雨淅沥，天色仍是漆黑一片，风雨声里凉意逼人。

“北边怎么了？”我忍不住出声探问。萧綦回首看我，面色和缓了些，径直取过外袍穿上，“没什么大事，时辰还早，你再睡会儿。”

我望着他冷峻面容，蓦然发觉这些日子他似乎瘦削了些，眉目轮廓越发深邃如隽。这诺大江山尽压在他一人肩上，纵是铁铸的人也会疲惫。一时间心头酸涩，不由叹道，“非得这么急吗，这才三更，早朝再议也不迟。”萧綦沉默了下，淡淡开口，“南突厥犯境，军情如火，延缓不得。”

我心头大震，“突厥人？”

“区区南突厥倒不足为患。”萧綦冷哼一声，“可恨的是，南边竟敢与外寇勾结！”

就是数日前，南突厥五千骑兵掠袭弋城，虏掠牛羊财物无数。边关守将出兵追击，将突厥骑兵逐出弋城，却在火棘谷遭遇突厥大军阻截，无功而返。南突厥王亲率十万铁骑，兵临城下，虎视眈眈，扬言一雪当年之耻。边关守将向宁朔求援，而宁朔驻军一半已调遣南征，并驻防在京机周边重镇，如今兵力空虚，仅与突厥十万骑兵相抗倒是无虞，但南突厥背后势必还有援军，若是与北突厥合力南侵，只怕边关情势堪虞。

当年萧綦任北疆守将，历经数场大战，终将突厥逐出边境，退缩漠北，老突厥王伤重不治，不久即病逝，由此引发王族争位，使突厥分裂为二，北突厥势弱，远徙北方，自此与中原断绝往来；南突厥经此重创，元气大伤，多年不敢越过漠北半步。此后数年间，中原皇室动荡，内乱频生，萧綦忙于权位之争，无暇北顾，给南突厥以喘息之机，伺机吞并漠北弱小部族，加紧蓄养兵马，终于酿成大患。

然而，比这更坏的一个消息，却是我军间者潜入敌营，发现突厥王帐下竟有南方宗室使臣，非但以重金协助突厥出兵，更与突厥立下盟约，由南方宗室拖住南征兵力，突厥趁机北侵，对中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。南方宗室此举，分明是引狼入室，为了争夺权柄不惜将国土割裂，将北方边陲拱手让给外寇。

雨水从房檐如注流下，帘外雨幕如织，天际黑云沉沉。

我立在窗下，披了风氅，仍觉得阵阵阴冷。南突厥，南突厥……恍惚又似回到了苍莽北地，那个白衣萧索的身影隐约浮现眼前。

阿越上前，轻轻将风帘放下，一面笑道，“窗边风大，王妃还是回房内歇着吧。”

我自恍惚中收回思绪，回眸看了看她，“阿越，你是吴江人氏吧？”

“奴婢幼年在吴江长大，后来才随家人迁往京城。”她含笑答道。

我踱回案前，沉吟道，“吴江邻近楚阳，那一带水土滋沃，民生可还富饶？”

阿越迟疑道，“说起来水土倒是极好，只是连年水患成灾，有钱的人家大多都迁徙了，只留下平常百姓，非但有水患之苦，还要受贪官盘剥。”提及家乡之苦，她越说越是不忿，“好容易躲过天灾，却躲不过人祸，每年名为治水，不知要搜刮多少钱财，乡野父老都说，人祸猛于水……”

南方吏治腐败，早有所闻，听她这般说来仍是令我心中沉痛。人祸猛于水，如今南方内乱，北面外寇入侵，若论为祸之烈，岂是水患可比。

我曾经犹疑，到底值不值得为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战争，而令百姓付出惨重代价。然而，眼下突厥入侵，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同室操戈，而是外御强寇，内伐国贼之战。比起疆土沦丧，社稷倾覆的代价，我们宁愿选择另一种牺牲。

萧綦决定再给哥哥半月时间，并令宋怀恩调拨军队赶往楚阳，全力抢修渠道，若半月之后引渠未成，便由宋怀恩立即毁堤；任何人若敢违抗，军法处置。

数日后，南方宗室的使臣趾高气扬地入京，要求议和，实则挟势相胁。

太华殿上群臣肃穆，我抱了小皇帝坐在垂帘后，萧綦朝服佩剑立于丹墀之上。

使臣昂然上殿，呈上南方藩王联名上表的奏疏，要求划江分立，子律南方称帝。此人言辞倨傲，舌绽莲花，极尽口舌之能，扬言十日之内，朝廷若不退兵，北境无力御敌，突厥铁骑将长驱直入。群臣闻之激愤，当庭与之相辩，怒斥南方诸藩王为国贼。

萧綦拿起内侍呈上的奏疏，看也不看，扬手掷于阶下。廷上众人皆是一惊，随即默然肃立。

“回去告诉诸王。”萧綦傲然一笑，“待我北定之日，便是江南逆党覆亡之时！”

阶下肃静片刻，众臣齐齐下拜高呼，“吾皇万岁！”使者当廷色变，讪讪而退。我从帘后望见萧綦挺立如山的身影，不由心绪激荡，这万里江山有他一肩承担，纵然风雨来袭，亦无人可撼动分毫。

连日来，北境战事如荼，突厥骑兵连日强攻，四下烧杀掠境，后援兵马陆续压境，守城将士拼死力战，伤亡甚重。所幸唐竞已率十万援军北上，不日就将抵达宁朔。南北两面同时陷入僵持，战报如雪片般飞马送到，我一次次期盼南边传来哥哥的消息，却一次次希望落空。

已是夜阑更深。我坐在镜前，执了琉璃梳缓缓梳理长发，神思一时恍惚。

半月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，这区区十余天，于我们、于哥哥、于楚阳两岸百姓、于北境守军、于南征前锋大军都是漫长煎熬。然而哥哥迟迟没有消息传回，也不知引渠能否如期竣工……想着一旦毁堤的后果，我心中阴霾越盛，手中用力，竟硬生生将那琉璃梳折断成两截。不祥之感顿时如潮水涌上，再无法抑制心中恐惧，我陡然拂袖，将面前珠翠全部扫落。

“阿妩！”萧綦闻声，丢了手上折子，疾步过来扳开我掌心，这才惊觉断梳的裂面已将掌心划破一道浅浅血痕。我转身扑进他怀抱，一言不发，身子微微发抖。

他默然叹息，只用袖口拭去我掌心血丝，素色丝袍染上殷红。听到他平稳有力的心跳，我心中恐惧渐渐平定，喃喃道，“这场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，什么时候才有安宁？”他俯身轻轻吻在我额头，带着一丝疲惫的叹息，“我相信很快会有捷讯。”

萧綦果然言中，次日虽没有传来我盼望已久的音讯，却发生了一起出人意料的变故。

突厥密使悄然入朝，求见摄政王萧綦。此人来得十分隐秘，竟是绕过北境，从西北而入，一行人乔装成西域商贾，直至入关之后才被识破。本以为是突厥奸细，为首之人却自称是王子密使，要求觐见摄政王。当地官吏果真从他身上搜出突厥王子密函，当即命人一路押送至京中。

突厥斛律王子在密函中称，当日与萧綦有过盟约，如今他羽翼已成，趁突厥王南侵，正是夺位之机。苦于手中兵力微薄，不敢贸然起事，愿向中原借兵十万，约定功成之后，立即从北境撤兵，割赠秣河以南沃野，按岁贡纳牛羊马匹，永不犯境。

崇极殿上，突厥密使入见，不仅带来王子的印信为证，更呈上一件特殊的礼物。高大浓髯的突厥密使垂手立在一旁，用流利的汉话禀道，“这是弊国王子进献给豫章王妃的礼物。”

那只锦匣被奉到我面前，我抬首望向萧綦，他却面无表情，只微微颔首。

我缓缓掀开了锦匣，里面是一朵雪白奇异的花，分明已经摘下多时，依然色泽鲜润，蕊丝晶莹。

“这是弊国霍独峰之上所产的奇花，历雪不衰，经霜不败，百年开花一次，乃天下避毒疗伤圣品。蔽上言道，此物本该两年前奉上，因故迟来，望王妃见谅。”

贺兰箴仍然记得那一掌，更以这般隐晦的方式为当日击伤我赔罪。那花蕊中隐隐有光华流转，我拨开合拢的花瓣，赫然见一枚璀灿明珠藏于其中。当年大婚之时，宛如姐姐赠我玄珠凤钗，钗上所嵌玄珠，天下只此一枚。那支钗子，被我拔下刺杀贺兰箴，未遂失手，从此无踪。

如今，玄珠重返，似是故人来。

春回

正值两国交战之际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密使，一封诡秘的信函，一件奇特的礼物——带来一个大胆得近乎荒谬的请求，一时间，如巨石入水，激起千层波澜。

提及突厥王子，世人只知一个忽兰，却不知有斛律。斛律王子，这个只闻其名的神秘王储，几乎没有人清楚他的来历。

暴戾善战的忽兰王子是突厥王的嫡亲侄子，生父当年丧于萧綦阵前，自幼由叔父抚养长大，与突厥王情同亲生，性情亦如出一撤。

而传闻中的斛律王子，病弱无能，不识骑射，在崇仰武力的突厥族人看来，一个不会骑马打仗的男人，比女人还懦弱，比幼童还无用。

然而正是这个无势无名的没落王子，却在此时向萧綦请求结盟，不惜借助世仇大敌之手，弑父割地，换取他的王位。

朝中众臣纷纷置疑，有人怀疑这根本就是突厥人的骗局，欲将我军诱入敌后，分而击之；有人不信那废物似的斛律王子有翻覆王权之能，借兵与他，无疑自投死路。朝堂之上，尤以御史大夫卫俨反对最为激烈。萧綦不置可否，暂将此事压下，延后再议。突厥使者亦暂押驿馆，由禁军严密看守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。

斛律真，我喃喃念出这个陌生的名字。

“说起来，你我倒要感谢这位故人。”我一惊，竟不知萧綦何时到了身后。

他语声淡淡，目中神色莫测，望着我笑道，“若不是他将你带来宁朔，你我不知何时方能相见。”

我亦笑了笑，每当想到那个白衣萧索的身影，心中总是感慨。想起他送来的花与明珠，眼前竟浮现那月下寒夜地一幕，一瞬间脸颊微热。

“贺兰箴倒是个汉子。”他负手一笑，“结盟之事，你怎么看？”

我沉吟片刻，缓缓道，“你与贺兰箴当日的盟约，必然不能让朝臣知晓。此番他依约向你借兵，我倒觉得可信。”

萧綦微露笑意，颔首示意我继续说下去。

我却有刹那迟疑，沉默半晌方道，“此人恨你入骨……只是王位的诱惑想必比仇恨更大。即便今日与你结盟，日后必然还会反噬。”

“不错，仇恨与利益，本就是世间最稳固可靠的东西。”萧綦笑意冰凉，我垂眸一叹，“仇恨，果真如此可怕么？”

“我的阿妩至今还不识得仇恨的滋味。”萧綦含笑看我，神色却十分复杂，笑谑中隐有唏嘘，“但愿这一世，你永远不要知道这滋味。”

我深深动容，有这样一个男子守护在我身边，纵是风刀霜剑，又何足惧。

“贺兰箴与我结盟，所图并非仅只王位。”萧綦微微一笑。

我一时茫然，心念转动，骇然抬眸道，“他仍是为了复仇？”

“比起我，突厥王才是他更大的仇人。”萧綦叹道，“昔年我与他数度交锋，此人坚毅善忍，无论为敌为友，都是难得的对手。”

那双阴狠隐忍的眼睛再度从我眼前掠过，那个人心里到底埋藏着怎样可怖的恨，他蛰伏突厥多年，故意示弱于人，以求在强敌手下存活。心中却早早存了杀心，只待一朝机会来临，便是他扬眉复仇之日，皆时父兄亲族皆为血食，以飨他多年大恨。

我暗自惴惴，凝望萧綦道，“你果真要与贺兰箴结盟？”

“他为螳螂，我为黄雀，何乐而不为？”萧綦薄削的唇边挑起冰凉笑意。

“十万大军送入突厥，一旦贺兰箴翻脸发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我蹙眉迟疑道。

萧綦负手不语，良久，忽淡淡道，“如果是你，与人共谋，凭什么取信于人？”

我略一思索，“凭利！”

萧綦大笑，“说得好，所谓恩义信用不过是个幌子，世人所图，终究是个利字——利，便是最可信赖的盟约。”

他踱至案旁，铺开案上的皇舆江山图，广袤疆土在他手下一览无余，他傲然微笑，“十万大军借他容易，届时是否收回，就由不得他贺兰箴了！”

我心中霍然雪亮，脱口道，“反客为主，化敌为友？”

萧綦嘉许地凝望我，目光灼灼逼人，“不错，纵是仇敌亦未尝不可信赖，此番我便再助他一次！”

次日朝堂之上，萧綦同意了突厥斛律王子的借兵之请，盟约就此立定。

一旦计成，北境之危立解，我趁机求恳萧綦，再给哥哥宽限一些时间。

今年南方的雨季格外漫长，我担心哥哥无法及时完工。然而萧綦再不肯动摇半分，军令如山，不得更改。

半月期限转瞬即至，我们到底没有等到哥哥的佳讯，毁堤已成必然。宋怀恩从楚阳传回的最后一封奏疏称，他已领兵进驻，做好毁堤

的准备。我却不能眼睁睁看着哥哥功亏一篑，他所需要的只是时间，哪怕再多一点时间也好！

和萧綦争执了半日无果，他有他的固执，我有我的坚持，彼此各不相让。我们从未有过这般激烈的争执，他最终拂袖而去，再不肯听我求恳。颓然枯坐于房中，眼看天色渐渐暗了，王府四下亮起灯火，宫灯摇曳于风中，明灭不定……我知道今晚再不下令，就再也没有机会阻止了。

于公于私，万千百姓的性命与哥哥孤注一掷的心血，如烙铁时刻贴在心头；然而朝廷律法与阵前之危更如无形的刀刃逼在我颈项。

直到这一刻，我终于真正懂得姑姑的那句话——“男子的使命是开拓与征伐，女子的使命便是守护与庇佑”。我的手中不仅握有哥哥、子澹和整个家族的安危，如今更握住了万千黎民的性命！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两难之选的后果，且机会只有一次，纵然徒劳，纵然冒险，我也必须一试！

案上烛光摇曳，我终于将心一横，伏案提笔。

缔盟之事进展顺利，数日后突厥使臣即将归朝，我朝十万大军随即绕道西疆，与斛律王子里应外合，从背后直袭突厥王城。

明桓殿上，萧綦设宴款待即将归朝的突厥使臣。

胡乐悠扬，席上舞姬彩衣翻飞，一曲胡旋，艳惊四座。我含笑举杯，向座下使臣微微倾身为礼，突厥使臣目光发直，呆了一刻才回过神来，慌忙举杯。萧綦与我相视一笑，殿上群臣举杯同饮，四下歌乐升平。忽见一名朱衣内侍疾步趋前，在萧綦身侧低声禀奏了什么。萧綦不动声色地点头，依旧命左右斟酒，言笑晏晏，看不出丝毫异色。唯独我知道，当他心中有事时，唇角会不经意抿紧，看似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我垂眸，端了酒杯，指尖微微颤抖。

曲终宴罢，从明桓殿回府，宫人挑灯在前引路，绯红纱宫灯一路逶迤。从宫中回府的一路上，萧綦始终沉默，不曾与我说过一句话。我心中已然明白了几分，纵然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事到临头仍是冷汗透衣，仿佛一道绳索绕上咽喉，将收未收，令人心悬一线。

车驾到府，我步下鸾车，初春的夜风仍有几分寒意，酒意被风一激，立时有些眩晕。往日萧綦总会亲自过来扶我，此刻他却头也不

回，径直拂袖入内。我怔怔立在原地，从指尖到心口都是一片冰凉。阿越趋前扶了我，低声道，“夜里凉了，王妃快些进去吧。”

一路穿过内院，站在卧房门前，身后空庭幽寂，门内灯影摇曳，我却没有勇气推门进去……早知道会有这一刻，无论什么结果，总要自己承担。我闭了闭眼，对左右侍女木然道，“你们都退下。”

步入内室，一眼见到他负手立于窗下，我默然驻足，掌心渗出冷汗，心直直下坠。

“已有结果了么？”我疲惫地开口。

“你想知道什么结果？”他的语声淡淡，不辨喜怒。

我咬唇，挺直背脊，“阻挠军令是王偎一人之罪，与他人无涉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亦一力承担。”

萧綦霍然转身，满面愠怒，“阻挠军令是流徙之罪，你凭什么来一力承担？”

我窒住，未及开口，陡然被他伸手抬起下巴。他眼中怒意腾腾，“就凭我对你一再容让，百般宠溺？你便有这天大的胆子，阻挠我军令？到此刻还不知悔悟！”

——当日我以一封密函，抢在毁堤期限之前送到楚阳，迫令宋怀恩再多宽限五日。我知道十万前锋已经孤军深入江南，援军延迟一日，他们的伤亡就加重一分。区区五日，已是我所能争取的极限！假如拖延了毁堤出兵的时机，引渠还是未能筑成，我亦无悔当日的决定。所有罪责，由我一人承担即可，绝不能祸及哥哥。

照萧綦的反应看来，既已知道我阻挠军令，想必哥哥终究未能成功。我心中已凉，身子一分分僵冷，反而镇定如常，坦然迎上他的目光，“我既下了决心，便未存半分侥幸……是罪是罚，任凭你处置便是。”

“你！”萧綦盛怒，怒视我半晌，狠狠拂袖转身，再不看我一眼。

我却已无心与他争吵，心中只恍恍惚惚想着……哥哥怎么办，治河大业功亏一篑，叫他情何以堪！方才刚刚压下的酒意被冷汗一激，只觉头痛欲裂，我撑了额头，转身步出内室，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只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想一想。

手腕一紧，我被猛的拽回，立足不稳地跌进他怀抱，旋即身子一轻，被他抱起在臂弯，径直往床榻而去。

失望黯然之下，我不愿再与他争吵或是厮磨，只挣扎着推他，却怎么也挣脱不开。

“王儇！”他蓦的喝出我名字，令我顿时呆住，被他捏住了手腕，牢牢按在枕边。刹那间手腕痛彻筋骨，我狠咬了唇，不令自己痛呼出声。

他俯身冷冷看我，“你很幸运，这次赌赢了。”

我一时回不过神，怔怔看他，不敢相信方才听到的话。

“你有一个才干卓绝的哥哥和一个忠心耿耿的妹婿，替你化解了大祸。”萧綦冷肃无情的脸上，终于露出一丝欣悦神色，“王夙与宋怀恩率领三千兵士日夜抢修，抢在毁堤期限过后三日，终于筑成导引渠。开闸之日，河道分流，绕过楚阳，两岸百姓逃脱大劫，大军也亦顺利渡河！”

一时间，大悲大喜，骤起骤落……哥哥真的成功了，近百年来，从未有人成功实现的导引之法，竟然被他做成了。

我陡然哽咽，万般辛酸忐忑在这一刻尽化作泪水滚落，再顾不得什么争执责罚，只想立时奔到哥哥面前，亲眼看一看他筑成的河堤。

“还哭什么，你已经拗赢了！”萧綦眼底怒色终于化作无奈，长叹一声道，“我怎么就遇上了你这女人！”

不管他再怎么骂，我只是哭泣，放任自己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哭泣，已经很久不曾痛快地哭过……隐忍了太久的悲酸委屈都在这一刻化作喜极而泣的眼泪。

他见我越哭越是厉害，先是无奈，继而无措，一面替我拭泪，一面啼笑皆非道，“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还不行么？”

我被他懊恼神情引得破涕为笑，他叹口气，正色凝视我，眉宇间隐有后怕，“阿妩！你可知道，不是每一次都会如此幸运！假如阿夙未能成功，一旦延误军机，酿成大祸，你将担下何等的罪责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抬眸凝视他，“可若真的毁堤，于公于私我都不能坐视不理，就算罪责重大，也值得冒险一试。我亦知道军政大事不可妄加干预，唯独这次不一样……”

“还要嘴硬！”萧綦余怒又起，瞪了我半晌，沉沉叹息，“你既是我妻子，自当进退与共，即便军政大事我也从未回避过你。可凡事皆有分寸，这一次你实在太过莽撞，尤其不该隐瞒于我！”

我心知理亏，老老实实低下头去，垂眸不语。

“可见我实在对你纵容太过！”他冷哼一声，却无没有了怒意，“如今你可知错了？”

我微微点头，他却不依不饶，依然皱眉看着我。

“知错了。”我只得低声开口，心中却是不甘不愿，忿忿睨他一眼，抬手拭去眼角残留的泪水。

却听他倒抽一口凉气，蓦的捉过我的手，脸色顿时变了。我也这才发觉，方才手腕被他握住的地方，竟有了青紫痕迹。

“怎会这样……”他捧起我手腕，满面懊悔，威严模样荡然无存。

我咬了咬唇，伏在他怀中委屈不语，趁机赖过一番数落……早知道他是拿我没有办法的！

人说多事之秋，今年的春天却是个风波不断的多事之春。

所幸南方终于传回捷报，楚阳大堤筑成，百年治水大业终见成效。受困在舆陵矶的后援大军顺利渡河，积蓄多日的士气陡然暴涨，一举杀过江南，攻城掠地，锐不可当，不出三日即赶到怀宁城下，与胡光烈前锋大军会合。一夜之间，朝野振奋。

哥哥因治水之功，加封王爵，由郡王晋为江夏王。

与突厥斛律王子的盟约已缔成，十万大军远赴西疆，然而朝中仍有不少顽固老臣劝谏反对，极力要求撤回西征兵马。其中尤以光禄大夫沈仲匀反对最为激烈，竟至于在朝堂之上，连连叩头死谏，血流披面。随后，此人又在家中绝食，以死相抗。萧綦震怒之下，将他沈氏族人一百七十余口全部下狱，如若他绝食身死，便让全族之人一并相殉——此令一出，朝臣皆被萧綦雷霆手段震慑，再无人敢非议妄言。

沈仲匀也是一代名士，在官场日久，渐渐圆熟世故，当年也曾攀附于父亲门下。我自小便与他熟识，却从未想到，他竟有如此风骨。都说世家败落，文人堕节，然而面临外寇入侵之际，这文士的骨气终究还是逼出来了。

这沈仲匀就此令我刮目相看，也令萧綦暗自赞叹，虽恼恨他食古不化，却也不会当真杀他族人。萧綦以此为饵，逼得迂腐的沈老夫子与他立下赌约，暂且悬命待死，等这场仗打出个究竟，若果真败了，再死不迟。萧綦应诺，届时绝不连累他的族人，老头子这才悻悻作罢，随后果真在家闭门待死。

说来好笑，也只有萧綦才想的出这种办法，来对付堂堂当朝名士——可见对待迂腐之人，最简单无赖的法子反而有效。

似乎连天公也感应了人心，终于收去连绵月余的阴雨。天际阴霾散尽，庭院里杏花初绽，已经是春回人间，芳菲四月了。

哥哥离京已经一年了，待他陆续完成了治河琐事，不久也该返京了。

按宫制，又到了更替服色，换上春衣的时候。如今六宫无主，本该由皇后或太后来指定的服制，只得由我与少府寺一同署理。

凤池宫前，阿越领着几名宫人，呈上今年新贡的各色锦缎纱罗供我过目，待我选定样式颜色之后，再按照品阶等级裁制新衣，依序赐给内外命妇。

一幅幅华美眩目的织品，铺开在殿前，将原本典雅清约的凤池宫，渲染上一层层五光十色的华彩。凤池宫原是母亲未嫁时的寝殿，后来一直空置，至我幼时常常留宿宫中，这凤池宫也就成了专供我出入歇宿的地方。看着娉婷的宫女们行走在云锦纱罗之间，衣袂飘举，仿如云中仙姝。几名活泼的小宫女嘻笑其间，有人用吴侬软语唱起《子夜歌》，有人踏歌起舞，往日冷清的凤池宫顿时春意盎然。见我含笑静观，她们愈发活泼起来，又有几人大方地加入进去……宫中已许久不见这般欢悦景像。我经不住阿越她们的怂恿，一时顽心大起，也步入其中。随着宫人宛转歌喉，我又记起了生疏多年的舞步，仿佛重回少女之时，足尖点地，盈然飞旋……眼前缤纷飞掠，化作流光明彩，依稀韶年如梦。

宛转歌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，我环顾四下，却见众人伏跪了一片，鸦雀无声。霍然转身，萧綦站在殿门口，痴痴地看我，仿佛神魂俱摄。四月薰风，拂面而过，吹起四下纱罗缥缈。他徐步穿过缤纷云锦，来到我跟前。急旋而止之下，我有些目眩，却被他堪堪扶住。左右宫人悄无声地退开，远远避到殿外。

他缠绵迷离的目光怦然触动我心，我仰首含笑望着他，以指尖轻拂过他胸膛、颈项、下颌……他微阖了眼，任凭我的手指一路滑过，气息却是渐渐急促。

“别闹，我还有事在身。”他竟板起脸来，一下握住我的手，不许我再动弹。这副正经模样越发激起我的征服之心，顺势滑入他怀抱，勾住他颈项，眼眸轻睐，“有什么事，比我更要紧？”他的目光终于迷乱，骤然俯身吻下……良久纠缠，彼此情难自禁之际，我喘息着抽身退开，笑睨了他，“王爷不是还有要事么？”

见他浓眉一扬，目中炽热如火，我笑着转身便逃，却被脚下堆叠的锦罗绊住，立足不稳之下，被他不由分说拽倒在一地锦绣堆中……纠缠间，各自意乱情迷，巨幅的瑰丽云锦将我们层层裹住，诸般羁绊都被抛开，只愿就此堕入彼此眼中，永世沉沦。

缠绵过后，萧綦慵然倚躺在锦榻上，衣襟微敞，含笑看我梳头整妆。殿前凌乱的锦缎绫罗，犹带着片刻前的旖旎春色。

我挽好发髻，赤足走到殿前，在满地散乱的绫罗中翻检寻找。

“你找什么？”萧綦诧异地问我。我低了头，只顾翻找，“有段布料不见了。”

他笑起来，“什么稀罕的布料，值得这般看重。”

我终于找到那半幅藕色布料，信手披在肩上，转身朝他一笑，“找着了，你瞧，好不好看？”

萧綦笑道，“天人之姿，穿粗布也是美的。”

“谁叫你看人了，是看这布料！”我嗔笑，扬起那幅似麻非麻，半丝半葛的布料让他细看。萧綦勉为其难的瞥了一眼，信口敷衍，“还好。”

我侧首笑看他，“这是织造司今年新贡上来，给宫女们裁衣用的，过去从未有过。这蚕丝里掺入了上好的细麻，织就的衣料同样柔软细密，却比平常丝帛廉价一半有余。”他点了点头，饶有意趣地看着我，“倒也能省下些用度，难得王妃也有勤俭持家之心。”

我不理他的调笑，挑眉道，“假若让内外诸命妇都换用这种布料为服制呢？”

他一怔，旋即目光闪动，若有所悟。

“王爷不妨猜猜，如此一来能减省朝廷多少用度？”我斜睨了他，浅笑不语。

萧綦皱眉，对这个问题全然一头雾水。

“整整三十万两银子。”我笑道。

“什么！”萧綦一惊，“此项用度有如此之巨？”

我正色道，“不错，宫中历来奢华成风，内外命妇尽皆效仿，每年仅用在脂粉穿戴上的财力，就足够一个州郡百姓的吃喝了。”

萧綦闻言一窒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沉吟片刻道，“原来如此……如今南北各起战事，虽然国库充盈，尚无粮饷之虞，但能未雨绸缪，尽量节减开支用度，那是再好不过。”他深深看我，满目嘉许欣慰之色，“难得你想得如此周全。”

我转眸一笑，“不过眼下朝政动荡，难得春回景明，人心稍定，京中亲贵一向奢靡惯了，若强行裁减衣帛用度，难免有悖人情。还需想个妥当的法子，令她们心甘情愿的照办才好。”

乍寒

不久后便是一年一度的亲蚕礼，每年仲春由皇后主祭，率领众妃嫔命妇向蚕神嫘祖祭祀祈福，祈佑天下蚕桑丰足，织造兴盛。

耕织乃民生之本，每年的亲蚕与谷祀两大祀典，历来倍受皇家重视。按照祖制，皇后主持祭祀之时，必须以黄罗鞠衣为礼服，佩绶、蔽膝、华带与衣同色，相应衣饰俱有严格的规制。其余妃嫔命妇的助蚕礼服，也由锦罗裁制，纹样佩饰按品级予以区分。过去每年春天我都穿上青罗鸾纹助蚕服，跟随母亲参加亲蚕礼。然而今年，我却要代替姑姑登上延福殿祀坛，亲自主持亲蚕大典。

太常寺长史不厌冗长地一样样报上祀典所需礼制器具。我一面听着，一面凝眸细看那份奏表。报至主祭礼服时，长史面有难色，小心试探道，“不知主祭礼服，是否也照常制置备？”若按常制，那便是皇后特定的礼服了。如今朝中上下均以摄政王为尊，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下，所差不过是个虚名。本朝历代皇后多出身于王氏，久而久之，王氏便有“后族”之称。皇家礼官素来最善于迎奉上意，此番必然以为我会穿上皇后礼服。

我淡淡抬眸，“今年事出特例，太皇太后因病不能主持祭典，实不得已而代之。服色虽小，攸关礼制事大，不可僭越。”

“微臣知罪！”长史连连叩首，复又迟疑道，“只是王妃以主祭之尊，若只着助蚕服，也恐与礼不合。”

“既然两种服色都有不妥，那就另行裁制吧。”我不动声色，只将奏表搁置一旁。

次日，我让阿越将新礼服的图样，连同指定的衣料交给少府寺，命其三日内制成。

宣和二年季春，太史择日，享先蚕氏于坛，豫章王妃代皇后行亲蚕礼。

侍女奉上新制的亲蚕礼服，素纱内单，外罩云青丝帛长衣，下着烟青流云裳，广袖削腰，繁琐的佩绶罗带一律免去，仅在围裳中垂下纤长飘带，形如凤尾。周身无绣无华，裙袂处织出淡淡的鸾凤暗纹，衬以环佩璎珞。阿越将我长发梳起，挽做倾鬟缓鬓，髻上加饰步摇，行止之间，款款摇曳。我端详了片刻镜中容颜，拈笔沾了一抹金箔朱砂，在额间淡淡描过。妆成，出凤池宫，我乘了肩舆，垂下纱幄，仗卫内侍前导，行至延和宫东门。

诸命妇早已于宫门迎候，均着繁盛礼服，高髻金饰，锦绣非凡。四名一品命妇趋前，行礼如仪，称颂吉辞。内侍掀起垂幄珠帘，我伸手搭在导引女官臂上，缓缓步下肩舆。此时晨曦方现，霞光普照，庄穆的祀坛仿佛沐浴在隐约金光之中。

我登上玉阶，立定在晨光之下，衣袂飘举，肃然焚香祈告。

随后，女官引领众人至桑苑，内侍奉上银钩，我率先受钩采桑，诸内外命妇以次效仿，各自采桑，盛入玉奁之中，至此礼成降坛。最后由内侍引入蚕室，略略看过今年的新蚕，便至后殿品茗叙话。

诸位王公亲眷坐在我身侧，彼此素来熟识，当下也不拘礼。众人纷纷对我的服色妆容大加称羡，我淡然微笑，却闭口不提更替服制之事。到底还是有人忍不住，好奇探问道，“王妃这身礼服不同往年式样，衣料似丝非丝，似麻非麻，从来未曾见过，不知是何方进贡的珍品？”

我温言笑道，“倒也不是远来的稀罕物，只是织造司今年新贡，从前自然是没有的。我瞧着喜欢，便裁来做了礼服。”众人恍然，难掩艳羡之色。左首的迎安侯夫人尤其欣叹不已，我转眸看她，含笑道，“夫人若是喜欢，回头我叫人送些到府上。”迎安侯夫人欣喜不已，连连称谢，众人艳羡之色更浓，令得迎安侯夫人甚是得意。

不出三日，织造司来报，称近日各府贵眷纷纷向织造司求取新帛。我早已吩咐过，无论何人求取，新帛概不准外流。众人的胃口被吊了个十足，私下探问也问不出个究竟，越发好奇心痒。十日后，宫中颁下更替服制的懿旨，诸命妇朝服自此弃用绮罗，一律改用新帛。

一夜之间，从宫中到京城，人人皆以穿新帛为荣，绫罗绮绣反沦为下品。

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不只新帛风靡了京华，连我一时兴起描画在额间的纹样，也迅速传遍坊间，无论仕女民妇皆以此为美。

难得春日晴好，我闲坐廊下，信手拨动清籁古琴，心下又想起了哥哥。阿越轻巧地走到身边，低声道，“奴俾已将王妃赐下的衣饰送往景麟宫，苏夫人收下后很是感激，嘱奴俾回话，想当面来跟王妃道谢。”我淡淡应了一声，“不必了，你平日常去走动，有事多多照应即可。”

“是，奴俾明白。”阿越迟疑了一下子，欲言又止。我不动声色，低头抚过琴弦，却听阿越低声道，“奴俾瞧着小郡主，好像不大对劲。”

“小郡主有何事？”我一怔，原以为是锦儿有所怨言，却不料是孩子有事。

阿越蹙眉道，“苏夫人原说小郡主感染风寒，不让人探视，奴俾唯恐王妃担心，便执意看了看小郡主……”

“如何？”我蹙眉问道。

她迟疑片刻，露出茫然神情，“奴俾似乎觉得，小郡主的眼睛竟似瞧不见人。”

我一惊非轻，立刻站起身来，一面传唤御医，一面吩咐车驾往景麟宫而去。自从锦儿被禁足，我就再没有踏入景麟宫，更没去看过她和那孩子。每每想到她那日的言行，便觉得心寒烦乱，再也无法将她

当作昔日的锦儿，怎么看都是一个陌生的苏夫人。至于她与子澹的事，我至今不知，也永远不想知道。

踏入景麟宫，锦儿已闻讯迎了出来，似乎没料到我会突然而至，神色冷淡且慌乱。我无意与她寒喧，直言探望小郡主，命奶娘立刻抱了小郡主出来。锦儿脸色立变，慌忙说道，“孩子刚刚睡下，切莫将她吵醒了！”我蹙眉看她，“听说小郡主感染风寒，我特地传了御医前来探视。难道孩子病了这么些天，夫人一直不曾传唤御医？”锦儿脸色发白，低头不再说话，手指却狠狠绞紧。见她这般神色，我越发生疑，正欲开口，却见奶娘抱着孩子从内殿出来。

锦儿抢步上前欲夺过孩子，却被阿越拦住。奶娘径直将孩子抱到我面前，我迟疑了下，接过那兀自熟睡的孩子，心中顿时百味莫辨。这是我第一次抱着子澹的孩子，一想到这孩子身上留着和子澹同样的血，我便不知该欢喜还是心酸……子澹，他终究还是我心底一处触不得的裂痕。

怀中女婴有一张秀气可人的小小面孔，沉睡间似一朵含苞的莲花。我静静看她，心中渐觉柔软，不由伸出手指轻抚她粉嫩脸颊。她小嘴微张，嘤咛有声，慢慢张开了眼睛。纤长睫毛下，那双大而圆的眼睛木然望向我，眼珠一动不动，原本该是乌黑的瞳仁里，竟蒙上一层令人心惊的灰。

她似乎察觉出这是一个陌生的怀抱，顿时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四下扭头寻找母亲，那双眼睛始终木然，不曾转动一分。

我抬眸看向锦儿，手足阵阵发冷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——这孩子分明已经盲了，她的母亲却绝口不提，更不让御医来诊治！

“孙太医，你当真瞧仔细了？”我盯着伏跪在地的御医，冷冷开口。

沉寂如死的内室，左右都已屏退，奶娘抱走了哭闹的小郡主，只剩御医和我的贴身侍女。孙太医是宫中老人，阅历深厚，天大的变故也见识过，此刻却匍匐在地，面色铁青，僵了半晌才回禀道，“王妃明鉴，微臣虽愚钝，这般浅显症状尚不至于看错！小郡主的眼睛的确是被人下药灼伤，以至失明！”老太医的语声也因愤慨而颤抖——下药灼伤，这般残忍的手段简直骇人听闻，谁会对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婴下此毒手？。

“是什么药，可还有救？”我咬了咬牙，心中的愤怒如烈火腾起，不可抑止。

孙太医须发微颤，“此药只是极常见的明石散，但下毒手法十分残忍。照伤势看来，应当是以药粉化在水中，每日滴蚀，渐渐造成灼伤，并非陡然致盲。所幸眼下发现得早，小郡主尚有微弱知觉，及时救治，或许还能留存少许目力。”

这样的伤即便治好也是半盲，这孩子的一双眼，竟是就此废了！我默然转身，陡然拂袖将案上茶盏扫落在地。

明石散是宫里最常见的药散，每间宫室都会用来掺在薰香之中，以避蚊虫。这药散清香无毒，虽可驱散虫豸，对人却无大碍。然而谁又想得到，将药粉化在水中滴眼，却可以缓慢灼伤眼眸，致使眼珠毁坏，终生失明！即便是两军阵前，面对流血惊变，横尸当场的惨况，也不曾令我如此惊骇愤怒。

什么人，对一个小小婴孩有这样深的怨恨，竟能在侍卫森严的景麟宫下此毒手，更在我的眼皮底下公然伤害子澹的女儿！

“来人！”我冷冷回头，一字一句道，“即刻封闭景麟宫，但凡接近过小郡主的宫人，一并刑囚！”

景麟宫内侍卫、宫人连带杂役，一并被囚禁在训诫司，近身服侍小郡主的宫女和奶娘，全都跪在殿前，由训诫司嬷嬷一个个审讯。悲泣惨呼之声，透过屏风传来，一声声清晰入耳，如尖针直刺人心。但凡宫中之人，无不清楚训诫司的手段，落在那些嬷嬷手里，比死亡更加可怖。

我端坐椅上，不语不动，冷冷看着跪在跟前的苍白妇人。这个鬓发散乱，神情恍惚的妇人，就是与我一起长大，曾亲如姐妹的锦儿吗？

她跪在跟前已经近一炷香时间，仿佛变成哑巴一般，死也不肯开口。

晖州失散之后，到底经过了些什么，让昔日巧笑嫣然的锦儿变成了如今的模样？

我只是沉默地看她，亦不开口逼问，宁愿外面的宫人供出更可怕的主谋，也不愿意印证我的猜想。外头惨呼声渐渐低微，锦儿的脸色

越发苍白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却仍抵死强撑。只过了片刻，训诫司的徐嬷嬷步入屏风，俯身回禀，“启禀王妃，奶娘袁氏、宫人彩环、云珠均已招供，供词誊录在此，请王妃过目。”

锦儿身子一颤，猛的抬起头来，与我目光相触，整个人似被抽去了筋骨一般。阿越接了那页供词，低头呈递于我，悄然退至一旁。室内弥散着淡淡的衡芷香气，幽冷沁人。薄薄一页供词，看得我遍地生寒，双手颤抖不已。

奶娘供出，小郡主每晚与苏夫人同睡，从未在旁人身边过夜，每到夜晚，常在苏夫人房里大声哭闹，半宿方歇。

彩环供认，苏夫人月余前称寝殿陈旧，多有蚊虫，曾命她向内务司讨要明石散。

云珠供出，她曾无意中发现小郡主眼睛有异，苏夫人却称无碍，不准她声张。

我反复将那几句供词看了又看，终于将这一页薄纸劈面摔向苏锦儿，喉头哽住，竟说不出话来。锦儿颤然捡起那页供词，看了两眼，肩背阵阵抽搐，整个人似瞬间枯槁下去。我寒声问，“果真是你？”

锦儿木然点头。

我抓起案上茶盏，用尽力气摔向她，“混帐东西！”

瓷盏正正砸在她肩头，泼湿了她半身，碎片划过额角，一缕鲜血淌下她惨白面颊，触目惊心。阿越忙跪下来，一迭声地劝我息怒。

“你到底是不是她的母亲，你还是不是人？”我语声喑哑，愤怒得失去常态。

锦儿缓缓抬起头来，眼中一片血红，映着面颊血痕，异常可怖。

“我是不是她的母亲？”她嘶声重复我的话，陡然厉声大笑，“我也希望不是！你以为我愿意生下她，生下这个孽种，跟我一样受尽苦楚吗！”

孽种，这两个字如火舌一般烫到我。我霍然站起，全身僵冷如坠冰窖，“你说她是什么？”

锦儿惨笑道，“我说她是孽种，跟我一样的孽种！”

我倒抽一口冷气，脚下一软，跌坐回椅上。

锦儿生在乐舞教坊，本是一个舞姬的私生女儿，直至她母亲病死，也未告诉她生父是谁。乐坊里这样的孩子并不少见，通常男孩送人，女孩留下，长大后不是成为乐伎，就是被达官贵人收做婢妾。锦儿却十分幸运，七岁那年被徐姑姑偶然看到，怜她孤苦，便带进府来做了侍女。

此刻，她却一字一句，明明白白地说出来，这女孩儿是孽种，跟她一样的孽种。我望着她，全身阵阵发凉，在心中盘桓过无数次的疑问，终于艰涩脱口，“锦儿，告诉我，晖州离散之后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”她唇角陡地一抽，瞳仁缓缓收缩，惨然笑道，“郡主，你真想知道么？”

我起身走近她，抽出丝帕将她额角血迹拭去，心下一时不忍，“你起来说话。”

她恍若未闻，依然跪跌在地，半仰了头，拽住我的袖子，“殿下叫我从此忘了此事，再不必对旁人说起……可是，郡主想要知道，锦儿怎能隐瞒！”

她的笑容令我心里发凉，不觉退后一步，抽出袖子，“锦儿，你先起来。”

“你还记得，在我十五岁生辰时，问过我的心愿么？”她目光紧紧盯着我。我记起来，那时我们已经去了晖州，在她年满十五那天，我许诺替她达成一个心愿。然而她始终不肯说，只说自己的心愿都已经达成。那时我只以为她是孩子心性，什么都不懂得。

锦儿幽幽一笑，“那时我的心愿，便是跟随在殿下(禁止)边，一辈子侍奉他。”

我怔怔看她半晌，闭了眼，无声叹息。那些静好甜美的岁月，她默默跟在我身边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，在我和子澹的天地里，她如同一个不出声的摆设。可我们都忘了，她也是一样的豆蔻年华，也一样有少女萌动的春心。

当日我在晖州遇劫，一连数日生死不知，她惶恐之余，只想到将此事尽快告知子澹，又惟恐子澹接到我遇害的消息，不堪悲痛。她觉得这个时刻，必须有人陪在他身边，便不顾一切地赶了去。一个孤身弱女，千里迢迢从晖州赶往皇陵……想起当年怯弱胆小的锦儿，竟不知她哪来的勇气。

那时子澹还未遭到幽禁，虽然远在皇陵，仍是自由之身。锦儿说到此处，神色凄婉却又温柔无限，“我千辛万苦去了皇陵，真的见到了他，想不到他那么高兴，看到我，竟然高兴得流泪！”她眼中光彩绽放，似又回到与子澹重逢的那一瞬间，“看到他那样高兴，我再不忍心将噩耗告诉他。当时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，我竟骗了他，只想暂时瞒住他，不让他伤心难过……我说，是郡主命我来此侍奉殿下，从此留在殿下(禁止)边，他也半分不疑就信了。”

“皇陵偏远避塞，直到三个月后，我们才辗转得知郡主脱险的消息。殿下也知道了我当日的谎话，他却什么都没说，也没有怨我。那时我便下定决心，从此生生死死都跟在殿下(禁止)边。之后他被软禁，被监禁，我都寸步不离陪在他身边，只有我，再没有旁人……”锦儿语声平静，唇角噙着一丝甜美笑容，犹自沉缅在只属于她和子澹的思忆中。

“本以为这一生就是这样了，我伴着他，他伴着我，就在皇陵孤老一生也好……”锦儿的语声骤然尖促，仿佛被人掐住脖颈，“后来他被单独囚禁，不准女眷随同，我单独住在别室，每日只能探视他一次。有天夜里，喝醉酒的军士闯进我房中……”锦儿哑声说不下去，我也再听不下去，耳中嗡嗡作响，心中惊痛到无以复加。子澹，他那几年的软禁生涯竟凄惨至此，竟至遭受这样的侮辱，连他的侍妾也被醉酒士兵奸污！

“过后呢？”我闭了闭眼，隐忍心中痛楚，追问锦儿，“那个军士现在何处？”

锦儿神色漠然，“死了，那蛮子已被宋将军处死了。”

“蛮子？宋怀恩也知道此事？”我惊问。

“知道。”锦儿幽幽一笑，“宋将军是好人，待殿下多有照拂，可恨的只是那些禁军……此事过后，宋将军终于将那些禁军撤走，将殿下(禁止)边都换成了他的士兵，我这才不再担惊受怕。”我明白过来，她说的是姑姑最早派去的禁内侍卫，尽是京中坐食皇粮的兵痞，其中不乏胡人血统的蛮子——当年哲宗皇帝曾将各族出色的武士编入禁军，组建了一支奇怪的卫队，并一代代传沿下来。从此禁军中也有了胡人血统的蛮子士兵，只是这些胡人多年生活在京中，与汉家通婚，言辞起居都与汉人无异。子澹身边发生这样的事，可恨怀恩竟不告诉我。

锦儿颤声道，“原本我是死也不会让殿下知道此事，可是，可是……我竟……有……”

我已然猜到了最坏的结果，再不忍听她亲口说出，“于是，子澹给了你名份，让你将孩子生下？”

锦儿掩面哽噎，“殿下说，终究是一个无辜生灵……”

她陡然抬眼，直勾勾望向我，“这般仁慈的一个人，你们怎能那样待他？旁人欺他辱他，连你也辜负他！跟了个有权有势的豫章王，就忘了一心一意待你的三殿下，你可知他在皇陵日日夜夜都牵挂你，时时想着你，就如我时时想着他，他却只当我是你的丫鬟，从不当我是他的女人……就算有这空头的名份，我却什么都不是！”

她目光如刀，一声声，一句句，都剜在我心头。

“我生的女儿，他口口声声叫她阿宝，连我的女儿也逃不出你的影子……豫章王妃，你凭什么被他念念不忘？一个亲手推他去送死的狠毒女人，也配让他念念不忘？”她越说越是激愤，渐渐神色扭曲，状若疯狂。左右宫人将她按住，她仍挣扎着要逼近我跟前。

我默然听着她的喝骂，只觉满心悲哀，半晌无言。

“你的女儿长了一双肖似胡人的眼睛，越是长大越是明显，所以你便狠心将她眼珠灼去？”我站起身来，最后一次寒声问她。

她似被人猛的抽了一鞭，颤抖得说不出话，悲咽一声，软软昏厥过去。

这桩皇室丑闻一旦传扬出去，子澹将声名尽毁，皇室也将颜面扫地。

如果换作姑姑，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处死锦儿和孩子，处死全部宫人，将这桩秘密永远掩埋地下。

然而面对锦儿，面对那可怜的孩子，我终究做不到这样的狠绝。

次日，景麟宫五名知情宫人被处死，小郡主被送入永安宫，交由仔细可靠的宫人照料。

苏氏以触犯宫规为由，被逐出宫廷，谪往慈安寺修行思过，终生不得踏出寺门。

哀别

南征大军自渡江之后，步步进逼，从水陆两线夹攻，对南方宗室的势力逐一合围歼灭。叛军主力被逼退到易州以北，遭遇前后大军合围，再无退路可逃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各路叛军内讧，反复无常的晋安王自恃不曾正面与朝廷交战，企图擒住子律，借此向萧綦献媚请降，以求自保荣华。内乱中，晋安王夜袭行宫，杀了子律一个措手不及。子律在一众死士护卫下，单骑出逃，赶往承惠王军中，急调大军反扑。

两军激战一天一夜，晋安王精于权谋，战阵之上却不敌承惠王骁勇，终被诛杀于阵前，叛军自此大乱。为保军心不堕，以建章王为首的江南宗室，只得仓促将子律推上皇位，在易州筑起高台，草草登坛祭天，奉子律南面称帝。

消息传来，满朝文武为之愤然。子律称帝，终于将篡位之罪坐实，萧綦只等着这一时机，好将江南宗室一举翦除。

翌日，一道诏书公告天下，江南诸王拥戴叛臣篡位谋逆，罪在不赦，钦命南征大军即刻平叛，逆党首恶及相关从犯，无论身份爵位，一并诛杀，不得姑息。

春末夏初，午后已经微微有些闷热，湘妃竹帘半垂，隔开了外面灼人的阳光，筛下细碎光影，一道道洒在书案上。

我执了纨素团扇，倚在萧綦身侧，一边替他轻轻摇扇，一边侧首看他披阅奏折。又是一份大破南方叛军的捷报，奉远郡王的残部被追击至郗川，大半归降，其余尽歼。萧綦合上折子，流露一丝笑意，鬓角却有微微的汗珠。南方大局已定，子律兵败溃亡只在早晚而已。

我恍惚想起那个孤僻的孱弱少年。三个皇子之中，子隆糊涂莽撞，子澹逆来顺受，唯独他却在宫变之日，冒死逃出皇城，南下起兵反抗。连我亦意料不到，最后坚持了皇室骄傲与勇气的人竟然是他。若不是生在这乱世，他或许会成为一位博学贤明的亲王，而不是如今受人唾弃的逆臣贼子。他和子澹流淌着相同的血脉，当他的头颅被利刃斩下，送到主帅帐前，面对着自己的嫡亲手足，他可会瞑目？而双手从未沾染过鲜血的子澹，纯善如白玉无瑕的子澹，却要从血海尸山里踏过，走向最残酷的终点，亲手取下兄长的头颅，来终结这场战争。

明明是初夏午后，却有凉意透骨而过。

愈经离乱，愈知珍惜……我无声叹息，收回恍惚的思绪，抽出丝帕替萧綦拭去鬓边汗珠。他抬首对我笑笑，复又专注于奏折之中。

“歇一会儿吧，这么些折子一时也看不完。”我柔声劝他。

“这都是要紧的事，拖延不得。”他头也不抬，手边那叠厚厚的折子堆得似小山一般。

我无奈而笑，搁了团扇，信手取过几册折子翻看。最近捷报频传，十万大军绕道西疆，经商旅小道，越过流沙大漠，从背后奇袭突厥王城，犹如一柄尖刀，直插突厥心腹。突厥王久攻不下，更兼内外受敌之困，士气已有溃散之像。而我军后援充足，边关将士奉命只守不攻，早已斗志难耐，不断上表请战——这一叠奏疏里，倒有一半都是请战的。我一份份看去，不由深深微笑。

“看到什么这样高兴？”萧綦搁了笔，抬头一笑，将我揽到膝上。我将几份请战的奏疏拿给他看，他亦微笑，“时机未到，不过已经快了。”

那巨幅的舆图上，一片浩瀚边荒又将燃起惨烈的战火。斛律王子，贺兰箴……这一战之后，我们又将是敌是友？我怔怔望着那舆图，一时间心绪起伏，莫辨喜忧。

“南方战事将息，子澹也快要回京了。”萧綦忽而淡淡笑道，“如今苏氏被逐，皇叔至今没有正室，还需及早为他册立正妃才是。”

锦儿的余生都将在青灯古佛下度过，而这已是我能给她最大的慈悲。或许遁入空门，对她亦是一种解脱。只是阿宝的去留，却成了我最大的难题——她留在宫中始终是个大患，却也再不能跟着她的母亲，而子澹自顾不暇，只怕也照管不了这个孩子。一时之间，我也想不出两全之计，只能暂时留她在宫中治疗眼疾。

萧綦对锦儿的事并不在意，只觉孩子十分无辜，嘱我留心看顾。

然而子澹册妃之事，由萧綦亲口提出，我亦懂得他的心意……他终究还是介怀的，或许只有子澹娶了妻，才能令他消除疑虑。子澹幽禁皇陵多年，以至误了婚娶，至今也不曾册立正妃。如今连锦儿也不在了，他身边也的确需要一个女子照拂。只是萧綦所谓的妥当之人，不外乎军中权臣或其他心腹之家的女子。

“子澹此番班师回朝，若能再择配佳人，自然是喜上加喜，只是一时之间，要选配门庭合适的女子，也不是这般容易。”我故作轻描淡写，嗔笑道，“反正也不急在这两日，那么些闺秀佳丽，叫人挑得眼花，总要慢慢来的。”我口中这般笑谑着，心里却无端泛起酸涩。

耳边一热，却是萧綦的手指在我鬓边抚过，“热了么，看你这一身汗……”

也不待我回答，他便拨开我领口，露出微汗的肌肤。我侧首垂眸，一时间不敢与他目光对视，竭力驱散心中那个青衫寥落的影子。萧綦却不再追问，仿佛方才的话题不曾提及，不知何时竟将我外袍解开，褪下抛在一旁。

“你别闹！”我惊呼一声，闪躲着他不规矩的手。

“出了这一身汗……”他笑得十分无赖，不由分说将我横抱起来，“不如让我侍侯王妃沐浴。”

兰汤池里水雾氤氲，白芷睡莲的花瓣漂浮其间，幽香袭人，泡在这池水中，令人半分不想动弹。

我懒懒倚着温润的石壁，仰头半张了口，等他将葡萄剥好，一粒粒喂到我口中。

一点水珠挂在他浓黑飞扬的眉梢，半湿的发髻松松绾住，水雾缥缈之间，别有一分落拓不羁的风流神韵……他似笑非笑地看我，剥好一粒葡萄，漫不经心地递过来，却在我张口的刹那缩回手去。我一点足尖，借着水波荡漾之力，如游鱼般滑掠而出，缠住他双双跌入一片水花飞溅中。我被他狼狈的样子逗得大笑，忘了闪躲，笑声未歇，却被他探手抓住……一室旖旎，春色无限，慵懒的暮春午后，时光亦在缠绵间悄然流过。

南征胜局将定，为激励将士军心，朝廷下旨犒赏——晋子澹为贤王，宋怀恩为大将军，胡光烈为武卫侯，其余将士均加封进阶，厚赐金银无数。

子澹一直领着皇叔的虚衔，至此才算有了王爵。从前他以皇子的身份住在宫中，如今有了王爵，按例便要另行开府。

尚缮司择了京郊几处弃置已久的宫苑报上来，打算从中挑选一处翻修以做贤王府。然而，出乎众人意料之外，萧綦竟下令将宫外最精

巧奢华的一处皇家行馆“芷苑”赐予子澹为府，重新修缮，大兴土木，极尽堂皇富丽之能事，其豪奢处令京中王公豪族尽皆咋舌。

起初人人皆以为，萧綦将子澹逼上战阵，必然是借刀杀人，令他死在阵前，以绝后患。可惜他们都看低了萧綦的心胸和手段。

萧綦铁腕平定了江南叛军，虽将宗室最后的势力彻底清除，却不能就此与整个皇族决裂。无论在京中还是江南，王公亲贵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，杀不绝也拔不完。一旦朝政稳定，经世治国，稳定民心，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。此时此刻，萧綦对子澹的优渥有加，无异于给世家亲贵都服下了一粒定心丹。

自从宫中传出风声，要在世家中挑选佳人册立为贤王妃，一时引得议论纷纭，各大世家均在观望揣测。

站在尘封已久的芷苑门前，我久久驻足。

这皇家宫苑出自一代名匠之手，背依紫宸山，枕傍翠微湖，与宫城遥遥相望，占尽上风上水。

多年前，这里本来不叫这个名字，直至成宗皇帝将此处赐给了子澹的母亲，宠冠后宫的谢贵妃，因她闺名里有个芷字，从此改名芷苑。谢贵妃生性爱静，体弱多病，一向不惯在宫中居住。那年因了成宗皇帝的默许，搬来这里休养，多日不曾回宫问安，由此触怒姑姑，引出一场轩然大波。那之后，她郁郁回到宫中，不出半年就病逝了。从此后，斜风细雨的芷苑，娉婷豆蔻、青衫翩翩的岁月，就此渐行渐远。

心口一丝微微的疼，牵动渺渺前事，恍然已如隔世。

“王妃。”阿越轻细的声音，将我自恍惚中唤醒。立在修整一新的玉阶上，我仰头凝望，蟠龙匾上金漆鲜亮的“贤王府”三字堂皇夺目。我回头对身后诸命妇淡淡一笑，“耗费了这许多心思，贤王府总算是落成了，今日特意邀了诸位一同过来赏园，也看看今朝名匠营造的手笔，比之当年如何。”众人纷纷附和称赞，一路行去，果然处处佳景，尽显绝妙匠心，叫人赞叹不已。

昔日熟悉的景致，一幕幕映入眼帘，每经过一处，就似时光倒回了一分。这里曾是谢贵妃居住过的地方，如今重回故园，也算是仅能给他的一分安慰了。

我默然垂首，一时间心中黯然。却听身后隐隐有清脆笑语，回身看去，只见随行女眷中一片红袖绿鬓，几名妙龄活泼的女孩儿自顾嘻笑作一团。身侧的迎安侯夫人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忙笑道，“女儿家总是这般俏皮，失仪之处，还请王妃恕罪。”我一笑转眸，却不多言。这些个女孩儿都是贤王妃的备选闺秀，今日也是特意让她们一道随行赏园。走得一段，我渐渐有些疲乏，阿越见忙道，“前面水榭清凉，王妃跟诸位夫人不如稍事休息，纳凉赏莲，也是乐事。”我颔首一笑，携众人步入水榭。

初夏浓荫，凉风习习，水榭里一片莺声笑语，蹁跹衣袂带起暗香如缕。名门佳人，王侯千金，一个胜一个的袅娜娇妍，放眼看去，怎一个乱花迷眼。

曾几何时，我也是这般无忧无虑。

一阵清风撩起耳畔发丝，我抬手拂去，不经意间见一名淡淡紫衣的女子，独自凭栏而立，袅弱身影在这锦绣丛中分外寥落。

那紫衣女子盈盈立在阑干旁，望着池中星星点点盛开的白蘋，神情幽远，兀自出神。我凝眸看向那娉婷身影，不知为何，自第一次在元宵夜宴见了她，便隐约觉得熟悉，分明不曾见过，却好似故人一般。我心中微动，移步走到她身后，淡然笑道，“喜欢这白蘋么？”

顾采薇回眸一惊，忙屈身见礼。我莞尔道，“南方水泽最多这花了，这时节，想必处处绽放，最是清雅。”

“是，南方风物宜人，很是令人向往。”顾采薇低垂了头，语声轻细，颊边却笑意深深。我不动声色地扫了她一眼，转眸看向一池白蘋，曼声道，“登白蘋兮骋望，与佳期兮夕张。”顾采薇骤然双颊晕红，轻咬了嘴唇，一语不发。 我如何看不透这女儿家的心思，她是睹物思人，想起了我那远在江南的哥哥。

可惜这世上姻缘，又有几人如意——她这一番相思，只怕是要空负流水了。且不论以哥哥的门庭地位，注定不能迎娶一个没落门庭的女子为妻；就算抛开门庭，只怕哥哥也是无心再娶。当年与嫂嫂的一段恩怨，时隔经年，他都不曾放下。可叹世事弄人，偏偏让每个人都与最初的眷恋擦肩而过。

顾采薇犹自垂首含羞，我不忍再看她，轻叹一声，“蘋花虽美，终究随波逐流，与其空怀怅惘，不如珍重所有。”她抬首，怔怔地望着

我，一双流波妙目转瞬黯然，似被阴云遮蔽了星辰。到底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子，我心中微酸，轻拍了拍她手臂，心中怜惜又多几分。

除去顾采薇，其他名门闺秀却无一人让我看得入眼，偏偏她又心有所属。

我搁了手中名录，定定对着一盏明烛出神——或许是子澹在我心中太过完美，皎皎如同天上月，放眼凡尘再无一人可匹配；也或许是我太自私，固执地守护着那份已经不属于我的情怀，舍不得让旁人分享了去。扪心自问，我对锦儿的所为，并非不介怀。

想起了锦儿，又想起阿宝的眼疾毫无起色，越发心烦意乱。我起身踱到门边，见天色已黑，阿越又一次催促，“王妃还是先用晚膳吧，王爷还在议事，一时也不会回府，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了。”

我却全无胃口，莫名烦乱，索性屏退了左右侍女，独自倚回锦榻，拿着一卷书闷闷翻看。不知不觉困意袭来，隐约似漂浮在云端，周遭雾茫茫一片，不知身在何处。顾盼间，蓦然见到母亲，一身羽衣霓裳，明华高贵。她对我微笑，神情恬淡高华，隐有眷恋不舍，我张口欲唤她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转眼间，母亲衣袂拂动，凌空飘举，竟徐徐飞升而去。“母亲！”我失声大叫，猛然醒了过来。眼前罗帷低垂，纱幔半掩，我不知何时躺在了床上。

床幔掀起，萧綦赶了过来，“怎么了，方才还睡得好好的。”

“我梦到母亲……”我只觉茫然若失，却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，方才的梦境仿佛还在眼前。

“想念你母亲，明天就去慈安寺瞧瞧她。”萧綦拿过床头外袍给我披上，又俯身替我穿上鞋子，“方才见你睡得沉，没有叫醒你，现在也该睡饿了吧？”他一面抱我下床，一面唤人传膳。我懒懒依在他怀中，侧首看他，很似乎久没见他这般喜形于色，“什么事这样高兴？”

他淡淡一笑，轻描淡写道，“今日生擒了忽兰。”

突厥王最青睐的忽兰王子，号称突厥第一勇士，也是贺兰箴最忌惮的对手。

此番生擒了忽兰，如同断了突厥王一条臂膀，对突厥军心撼动之大，士气打击之重，自然可想而知。然而更重要的是，忽兰被生擒，恰成了牵制贺兰箴最有力的筹码。忽兰一天不死，贺兰箴即便登上王

位，也一天不能心安。万一贺兰箴翻脸毁诺，我们亦可掉头与忽兰结盟，置他于腹背受敌之境。

——犹记当年在宁朔，萧綦与忽兰联手将贺兰箴逼至绝境，却又放过贺兰，令他回归突厥，成为威胁忽兰的最有力棋子。至此，我不得不叹服萧綦的深谋远虑，亦感叹这世间果真没有永久的盟友，也没有永久的敌人。

如此捷报，令人大感振奋，我连晚膳也顾不得用，缠着萧綦将生擒忽兰的经过细细讲来。

建武将军徐景珲率三千兵马出阵，以血肉为饵，舍命相搏，诱使忽兰王子所率的八千铁骑一路直追，一路且战且退，将敌军全部诱入鹅子峪。守候在此的三千弓弩手猝然发动伏击，峪口两千重甲步兵截断敌军后援，将突厥人堵在谷中。徐景珲率部折返，前锋铁骑如雷霆般杀到，直冲敌军心腹。后路重甲兵士均白刃弃甲，各执刀斧杀入敌阵，予以迎头痛击。鹅子峪一战，从正午杀到黄昏，徐景辉身负八处重伤，麾下将士死伤逾两千，而八千突厥骑兵近半被屠，主将忽兰王子与徐景辉交战，被斩去一臂，负伤堕马，旋即被擒。

其余突厥将士见大势已去，纷纷弃械归降，仅余不足千人的小队拼死逃出，直奔军中报讯。

那一番风云变色的血屠之景，饶是萧綦淡淡讲来，亦足以惊心动魄，令听者胆寒。遥想当时情状，我屏息失神，不觉手心尽是冷汗，长长吁了口气，“这徐景珲真是神人，身负八处重伤，还能力斩强敌于马下！”

萧綦大笑道，“如此虎将，在我麾下何止徐景珲一人！”

窗外清冽月色，映着他脸上豪气勃发，坚毅侧脸仿佛笼上一层霜色，那蟠龙王袍上的金龙，仿佛随时会跃入云霄，森然搏人。恍惚间令我错觉，似又回到了苍茫肃杀塞外边关。看惯了朝堂上庄穆雍容，习惯了烟罗帐里百般缠绵，我几乎淡忘了当年的震慑，淡忘了眼前之人，才是真正从刀山血海里踏过，历经了修罗地狱，仗剑踏平山河，一步步登上这九重天阙的杀伐之神。

一夜无梦，却几番从朦胧中醒来，总觉心绪不宁。

辗转直到天色将明，才迷糊睡去。刚合了眼，倏忽就敲过了五更。

陡然听得外头一阵脚步匆忙，值宿内侍在外面扑通跪下，颤着嗓子通禀，“启奏王爷王妃，慈安寺来人奏报——”

我一惊，莫名的紧窒攥住心口，来不及开口，萧綦已掀帘坐起，“慈安寺何事？”

“昨夜三更时分，晋敏长公主薨逝了。”

母亲去得很安祥，连宿在外屋的徐姑姑也没有听见半分动静。

她就这样静静地去了，素衣布袜，不染纤尘，躺在檀木禅床之上，眉目宁和，仿佛只是午间小睡而已，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会将她惊醒。

“公主从来没有睡得那样迟，入夜还到庭中站了半晌，望着南边出神，回房又念了半宿的经文。奴婢催她就寝，她却说要念足九遍经文给小郡主祈福，少一遍都不行。”徐姑姑怔怔捧着母亲的佛珠，眼泪簌簌落下，“公主她，是知道自己要去了罢。”

我默然坐在母亲身边，伸手抚平她衣角的一道浅褶，唯恐手脚太重，惊扰了她的清眠。

沧桑岁月，褪去了昔日国色天香的容颜，积淀为澄静的光华，如玉中透出，照亮周围的每一个人。

母亲是真正的金枝玉叶，只能活在锦绣琅苑之中，永世不能沾染尘垢，也承载不起半分沉重和黑暗。或许她真是谪入凡尘历劫的仙子，如今终于脱了尘籍，羽化归去；或许只有在清净无尘，没有恩怨利欲，没有离合悲苦的地方，才是她最后的归宿。

我静静凝望母亲圣洁睡颜，舍不得移开目光，舍不得离开她身旁。幼年往事纷芸而至，母亲的一颦一笑，一声低唤，一句叮咛，历历如在眼前。她在的时候，我总是怕她唠叨，总觉诸事缠身，没有闲暇和心力来陪伴她。母亲从来不会埋怨，哪怕望眼欲穿地盼望我们，也只是默默守望在远处，永远体谅我们的不易。我知道她还想我再陪她去汤泉宫，知道她想去皇陵拜谒先祖陵寝，知道她想时常看到哥哥的儿女……这些我都知道，却总是在无休止的繁扰中拖延过去，总觉得这些不是要紧事，母亲反正会等着，任何时候都有她在我身后等

着……我从未想到，有一天她会骤然撒手离去，连追悔的机会都不给我。

亲手为她更衣整妆，为她梳起发髻……幼时都是母亲为我做这一切，而我却是最后一次亲手侍候她。握着玉梳，我的手颤抖得无法举起，一支玉簪久久都插不进她发髻。徐姑姑早已哭成泪人儿，周遭一片泣声，唯独我欲哭无泪，心中只余空茫。

慈安寺里钟声长鸣，夏日阳光照得乾坤朗朗，天际炽白一片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

我立在菩提树下，仰首见清风过处，木叶摇曳，久久不止。

刹那间，铺天盖地的辛酸孤独将我湮没。

阿越轻声禀报说，萧綦已到了正殿，闻讯赶来吊唁的命妇们也快到山门了。我戚然回头，见她红肿了双目，默默呈上丝帕让我净面整妆，隐忍的悲戚之色不似旁人哭号露骨，愈见真挚可贵。我心中感动，握了握她纤削的手，让她去陪伴悲伤过度的徐姑姑。

我的目光越过她肩头，看见长廊的尽头，萧綦玄衣素冠，大步踏来，伟岸身形仿佛将那灼人日光也挡在身后。

陡然间，只觉周身力气消失，脚下虚软，再不能支撑。他一言不发将我揽入怀中，用力揽紧，眉宇间俱是深深疼惜。

父亲不知所踪，母亲撒手人寰，子澹终成陌路……如今除了哥哥，我也只剩萧綦一个至亲至爱之人，只剩他在我身边，相扶相携，将这漫长崎岖的一生走完。

泪水终于汹涌决堤，我用尽全身力气抱住他，似抱住溺水时唯一的浮木。

伤疑

母亲的灵柩终究没有回宫，也没有回到镇国公府。她曾说过无颜再入皇陵，也不愿归葬王氏，无论亲族还是夫家，都不是她最终的归宿。只有这远离尘俗的慈安寺，是她余生所寄，也是最终神魂皈依之地。母亲既已寄身佛门，再不会留恋尘世荣华，身后哀荣太过喧哗，反而非她所愿。

闻丧当日，诸命妇素服至慈安寺行奉慰礼；次日，百官入寺吊唁；京中高僧率寺中众尼举行法事，一连七日七夜，为母亲念颂超

度。

最后的一晚，我素衣着孝，长跪灵前。

萧綦也留在寺中陪我送别母亲最后一程。已是更深夜凉，他强行将我扶起来，“夜里凉了，别再跪着，自己身子不好更要懂得爱惜！”我心中凄凉，只是摇头。他叹息道，“逝者已矣，珍重自己才可让亲人安心。”徐姑姑亦含泪劝慰，我无力挣扎，只得任由萧綦扶我到椅中，黯然望向母亲的灵柩，伤心无语。

一名青衣女尼悄然行至徐姑姑身边，低声向她禀报了什么。徐姑姑沉沉叹了口气，低头沉吟不语，神色踌躇凄凉。我弱声问她，“何事？”

徐姑姑迟疑片刻，低声道，“妙静在外殿跪了半夜，恳求送别公主最后一程。”

“谁是妙静？”我一时恍惚。

“是……”徐姑姑一顿，“是从前府里的锦儿。”

我抬眸看去，她却垂下目光，不敢与我对视。徐姑姑知道锦儿的身份，却只说是从前府里旧人，显然有恋旧回护之心，有意为锦儿求情。

宫中获罪被贬至慈安寺的女尼都住在山下寒舍，不得随意进出，轻易上不了山门，更不得踏入母亲所在的内院。锦儿此番能进得寺中，托人传讯，足见徐姑姑平日对她多有关照。我不愿在此刻见到她，却不忍在母亲灵前拂了徐姑姑的情面，只得疲惫地叹息一声，颔首道，“让她进来吧。”

那缁衣青帽的瘦削身影缓缓步入，短短时日，她竟已形销骨立，枯瘦如柴。

“锦儿拜见王爷。”她在萧綦跟前跪下，并不朝我跪拜，语声细若游丝，却仍以从前的名字自称，显得十分核突。

萧綦蹙眉扫了她一眼，面无表情，徐姑姑脸色也变了，重重咳了一声，“妙静！王妃念在旧日主仆之情，允你前来拜祭，还不谢恩？”

锦儿缓缓抬眸，森冷目光向我迫来，“谢恩？她于我何恩之有？”

“妙静！”徐姑姑惊怒交集，脸色发青。

我不愿在母亲灵前多生事端，疲惫地撑住额头，不想再看她一眼，“今日不是你来吵闹的时候，退下！”

锦儿连声冷笑，“今日不是时候？那王妃希望是何时，莫非要等我死后化为厉鬼……”

“放肆！”萧綦一声怒斥，语声低沉，却令所有人心神为之一震。锦儿亦窒住，瑟然缩了缩肩头，不敢直视萧綦怒容。

“灵堂之上岂容喧哗，将这疯妇拖出去，杖责二十。”萧綦冷冷开口，不动声色地握住了我的手。

殿外侍卫应声而入，锦儿似乎吓得呆了，直勾勾盯着我，木然任由侍卫拖走。

及至门口，她身子猛然一挣，死死扒住了门槛，嘶声喊道，“王妃与皇叔有苟且私情，妾身手中铁证如山，望王爷明察！”

我只觉全身血脉直冲头顶，后背却幽幽的凉。

这一句话，惊破灵堂的肃穆，如尖针刺进每个人耳中。众人全都僵住，四下鸦雀无声，只余死一般的寂静，灵前缥缈的青烟缭绕不绝。我透过烟雾看去，周遭每个人地神情都看得那样清楚，有人震骇、有人惊悸、有人了然……唯独，不敢转眸去看身侧之人的反应。

锦儿被侍卫摁在地下，倔犟地昂了头，直勾勾瞪着我，嘴角噙着一丝快意的笑。

她在等着我开口，而我在等着身边那人开口。这个时候，无论我说什么都是多余，而他只需一句话，一个念头，甚至一个眼神……便足以将我打入万丈深渊，将历经生死得来的信任碾作粉碎。我垂眸看着锦儿，静静迎上她怨毒目光，心中无悲无怒，仿佛已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。

这一刻，比任何时候都艰难，比千万年更漫长。萧綦终于冷冷开口，漠然无动于衷，“攀诬皇室，扰乱灵堂，拖出去杖毙。”

我闭上眼，整个人仿佛从悬崖边走了一圈回来。两旁侍卫立时拖了锦儿，犹如拖走一堆已经没有生命的烂麻残絮。

“我有证据！王爷，王爷——”锦儿毫无挣扎之力，被倒拽往门外，兀自疯狂嘶喊。

“且慢！”我站起身，挺直背脊，喝住了侍卫。当着母亲灵前，当着悠悠众口，若容她布下疑忌的种子，往后流言四起，我将如何面对萧綦，又置萧綦的颜面于何地。我可以一再容忍她的挑衅，却容不得她触犯我最珍视的一切。

“你既有证据，不妨呈上来给我瞧瞧，所谓苟且的真相究竟如何？”我淡淡开口，俯视她双眼。

她双臂给侍卫架住，恨恨道，“当日皇叔出征前，曾有书信一封命我转交豫章王妃，此信尚在我身上，个中私情，王爷一看便知。”

我心中一凛，暗暗握紧了拳，却已没有犹疑的退路，“很好，呈上来。”

徐姑姑躬身应命，亲自上前捏住了锦儿下颌，令她不得出声叫嚷，一手熟练地探入衣内。锦儿身子一僵，面容涨红，痛得眼泪然滚落，喉间荷荷，却挣扎不得。

我冷眼看她，心中再没有半分怜悯。徐姑姑是何等干练人物，她自幼由宫中训诫司调教，管教府中下人多年，这看似轻松的一捏，足以令锦儿痛不欲生。她原本一片好心照拂锦儿，更为她传话求情，却不料招来这场弥天大祸。愧恨之下，岂会不下重手。

徐姑姑果然从锦儿贴身小衣内搜出书信一封，呈到我手中。

那信封上墨迹确是子澹笔迹，前事如电光火石般掠过，刹那间，我手心全是冷汗。

我不必拆看，亦能猜到子澹想说什么……此去江南，手足相残，他已早早存了赴死之心。他绝望之际写下的书信，误托了锦儿，被隐瞒至今，更成了锦儿反诬他与我私通的罪证。我心中痛楚莫名，却不敢有分毫流露——薄薄一纸书函，捏在手中，无异于捏住了子澹的性命。

我回转身，沉静地望向萧綦，双手将那封信递上，“事关皇室声誉，今日当着家母灵前，就请王爷拆验此信，还妾身一个清白。”

四目相对之下，如锋如刃，如电如芒，刹那间穿透彼此。

任何言语在这一刻都已多余，若真有信任，又何需辩解；若心中坦荡，又何需避忌。无愧则无畏，只是我实在累了，也已厌倦了无休

止的忐忑担忧，只觉疲惫不堪。他愿信我也好，疑我也罢，我终究还有自己的尊严，绝不会任人看低半分。

眼前水雾弥漫，心中悲酸一点点泅漫开来，萧綦的面容在我眼中渐渐模糊。只听见他缓缓开口，语声不辨喜怒，“无稽之事，本王没有兴趣过目。”

他接过那信函，抬手置于烛上，火苗倏然腾起，舔噬了信上字迹，寸寸飞灰散落。

我不愿在母亲灵前大开杀戒，只命人将锦儿押回宫中训诫司囚禁。

母亲大殓之后，按佛门丧制火化，享供奉于灵塔。一应丧仪未完之前，我不愿离开慈安寺，务必亲自将母亲身后诸事料理完毕。萧綦政事缠身，不能长久留在寺中陪我，只能先行回府。那日风波之后，看似一场大祸消弥于无形，他和我都绝口不再提及。

然而他离去之际，默然凝望我许久，眼底终究流露出深深无奈与沉重——他那样自负的一个人，从来不肯说出心底的苦，永远沉默地背负起所有。只偶尔流露在眼中的一抹无奈，却足以让我痛彻心扉。子澹的书信终究在他心里投下阴霾，既然再旷达的男子，也无法容忍妻子心中有他人的半分影子。我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化解这心结，这其间牵扯了多少恩怨是非，岂是言语可以分辩。若要装做视若无睹，继续索取他的宽容，我也同样做不到。或许暂时的分隔，让彼此都沉静下来，反而更好。徐姑姑劝慰我说，弥合裂痕，相思是最好的灵药。

数日之后，北边又传捷报，在我朝十万大军襄助之下，斛律王子发动奇袭，一举攻陷了突厥王城，旋即截断王城向边境运送粮草的通道。这背后一刀，狠狠插向远在阵前的突厥王，无异于致命之伤。彼时突厥王为报忽兰王子被擒之仇，正连日疯狂攻掠，激得我军将士激愤若狂。萧綦严令三军只准守城，不得出战。直待斛律王子一击得手，立即开城出战。三军将士积蓄已久的士气骤然爆发，如猛虎出枷，冲杀掠阵，锐不可挡。

突厥王连遭重创，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，死伤甚为惨重，终于弃下伤患，只率精壮兵马冒险横越大漠，一路向北面败退。

朝野上下振奋不已，此前对萧綦派十万大军北上之举，仍存微词的朝臣，终于心悦诚服，无不称颂摄政王英明决断。

我虽身在寺中，每日虽有内侍往来奏报宫中大事。阿越也说，王爷每日忙于朝政军务，夜夜秉烛至深宵。

这日傍晚，我正与徐姑姑对坐窗下，清点母亲抄录的厚厚几册经文。蓦然间，天地变色，夏日暴雨突至，方才还是夕阳晴好，骤然变作暝色昏昏，大雨倾盆。天际浓云如墨，森然遮蔽了半空，狂风卷起满庭木叶，青瓦木檐被豆大雨点抽打得劈剥作响。

我望着满天风云变色，莫名一阵心悸，手中经卷跌落。徐姑姑忙起身放下垂帘，“这雨来得好急，王妃快回房里去，当心受了凉。”

我说不出这惊悸从何而来，只默然望向南方遥远的天际，心中惴惴不安。回到房里，闭门挑灯，却不料这样的天气里，太医院的两位医侍还是冒雨而来，对每日例行的问安请脉半分不敢马虎。两人未到山门就遇上这场急雨，着实淋了个狼狈。我心中歉然，忙让阿越奉上热茶。

我一向体弱，自母亲丧后又消瘦了些，萧綦担忧我伤心太过，有损身体，便让太医院每日派人问安。

“平日都是陈太医，怎么今日不见他来？”我随口问道，只道是陈老太医今日告假。

“陈大人刚巧被王爷宣召入府，是以由下官暂代。”

我心里一紧，“王爷何事宣召？”

“听说是王爷略感风寒。”张太医抬眼一看我脸色，忙欠身道，“王爷素来体魄强健，区区风寒不足为虑，王妃不必挂怀。”

雨势稍缓，两名太医告辞而去。阿越奉上参茶，我端了又搁下，一口未喝，踱到窗下凝望雨幕，复又折回案后，望了厚厚经卷出神。

忽听徐姑姑叹了口气，“瞧这神思不属的样子，只怕王妃的心，早不在自个儿身上了。”

阿越轻笑，“太医都说了不足为虑，郡主也不必太过担忧。”

我凝望窗外暮色，心中时紧时乱，本分不能安宁，眼看雨势又急，天色渐渐就要黑尽了。

“吩咐车驾，我要回府。”我蓦的站起身来，话一出口，心中再无忐忑迟疑。

轻简的车驾一路疾驰，顶风冒雨回了王府。我疾步直入内院，迎面正遇上奉了药往书房去的医侍。浓重的药味飘来，令我心中微窒，忙问那医侍，“王爷怎么样？”

医侍禀道，“王爷连日操劳，疲乏过度，更兼心有郁结，以致外寒侵邪，虽无大恙，却仍需调息静养，切忌忧烦劳累。”

我咬唇呆立片刻，亲自接过那托盘，“将药给我，你们都退下。”

书房门外的侍卫被我悄然遣走，房中灯影昏昏，我徐步转过屏风，见案几上摊开的奏疏尚未看完，笔墨搁置一旁。窗下，萧綦轻袍缓带，负手而立，孤峭身影说不出的落寞清冷。我心底一酸，托了药盏却再迈不开步子，只怔怔望了他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夜风穿窗而入，半掩的雕花长窗微动，他低低咳嗽了两声，肩头微动，令我心中顿时揪紧。我忙上前将药放到案几上，他头也不回地冷冷道，“放下，出去。”

我将药汁倒进碗中，柔声笑道，“先喝了药，再赶我不迟。”

他蓦然转身，定定看我，眉目逆了光影，看不清此刻的神情。我笑了一笑，回头垂眸，慢慢用小勺搅了搅汤药，试着热度是否合适。他负手不语，我亦专注地搅着汤药，两人默然相对，更漏声遥遥传来。

他忽地笑了，声音沙哑，没有半分暖意，“这么快得了消息？”

我不知他为何偏偏有此一问，只得垂眸道，“内侍未曾说起，今日太医院的人前来问安，我才知道。”

“太医院？”他蹙眉。我低了头，越发歉疚，深悔自己的疏忽，连他病了也未能及时知晓，也难怪他不悦。

“你不是为了子澹之事赶回来？”他语声淡漠。

“子澹？”我愕然抬眸，“子澹有何事？”

他沉默片刻，淡淡道，“今日刚刚传回的消息，叛臣子律在风临洲兵败，贤王子澹阵前纵敌，令子律逃脱，自身反为叛军暗箭所伤。”

一声脆响，我失手跌了玉碗，药汁四溅。

“他……伤得怎样？”我声音发颤，唯恐听到不祥的消息从他口中说出。

萧綦的目光藏在深浓阴影中，冷冷迫人，如冰雪般浸入我身子，“宋怀恩冒险出阵将子澹救回，伤势尚不致命。”他盯着我，薄唇牵动，扬起一丝嘲讽的笑意，“只是贤王殿下听闻子律出逃不成，被胡光烈当场斩杀之后，在营中拒不受医，绝食求死。”

一直以为我知他最深，岂知时光早已扭曲了一切，今日的子澹已经不复当年。

我知道他是个柔若水坚如玉的性子，原以为放他在宋怀恩身边，有个踏实强硬的人总能镇得住他，好歹能护得平安周全，却不料他求死之心如此决绝。

“怎么脸色都白了？”萧綦似笑非笑地迫视我，“还好那一箭差了准头，否则本王当真没法向王妃交代。”

他的话听在耳中，如利刃刺向心头。我缓缓俯下(禁止)去，一片片捡拾那满地碎片，默然咬紧下唇。

萧綦陡然拽起我，扬手将我掌心碎瓷拂了出去，“已经摔了，你还能捡回一只完整的瓷碗不成？”

“就算是一只瓷碗，用得久了，也舍不得丢。”我抬眸迎上他的目光，想笑，眼角却湿润，泪光模糊了眼前，“身边宫人，帐下亲兵，相对多年也会生出分眷顾，何况是与我一起长大的子澹！我毁诺在先，移情在后，昔日儿女之情已成手足之念，如今不过想保他一条性命，安渡余生，你连这也容不下么？莫非定要逼我绝情绝义，将身边亲人一个个送到你剑下，才算忠贞不二？”

一番话脱口而出，再没有后悔的余地，哪怕明知道是气话，也收不回来了……我与他都僵住，四目凝对，一片死寂。

“原来，你怨我如此之深。”他的面容冷寂，眼中再看不出喜怒。

我想解释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所有的话都僵在了唇边。

更漏声声，已经是夜凉人静，月上中天，分明是如此良宵，却寒如三冬。

“时辰不早，你歇息吧。”他漠然开口，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，转眼间敛去了喜怒，将一切情绪都藏入看不见的面具之下，语意却透出

深浓的凉。

看着他抬步走了出去，挺拔身影步入重帷之中，分明触手可及，却似如隔深渊。我再也强抑心中惶恐，宁愿他回头、发怒、甚至与我争执，都好过只给我一个冷漠惨淡的背影。我开始害怕，怕他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，再也不会回来……所有骄傲或委屈，都抵不过这一瞬的恐惧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样胆怯。

我奔出去，踉跄间掀倒了锦屏，巨大声响令他在门前驻足，却不回头，身影依然冷硬如铁。

“不许你走！”我陡然从背后环住他，用尽全力将他抱住。

舍弃了那么多，才握住眼下的幸福，怎么能再放手；伤害了那么多，才守住最重要的一个，又怎么能再失去。

他一动不动地任由我拥住，僵冷的身子一分分软了下来，良久才叹息道，“阿妩，我很累了。”

我心如刀割，伤痛难言，“我知道。”

他低低咳嗽，语声落寞疲惫，“或许有一天，我也会伤会死，那时候，你会不会也这般回护……”

“不会！”我决然打断他的话，失声哽噎道，“你不会伤，也不会死！我不许你再说这种话！”

他转身凝望我，喟然一笑，眉宇间透出苍凉，“阿妩，我亦不是神。”

我一震，抬眸怔怔看他，只觉他笑容倦淡，深凉彻骨。庭中月华如水如练，将碧树玉阶笼上淡淡清辉。

“你还要多久才能长大？”他抬起我的脸，深深叹息，不掩眼中失望之色。

月色沁凉，比这更凉的，却是我心。

“我让你很失望么？”我笑了，颓然放开双手，“我做了什么，让你如此失望？”一直以来，我的努力和舍弃，他都看不到么，却只为了一句气话，就这样轻易地失望……难道我不是凡人，难道我就没有累和痛么？我摇头笑着，泪水纷落，一步步退了回去。他蓦然伸手挽住我，欲将我揽入怀中，我决然抽身，端端向他俯身下拜，“妾身尚在孝中，不宜与王爷同室而居，望王爷见谅！”

他的手僵在半空，定定看我半晌，颓然转身而去。

遇刺

次日我便回了慈安寺，埋头料理母亲身后琐事，绝足不再回府。萧綦来看过我几次，彼此只作若无其事，相对却是疏离了许多。徐姑姑看在眼里，只当我们是拌嘴斗气，惟恐僵持失和，一再催促我早些回府。我唯有苦笑推脱，借口母亲身后诸事已了，赖在寺中不肯回去。

孤清的寺院里，只有徐姑姑和阿越陪在我身边。自母亲辞世后，我夜夜都从梦里惊醒，梦中总有凶恶的妖物在追我，时常恍惚看见鲜血流了遍地。唯一欣慰的是哥哥快要回来了，他接到丧讯，已在回京赴丧的路途中，再过几日就要到了。

又拖了数日，宫中长久无人主事，每日都由内侍往返奔走，我索性带了徐姑姑回到宫中，住进了凤池宫。

无论徐姑姑和阿越怎么劝说，我始终不愿回到豫章王府，不愿和萧綦冷漠相对，也不愿去向往后如何应对，只是觉得很累。长久以来的猜疑，终于在彼此心里结成了怨，结成了伤，结下了解不开的结。

子律的死亡，终结了这场战争，却没有终结更多的杀戮。

南方宗室一败涂地，诸王或死或降，叛军兵马死伤无数，狼烟过处，流血千里。南征大军班师回朝，一并押解入京待罪的宗室亲贵多达千人。

北境胜局已定，大军一路攻入突厥，兵临王城，拥立斛律王子继位，大开杀戒，诛灭反抗王族。

突厥王败逃西荒大漠，众叛亲离，被困多日，伤病交加之下，暴卒飞沙城，尸首被献于斛律王帐前，曝晒城头三日，不得殓葬。

我早知贺兰箴的狠决，却未料到他对自己生身之父，亦能狠辣至此。回想当日，我却总挥不去月色下那双凄苦而怨毒的眼神……贺兰箴，终究还是魔性深种，将自己一生都要葬送在仇恨二字上。突厥王死了，他也算报了平生大仇，接下来会不会就是萧綦?

所幸，他不会再有这个机会。唐竞以镇压反叛王族，保护新君之名，屯兵十万在突厥王城，挟制了初登王座的斛律王。新的突厥王，

终究成为王座上的傀儡。这便是萧綦早已谋定的大计，从此突厥俯首，永为我天朝属国。

听说忽兰王子今日傍晚就要押解入京，京城百姓争相上街，一睹昔日突厥第一勇士，沦为摄政王阶下囚徒，奔走传颂摄政王的英明威武。

我合上书卷，再没有心思看书，只望了天际流云出神，怔怔想起多年前，我在城楼之上遥望他的身影……岁月似水，不觉经年。

徐姑姑悄然进来，笑意盎然，欠身禀道，“王妃，方才内侍过来传话，王爷今晚想在凤池宫传膳。”

我怔了怔，淡淡垂眸道，“知道了，你去布置吧。”

徐姑姑叹口气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她想说什么，萧綦自然是有主动言和之意，她盼我不要一意偏执，再拂了萧綦的心意。这几天来，萧綦忙于政事，仍时常来凤池宫看我，却从不开口言和，也不问我为何不肯回去，仿佛认定了我会如往常一般低头认错，求取他的宽容。或许看到我始终漠然无动于衷，他才渐渐焦虑，终于肯放下(禁止)段来求和。看着徐姑姑在外殿忙碌张罗，燃起龙涎香，挑上茜纱宫灯……我忽然泛起浓浓悲哀，什么时候，我也变得像后宫妃嫔一样，需要曲意承欢，费尽心思，才能讨好我的丈夫。

掌灯时分，萧綦一脸倦色的步入殿中，神色却温煦宁和。我正懒懒倚了绣榻看书，只欠身向他笑了一笑，并不起身去迎他。

他一身朝服地立在那里，等了片刻，只得让侍女上前替他宽去外袍。往常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今日我却故意视而不见。难得他倒没有不悦之色，仍含笑走到我身边，握了我的手，柔声道，“叫你等久了，这便传膳吧。”

宫人捧了各色珍肴，鱼贯而入，似乎特意为今晚做了一番准备，每样菜式都格外精巧雅致，更是我素日喜欢的口味。馥郁酒香扑鼻而来，一名宫人捧了玉壶夜光杯，为我们各自斟上。萧綦含笑凝视我，眸光温柔，“这是三十年陈酿的青梅酒，好难得才找到。”我心下泛起暖意，含笑抬眸，却与他灼灼目光相触。

“我许久不曾陪你喝过酒了。”他叹息一声，微微笑道，“怠慢佳人，当自罚三杯，向王妃陪罪。”

我忍住笑意，侧首不去理他，却不经意瞥见那奉酒的宫人，绿鬓纤腰，清丽动人，依稀竟有些面熟。

忽听萧綦笑叹，“我竟不如一个女子吸引你？”

回眸见他一脸的无奈，我忍俊不禁，斜斜睨他一眼，“一介武夫，怎能与美人相比。”

那美貌宫人立在萧綦身后，低垂粉颈，甚是娇羞。我心中一动，从侧面看去更觉此女眉目神态似曾相识，记忆深处仿佛有一处慢慢拱开……萧綦已笑着举杯，仰头欲饮，我心念电闪，蓦然脱口道，“慢着——”

就在我开口的刹那，眼角寒光一闪，那宫女骤然动手，身形快如鬼魅，挟一抹刀光从背后扑向萧綦。变起仓促之间，我不假思索，合身扑到萧綦身上，猛的将他推开。耳边寒气掠过，似已触到刀锋的锐利，身子却陡然一轻，被萧綦揽在怀中，仰身急退，只觉一股凌厉的劲力随他广袖挥出……碎骨声，痛哼声，金铁坠地声，尽在电光火石的刹那发生！

左右宫人惊呼声这才响起，“有刺客！来人呐——”

那宫女一击失手，折身便往柱上撞去，顿时头破血流，委顿倒地。

我这才回过神来，紧紧抓住萧綦，看到他安然无恙，这才浑身虚软，张了口却说不出话来。

萧綦猛的将我拥住，怒道，“你疯了，谁要你扑上来的！”

我正欲开口，眼前忽然有些发黑，身子立时软了下去。

“阿妩，怎么了？”萧綦大惊。

左手隐隐有一丝酸麻，我竭力抬起手来，手臂却似有千斤重，只见手背上一道极浅极细的红痕，渗出血丝，殷红里带着一点惨碧……眼前一切都模糊变暗，人声惊乱都离我远去，唯一能感觉到的，只是他温暖坚实的怀抱。

隐约听到他声音沙哑地唤我，我睁大双眼，他的面目却陷入一片模糊。

我竭尽最后一丝清醒，微笑叹息，“你问我会不会，现在你知道了。”

那日他曾问，“或许有一天，我也会伤会死，那时候，你会不会也这般回护……”

如今我可以回答了，是的，我会，我会不惜一切来回护你。

这一觉睡得好沉，梦里隐约见到母亲，还有辞世多年的皇祖母，依稀又回到了承欢祖母膝下的无忧岁月……我闭目甜甜地笑，不想这么快醒来。

“我知道你醒了，睁开眼睛，求你睁开眼睛！”这哀恸的声音让我心口莫名抽痛，竭力挣脱睡意的泥沼，想要睁开眼，却在一片迷蒙光影里，见到一双赤红的眸子，红得似欲滴血。我陡然一颤，刺客，刀光，血痕，他惊骇的神情……那惊魂的一幕掠回脑中，激灵灵惊醒我，又记起了最后清醒的意念，记起他脸色苍白，紧紧抱着我，满目惊痛若狂的样子。

我合上眼，复又睁开，终于真真切切看见他的面容。

“阿妩……”他直直望着我，目光恍惚，好似不敢相信，连声低唤我的名字。

他的眼睛怎么红成这样，我觉得心疼，想要抬手去抚他脸颊，却惊觉周身毫无知觉，四肢肌体分明还在那里，却仿佛已不属于我。

“你睡了好久！”他一瞬不瞬地看着我，手指颤颤抚过我脸颊，“老天总算将你还给我了！”

我望住他，泪水潸然滚落，身子却全然失去知觉，半分不能动弹。

“太医，太医！”萧綦紧握了我的手，回头连声急唤。太医慌忙上前，凝神搭脉，半响才长吁了口气，“王妃脉象平稳，毒性大有缓解，看来那雪山冰绡花果真有效。只是剧毒侵入经脉，眼下尚未除尽，以致肢体麻痹，全无知觉。”

“肢体麻痹？”萧綦惊怒，“如何才能解去毒质？”

太医惶然叩首，“那冰绡花药性奇寒，以王妃的体质只怕难以承受，微臣只能冒险尝试，以七味至阳至热的药物为辅，逐量下药。眼下看来虽有解毒之效，却难保不会伤及内腑，微臣不敢贸然下药。”我恍恍惚惚听着，心中隐约明白过来，太医说的冰绡花想必是贺兰箴送

来的那支雪山奇花。当日突厥使臣称其为异宝，可解毒疗伤，想不到今日竟真的救我一命。

却听萧綦怒道，“我不想再听这推三阻四之言，不管你用什么药，务必要让王妃康复！”

“王爷恕罪！”太医惊惶，连连叩头不止。

我苦笑，却无法出声，只剩手指微微可动，便竭力轻叩他掌心。萧綦俯身看来，与我目光相触，似悲似狂，我从未在他眼中见过如此凄恻神色。

冰绡华药性奇寒，我若不能承受其效，大概会就此死去；如果不用此药，我虽然能活，却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。两者相较之下，萧綦立时洞彻我的心意，想必他心中所想，也与我相同——只是，要由他来决定，又是何其艰难。

“我明白。”萧綦深深凝视我，决然一笑，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便一起来博上一博！”

太医立刻开方煎药，一碗浓浓药汁，由萧綦亲手喂我喝下。

宫人医侍尽数退出外殿，空寂的寝殿内，宫灯低垂，将我们的影子长长投到地上。

他扶起我，倚坐床头，将我紧紧搂在怀中。不知是药效发作，还是毒性作祟，我眼前昏黑，神智渐渐恍惚。

“阿妩！”他在我耳边低喝，轻轻摇晃我，我的身体却仍是没有知觉。

“我不准你睡，你给我好好睁大眼睛！”萧綦抬起我脸庞，语声紧窒，“我怕你一觉睡去，再也不会醒来……只要你好好熬过来，我什么都答应，再不惹你伤心难过，好不好？”

我心中似痛似甜，竭力睁开眼，给他一抹微笑。他的双臂将我抱得那样紧，即使身体没有知觉，依然能听到他的心跳。我想对他说，我还没有看够你的模样，怎么舍得就此睡去；我还要看着你长出白发，与我一起变老。

“我讲故事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他望着我尴尬地笑，第一次主动要求讲故事，以往每次被我缠住，他都头大如斗。若说英明神武的摄政王还会害怕什么事情，那一定是被他的王妃缠住讲故事。我笑意深

深，安静地望着他，看他皱眉思索的样子，心里只觉酸酸软软……我默默想着，就算将在天亮之前死去，我也毫无恐惧，只因有他一直陪伴在身侧。

“讲什么好呢？”他苦恼地喃喃自语，我却笑起来，他向来只会讲些征战疆场，攻城掠地的故事，血淋淋的，并不好玩。但只要是他的故事，我都百听不厌。

他环紧我，语声越发温柔，“我有没有讲过，第一次看见你的情形？”

我睁大眼，第一次，那应该是在大婚拜堂的时候……他叹了口气，未语先笑，“那时你才十五岁，那么小，几乎还是一个孩子。”

他悠悠笑道，“拜堂的时候，你一身繁复的宫装，身形仍然十分娇小，怎么看都还是个小丫头。想着我这么一把年纪，却要跟一个小丫头入洞房，真是比攻下十座城池更令我为难！”他笑得可恶之极，我又气又窘，只能以目光狠狠剜他，恨不得扑到他肩头，咬上一口。

“那之后，一别就是三年……当我得知你被劫持，怎么都想不出我那王妃长得什么样子，只想到一个小孩被吓得大哭的模样。”他感喟道，“我派去的人一路跟着你们，不断传回消息，说你刺杀贺兰箴，又纵火逃跑，还逼得贺兰箴处死手下……我不能相信，这些事竟是一个小孩子做的。”

我说不出话，泪水悄然涌上。

“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，那一刻，血光烽烟，你在乱军之中出现……”他骤然闭上眼，“你竟那样耀眼，身后刀光剑影分毫不损你的容光，自己命悬敌手，却没有半分惧色。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子，竟能如此决绝，如此凛烈！”他的声音竟有一丝颤抖，“那一刻，我才知道自己几乎错过了什么！”

我望着他，泪水滑落，湿了鬓发。

“一直以来，我梦寐以求的，可以并肩站在我身侧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，原本早就已经得到，我却堪堪错失了三年。”

一点温热，滴落在我脸颊，竟是他的泪。他抱紧我，似恐一松手就会失去；他身上的温热，令我冰凉的身子渐渐回暖，一直暖到心底里去。

我蓦然一颤，温暖的感觉如此清晰……真的，我竟又感觉到他的体温，又有了微弱的知觉。我竭尽全力，终于缓缓抬起右手，艰难地覆上他手背。

他一震，呆了片刻，蓦然惊跳起来，“你能动了！阿妩，你能动了！”

我亦欣喜若狂，仍由他将我拥入怀抱，再说不出话来。

珠帘一掀，阿越托了药盏进来，盈盈笑道，“王妃，药煎好了，您今日气色又好了许多呢。”

正说笑间，徐姑姑肃容而入，见我正服药，忙又笑道，“王妃这两日好了许多，看来服完这帖药，也该大好了。”

我搁了药盏，接过白绢拭了拭唇角，看她肃然神色，心下早已猜到几分，“大理寺已经审出结果了？”

徐姑姑欠身道，“是，刺客身份已经查明，确是宣和宫旧人，名唤柳盈。”

宣和宫，子律昔年所居宫室。那晚我一眼瞧见那美貌宫女，便觉分外眼熟，如今想来，隐约就是当年子律身边，十分受宠的一名侍女。她在宫中的时日甚长，却无人知道她身负武功。徐姑姑脸色沉重，“宣和宫旧人本已悉数遣出，这柳盈原已被送到浣衣局，数日前却被御膳司调了去。带走她的人是御膳司一名副监，名唤李忠，此人事发当夜即已暴病而亡。”

我不动声色，只淡淡一笑。这杀人灭口的动作虽快，却也在意料之中。

绵延宫室，重重楼阙，谁也不知这偌大深宫之中，到底潜藏了多少秘密。

当日姑姑遇刺之后，我曾借宫变之机，清洗宫禁，将效忠先皇的势力尽数拔除。然而宫中盘根错节的势力错综复杂，为免牵连太众，引得人心浮动，那一次的清洗仅仅点到为止。随后姑姑谋逆事败，宫中涉案者诛连甚广，杀戮之重，使得宫中旧人胆寒心惊，整个宫闱都陷入恐慌之中。自我接掌后宫，着力安抚人心，平息动荡，虽然止了杀戮，但彻底清理宫禁的念头，始终搁在心里，只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。

徐姑姑继续说道，“王爷下令严查此案，大理寺已将御膳司相关人众收押，浣衣局与柳盈过往相熟者，及宣和宫旧人一并下狱。”

我沉吟了片刻，扬眉看她，“既然大理寺已着手审理，你不妨也再助他们一臂之力。”

徐姑姑一怔，“王妃的意思是？”

我敛去笑容，冷冷道，“宫中旧党未除，如今也是时候好好查一查了。”

“老奴明白了。”徐姑姑悚然一惊，旋即深深俯身。

我缓缓道，“你传话下去，宫中凡有过私下非议朝政、言行不检、与旧党过从甚密者，每供出一人，减罪一分；知情不报，祸连九族。”

这宫中最不缺的就是人心之恶毒，为了自保，每个人都会争先恐后攀咬他人。

我要的就是人人自危，牵涉越广越好。

“老奴这就去办。”徐姑姑躬身欲退。

“慢着。”我叫住她，漠然开口，“有一个人，现在是用得着的时候了。”

终年不见天日的囚室里，阴森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即使站在门口，也让我遍体生凉。

“这地方肮臜得很，王妃还是留步，让奴婢将人提出来审吧？”训诫司嬷嬷谦卑地陪笑。

我蹙眉道，“徐姑姑跟我进来，其他人留在这里，未经传唤不得擅入。”

徐姑姑在前提灯引路，穿过昏暗过道，越往里越是森冷迫人。最后一间狭小的槛牢前，仅半尺见方的窗洞里漏进些微光线，隐约照见地下一堆微微蠕动的物事。徐姑姑拨亮灯盏，光亮大盛，墙角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突然被光亮惊动，簌簌爬过脚下，竟然是硕大一只蜘蛛，我失声低呼，急急向后闪避。

“王妃，当心些。”徐姑姑扶住我。

地上那堆稻草破絮里，忽然发出嘁的一声冷笑，嘶哑不似人声，“小郡主，你也来了？”

若不细看，我几乎认不出那一团污脏里竟藏着个枯瘦如柴的女人，那似曾相识的蜡黄面孔，从乱发后缓缓抬起来，深凹眼珠直盯向我，“我就知道，你早晚也会来的，黄泉路上，锦儿会等着你的！”

我借着光细细看她，想在这张脸上，寻回一丝昔日的影子，终究却是徒然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她到此刻还是放不下心中怨毒。“锦儿，你可以安心地上路。”我静静看着她，“那个孩子我已安置妥当，子澹那里，我会给他一个交代。”

听到这一声“上路”，锦儿陡然一颤，软软倚着那堆破絮，目光发直。 我心下略有一丝恻然，“你有未了的心愿，现在可以告诉我。”

“到此时还在我面前装什么善人？只可惜殿下看错了你，你才是最最毒辣的一个！”她嗬嗬冷笑，重重一口唾沫唾在我跟前。“大胆！”徐姑姑怒斥。

我定定看着眼前状似疯魔的妇人，良久，方缓缓道，“如你所言，王儇从来不是良善之人，否则今日囚在牢中待死的人，便不是你，而是我，甚至是我王氏满门。”“你以为富贵荣华得来全不需代价？”我自嘲地一笑，“这些年，你只看到我无限风光，却不曾见过我如履薄冰、心惊胆颤，并非只有你苏锦儿命运多骞，这世上有一份风光，自有一份背后艰难。你本有过自己一番天地，何苦羡妒旁人？”锦儿惨笑，“我的天地，我何尝有过自己的天地……打小围着你转，你便是天，便是地，你说要就要，说不要就抛开……我做梦也求不到的，在你眼里一文不值；就算我舍了命，也搏不来他认真看顾一眼，你却那般作践，逼得他为你去死！”她的话，一声声，一字字刺进我心里，直刺得血肉模糊。“不错，你说的都不错。”我依然在笑，一开口却枯涩得不似自己的声音，“这便是命，你和子澹，一个死不认命，一个认命到死，到头来又是如何？总有些东西不得不争，也总有些东西，不得不舍……就算你同我一样生作金枝玉叶，不知取舍，也同样是如今这般下场。”

“你不过是命好，凭什么就占尽一切！”她跌在那堆破絮上，嘶声喊道，“就算下辈子做不成金枝玉叶，我宁愿变猪变狗，也不要再做丫鬟！”

她凄厉的哭声回荡在阴冷囚室，从四面八方向我迫来。

我猝然回转身，重重拂袖，“送苏夫人上路。”

情切

苏锦儿以行刺共谋之罪，被一道白绫赐死在囚室之中，共犯名册之上也按下了她的手印。

柳盈行刺一案原本与苏锦儿的攀污毫无关系，外间只知苏锦儿冒犯皇室，犯下死罪，却不知我将她一并扯进此番谋刺之中，以逆谋共犯的罪名处死，便顺理成章地让锦儿成了指认同谋的一枚棋子——而且是死无对证，再不得翻身的死棋。被她临死“招供”出的人，纵然浑身是嘴，也百口莫辩。

被囚禁的御膳司、浣衣局宫人闻听苏锦儿认罪伏诛，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，唯恐与逆党沾上关系，等不及大理寺真正用刑，已经自起内乱，互相攀咬——人心之恶，比天下最锋利的兵器，更能杀人于无形。一时间，牵涉入案之人不断增加，共犯名录一叠叠送往我眼前，整个宫闱都笼罩在一片恐惧惶惑之中。

徐姑姑垂手而立，缄默不语。我面前薄薄一册名录摊开，写满细细密密的名字，这就是经过层层甄选，最终确定的共犯名录。

我一个个名字仔细看过，大多数名字都是皇室心腹旧人，也是我早有心清除之人，如今不过是挟柳盈之事一网打尽。

谁又能料到，引发这一场血腥风波的由头，不过是一个弱女子的痴烈。

那柳盈出身将门，自幼入宫，伴在子律身边，明是侍婢，暗是姬妾，早已对子律情根深种。若是太平年月，待子律封王册妃，将她收为侧室，原也可富贵清平过得一世。偏偏生逢乱世，子律叛逃谋反，阵前伏诛，落了个身败名裂，尸骨无存的下场。寻常女子以死相殉倒也罢了，可叹这柳盈竟是如此忠贞刚烈的性子，暗地隐忍，伺机行刺萧綦，为子律复仇。

小小宫人，纵然命如草芥，一旦逼到绝境，以命相搏，也有惊人之力。

只是单凭她一己之力，若无人从旁相助，岂能在深宫之中来去自如。从浣衣局调入御膳司，是接近萧綦的第一步；在御膳司从杂役晋身为奉膳，是第二步；最后秘藏剧毒，投毒于食在先，怀刃行刺在

后，这行刺的计划虽不怎么高明，却也步步为营，想必一路走来，都有高人暗中相助，为她打通关节，隐瞒遮掩。

像柳盈一般效忠皇室的心腹旧属，宫中不在少数，而有这番本事，暗掌各司权柄的人，更是屈指可数。这些人暗中聚结，心念旧主，对权臣武人心怀怨愤已久，虽没有谋反的胆量和本事，却如盗夜之鼠，伺机而动。

翻到名册的最后，赫然看见两个熟悉的名字，令我悚然一惊，掌心渗出冷汗。

我抬眼看向徐姑姑，“这份名册，除了你我，还有谁见过？”

“无人见过。”徐姑姑欠身回禀，脸色凝重。

啪的一声，我扬手将名册掷到她脚下，“徐姑姑，你好糊涂！”

名册最后一页赫然写着永安宫中两名主事嬷嬷的名字。她二人虽不是皇室旧党，却也因太皇太后而对萧綦深怀怨愤。姑姑痴盲已久，她身边的嬷嬷擅自生事，卷入此案，一旦传扬出去，太皇太后岂能脱得了干系。

日当正午，我踏入永安宫，身边未带侍从，只率了徐姑姑等贴身之人。

我所过之处，众人敛息俯首，肃寂的殿内只有裙袂曳地，锦缎滑过玉砖的悉簌声和着步摇环佩，冷冷作响。

太皇太后正在午睡，我没有惊动她，即便她醒来，也不过是在另一场梦里。望着姑姑苍老干枯，却宁静恬和的睡颜，我不知该羡慕还是悲哀。

两个嬷嬷已经身着素衣，散发除钗，一动不动地跪在殿前。她二人跟随姑姑多年，今日自知事败，已无侥幸之心，但求速死。

我从徐姑姑手中接过白绫，抛在她们跟前，“你们侍奉太皇太后多年，其行可诛，其心可悯，特赐你二人全尸归葬。”

获罪赐死的宫人只得草席卷尸，乱葬郊野，若能留得全尸，归葬故里，已经是莫大的恩惠。两位嬷嬷对视一眼，平静地直了身，朝我俯首，复又向内殿顿首三拜。

吴嬷嬷拾起白绫，回首对郑嬷嬷一笑，眼角皱纹深深，从容舒展，“我先去一步。”

“我随后就来。”郑嬷嬷浅笑，神情仿若昔日少女般恬静。

徐姑姑别过头，低垂了脸，肩头微微颤抖。

吴嬷嬷捧了白绫，随着两名内监，缓步走入后殿。

永安宫两名嬷嬷，以怠慢礼仪，侍候太皇太后不力之罪赐死。

柳盈一案，牵连宫中大小执事，知情共犯竟达三百余人。列入名册中的一百三十八人，或为皇室心腹，或对朝政有诽谤非议，皆被训诫司下狱。其余人等多为相互攀污，罪证不足，被我下令赦出。获释人等，经过一番险死还生，无不感恩戴德，战战兢兢。

大理寺查遍了柳盈九族，找出柳家有一房表亲，将庶出女儿嫁与湘东侯为妾。

朝中仅存的一支皇族余势，正是以湘东侯为首的世家子弟，表面归附萧綦，实则私下聚议，对武人当权心怀不满。这一脉余孽，在朝堂上阳奉阴违，不时与萧綦作对，暗讽武人乱政，鼓动世家子弟不忿之心，令萧綦早已存了杀心。只是湘东侯为人阴刻谨慎，深藏不露，竟让萧綦遍布朝中的耳目，也抓不到他一丝把柄。

殊料区区一出宫闱逆案，竟阴差阳错地引出了湘东侯这一线关联，将祸水从宫闱引向朝堂，矛头直指皇党余孽——恐怕湘东侯做梦也想不到，他一世精明，费尽心机，却因区区一个宫女，赔进了身家性命。

罪证确凿之下，萧綦当即下令，将湘东侯满门下狱，七日后处斩于市。相关从犯十五人一并处死，其余涉案人等依律流放贬谪。一场谋刺风波，历时月余，终以杀戮平息。经此一案，从宫廷到朝堂，如一场雷霆暴雨洗过，残枝枯叶冲刷得干干净净，旧党余孽被全部肃清。

夏日喧暑褪去，秋意渐渐袭来。

哥哥回京的这一天，恰逢雨后初晴，碧空如洗，天际流云遮了淡淡远山，一派高旷幽逸。

朝阳门外，旌旄飘扬，黄伞青扇，朱牌龙旗，钦命河道总督、江夏王的仪仗逶迤而来。哥哥紫袍玉带，云锦风氅翻卷，当先一骑越众而来。这熠然如星辰的男子，倾倒帝京无数少女的男子，是我引以为傲的哥哥。我站在萧綦身侧，深深凝望哥哥，一年之间，江南烟雨的

轻软，非但没有为他平添风流，反而在他眉宇之间刻下了几许持重从容。萧綦与哥哥把臂而立，并肩踏上甬道。哥哥微微侧首，含笑向我看来，秀眉微扬间，隐隐已有父亲当年位极人臣的风采。此时此地，我至亲至爱的两个男子，携手把臂，终于站到了一起。

来不及洗去满身风尘，哥哥便赶往慈安寺拜祭母亲。母亲灵前，我们兄妹二人静静相对，仿佛能感觉到母亲冥冥中温柔注视我们的眼神。

又一个春夏秋冬无声的过去了，母亲走了，哥哥回来，而我，又闯过了无数风刀霜剑。

“阿妩”，哥哥柔声唤我，眼眸中盛满深深感伤，“哥哥真的很笨。”

我将头靠在他肩上，微微笑道，“笨哥哥才好让我欺负呢。”

哥哥揉了揉我的头，将我揽住，“臭丫头，还是这么逞强好胜。”

我闭了眼睛笑，“谁叫你那么笨。”

“这些年，一直让你受委屈。”哥哥低低叹息，衣襟上传来木槿花的香气，温暖而恬静，“往后哥哥会一直在你身边，不再让你一个人受累。”

我伏在他肩头，紧紧闭上眼睛，不让泪水滑落。

随哥哥一起返京的，除了数名姬妾，还有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小人儿。侍妾朱颜为哥哥生下了一个玉雪可爱的女儿，取名卿仪。哥哥说，在他几名儿女之中，唯独卿仪与我小时候长得最像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话，连对小孩子一向避而远之的萧綦，也爱极了这孩子。

夜里沐浴之后，我散着湿发，懒懒倚在锦榻上，等长发晾干。

萧綦陪在旁边，一面看奏折，一面闲闲把玩着我的湿发。

我想着卿仪可爱的模样，突发异想，“我们把卿仪抱养过来，做女儿好不好？”萧綦一怔，脸色立时罩上寒霜，“抱养别人的孩子做什么，我们自己会有，不要整天胡思乱想。”我低了头，心中一黯，默然说不出话来。他揽过我，眸光温柔，“等你身子好起来，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。”

我别过头，勉强一笑，岔开了话头，“卿仪不是嫡出，等哥哥将来迎娶了正妃，还不知能否见容于她。”

萧綦笑了笑，“这倒难说，王夙姬妾成群，将来的江夏王妃若有你一半悍妒，只怕要家宅不宁了。”

见我扬眉瞪他，萧綦忙笑着改口，“可见，齐人之福实在是骗人的。”

“是么，我记得某人似乎也曾有过齐人之福呢。”我笑睨了他。

萧綦尴尬地咳嗽一声，“陈年旧事，不提也罢……”

永历二年十月，贤王子澹率左右元帅暨三十万南征大军班师还朝。

受俘的南方宗室，一并押解赴京，昔日王公亲贵沦为阶下囚徒，囚枷过市，百姓争睹。

萧綦率百官出城相迎，亲携众将至营中犒巡。朝堂上的萧綦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而朝堂下的萧綦，依然没有丢弃武人的豪迈。

我站在贤王府正堂，微微闭目，遥想朝阳门外，军威煊赫，旌旗蔽日的盛况，眼前浮现过一张张清晰面目——萧綦傲岸睥睨，哥哥蕴雅风流，宋怀恩沉默坚毅，胡光烈意气风发……最后，是子澹临去时白衣胜雪的背影。

此刻，我带着一众皇室亲贵恭立在新落成的贤王府，迎候子澹归来。

门外夕阳余晖在眼前晕开一片陆离光影，该来的终归要来。

我缓缓步出殿门，踏上红毡金沙的甬道，茜金披纱漫卷如飞，率着身后华众人迎向子澹的车驾。

府门前仪仗煊煊，哥哥一骑白马当先，紫辔雕鞍，丰神如玉，已经到了门前。身后却是一乘辇车，四面垂下锦帘，并不见子澹身影。我怔忪间，哥哥已下马立在一旁。内侍高唱，“恭迎贤王殿下回府——”

辇前锦帘被侍者掀起，一只苍白修长的手探出，扶在侍者臂上，帘后传来一阵咳嗽声。一袭天青纹龙袍的子澹，金冠紫绶玉带，被左右搀扶着步下辇车，宽大的袍服广袖被风吹起高高扬起，修长身形越发单薄削瘦，似难胜衣。夕阳余晖，投在他质如冰雪的容颜上，宛如透明一般。

我定定望了他，心头紧窒得无法呼吸。左右众人齐齐俯身见礼，我亦僵直俯身。抬眸间，却见子澹静静望住我，眼底暖意攸忽而逝，化为疏淡的笑。

哥哥上前一步，立在我们中间，一手搭了子澹的臂，一手扶了我的肩，带着他惯有的倜傥笑容，朗声笑道，“贤王殿下车马劳顿，我看这些虚礼就免了罢。这新建的贤王府，子澹你还未瞧过，可是费了阿妩许多心血，连我那漱玉别苑也及不上了。”

我莞尔，侧身垂眸道，“贤王殿下风尘劳顿，且稍事歇息，今晚阿妩已备了薄酒，借新邸为殿下洗尘。”

“多谢王妃盛意。”子澹淡淡一笑，一语未成，陡然掩唇，咳嗽连连。

我心惊，望向哥哥，与他忧虑目光相触，顿觉揪心。

华灯初上，宴开新邸。

席间丝竹撩绕，觥筹交错，恍若又见昔日皇家繁华。子澹坐在首座，已换了一身淡淡青衫，满堂华彩之下，愈发显得容色憔悴。酒过三巡，他颊上透出异样的嫣红，脸色却苍白得近乎透明。连左右都似察觉了他的不妥，停杯相顾窃窃，他仍是自己斟满了酒，举杯不停。

我蹙眉望向哥哥，哥哥起身笑道，“许久不曾看过芷苑的月色，子澹，与我一同瞧瞧可好？”

子澹已有几分醉意，但笑不语，任由哥哥将他强行搀起，一手携了酒壶，脚下微跄地离去。

我揉住隐隐作痛的额角，耳边却传来左右嗡嗡切切的议论之声。

我起身环顾众人，周遭顿时寂静无声。

“时辰不早了，贤王殿下既已离席，今日就此宴罢，诸位都散了吧。”我淡淡说完，径直拂袖而去，不愿再与这帮趋炎附势的皇亲贵眷多作纠缠。这些人全凭一点裙带血脉，终日饱食，趾高气扬，一朝沦为他人刀下鱼肉，不复往日风光，更加不思进取，只知趋炎附势。说起来，这座中多有我叔伯之辈，不乏当年风流名士，今日在我面前却百般阿谀，看尽颜色。我踏出正殿，被迎面晚风一吹，遍体透凉，脑中清醒过来，不由失笑。果真是越来越像萧綦，不知不觉已习惯了站在寒族的位置看待世家。

“江夏王在何处？”我蹙眉左右，庭院中竟不见他与子澹踪影。

“回禀王妃，江夏王已送贤王殿下回寝殿歇息。”

我略一点头，命其他人留在此处，只携了阿越径直往子澹寝宫而去。行至殿前蕙风连廊，忽见背静处一个窈窕身形，正翘首望向子澹寝殿。

“何人在此？”我心下一凝，驻足喝问。

那人一惊，只听一个轻软的熟悉声音颤然道，“采薇参见王妃。”竟又是她，我松了口气，方才险些以为是萧綦布在此处的耳目。

“你为何深夜孤身在此？”我心中忧烦，见她在此徘徊，更是不悦，不由声色俱严。顾采薇屈膝跪下，满面羞窘之色，却又倔强地梗着脖子，咬唇不语。

我叹口气，怜她痴妄，却又有几分敬她的执着，“我当日对你说过的话，你都忘了么？”她低头幽幽道，“王妃当日教诲，采薇牢记于心。只是，心之所寄，无怨无悔，采薇此身已误，不敢再有奢求，所思所为，不过是从心所愿而已。”我定定看她，这个飘零如花的弱女子，随时会被命运卷向不可知的远方，虽也难免自怨自艾，却有勇气说出这样一番话，不畏世俗之见，足可钦佩。

“你起来吧。”我叹息一声，“从心所愿，难得你有这番勇气……也罢，你随我来。”她茫然起身，怯怯随在我身后，一起步入殿中。

甫一踏入殿门，一只空杯被掷了出来，随即是哥哥无奈的声音响起，“子澹，你这种喝法，存心求死不成？”

我立在门口，两个正争夺酒壶的男人同时转过头来，看着我愣住。我气急，恼怒哥哥不知分寸，这种时候还纵容子澹酗酒。哥哥尴尬地接过侍女手中丝帕，胡乱擦拭身上酒污，“我是看不住他了，你来得正好。”子澹看我一眼，目光已经迷乱，转过头又开始给自己斟酒。

“我已传了医侍过来，这里有我，你先回去吧。”我侧头看向哥哥，哥哥似欲说什么，却又摇头苦笑，“也好。”

我侧过身，“眼下还需劳烦你先送这位顾家妹妹回府。”

哥哥这才注意到我身后的顾采薇，不由一怔。

顾采薇满面羞红，垂首不语。

望着他二人远去身影，我无奈一笑，这世上伤心人已经够多，能少一个是一个罢。

左右侍从远远退了出去。

我就站在子澹面前，他却浑若无视，自顾斟酒举杯，那苍白修长的手，握着杯子，分明已经微微颤抖。我劈手夺了他酒壶，仰头张口，就壶而饮。如瀑浇下的酒，溅洒了我一脸一身，入口冷冽辛辣，逼呛得我泪水夺眶。他勉力探身，拉住我袖口。呛啷一声脆响，我扬手将那酒壶抛出，跌作粉碎。

“你想喝酒，我陪你喝。”我回眸冷冷看他，这一句话，似曾相识，如今说来却是心如刀割。子澹一向是不善饮酒的，什么时候，他也学会了喝这样凛烈的酒。他醉眼迷朦地望向我，隔了氤氲水雾，眼眸深处却有莹然水光闪动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阿妩不会这个样子，你……你不是她。”子澹直直看我，已经苍白如纸的脸色，越发煞白得怕人，

我心中惨然，却不得不笑，“对，我已不是从前的阿妩，你也不再是从前的子澹。”

“你……”子澹目光恍惚，“很像母后。”

他忽而一笑，跌坐回椅上，鬓发散乱，神色凄迷，“阿妩怎会变成母后呢，我真是醉了……阿妩不会变，她说要等我回来，便一定会在摇光殿上等着我！”

我不能再容他说下去，再禁不起这声声凌迟。我狠狠一咬唇，端起桌上半杯残酒，泼上他的脸，“子澹，你看清楚，阿妩已经变了，全天下的人都变了，只是你一个人不肯变而已！”酒从他眉梢脸庞滴下，他仰起脸，闭目而笑，泪水沿着眼角滑落。

我强抑心底悲酸，涩然笑道，“从前是谁对我说过，世间最贵重的莫过于生命！只要活着，便会有希望！我费了那么多心思，就为了让你好好活下去，可你……你怎能这样伤害自己？”我再说不下去，颓然后退，只觉心灰意冷，“如果你以为一再伤害自己，我便会后悔难过……那你是想错了！”

我决然转身，再不愿看到他自曝自弃的样子，哪怕多看一眼，都是令我无法承受的痛。

“阿妩！”身后传来他低低的一声呼唤，听在耳中，哀极伤极。我心中窒住，脚下不由一顿，骤然被他从身后紧紧拥住。他冰凉双唇落到我颈间，温热的泪，冰凉的唇，纠缠于我鬓发肌肤，绝望、炽热而缠绵……这个怀抱如此熟悉，熟悉得让人眷恋，眷恋得让人沉沦。

“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”他的手紧紧环扣在我腰间，将我箍得不能动弹，仿佛用尽他全部的力量来抓住最后的浮木。

“一切都变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”我闭上眼，泪流满面，“子澹，求你清醒过来，求你好好活下去！”

他身子颤抖，抱着我不肯松手。我亦不再挣扎，任由他静静的抱着我，一动不动。

良久，良久，我终于咬牙挣开他的怀抱，决然奔出殿门，再不回头。

姻约

受俘入京的江南宗室，谋反罪证确凿者，立即赐死，家眷或流放边荒，或贬入教坊；罪证不足者及一干从犯，押入天牢，严刑拷打，或畏刑招供，或含恨自尽。不出两月，昔日金枝玉叶尽皆零落尘泥，凋敝殆尽。

越郡最早奏报天降祥瑞，称北面有龙云升腾，霞光蔽日；随即天下州郡纷纷上表，或说天现异象，双日同悬中天；或说白虎出南山，化为紫芒冲宵而去；更有称神龟出洛水，衔书报天机……京城街坊市井间，不知何时开始流传一首民谣，最脍炙人口的一句是，“酤酌尽，双烛倾”。看似一句普通的宴饮谣，却有人附会说，酤酌二字，谐音天祚，而双即是二，烛谐音主，这一句暗含的寓义，便是“天祚尽，历二主而倾”。此言一出，街头巷尾皆争相传诵此句，连宫中也有人私下议论。

各州郡奏报祥瑞的折子，萧綦一概不置可否，对于市井谚谣也只作不知，越发令朝臣们摸不透他的心思，暗自揣测，不敢轻言妄议。

世人皆知，如今幼帝病弱，常年幽居深宫，皇室根脉殆尽，仅剩贤王一人堪继帝位。

抚云轩里，落叶洒金。

我与哥哥正对弈博杀得不亦乐乎，萧綦虽不擅此道，也含笑立于一旁，观棋不语。

此局由哥哥执黑错小目开局，初时哥哥四下抢占实地，此后频频长考。我则步步为营，似退实进，至中盘时故意卖个破绽，引哥哥一路快攻，贸然出动中腹几枚孤子，结果越陷越多，中腹大龙苦活之后，上面小龙反被我斩杀。

“好手段，杀得好！”萧綦抚掌大笑。

哥哥苦思半晌，执了子正待落下，听得萧綦此语，复又缩手，闷哼道，“观棋不语真君子。”

我笑着反诘，“落子有悔是小人。”

哥哥缩到一半地手僵在那里，瞪我一眼，只得原处落子。

以萧綦的棋道，也看出哥哥这一步是自寻死路，他笑声一顿，与我对视，双双大笑。

一片落叶轻旋着扑入轩内，恰恰飘落在榧木棋盘上，金黄落叶、玛瑙棋子与古木纹理相映，端的古雅好看。

“罢了，罢了！”哥哥索性推盘认输，大叹一声，“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

如今敢这样与萧綦说笑的人，只怕除了我，就只有哥哥了。他二人，论性情出身，都有天壤之别，原本各抱了成见，哥哥以萧綦为草莽，萧綦视哥哥为纨绔。如今放下成见，走到一处，才知彼此都是性情中人。在朝在私，一番相处下来，居然颇为投缘，大有知己之意。难得今日他二人都有闲暇，正笑谑间，一名内侍躬身而入，“启禀王爷，武卫侯在殿外求见。”

萧綦敛去笑意，略一皱眉，眉宇间不怒自威。

“这胡光烈还在吵闹不休么？”我笑着摇头。

“你们且消遣着，我去瞧瞧胡疯子又发什么疯。”萧綦亦笑，朝哥哥略一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哥哥把玩着一枚玛瑙棋子，敛了笑容，淡淡问我，“为何偏偏是这胡家的女子？”

“胡氏有何不妥？”我抬眸看向哥哥。

“将门之中，也不是挑不出娟雅淑女，这个胡氏年纪轻轻，听说性情十分泼辣，如何能与子澹匹配，你这不是乱点鸳鸯么？”哥哥蹙起秀扬的眉梢，侧面看去十足俊雅，更令我想起了子澹郁郁蹙眉的模样，心中不由泛起刺痛。自从那夜之后，他以养病为名，既不上朝也不入宫，终日在贤王府闭门不出。

我也再未踏入贤王府一步，倒是萧綦亲自去贤王府探望过他，我称病不肯同去，萧綦也并未坚持，回来只淡淡说，子澹气色已见大好。哥哥却时常出入贤王府，不时给送去子澹喜欢的诗书古画和滋补珍品。听哥哥说，子澹如今十分淡泊，虽少言寡欢，却已不再酗酒，也肯用医服药了。只是哥哥身为宰辅，公务日渐繁忙，也不能时常陪伴子澹。

与此同时，萧綦催促我为子澹择妃，也一日紧过一日。

靖儿渐已长大，终不能长久称病，幽居深宫。萧綦已起了废立之念，子澹迟早会继位为帝。他的王妃便是未来的皇后人选，也是名义上的六宫之主。萧綦对此格外看重，一心要选个军中权臣的女儿安插在子澹身边，我无法直接违逆他的意愿，只能在选秀之时，尽力挑选个忠贞善良的好女子。

原本我对待选的将门之女并未存过多少指望，只随意点了几名少女入宫待选，未曾想到，其中一名女子竟让我刮目相看。

“你并未见过胡氏，怎知她就一定不好，泼辣也未见得就是坏处。”我拈起那片枯叶信手把玩，微微一笑，“丝萝非独生，愿托乔木。”

哥哥神色一动，似有所了悟，“你说子澹是丝萝？”

我垂眸叹息，“从前的子澹是弱柳，而今已成枯藤。唯有让他与茁壮的乔木相依，或许才能重获生机。”

哥哥默然片刻，扬眉问道，“莫非你选的胡氏，倒是他的乔木？”

我哑然一笑，却无法回答哥哥这个问题。谁是谁的良木，谁又可依托终生，只怕世上无人说得清楚。

这桩婚事，不仅哥哥置疑，连胡光烈也不肯将他幼妹嫁入皇家，为此不惜忤逆萧綦，三番五次地闹腾。这粗豪汉子倒是真心疼爱他那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正如当年哥哥疼惜我一般。若不是亲眼见了胡瑶，

我绝想不到胡光烈会有这样一个光艳可人的妹妹。胡瑶年纪虽轻，却没有一般小女儿之态，更没有名门淑媛的骄矜，言行举止透出一派磊落率真，隐隐有英爽之气。那日见她红衫似火，素颜生晕，朝我绽开明媚笑容，我顿觉被初春阳光所照亮。有这样的女子陪在身边，再深浓的阴霾，都会退散吧。看着胡瑶，连我亦觉得自己黯淡下去。她有青春、有朝气，有着飞扬跳脱的活力，而我只有一颗被岁月磨砺得冷硬的心。或许只有她那样明净坚定的女子，才会是子澹的良伴。

贤王册妃大典择吉举行。

大婚场面盛况空前，京中万人空巷，争睹皇家风华。贤王府喜红灿金，一草一木都似染上了浓浓喜色。喜堂之上，萧綦主婚，百官临贺。入目喜红，刺得我双眼微微涩痛，远远的，看不清每个人的表情。也或许，只是我不想看见。

子澹大婚后，很多琐事也随之尘埃落定，宫廷里似乎又恢复了短暂的平静。天气一冷，我又时病时好，终日静养，越发懒于动弹，只偶尔入宫探视姑姑和靖儿。

靖儿四岁了，病情依然没有丝毫起色，终日痴痴傻傻如一个布偶。

这日天色晴好，我只携了随身侍女，牵着靖儿信步走在御苑之中，任阳光淡淡洒在身上。

“天祚尽，历二帝而倾”，民间市井流传的那首宴谣，不是没有深意的。朝堂上那么多眼睛在看着，那么多耳朵在听着，早晚会有人发现小皇帝痴呆的秘密，他不能永远躲在垂帘背后，做一个无声无息的木偶。随着萧綦一步步接近帝位，靖儿存在的价值，越来越小了，也该到了他退场的时候。

那首谚谣，是再明白不过的暗示。

从痴呆的小皇帝手上夺走帝位虽然易如反掌，却不是名正言顺，明面上还欠了一份冠冕堂皇，水到渠成。这就像我和哥哥的那盘棋，一味进逼反落了下乘，到了这份火候上，反而要欲扬反抑，以退为进。弄权之术与王霸之道，历来是缺一不可。靖儿只是当年不得已的傀儡，如今子澹已被削去了全部羽翼，也就成了最好的棋子。废黜靖儿，拥立子澹，萧綦依然大权独揽……他离帝位每近一步，就意味着又一次屠戮或倾覆。

只是靖儿实在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或许离开这宫廷，对他也是一件幸事。

我抱了孩子，坐在苑中默默出神，初冬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这一刻宁静安恬，仿佛远离了帝王家的纷争苦难，俨然一对平凡人家的母子。

肩头忽暖，一领羽纱披风搭在身上，萧綦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浓眉微蹙，深深看我。

冬日的阳光斜斜照下来，给他冷峻如削的侧颜笼上淡淡光晕，玄黑锦袍上绣金纹龙张牙舞爪，似欲活过来一般。

他抚了抚靖儿头顶，淡然道，“过不多久，这孩子也该离开了。”

“废立之事，关系重大，你果真决定了么？”我抬眸看他，他却久久沉默，没有回答。

夕阳西沉，晚风带了微微寒意，掠起他广袖翻飞。

他忽而笑了笑，“当年我曾说过，陪你看江南的杏花烟雨，还记得么？”

我怎会不记得，在宁朔城外，他说要陪我看尽海天一色、大漠长风、杏花烟雨……年年仲春，看着宫墙内杏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我都会想起他当日的话。

我望进他眸中，无尽怅然，却又甜蜜，“我以为你早已忘了。”

“等这个冬天过去，我们就去江南。”萧綦回头凝视我，薄削的唇边有一抹极淡的笑意掠过。

我心中蓦的一突，怔怔望了他，几疑自己听错，“去江南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，“到时，我还政给子澹，放下外物之羁，带着你离开京城，你我二人远游江南，从此逍遥四海可好？”

我僵住，分不清他是戏言，或是试探，只是万万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。

萧綦深深看我，明犀目光似不放过我脸上一分一毫的变化，唇边依然噙着莫测的笑意，“怎么，你不喜欢？”

我被他的目光迫得透不过气来，良久，缓缓抬眸看他，“抛下天地雄心，只求一身逍遥，那便不是你萧綦了。”

萧綦迫视我，目光深邃，眼中笑意更浓，“那要怎样才是我？”

抛开世间羁绊，双双远遁江湖，只羡鸳鸯不羡仙——这也曾是我当年的梦想，假如我遇上的人不是萧綦，或可让这梦想成真。然而，当我遇着他，他亦遇着我，一路走来已再不能回头，也不屑回头！我们携手砍开了丛丛荆棘，付出了太多的代价，彼此都已血痕斑斑，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登上那至高的峰顶！

“想明白了么？”他迫近我，强烈的男子气息笼罩下来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，“阿妩，我要听见你的真心，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不要在最后的关头摇摆犹疑！”

我仰头望着他，从未有任何时候如一刻的坚定明澈，一字一句缓缓道，“我要看着你，成就霸业，君临天下。”

废立国君，关系重大，自然非同寻常，这一废一立之间，绝容不得半点动荡。

靖儿年幼病弱，恐难保社稷稳固，以这个理由将他废黜，没有人敢持有异议。摄政王有意废君另立，这一风声迅速在朝野传开。贤王子澹从一个幽居闲人，变成众所瞩目的储君。扑朔迷雾中，谁也猜不到萧綦的心机，看不清未来变数究竟如何。

然而朝中微妙的权力布局，已经开始变动，每一枚棋子都在萧綦的操纵下，悄然移动，暗暗倾斜。

命运的轨迹在不经意间更改，一场翻覆天地的大变局，不知不觉展开。

这个冬天，过得格外悠长。

临近岁末的时候，南方两大豪族，沈氏和吴氏同时入京朝觐。

沈吴两家均是江南望族，世袭高爵，令名远达，在江南的声望实不亚于王氏。此番朝中大势变幻莫测，即便远在江南的两大豪族，也再按捺不住，名为觐见，实则专程为联姻而来。摄政王不纳姬妾，已是天下皆知之事，且萧綦出身孤寒，没有亲族兄弟，如今与他最亲厚的只有王氏。

簌玉别苑中，哥哥张口衔过一旁侍姬剥好喂来的新橙，只笑不语，一派悠然自得。

我揉了揉额头，望着哥哥苦笑，“你倒轻松，现在两大豪族的女儿争相要嫁你，你说如何是好？”

“要么一并娶了，要么一个都不娶！”哥哥笑谑道，身侧八美环绕，莺莺燕燕，一派旖旎情致。

“可惜我们只得一个江夏王，又不能拆作两半，若是拆得开，早就动手将他拆作八份了。”说话的是哥哥最宠爱的侍妾朱颜，一口吴侬软语，婉转娇嗔。

哥哥几乎给口中橙子噎住，瞪了她，啼笑皆非。我转眸一笑，“不如将你家王爷入赘过去，省得分来拆去的麻烦。”朱颜掩口轻笑，“如果真是如此，还请王妃开恩，将奴家也陪嫁了去，给王爷做伴。”另一名美姬笑道，“又娶又嫁，那岂不是太让人占了便宜？”

众姬妾笑闹做一团，我却心中陡然一动。

我几乎忘记了，叔父膝下还有两个女儿，当年随婶婶回归琅琊故里，已经多年不曾相见，如今算来也该有十五六岁了。

刚刚结束了战争的浩劫，江南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在期待这一场联姻之喜，希望借此驱散杀戮留下的阴霾。

哥哥屏退了众姬，只余我们兄妹二人，我正色问他，是否真的愿与江南豪族联姻。

他却无所谓的笑笑，“人家闺阁千金不远千里嫁了来，我总不能拒之门外。”

我凝眸望向他，“哥哥，这么多女子当中，可有哪一个，在你心中胜过任何人，世间只有她是最好？”

哥哥不假思索地摇头笑道，“每个女子都很好，我待她们每一个都是真心，也都是相同的，分不出谁是最好。”

“嫂嫂呢？”我静静看着他，“连她，你也不曾真心相待过？”哥哥陡然沉默下去，脸上笑意敛尽。我从不曾刻意追问他的那段往事，只恐令他伤心，如今我却再不愿看他沉溺在往事里，从此将心扉封闭。

“故人已矣，如今说出来，想必她也不会怪我了。”哥哥叹息一声，缓缓开口，“你说得不错，我的确错待了她，直始至终都不曾对她真心相待。”

我怔住，却听哥哥徐徐道出那一段尘封往事，“当年我与桓宓的婚事，本是源于一场赌约。我初见桓宓时，并不觉得她如何貌美，只因她性子冷傲，对我不屑一顾，反倒激起我好胜之心。当时年少轻狂，便与子隆……先帝打赌，誓要打动那桓宓的芳心。先帝早已知道桓宓将被册立为子律的正妃，我却全然蒙在鼓中，被他大大地戏弄了。恰好那时父亲正在考虑我的婚事，我看上桓宓的事被他知道，原以为会招来他一顿痛斥，却不料他非但点头认可，更决意将桓宓聘为我的妻子！我啼笑皆非之下，不敢违逆父亲的意愿，且对桓宓也存了好胜征服之心，便一口答允下来……待我得知她与子律原有婚约，且自幼两情相悦，却已经为时晚矣！赐婚的旨意已颁下，一切无可挽回！”

一句戏言，一个赌约，毁了两段锦绣姻缘，更令嫂嫂与子律抱恨终生！我怔怔听来，只觉满心悲凉。

哥哥神色沉痛，“自此大错铸成，子律与我反目成仇，我亦无颜见他，无颜面对桓宓。我一气之下远游江南，却不料……”

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这些年来哥哥再不愿娶妻，宁肯流连花丛，也不肯真心接纳一个女子，他是害怕再次伤害旁人，害怕有人成为第二个桓宓。

“你我的婚姻娶嫁，都由不得自己心意，与其作茧自缚，倒不如及时行乐。”哥哥勾起薄唇，又是慵懒如常的笑，语意中却有了几分怅然。

不经意间，我想起了那夜为他不辞风露立中宵的痴心女子，我握住哥哥的手，叹息道，“哥哥，你只是还未遇见那个人。或许有一天，当你遇上了才会明白，能够全心爱恋一个人，也令他全心爱恋你，那才是时间最深挚的情意。”

哥哥怔怔望了满庭木叶纷飞，半晌才回过头来，罕有的认真沉静，“我宁愿永远不会遇到那样一个人”

数日之后，我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下赐婚的懿旨。

沈氏嫡长女沈霖许嫁江夏王王夙为正妃；信远侯长女王佩，加封宣宁郡主，赐婚银青光禄大夫吴隽。

数年间，我的家族历经起伏，几乎登上了权力之颠，又险些跌落万丈之渊。所幸，那一切都已经过去，今日的王氏总算在我手中重新

崛起，任凭风云变幻，天下第一豪族的高望依旧不堕。

母亲丧期未过，哥哥迎娶沈氏最快也要明年夏天，而宣宁郡主与吴隽的婚期，也因长公主丧期之故，定在三个月后。

哥哥派人从琅玡故里迎来了我的婶母和两位妹妹，暂居于镇国公府。

婶母她们到京的次日，萧綦下了早朝，特地和我一起前往府中探望。

昨夜下过一场小雪，晨光初绽，积雪未消，朱门深苑内，一派琼枝玉树，恍若仙宫。

“到底是名门风流，不同寻常。”萧綦含笑赞许，“镇国公府的气派，比之皇宫内苑也不遑多让，不愧为钟鼎世家！”

我微笑，目光缓缓移过熟悉的一草一木，心中却是酸涩黯然。他只看到眼前草木砖石的堂皇，空有金堂玉马，又哪里及得上昔日的繁盛气象。萧綦握住了我的手，轻轻将我揽住，虽不言语，目光中尽是了然和宽慰。我柔柔看他，心中亦是暖意融融。转过连廊，不经意间瞥见那嶙峋假山，我不觉展颜而笑，“你瞧那里，从前我和哥哥常常躲在假山背后，丢雪团吓唬小丫鬟，等把人吓哭了，哥哥再去扮好人，哄小姑娘开心。”

萧綦笑着捏了捏我鼻尖，“打小就这么淘气！”

我躲开他，忽起顽心，提了裙袂往苑子里奔去。长长裙袂一路扫过积雪，绛紫绡纱拂过琼枝，宫缎缀珠绣鞋上尽是碎雪屑。

“小心地上滑！”萧綦皱眉，赶上来捉住我，眼底却是笑意深深。我趁机抓了一把雪，往他领口撒去，却被他不着痕迹地躲过。

“你站着，不准动来动去，我都丢不到你！”我跺脚，抓了满满一捧雪，用力撒向他，忽觉身后有疾风袭来——

“当心！”萧綦骤然抢上前来，我眼前一花，被他猛的拽住，耳边有什么东西呼的掠过，眼前雪末簌簌洒落。我愕然抬头，见萧綦将我护在怀中，他肩头却被一个大雪团砸中，落了一身的碎雪，狼狈不堪。

萧綦脸色一沉，转头向假山后看去，“何人放肆？”

我亦愕然，却见眼前一亮，一抹绯红倩影转了出来。一股冰雪似的人儿裹在大红羽纱斗篷底下，巧笑倩兮，明眸盼兮，令雪地红梅也黯然失色。

“阿妩姐姐！”可人儿脆生生一声唤，乌溜溜的眼珠从我身上转向萧綦，俏皮地一吐舌头，“姐夫你好凶呢！”

我与萧綦面面相觑。

“你是倩儿？”我怔怔望着眼前少女，不敢相信记忆中那个胖乎乎的傻丫头，就是眼前这明媚不可方物的少女，我的堂妹，王倩。

废立

“叩见王爷、王妃。”婶母穿戴了湛青云锦一品诰命朝服，领了两个女儿，向我们俯身行礼。

钗环摇曳，映着鬓间斑白，仍难掩她清傲气度，雍容面貌。我扶起她，凝眸端详，眼前却浮现姑姑沧桑憔悴的面容。她们妯娌二人原本年岁相仿，如今却似相差了十余岁。婶母也出身名门，本与姑姑是自幼相熟的手帕交，嫁入王氏以后更添妯娌之亲，谁料日后渐生嫌隙，两人越走越远，最终姐妹反目。

那一年，姑姑不顾婶母求情，将她唯一的儿子送往军中历练，欲让他承袭庆阳王衣钵。

我记忆中的堂兄王楷，是个颖悟敏达，满怀一腔报国热血的少年，却生来体弱多病，到了军中不习北方水土，不久就病倒，未及回京，竟病逝在外。婶母遭遇丧子之痛，偏在此时，哥哥王夙被加封显爵，婶母由此认定了姑姑偏袒长房，将堂兄之死怪罪在她头上，对她恨之入骨，乃至对我们长房一门都心生怨怼。

及至当年逼宫一战，叔父遇刺身亡，婶母心灰意冷之下带了两名庶出女儿返回琅玡故里，多年不肯再与我们来往。

两个堂妹都是叔父的妾室所生，生母早逝，自幼由婶母养育，倒也情同己出。她们离去的时候，长女王佩才十岁，次女王倩不到九岁。一别数年，当年追在我身后，一口一个“阿妩姐姐”的小丫头，已出落成眼前娉婷的美人。倩儿俏生生立在一旁，却冲旁边那少女佻皮地眨眼。她身旁的高挑少女垂首敛眉，穿一袭湖蓝云裳，云髻斜挽，眉目娟美如画。

“我总记得佩儿小时候怯生生的模样，想不到如今已出落成如此佳人。”我拉起佩儿的手，含笑叹道，“倩儿也几乎让我认不出来了。”

佩儿脸上微微红了，低头也不说话，甚至不敢抬头看我。

婶母欠身一笑，“妾身僻居乡间，疏于教导，适才倩儿无礼，对王爷多有冒犯，乞望见谅。”

她神情语气还是带着淡淡矜傲，比之当年仍慈和了许多，想来岁月漫漫，再高的心气也该平了。

萧綦容色和煦，执晚辈之礼，陪了我与婶母温言寒喧。此次佩儿远嫁江南，原以为婶母会不舍，我已想好了如何说服她，却不料婶母非但没有反对，反倒很是欣慰。她握了佩儿的手，叹息道，“这孩子嫁了过去，也算终身有托，好过跟着我过冷清日子。”她话里有几分凄酸意味，我正欲开口，萧綦已淡淡笑道，“如今宣宁郡主远嫁，老夫人年事已高，僻居故里未免孤独，不如回到京中，也好有个关照。”

婶母含笑点头，“故里偏远，到底不比京里人物繁华。此番回来，送了佩儿出阁，也就只剩倩儿这丫头让我挂心了。”

“娘！”倩儿打断婶母的话，娇嗔跺脚。婶母宠溺地看她一眼，笑而不语。我与萧綦亦是相视一笑。

正叙话间，一名侍卫入内，向萧綦低声禀报了什么，但见萧綦脸色立时沉下。

萧綦起身向婶母告辞，留下我在府中陪婶母叙话。我和婶母一起送他至门口，他转身对我柔声道，“今日穿得单薄，不可出去玩雪。”

当着婶母和佩儿她们，我不料他会如此仔细，不觉脸上一热。身后一声轻笑，又是倩儿捂了嘴，促狭地望着萧綦。

萧綦反倒十分泰然，深深看我一眼，笑着转身离去。

“阿妩嫁得好夫婿。”婶母微笑望着我，端了茶浅浅一啜，“当初你姑姑真好眼光。”

“姻缘之事，各有各的缘法。”提及姑姑，我不愿多言，只淡淡一笑，转开了话题，“佩儿的夫婿亦是雅名远达的才子，过些日子入京迎亲，婶母见了，只怕更是欢喜。”那两姐妹都被婶母遣走，此时若佩儿也在，不知道羞成什么样子。

婶母搁了茶盏，却幽幽一叹，“佩儿这孩子……实在命苦。”

“怎么？”我蹙眉看向她。

婶母叹息，“从前你也知道，佩儿先天不足，一向体弱多病，就跟她生母当年一样……她生母是难产而亡，我总担心这孩子日后嫁人生子，只怕过不了那一关，索性让她不要生育为好。”

我心中猛地一抽，听得婶母似乎又说了什么，我心思恍惚，却没有听清，直到她重重唤我一声，方才回过神来。

婶母微眯了眼，若有所思地盯着我，目光中似藏了细细针尖。

“阿妩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她含笑开口，神色又回复了之前的慈和。

我迎上她探究的目光，暗自敛定心神，“话虽如此，佩儿远嫁吴氏，若没有子嗣，只怕于往后十分不利。”

婶母点头道，“是以，我想选两个妥贴的丫鬟一并陪嫁过去，将来生下孩子再过继给佩儿。”

我微微皱了眉，心底莫名掠过锦儿的影子，顿生黯然。婶母的话似沙子一样揉进我心头，隐隐难受，却又想不出如何应对，只得默然点头。

虽然我与萧綦一直无所出，外面也只道是我体弱多病的缘故，并不知晓我可能永无子嗣。

然而婶母方才一闪而过的神情，隐隐让我觉得古怪，虽说不上有何不妥，却本能的防备，不愿让她知道真相。

回府之后我才知道，果然又出了麻烦。

子澹与胡妃大婚之后，原本一直相安无事，以他的性子断不会让一个女子太过难堪。昨晚却不知为了什么事，胡瑶竟连夜负气回了娘家，惹得胡光烈一早找上贤王府生事。子澹闭门不应，任他在门前吵闹，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。左右劝他不住，只得派人飞马向萧綦奏报。

这一次胡光烈实在太不知轻重，惹得萧綦动了真怒，命人将他绑了，打入大牢。

眼下萧綦正要扶子澹登基，胡光烈却仍仗着一贯的跋扈，闹出这样的麻烦，莫说萧綦动怒，连我亦觉得这蛮汉太欠教训。过了两日，胡瑶终于耐不住了，入府求见我，替她哥哥求情。短短时日里那神采飞扬的女子竟憔悴了许多。问她前因后果，她却怎么都不肯说，只是

一味自责。我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劝慰她，反倒随她一起心酸。莫非是我错了，只顾给子澹寻得依托，却赔上了另一个人的快乐。

我带了胡瑶去向萧綦求情，这次惩处胡光烈，也不单是为了他大闹贤王府。萧綦虽倚重这员虎将，却也恼他一贯张狂跋扈，早有心刹刹他的气焰，好让他知道些分寸。既然有我求情，萧綦也就顺水推舟，放了胡光烈出来，革去半年奉禄，责他登门赔罪。

子澹婚后，我再没有踏入贤王府。送胡瑶回府，到了门前，我犹豫片刻，终究还是掉头而去。

元宵过后第三日，太医院呈上奏折，称皇上所染痹症，日渐加重，痊愈之机渺茫。

群臣纷纷上表称皇上年幼，更染沉疴不起，难当社稷大任，奏请太皇太后与摄政王另议新君继位，以保皇统稳固。

萧綦数次请子澹入宫议政，子澹始终称病，闭门不出。

这日的廷议，事关宗庙祭祀大典，阁辅公卿齐集，唯独不见子澹。王府来人回话，却说贤王殿下酒醉未醒，群臣相顾窃窃，令萧綦大为光火，当庭命典仪卫官奉了龙辇，去贤王府迎候，便是抬也要将贤王抬进宫来。龙辇，是皇帝御用之物——萧綦此语一出，其意昭然，用心再明白不过。

太常寺卿碍于职守，匍匐进言，称贤王只是亲王身份，若龙辇相迎，恐有僭越之嫌。

话音未落，萧綦冷笑，“本王给得，他便当得，何谓僭越？”

太常寺卿冷汗如浆，重重叩首。公卿大臣伏跪了一地，汗不敢出，再无一人进言。萧綦摄政以来，行事深沉严恪，武人霸气已刻意收敛，鲜少在朝堂之上流露，今日却悍然将皇统礼制踏于足下。我抱住靖儿坐在垂帘之后，心中一片了然——萧綦是要借此立威，给即将登基的新君子澹一个下马威；更让朝中诸人看个明白，天子威仪在他萧綦眼中不过玩物尔，生杀予夺，唯他一人独尊。

未几，贤王子澹被龙辇迎入宫中。

严冬时节，他竟只穿了单衣常服，广袖敞襟，不着冠，不戴簪，散发赤足的任人扶了，酩酊踏入殿来。前人有“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

将倾”一语，俨然便是眼前的子澹。萧綦命人在御座之下设了锦榻，左右侍从扶子澹入座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竟醉卧金殿，就此昏昏睡去。

那样优雅骄傲的子澹，身负皇族最后尊严的子澹，如今倾颓如酒徒，连素日最珍重的风度仪容也全然不顾，索性任人摆布，自暴自弃，既不得自由，亦不再反抗。

看着子澹近在咫尺，我忽然间忘了所有，只想掀帘而出，将满殿文武统统赶走，谁也不能再将怜悯鄙弃的目光投向他——陡然间，一道深凉目光落到我身上，只是不着痕迹的一瞥，却令我全身血液为之凝结。

那睥睨众生的摄政王，正是我的丈夫，也是令子澹万劫不复之人——若说将子澹推入这境地的人是萧綦，我便是他最大的帮凶。

我在这一刹那恍惚，第一次开始怀疑，一直以来，是否真的是我错了。或许我不该千方百计要子澹活下来，这样屈辱的活，残忍更甚于死亡；或许我不该一厢情愿为他谋取姻缘，强加的美满之下，却是他的无望沉沦。我闭了眼，猝然侧首，不敢再看子澹一眼。

丹陛之下的群臣三呼千岁，高冠朱缨，蟒袍玉带，这些高贵的头颅此刻低伏在萧綦脚下，卑微如蝼蚁。

数百年皇统至尊，一夕踏于脚下，这便是帝王天威。

望着萧綦的身影，我渐渐觉得寒冷。

承康三年正月，明景帝因病逊位。

太皇太后准辅政豫章王萧綦所奏，册立贤王为帝，废明景帝为长沙王。

正月二十一日，贤王子澹于承天殿登基，册立王妃胡氏为皇后，生母谢氏追谥为孝纯昱宁皇太后。改年号元熙。随即大赦天下，加封群臣，擢升左仆射王夙为左相，宋怀恩为右相。新君入主乾元宫，同日，废帝长沙王迁出，暂居永年殿。

子澹登基三日后，萧綦上表辞去辅政之职，众臣长跪于承天殿外，伏乞收回成命。萧綦不允，折子递到子澹手里，他自是不置一词，此事就这样悬在了那里。表面看来，萧綦已然还政，退居王府，轻从简出。然而左右二相依然事事向他禀奏，朝政的核心依然不变，权力层层交织，被看不见的线密密牵引，最终汇入萧綦手中。

早春新柳，萌发淡淡绿芽。

窗外莺声宛转啼咛，我慵然支起身子，一晌贪眠，不觉已近正午。如今靖儿逊位，不再需要每日早起携他上朝，顿觉闲散逍遥。

“阿越。”我唤了两声不见人影，心下奇怪，径自挥开纱幔，赤足踏了丝履，步出内室。到底是春回渐暖，只披一件单纱长衣也不觉得冷，迎面有轻风透帘而入，捎来淡淡草叶清香，顿觉神清气爽。推开长窗，我俯身出去，正欲深嗅庭花芬芳。忽然腰间一紧，被人从后面揽住，来不及出声已跌入他温暖的怀抱。

我轻笑，顺势靠在他胸前，并不回头，只赖在他臂弯中。

“穿这点衣服就跑出来，当心着凉。”他收紧双臂，将我整个人环住。

“又不会冷，我已经被你养得很壮了，你不觉得我胖了么？”我挣开他，笑着旋身一转，谁知脚下一个不稳，堪堪撞上他，惊叫一声仰后便倒。

萧綦大笑，伸臂将我打横抱起，径直抱入榻上。

“我才睡醒，这不算……”我尴尬地笑，“我真的有长胖一些嘛。”

“是，是胖了些。”他啼笑皆非，“抱起来跟猫儿一样沉了。”

我用力拍开他探入我衣襟的手，“王爷现在很清闲吗，大白天赖在闺房里寻欢。”

他一本正经点头，“不错，本王赋闲在家，无所事事，只得沉迷于闺房之乐。”

我笑着推他，忽觉耳畔一热，被他衔咬住耳垂，顿时半身酥软，一声嘤咛还未出口，便被他的吻封在了唇间。

一室春光，旖旎万千。缠绵过后，我伏在他胸前，温热的男子气息拂在颈间。他忽然叹息一声，“你要乖乖把身子养好，越来越健壮，才能生下我们的孩子。”

旖旎情迷之际，他的话，忽然如一桶冰水浇下。我闭了眼，一动不动，任由他轻抚我脸颊，嘴唇印上我额头，我缩身避开，从指尖到心底都有些僵冷。

萧綦握了我冰凉的手，拉过锦被将我裹住，“手怎么冰成了这样？”

我无言以对，低垂了脸，怕被他看见我眼中的歉疚，心中一片惨淡。

午后来人禀报，请萧綦入宫议事。

他离府之后，我闲来无事，带了阿越在苑中剪除花枝。

大概真是着凉了，我渐渐有些头疼，阿越忙扶我回房，召了医侍来诊脉。

靠在榻上，不觉昏昏睡去。梦里只觉到处都是嶙峋怪石，森然藤蔓，挡在我面前，怎么也迈不过去，走了许久许久，还在原地，脚下忽被怪藤缠上，沿着我的腿簌簌爬上来……我听见自己一声尖叫，猛地自噩梦里挣醒。

阿越奔过来，慌忙拿丝帕给我擦汗，“王妃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我说不出话来，只觉后背一片冰凉，全是冷汗。

医侍恰好到了，忙为我诊脉，只说偶感风寒，并无大碍，且从近日的脉象看来，气血亏损之症大有好转。

我沉吟道，“已调养了这么些年，还是于生育有虞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医侍沉吟良久，“以眼下看来，王妃若能继续调养，应当康复有望，只是切忌忧思过劳。即便完全康复，孕育子嗣仍是不易。”

我心中欣喜，却是不动声色地遣退了医侍，嘱他暂勿告诉王爷。

新晋的太医院长史是南方人，游历广博，见解独到。他让我每日浸浴药汤，朝晚各一次，以此让血脉顺畅，精气旺盛。每日内服外浸，并辅以施针。萧綦起初十分紧张，不肯让我轻易尝试，而我一力坚持，数日下来见我脸色红润，一切安好，这才准许太医继续施药。

这半年多来，我竟奇迹般没有病过，太医也说我渐渐康健了起来。

我试探着说服萧綦，或许是时候停药了。然而他坚决不允，不许我再冒一次风险。

然而太医也说，我服药多年，如今停下只怕已经太晚，再有子嗣的可能微乎其微。这令我刚刚看到的一线希望再次失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已经习惯了无数次的失望。只是这一次，我尤其不甘心——连尝试的机会都不曾有过，就逼着我放弃。

阳春三月，万物始萌。

银青光禄大夫吴隽入京迎亲，宣宁郡主下嫁江南。两大豪族的联姻轰动京城，大婚场面极尽奢华煊赫。郡主离京之日，街头万人空巷，此后一连十数日，依然沸沸传言着那一天的盛况。王氏的声望，如日中天。

自佩儿嫁后，便只剩下婶母与倩儿相依独守在诺大的镇国公府。哥哥怜悯她们母女孤寂，又喜欢倩儿天真无邪，时常接她们母女到江夏王府客居小住。

我原以为婶母未必肯放下昔年怨隙，未料她如今却似毫无芥蒂，短短时日里，与哥哥府中一众姬妾尽皆熟识，相处甚欢，更让倩儿跟着哥哥学画。哥哥说倩儿颇有几分肖似我少年时候，萧綦也曾赞叹过王氏的女儿个个是顶尖人物，令得婶母十分喜悦。

渐渐我却发觉，婶母越来越喜欢带着倩儿出入豫章王府，名为探访我，每次却都趁萧綦在府的时候上门。倩儿时常缠着萧綦，甚至要萧綦教她骑术，令得萧綦头疼不已。婶母也总是有意无意在萧綦面前提到哥哥的儿女，提到我身子病弱云云。

我宁愿是自己心底狭隘，想得太多。然而初时不动声色，冷眼静观，婶母似乎以为我真的孱弱无能，越发明目张胆地试探起来。

我素来有午后小憩的习惯，往往此时萧綦会只身在书房翻阅公函。一日午后，我醒来便听在外间有隐约笑声，起来看时，竟是倩儿带着哥哥的小女儿卿仪在庭中嘻戏，萧綦恰从书房过来，立足廊下定定出神地看着这一幕——鲜妍活泼的少女，逗弄着粉妆玉琢的孩子，身边花团锦簇，温暖地叫人心酸。

我静静放下帘子，一言不发转身回了内室。

倩儿走后，我怔怔坐在廊下，凝望满庭繁花出神。手中把玩着一枚精巧奇丽的玉簪，原本是想见着倩儿送给她的……萧綦不知何时来到我身边，闲闲叙话家常，我心情低抑，寡言少应，他见我心绪不佳，也便静了下来。隔了半晌，忽笑道，“方才见着倩儿逗弄卿仪，着实有趣。”

叮的一声，那玉簪不知为何竟被我随手敲断。

对于婶母，我可以谦和有礼，敬她为尊长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忘乎所以。

之后婶母一连数次登门求见，都被我以卧病为由挡了回去。她又设法让哥哥来邀约我们往别馆赴宴，三番五次之后，也不见她再有新的花样。

今日我却亲自带了徐姑姑回府探视她，乍见我登门，婶母倒是十分诧异。叙话之间，我主动提及哥哥的儿女异常可爱。

婶母与我对坐，微微叹息，“你这身子自小单薄，调养了许多年，怎么也不见好。只可惜长公主去得太早，她素来喜欢孩子，若是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你的儿女，只怕再无遗憾。”我抬眼看她，微微蹙眉道，“婶母说得是。阿妩未能了却母亲这个心愿，一直深以为憾。”

婶母垂首叹息，欲言又止。我忽而问道，“倩儿今年也快十五了吧？”

“是，这孩子年岁也不小了。”婶母一怔，忙笑着接口，眸子在我脸上一转。

我含笑点头，“倩儿生性活泼，叫我看着很是羡慕，若是能有她常在身边，我那府里也会热闹许多。”

“只怕这孩子太过顽劣。”婶母忙笑道，眼中有机芒一闪而过，“你若嫌府里清净，倒可时常让她去陪陪你。”

我笑了笑，话锋陡转，“那样再好不好，只是如今到了京里，处处不比得在故里，倩儿终究是名门闺秀，终日玩闹也是不妥，我看还需个稳当的人时时在左右提点才好。”婶母沉吟不答，目光闪烁，似在揣摩我这话里的用意。我不待她作答，回首唤来徐姑姑，“婶母大概还记得故人吧？自母亲去后，徐姑姑一直跟在我身边，这数十年来，虽名为主仆，我却视她如亲人。”徐姑姑含笑不语，目光沉静。

“我想着，婶母离京已有多年，这府中诸事荒废，不能没有个打点管事的人。”我微笑道，“况且徐姑姑在宫中多年，深谙礼仪规制，有她在跟前，时时提点，也无需送倩儿到宫里，请教习嬷嬷来教导了。”婶母脸色一僵，怔在那里，不知如何作答。我的话全无漏洞可驳，听来俱是好意，婶母无奈之下也推辞不得，只能讪讪应了。从此

有了徐姑姑在一旁，她母女一举一动，都在我眼中。我淡淡含笑望向婶母，在她眼里看见了令我满意的警怯。

昔日她费尽心思也斗不过姑姑，如今若是欺我年轻，且不妨来试试。

至此后，婶母收敛了许多，只是仍时常让倩儿去哥哥那里。我只作不知，有时在哥哥府中遇见倩儿，也一样言笑晏晏，时而还教她些琴技。倩儿似乎有些怕我，在哥哥面前一副娇痴活泼，见了我便敛声敛息，格外本分。我看她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亦不忍给她冷遇。

妄思

转眼哥哥的生辰就要到了。

他素来是爱热闹的人，每年生辰都要宴饮欢聚，与至亲好友不醉不休。这次我和萧綦着实花了许多心思，为他预备下一份好礼。前人札记中有载，魏人贾摛家财千金，字识广博，曾让老翁乘小舟到黄河中流，用葫芦接黄河昆仑源的水，一天仅能盛七八升，水色过夜转为绛红。用这种水酿的酒，名为“昆仑觞”，其味芳香甘冽，世间罕有。贾摛曾以三十斛“昆仑觞”，进献魏庄帝。

哥哥曾和我打赌，不相信这个传说是真。而今萧綦寻来酿造名匠，我亲自按古方尝试，费尽巧思，总算酿成。

玉瓯揭开，酒香郁郁如迷，弥漫了满庭。

“这是……昆仑觞！”哥哥怔住，旋即望向我，深深动容，“阿妩，你仍记得昆仑觞。”

“是，我一直记得。”我与哥哥相视莞尔，不需多言，彼此已能明白对方心意。我们生来便是富贵无极，这世上珍罕之物，几乎没有得不到的，只除了那传说中的缥缈奇异之物。也因此，令哥哥对古籍记载中一切稀奇古怪之物大有兴趣。当年他对昆仑觞向往不已，却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酒。于是，我便对他说，这世上有的，我会想尽办法得到，若是世上没有，我便自己造出来。

那时候，哥哥听了我的豪言大笑不已，对我说，阿妩，但愿你一生都能有此豪情。

今日是江夏王府家宴，座上倒有大半是哥哥的姬妾，一派衣香鬓影，莺声鹂语。各房姬妾丫鬟不只在宴会上争奇斗妍，更是一个个挖

空心思献上寿礼，以博哥哥欣然一顾。满目琳琅，看得我目不暇给，连萧綦也连连笑叹。

我斜眸看萧綦，低低一笑，“看人坐拥群美，大享艳福，某人可有悔意？”

他侧首一笑，“纵有百媚千娇，也不及眼前这一个。”

我垂眸，笑而不语，心中如饮甘醴，却又透了些许心酸。为着他这一句，为着守护我的唯一，这一生到底还有多少风浪等着我去挡?

不经意间侧首，看向偏席的婶母和倩儿，却见倩儿一双水灵明眸，直勾勾望住我和萧綦，潋滟间透着殷殷热切，又似有无尽怅惘。

我惕然一惊，回望萧綦，他毫无察觉，自顾与哥哥举杯对饮。再转去看倩儿，她已半垂了脸，静静坐在那里，还未长足身量，细削肩头透出隐隐落寞。

少女心事，我岂会不识——这孩子，莫不是真对萧綦动了心思。心头百般滋味涌上，我执了杯，却失去饮酒的兴致。

“怎么，累了么？”萧綦的声音唤回我神思，抬眸触上他关切眼神，我只能淡淡摇头。

酒至半酣，座中诸人皆有些醺然。婶母忽欠身笑道，“小女不才，今日也略备了份薄礼献寿。”

哥哥大笑，“婶母客气了，倩儿有这份心意，叫人好生快慰。”

倩儿落落大方的起身，笑盈盈走到面前，“蒙夙哥哥教导，倩儿斗胆涂鸦，给夙哥哥贺寿，请夙哥哥、姐夫、姐姐指教。”

哥哥拍手称妙，婶母身后一名侍女捧了卷轴，款步近前。

“这孩子倒是伶巧有趣。”萧綦含笑赞道。我淡淡看了婶母一眼，微笑回望萧綦，“都快十五了，哪里还是孩子，你倒把人看低了。”

他若有所思，“十五？”

我心中一顿，面上依然含笑，屏息听他说出下文。

“你嫁我时，也是这般年纪。”他怅然一笑，将我的手紧紧握了，“你那般年少，我却让你受了许多的委屈，所幸如今还来得及补偿。”

我心中一酸，竟说不出话来，只反手与他十指紧扣。

却听席间一片赞叹之声，倩儿已亲手将侍女手中画卷展开。见画上是两名云髻高挽的女仙，比肩携手而立，飘飘若在云端，笔触虽稚气孱弱，倒也颇为传神，画上人物看去格外眼熟。

“你这是画了美人赠我？”哥哥附掌大笑。

倩儿抬头，脸颊升起红晕，飞快向我们这边瞟了一眼，咬唇道，“这是湘妃图。”

“娥皇女英？”哥哥一怔，凝神再看那画，目光微微变了。不只哥哥脸色有异，连萧綦亦敛了笑容，眉心微蹙地看向那画卷。

我凝眸看去，那画中两名女仙，依稀面貌相似，仔细分辨，分明一个略似倩儿眉目，一个却有我的神韵。

座中有人尚浑然不觉，也有人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一时间陷入微妙的沉寂之中。

“倩儿这是嫌我府里不够热闹，要我将朱颜那美貌的小妹也一并纳了么？”哥哥不羁大笑，不着痕迹地引开了话头。

侍妾朱颜是个直性情的女子，不谙所以，立时接口笑啐，“我家妹子早许了人家，王爷莫非想强夺民女？”

我牵动唇角，截了她话头笑道，“只怕是你家王爷自作多情，误会了倩儿的用心。”

倩儿抬眸看我，一张粉脸立时羞红。

“我瞧这画，倒不像为你夙哥哥而作呢。”我笑谑道，“倩儿，我猜得对是不对？”

哥哥与萧綦一齐朝我看来，倩儿更是粉面通红，咬了唇，将头深深垂下。

我淡淡扫过众人，见婶母难抑笑意，萧綦紧锁眉峰，哥哥欲言又止。

“哥哥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将这画好生裱藏了，送往江南吴家，玉成一桩美事。”

倩儿身子一震，脸色顿时苍白，哥哥如释重负，萧綦似笑非笑，婶母呆若木(又鸟)——每个人的神色清楚映入我眼中。我笑着迎上所有人的目光，毫不退缩。

想做娥皇女英，可惜婶母你看错了人。

宴罢回府，一路上独自靠在鸾车里，心绪黯然。

方才一幕，虽逞了一时意气，然而气头过去之后，我却没有半分喜悦得意。同姓同宗的姐妹，何以走到这一步，仅仅就为了一个男人，还是为了这个男人手上的无上权势？我的胜利，踏在另一个女子的惨淡之上，有何可喜。到了府前，我径直下了鸾车，不待萧綦过来搀挽，拂袖直入内院，没有心思说笑半分。

卸去脂粉钗饰，我披散长发，怔怔坐在镜前，握了玉梳，凝视着一盏琉璃宫灯出神。

萧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默然看着镜中的我，并不言语，眼里隐隐有歉疚之色。

良久，他叹息一声，将我轻揽入怀中，手指穿过我浓密长发，指缝里透下丝丝旖旎。

支撑了许久的倔强意气，在这一刻化为乌有，只剩下深深疲倦与辛酸。

今日我可以逐走一个倩儿，往后呢，我还需要提防多少人，多少次的明枪暗剑？即便恩爱不衰，我能一生一世留住萧綦的心，可是眼前这个男人，首先是雄霸天下之主，其次才是我的夫君。我与江山，在他心中的份量，我从来不敢妄自去揣测。

那些山盟海誓，一朝摆在江山社稷面前，不过鸿毛而已。

“我从未对人讲过我的家世。”他沉声开口，在这样的时候，说出毫不相干的话。

我一时怔住，若说豫章王萧綦传奇般的出身，早已是世人皆知——一个出身寒微的扈州庶人，亲族俱亡于战祸，自幼从军，从小小士卒累升军功，终至权倾天下

伴随数年，我从未主动提及过他的身世，我唯恐门庭之见引他不快。

“其实，我尚有族人在世。”他笑容淡淡，神色平静。

我猛然抬眸，愕然望着他。他的眼神却飘向我身后不可知的远方，缓缓道，“我生在广陵，而非扈州。”

“广陵萧氏？”我讶然，那个清名远达的世家，以孤高和才名闻世，素来不屑与权贵相攀附，历代僻居广陵，门庭之见只怕是诸多世家里最重的。

萧綦淡然一笑，流露些许自嘲，“不错，扈州是先母的家乡，她确是出身寒族。”

“先母连妾侍都不算，不知何故得以生下我，被视为家门之辱。她病逝那年，我十一岁，两年之后先父也逝去。我就此偷了些银子跑出萧家，一路往扈州去。半路丢了盘缠，饥寒交迫，正好遇上募兵，就此投身军中。原本只想混个饱暖，未知却有今日。”他三言两语说来，带了漫不经心的漠然，仿佛只在说一段故事，与自己并无关系。我心里酸楚莫名，分明感觉到那个倔强少年的孤独悲辛。虽感同身受，却难以言表。我只能默默握住他的手。

“我有过些侍妾，每有侍寝，必定赐药。”萧綦的声音沉了下去，“我生平最恨寒仕之别，嫡庶之差，我的子女若也有生母身份之差，往后难免要承受同样的不公。在没有遇见能够成为我正妻的女子之前，我宁肯不留旁人的子嗣。”

我说不出话来，默默攥住他的手，心中百味莫辨。

“上天对我何其垂顾，今生得妻如你。”他低下头来，深深看我，“可这世事总不能尽如人意。军中多年，我杀戮无数，铁蹄过处不知多少妇孺惨死。如果上天因此降下责罚，让我终生无嗣，那也无可怨怪。”他这样讲，分明是故意让我宽慰，越是如此，我心中越是凄楚不已。

“我已想好了。”萧綦含笑看着我，说来轻描淡写，“若是我们终生未有所出，便从宗亲里过继一个孩子，你看可好？”

我闭上眼，泪水如断线之珠。

他，竟然为我舍弃嫡亲血脉，甘愿无嗣无后。

如此深情，如此至义，纵是舍尽一生，亦不足以相酬。

徐姑姑一早向我禀报，说倩儿受辱之后，不堪委屈，昨夜几乎要投缳，宁死不肯嫁往江南。

我正拿了小银剪修理花枝，听她说罢，手上微微用力，喀的将一截枝条绞断。

“如果真的想死，只怕不是几乎，而是已经了。”我漠然丢下断枝，无动于衷。动辄求死，以命相胁的女子，我素来最是厌恶。性命是父母所赐，若连自己都不看重，谁还会来看重你。如此愚蠢的女子，实在不值怜惜。

“那么，奴俾这就去筹备婚事。”徐姑姑从不多言，只欠身等我示下。

我默然半晌，在庭院里粉白嫣红的桃花随风飘落，缤纷洒了一地，转眼零落成泥。千百年来，大概世间女子的命运十之八九，都如这花事易逝罢。

我叹口气，“终归是王叔父的女儿，虽是庶出，也不能就这么无名无份的嫁了。”

徐姑姑缓缓一笑，“王妃心地仁厚。”

我想起婶母那无时不在算计的眼神，实在无法对她宽仁，淡淡道，“另外择个匹配的人家，将她远远嫁了，不可再生风浪。婶母就暂且看管在镇国公府，喜事过后便将她遣回故里。”

经过倩儿一事，我真正觉得心凉了。来自亲族的威胁，真正令我觉得惶恐，令我怀疑还有什么人值得相信。

我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明处暗处觊觎着我的一切，在他们看来，我风光无限，拥有世间女子最渴求的一切，却不知道，我手中握住了多少，另一只手也就失去了多少。一个倩儿可以逐走，若是往后再有十个百个倩儿，我又该怎么办。

没有子嗣，终究是我致命的软肋，只怕也是萧綦的软肋。如果没有一个孩子来承袭我们亲手开创的一切，百年之后，他的江山、我的家族，又该交由谁来庇佑?

我不甘心就此放弃，思虑再三，终于下定决心一博。

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下悄然进行，我每日悄悄减少药的用量，最后彻底将药停下。多年来我再未抗拒过服药，萧綦早已放松了戒备，不再注意此事。

余下的，我只能向上天默祷，祈求再赐我一次机会，为此我愿折寿十年而不悔。

两日后，萧綦收到一册奏表，我恰好亲手奉了茶去书房，却见他负手立在那里，蹙眉若有所思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我笑吟吟将茶搁到案上。

“阿妩，你归来。”萧綦抬头，面色肃然地看着我，将那奏表递到我面前。我凝眸看去，赫然有一句跃入眼中——“天子征伐，惟在元戎，四海远夷，但既慑服。今叩恳天朝赐降王氏女，自此缔结姻盟，邦睦祥和，永息干戈于日后……”我一惊非小，忙拿起来细看，却听萧綦在一旁淡淡道，“是贺兰箴。”

我僵住，目光久久盘桓在“赐降王氏女”这五个字上。

每当我快要将这个名字永远遗忘的时候，他总会以莫名奇诡的方式出现，仿佛是为了提醒我，遥远的北疆还有这么一个人存在，不容我将他忘却。他已身为突厥王，即便要向皇室求亲，也该求降宗室女儿。王氏这一代人丁稀薄，我与佩儿均已嫁为人妇，仅剩下一个倩儿尚在闺中。贺兰箴这是指明了求娶我的堂妹。

两国联姻是泽及万民的大事，岂能如此意气用事。嫁谁过去，哪里由得他来指名点姓。原本是缔结姻盟的好事，却又故意做得这般狂妄。

我心中五味莫辨，转头望向萧綦，苦笑道，“他这不是指明要倩儿么？”

萧綦笑道，“虽身为傀儡之主，这口气倒是狂妄如昔。”

“那你允还是不允？”我一时忐忑。

“你以为呢？”萧綦亦微微蹙眉。

我一时怔住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数扰乱了思绪。倩儿再不懂事，终究也是和我同宗同姓的女子，若将她远嫁突厥，是否会就此毁了她一生。

窗外淡淡阳光将我们笼罩，空中漂浮着细小的微尘，时光仿佛凝顿。

良久之后，他淡淡开口，“和亲倒是好事，我正想寻个时机，另派妥当的人过去，将唐竞召回。”

唐竞素来是他的心腹爱将，深受倚重，更助贺兰夺嫡，挟制突厥立下大功，至此镇守北疆，坐拥数十万兵权，俨然封疆大吏，身份仅

次于胡宋二人之下。

我微觉意外，“唐竞并无过错，此番何以突然召回？”

“唐竞为人阴刻，与同僚素来不睦，最近军中弹劾他的折子越来越多，虽说难免有嫉妒之嫌，但众人同持一辞，未必不是事出有因。”萧綦深蹙眉头，面有忧色。

我默然，更换北疆大吏不是小事，何况还有突厥在侧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当此紧要之际，萧綦不希望多生事端，既然贺兰箴要王氏女下嫁，便如他所愿。

让倩儿和亲之事就此定下，我命人传倩儿次日入府，由我亲口来告诉她。

沐浴之后，我正梳妆挽髻，倩儿已经到了，我便让她在前厅先候着。

过了片刻，阿越匆匆进来告诉我，二小姐不顾侍从劝阻，径直闯进书房找到王爷哭闹，似乎已知道和亲的消息。

我一惊，和亲之议竟然这么快就透露出去，想来定是哥哥身边与婶母交好的侍妾传递了消息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吩咐阿越，“你去那边看看，若有事情即刻来回我，若是无事，便领她来内室见我。”

只过了片刻，阿越便回来了，脸上红红的，一副欲笑又强忍的模样。

我诧异地看她，“怎么？”

“二小姐真是……”阿越涨红脸，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，“她竟在王爷跟前哭闹寻死，险些一头往屏风撞去！”

我蹙眉道，“之后呢？”

阿越噗哧一笑，“王爷只说了一句，那是王妃喜欢的紫檀木，别碰坏了！”

倩儿进来时还红着眼圈，见了我立刻重重跪倒，哭着求我让她留下，宁愿削发出家也不远嫁突厥。

我静静看她，一直以来，只当她是个莽撞无知的孩子，心地总不会坏到哪里去。此时凝神看去，回想起她每每出现的情景……第一次在镇国公府，她明艳无端，大胆向萧綦投掷雪球；寿宴上明送秋波，直道仰慕之情；王府里委屈哭诉，以死拒婚……似乎每一次都那样恰

到好处，或天真，或痴情，或可怜，足以撩拨起男子的怜爱之心。如果这个男子不是萧綦，而是哥哥，是子澹，或是别人……我无法设想另一种结果会是怎样，有些诱惑，并不是每一个男子都舍得拒绝。

普天下的男子，十之八九总是喜欢温顺的弱质女流，并非每人都能如萧綦一般放下俗见，由衷去欣赏一个与自己比肩的女子。

神思恍惚飘远，往事骤然浮上心头。当年见谢贵妃柔弱无争，也曾为她深感不平，问姑姑为什么不能放过她。姑姑当时答我的话，此刻清晰回响在耳边——“这宫里没有一个是无辜之人，等你长大便会明白，最可怕的女人不是言行咄咄之人，而是旁人都以为天真柔弱之人。”

冷意渐渐侵进身子，和风拂袖，竟带起一阵寒意。

倩儿垂首立在面前，怯生生一双泪眼不敢直视我，红菱似的唇瓣咬了又咬，许久才哽咽着开口，“倩儿知道错了，但凭姐姐责罚，也不敢有半句怨言，只求能让倩儿留在娘的身边！她一生孤苦，有生之年只求安稳度日，别无他念……如今姐姐已经远嫁了，若再让令母亲承受骨肉分离之痛，姐姐，您又于心何忍！”

看似楚楚可怜的小人儿，句句话都直逼要害，柔顺羔羊的外表下，终于现出小兽的利齿来。

我缓缓开口，“倩儿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果真不愿和亲么？”

“但凭姐姐作主，即便让倩儿另许人家，也不敢再有怨言。”她明眸微转，依然细声哽咽。

另许一段姻缘倒也是一条不错的退路，如此一来，里子面子也都有了。我微微一笑，这孩子小小年纪，心机如此之深，眼见情势不利倒也懂得退守自保。

“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”我瞧着她，“只是此时再找退路已经迟了，我曾给过你选择的余地，是你自己贪心不足。”

倩儿一时僵住，料不到我会突然沉下脸来，将一切说透，顿时哑口无言。

“你我不是外人，那些虚话假话也都免了吧。”我仍是微笑，语声却已冷透，“眼下你仍有两条路可选，要么和亲突厥，要么削发出家。”

倩儿的脸色在瞬间惨白如纸，终于明白我是动了真怒，明白我一旦翻脸，便再不留情。

今日一个王倩便敢挑衅于我，若不杀一儆百，日后还会有更多人以为可以欺我心软，斗胆觊觎我的一切。

我为庇佑我的家族，固然可以不择手段，自然也敢于不惜代价，拔除身侧隐患。

她跪倒，膝盖撞在冷硬的地上，泪水滚滚而下，“姐姐，倩儿错了！往日是我存了非分之想，如今已知悔改，求姐姐念在同为王家女儿的份上，饶恕倩儿！”

“和亲已成定局，你早做准备吧。”我站起身来，心下烦乱，再不愿与她纠缠。

她蓦的拽住我衣袖，哭叫道，“难道你定要赶尽杀绝么？”

我不怒反笑，回首看着她，一字一句缓缓道，“若是赶尽杀绝，你此刻已不在这里！”

她被我话语中寒意震住，满脸骇茫，直勾勾盯了我看，似乎突然间不认得我了。

“姐姐你好手段……”倩儿惨笑，脸上渐渐浮出绝望神色，娇怯褪尽，眸子里迸出针尖似的寒芒。

她昂起头，倔强地咬了唇，拂袖站起——眼前此刻才是真正的倩儿，是婶母一手教养出来的好女儿，那个天真无邪的女孩不过是层虚壳。

“你再美貌狠毒，也总有老去的一天。你不能生育，没有儿女，将来总有女人取代你，夺去你现在的一切！到那时，孤独终老，晚景凄凉，便是你的报应！”她陡然笑了出声，越笑越是开心，仿佛看见了最好笑不过的事情。

是什么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变得这般世故，让一个稚龄少女，竟有如此之深的怨毒。

冷汗渗出后背，手脚阵阵冰凉，我竭力抑住胸口的翻涌，沉声道，“来人，送二小姐回府！”

看着倩儿的背影渐渐远离，我只觉阵阵眩晕，张口唤来阿越，却骤然坠入黑暗之中。

悲欢

明绡烟罗帐外，跪了一地的太医，萧綦负了手，来回急急踱步。

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一起进到内室，太医院内所有医侍几乎都在这里了。睁开眼看到的这一幕，让我心里陡然抽紧，惊恐得不能出声。当年小产后的记忆蓦然跃出脑海，难道这一次，又是同样的结果……我再不敢想，极力撑起身子，却惊动了帘外的侍女，低呼一声，“王妃醒来了！”

萧綦霍然转身，大步奔到床前，不顾外人在侧，一手掀开床幔，定定望住我，竟似说不出话来。

众人忙躬身退出，转眼只剩我与他二人，默然相对。我突然害怕像上次那样，从他口中听到最坏的结果。然而，他猛然拽住我，哑声道，“你怎么敢瞒着我冒这样的风险！”我怔怔望着他，恍惚想着，他到底知道了，这么说……仿佛有什么撞入心口，迅速在身子里绽开，迸出万千光芒，照得眼前炽亮。

“阿妩！你这傻丫头……”他声音哽住，小心翼翼地抱着我，似捧着易碎的轻瓷在掌心，眼中分不清是惊是喜是怒。我呆呆望着他，直至他狂热的吻落在我额头、脸颊、嘴唇……我不敢相信，上天的眷顾来得这般容易，我梦寐以求的孩子就这样悄然来到了。

没等我们从惊喜紧张中回过神来，道贺的人已经快要踏断王府的门槛。

上一次的意外还令我们心有余悸，太医尤其担心我难以承受再一次的波折。

萧綦下了一道完全不可理喻的禁令，将我禁足在内室整整三日，不许离开床榻，不许任何人打扰我的休养，连哥哥和胡皇后都被他拒之门外。直至太医确定我康健无恙之后，才解除禁令，还回我自由身。每个人都喜形于色，但潜藏在这欣喜背后的，却是更多忧虑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稍有不慎，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。萧綦更是喜忧难分，终日提心吊胆。

连太医也担心我不能承受生育之苦，偏偏世事神奇，我非但没有缠绵病榻，反而精神大好，连从前一向挑拣厌恶的食物也突然喜欢起来，不再如往常一样畏寒怕冷，整个人都似有了无穷活力。徐姑姑笑

着叹息说，这孩子必定是个淘气的小世子。阿越却说，她希望是个美如仙子的小郡主。世子与郡主的意义自然大大不同，之前我也曾心心念念期盼过男孩儿，可是到了此时，却陡然觉得那一切都不重要，只要是我们的孩子就足够了。

哥哥终于得以见我，踏进门来就大骂萧綦太混帐，怎么能将舅父挡在外头。他虽已是儿女绕膝，第一次做了舅父仍是高兴得眉飞色舞。随他同来的侍妾只有碧色一人，往日总跟在他生边的朱颜却不见了。我随口问及朱颜，哥哥的脸色却立时沉郁下去。

哥哥告诉我，当日萧綦将倩儿和婶母都幽禁在镇国公府。然而趁徐姑姑入府照看我，她母女二人竟连夜出逃，惊动了午门戍卫，被当场擒住，此事立即传遍帝京，闹得人尽皆知。而我被萧綦困在府中，竟然不知半点音讯。“

我惊怒交集，“真是糊涂透顶！镇国公府是什么地方，怎会由得她们说逃就逃？”

哥哥面色铁青，“是朱颜暗中襄助，让她们混在侍女之中逃出。”

“朱颜？”我看着哥哥脸色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心中只为朱颜惋惜不已。

“此事是我疏忽了，竟未料到婶母会存心利用于她。”哥哥沉沉叹息。

婶母与朱颜一向来往甚密，更私下认她做了义女。我原只当朱颜出身寒微，自幼无母，只想攀个王氏尊长做靠山。如今看来，她竟是真对婶母如此言听计从，也真心将倩儿视为妹妹一般回护。朱颜爽朗率直的笑颜掠过眼前，那红衣翩跹，笑靥如花的女子，可知一时的糊涂，已将自己推入深渊。

王氏之女将要和亲突厥，已经传遍帝京。然而王倩突然私逃，闹得人尽皆知，一夜之间让整个京城都传遍了王氏的笑话。堂堂左相大人，纵容婢妾助堂妹私逃，置和亲大事于不顾——这话传扬开来，哥哥非但颜面无存，更难辞管束不严的罪咎。

各种流言纷起，坏事总是以最快的速度传开，越是强压，越是传扬得更广。

王倩是再不能做为和亲的人选了，无奈之下，我只能从宗室女儿之中另行择人，做为太后的义女，充作王氏女儿去和亲。

到了眼下的地步，我不得不站出来收拾残局，以堵悠悠众口。

越是狼狈的时候，越不能流露半分疲态。梳妆毕，我缓缓转身，凝视镜中的自己——宫锦华服，广袖博带，峨嵯高髻上凤钗横斜，宝光流转。珠屑丹砂匀施双颊，掩去容色的苍白，眉心点染的一抹绯红平添了肃杀的艳色。这似曾相识的容光里，我分明照出了姑姑当年的影子。

仪仗煊赫，扈从严整，长驱直入宫禁。

胡皇后凤冠朝服，匆匆迎出中宫正殿。

“臣妾叩见皇后。”我欠身，被胡皇后抢上前扶住。

“快快平身，王妃万金之躯，不必多礼。”胡皇后虽也被我来势所惊，仍镇定得体，不失六宫之主风范。

我不再与她谦辞客套，正色道，“臣妾今日特来向皇后请罪。”

胡皇后大惊，惶恐道，“王妃何出此言？”

“臣妾管教无方，以致舍妹年少妄为，前日犯下大错，想必皇后已经得知。”我淡淡看她。

胡皇后怔了怔，干脆地一点头，“略有耳闻。”

我肃然道，“此事由臣妾管教不严而起，自是难辞其咎。王倩一人之失，延误和亲大事，令家国蒙羞。臣妾今日便将信远侯母女执送御前，听凭皇后发落。”

内侍将婶母母女带了上来。数日不见，婶母鬓发凌乱，老态尽显，倩儿容色也黯淡了几分，却仍倔强如故。

徐姑姑恼恨她母女，显然下了狠手整治，跟着后头的四个嬷嬷，尽是训诫司里酷厉闻名之人。

“虽说情有可原，但你二人所作所为，终究是太过糊涂。”胡皇后侧首看我，见我点头，便端肃神色道，“念在信远侯一生忠显，本宫从轻论处……”

“皇后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不可碍于门庭，有违公正。”我打断胡皇后的话，冷冷开口，“臣妾恳请，将信远侯夫人送往慈安寺思

过，王倩行为不检，应送入训诫司管教惩戒。”

胡皇后一窒，左右皆慑然无声。训诫司这三个字，是每个宫人最不愿听见的噩梦，那意味着往后的日子都将生不如死。

婶母跌到地上，双目发直，仿若失神。倩儿挣扎了要去搀扶她，被徐姑姑上前一步，挡在面前。

倩儿回头，恨恨盯着我，“阿妩姐姐，听说你有了身孕，倩儿还没来得及跟你道喜，你千万保重身体，千万别有闪失，否则就是一尸两……”

她最后一个“命”字尚未出口，被徐姑姑抬手一记耳光重重掴上，打得她直往后跌去。

“倩儿！”婶母尖叫，奋力扑到她身边，还未触到她衣角，即被两名嬷嬷拽回。

婶母终于歇斯底里，“你们害死我一个儿子，又来害我女儿，迟早你们满门都会遭报应！”

“带下去。”我无动于衷地听婶母一路叫骂，与倩儿一起被拖了出去。

胡皇后坐在一旁，低头沉默，脸色苍白，似乎犹未从震骇中回缓过来。

倩儿之罪可轻可重，凭了萧綦的权势，就算我要强压下来，也无人敢当面置喙。

然而我对婶母和倩儿的惩处之严酷，震慑了所有等着看戏的人，在众人来不及非议之前，就已生生扼住了他们的口。

哥哥与萧綦商议和亲之事直到傍晚，便留在府中用膳。

席间正说笑间，阿越匆匆进来，禀报江夏王府总管有急事求见。

“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能追到这里来。”哥哥沉下脸，大为不悦，这几日他为着朱颜之事已经甚为烦心。

我心头掠过一抹莫名的不祥，正欲劝慰他，却见那总管奔了进来，连礼数也未行得周全，便跪倒在地，面色如土，“禀王爷，府中出事了。”

“又闹什么？”哥哥头也不抬，重重搁了银箸，端起酒杯。

“朱夫人自尽了。”

一声清脆裂响，玉杯从哥哥手中滑脱，跌个粉碎。

朱颜一向是哥哥最喜欢的侍妾，即便犯下这样的过错，哥哥也不曾严责，只是将她禁足，令她闭门思过，一连数日不曾理会。

谁也想不到，性烈如火的朱颜不堪哥哥的冷落，也承受不了府中其他姬妾的嘲讽，竟然悬梁自尽。而挑唆众姬妾落井下石，对朱颜恶言相激的人，正是与她一同入府，感情笃深的姐妹——碧色。哥哥只看得到平日里姹紫嫣红，各逞风流，背后里争宠算计的一面却藏在花团锦绣之下，唯独他一人看不见而已。

朱颜之死，以及众姬争宠背后的残酷，令哥哥心灰意冷。昔年嫂嫂的死，已令他自责至今，如今他越发认定自己命中带煞，凡是他身边的女人都难逃凄凉结局。

朱颜殓葬三日之后，哥哥将府中没有子女的姬妾尽数遣出，厚赐金银还乡。

哥哥是真正怜香惜玉之人，即便狠毒如碧色，也不忍处死，只将她逐出了府去。

他说天下女子皆是可怜人，这句话由哥哥口中说出，不知道是顿悟，还是无奈。

我陪着哥哥，看着他亲手封闭了漱玉别馆。昔日无限风流，都被关在那扇沉沉大门背后，落锁尘封。

他孑然转身，依旧白衣如雪，鸦鬓玉冠，犹带几分不羁，眼底却掩不去那淡淡落寞。

“我们回去罢。”我如幼时一般偎在他身边，牵了他的手。他垂首看我，目光温暖。

徐姑姑深恨婶母母女，认定一切是非都是她们弄鬼，若不是她们也不会害得哥哥伤心若此。

她陪着我沿紫萝小径徐步行来，一路念叨着我太过心软，应该直接将王倩赐死，永绝后患。

许久不曾见她如此大动肝火，毕竟哥哥也是她亲眼看着长大的孩子。

紫藤枝条从头顶垂落，粉紫花朵累累，蕊丝轻颤。

我叹了口气，将双手伸出，纤长指尖苍白得没有血色，“这双手已染过血腥无数，我只希望永不沾染到亲人的血。”

徐姑姑目光震动，长叹了一声，仍迟疑道，“老奴只担心往后留下祸患。”

我笑了笑，心中无尽萧索，“所谓后患，不过是自己的胆怯……爱憎福祸，都在我自己手里，轮不到旁人来左右。”

挑选为和亲公主的宗室女儿名录，我反反复复看了数遍，都挑不出一个合意的人。但凡有些声望势力的世家，都舍不得让女儿远嫁异邦，能报上来的人选，都是些没落门庭的女子。我不需要这个女子如何美貌聪慧，但求她忠贞可靠，务必效忠家国，效忠萧綦。

一筹莫展之中，顾采薇却突然登门求见。我也许久没见着她了，那日一别，倒不知她现今如何。

这女孩儿不是轻易求人的性子，今日突然登门，大概又是因为哥哥。

阿越照我吩咐，带了她径直来书斋见我。今日天色阴沉，我懒得动弹，只在书斋闲坐，翻看些古旧的曲谱。

垂帘半卷，一袭绯红衫裙的倩影娉婷入内，盈盈下拜，向我问安。

这身妆容精致明丽，衬得她越发清丽绝伦，眉目间淡淡含笑，不似往日忧郁憔悴。

“好标致的人儿。”我笑赞道，“坐罢，在我这里不必拘礼。”

她依言落座，轻轻细细地开口，“恭喜王妃。”

我笑笑，“多谢你有心了。”

“采薇疏于礼数，道贺来迟。”她声细如蚊，脸颊通红，好似万难开口。

我实在忍俊不禁，打趣她道，“分明说不惯这些场面话，好端端学什么虚礼。”

她满面通红地咬了唇，却又长长喘一口气，自己也笑出来。看着她娇憨羞窘的模样，我对她越发多了几分好感。

“不是虚礼，我是真心高兴的。”她抬起头，眼眸晶亮。

她的话，让我心头蓦的一暖。“我明白。”我微笑看着她，柔声道，“采薇，你和别人不同，你说恭喜就一定是真心恭喜我，这份心意比任何贺礼都贵重，多谢你。”她又脸红，低了头，但笑不语。我静静等了半晌不见她说话，忽觉得自己是小人之心了，莫非她上门只为道贺，并无所求。

正欲开口，却见她屈身又是一跪，直直跪在我跟前，“王妃，采薇今日登门，一为道贺，二来有事相求。”

这女孩儿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些拘谨别扭，我笑了笑，“你且说来听听。”“采薇冒昧自请，甘愿嫁往突厥。”她低了头，不辨神色，声音却是坚定。 我几疑自己听错，愕然看了看她，心中这才渐渐回过味中，“为什么？”她似早已准备好了说辞，侃侃说了一通大义之言，仿佛背诵一般流畅。“这些话留给朝官去说，我只问你的真话。”我蹙眉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她面前。 顾采薇也不抬头，也不回话，瘦削双肩微微颤抖，半晌终于抬起头来，泪眼盈盈，目光却是坚定无比，“既然求他一顾也不可得，那便让他永远记得我。”

“胡闹！”我拂袖转身，“你以为这样做，江夏王就会挽留你么？”顾采薇猛地摇头，“不是的！”“儿女之情，岂能与家国大事混为一谈。”我背转身，厉声斥责，“这种话我不想再听，你回去罢。”身后碰的一声，她竟以额触地，重重叩在地上。“此生不得所爱，纵然嫁与他人，也是郁郁一生。王妃，您也是女子，求您体恤采薇！”我恼怒，“你还如此年轻，说什么郁郁一生！”

徐姑姑掀帘进来，大概在外头听见我的怒斥，见了这副情状，便沉了脸冷冷道，“王妃需静心修养，不得吵闹打扰。”

我苦笑，摆了摆手，“我累了，你退下罢。”顾采薇跪在那里，只是默默流泪，倔强地不肯起身。捺下不忍之心，我径直拂袖离去，交代徐姑姑不可对她无礼，只要不吵闹生事，就由她去罢。我靠在榻上，蹙眉沉吟，思索着顾采薇究竟出了什么事，以至灰心绝望至此……不觉昏昏睡去。

一觉醒来已是傍晚，刚梳洗了起身，就见萧綦步入房中。他劈面就问，“门口那女子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女子？”我莫名所以。

“就是那什么……”他皱眉，一时想不起来名字，“那顾家的女儿。”

我啊了一声，“顾采薇！她还在？”萧綦点头，“正是她，是你罚她跪在门口？出什么差错了？”我顿时愕然无语，此刻天色已经黑尽，浓云密布，隐隐有风雨将至，夜风吹的垂帘哗哗作响。派了人去江夏王府请哥哥过来，哥哥却久久未至。夜风里已经带了些许雨意，风雨将至，顾采薇还执拗地跪在门前，已经快一天了。

“阿夙如果不来，她打算一直跪死在这里？”萧綦不耐皱眉。

“什么话。”我挑眉瞪他，复又叹息，“那也是个可怜可敬的女子，不要这样说她。”

萧綦讶然，“难得你会说一个小女子可敬。”

我叹息，“她敢坚持，既不放弃心中梦想，也不求非分之念。”

萧綦默然片刻，点头道，“实属难得。”

一阵风卷得珠帘高高抛起，清越脆响不绝，听在耳中越发叫人心里烦乱。

侍女忙将长窗合上。

“江夏王到了。”阿越挑起帘子，低声禀报。

我与萧綦诧异回首，见哥哥白衣落寞的出现在门口。

“哥哥，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蹙了眉，又不知该从何问起。

他倦怠地挥退了侍女，郁郁坐下来。

“我见过采薇了，她不肯听我劝。”哥哥脸上一丝笑意也无，也不见了平素的潇洒落拓。

“她不是一心盼你回心转意么？”我愕然不解。

哥哥端了茶盏，默默出神，也不回答。

我欲再问，却见萧綦微微摇头。

哥哥喃喃开口，“那天她来府里见我，或许是我将话说得太绝……当时我尚且不知顾允汶逼她下嫁，只想绝了她的痴想，早些死心为好。”

料不到中间还有这样两重情由，想起顾采薇那兄长的小人嘴脸，便叫人生厌。

“顾允汶将她许了什么人家？”我想起她说过，与其嫁与旁人，郁郁一生，不如远嫁突厥。

哥哥眉头一拧，“是西北商贾豪富之家。”

我惊怒之下，还未开口，便听萧綦冷哼一声，“无耻。”

这两个字用在顾允汶身上，太贴切不过，这番行径简直是市井小人。顾家破落至此，大半家产被他挥霍殆尽，如今竟连唯一的妹妹也要卖，堂堂公侯之家，怎么沦落到这一步。顾采薇去求哥哥，大概是得知婚讯，存了最后一线期望，却被哥哥断然回绝。

“那日我不明就里，出言伤了她……方才我应允向她兄长提亲，纳她为妾，她已断然不肯了。”哥哥面色郁郁。

要怎样的绝望，才能让这样一个弱女子，甘愿舍弃一切，斩断情丝，只身远嫁异国。我有片刻的恍惚，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种种，即便最艰难的时候也不曾如此绝望。只因我从来不是孤立无缘，总有最信赖的一个人站在身侧。比起顾采薇，或是朱颜那样的女子，我实在太幸运。

雷声隆隆滚过，雨点打在琉璃瓦上，急乱交错，声声敲在人心。

“阿越，让人撑伞出去，替她遮一遮雨罢。”我无奈叹息。

哥哥忽起身，“让我去。”

萧綦沉默了许久，此时却开口，“阿夙，你若不能爱她，不如放手让她离去。”

哥哥怔住，蹙眉看向萧綦，“放手离去，当真嫁去突厥？”

“人各有命，嫁往突厥未必对她就是坏事。”我恍然有所顿悟，“哥哥，你若只因怜悯而纳了她，或许只会伤她更深。”

哥哥神色怅惘，呆立良久，还是一转身走了出去。

一时间，我与萧綦相对无言，只听得风雨之声，分外萧瑟。

“你们兄妹实在生反了性子。”萧綦忽然叹道，“阿夙看似风流，实则胆小，不敢真心待人，只知一味回避。他若能像你一般果决勇敢，也不会害这诸多女子伤心。”

“我勇敢么？”我苦笑。

他点头笑道，“你是我所见过最凶悍的女子。”

果然没有好话，待他话音未来，我已扬手将一本旧书掷了过去。

哥哥陪着顾采薇淋了彻夜的雨，她终究不肯改变心意。

我不知道她是太聪明还是太傻。自从之后，哥哥是再也忘不了一个名叫顾采薇的女子，然而她自己也亲手毁去了唾手可得的幸福。也好，或许对于哥哥这样的男子，未得到，已失去，反而是最珍贵。顾采薇与哥哥这番痴缠，叫人唏嘘不已。世间最不能强求的事，莫过于两情相悦。一对男女，若不能在恰好的时候，恰好的时节相遇，一切便是惘然。纵然有千种风情，万般风流，也只落得擦肩而过。

凭心而论，顾采薇坚贞刚烈，倒也确是和亲的上上人选。数日后，太后懿旨下，收顾采薇为义女，晋封长宁公主，赐降突厥。

此去塞外，朔漠黄沙，故国家园永隔。顾采薇别无他求，只有一个心愿，请求以江夏王为送亲使，亲自送她出塞。哥哥当即应允。

长公主离京那日，京城里下了整整一天的雨。

烟雨迷蒙，离人断肠。

第四部 铁血江山

两难

和亲之事至此尘埃落定。

宫中却突然传出喜讯，胡皇后有了身孕。中宫女官甄氏入府报喜的时候，我正提笔画一幅墨竹，闻听此言，顿时失手滴落一团浓墨在纸上，怔怔转身，又碰翻了案侧锦瓶。阿越忙上前搀扶，我拂袖令她退下，独自默然坐回案前。一时间心念百转，五味杂陈，惊诧、欢欣，却又忐忑不安。

帝后的起居都由中宫女官一手掌管，我知道胡皇后每日饮食之中都被下了药物，令她无法生育。子澹暂未册立别的妃嫔，只有胡皇后无嗣，皇家就断了血脉。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萧綦必然不会容许出现新的皇位继承人，即便有，也会被他除去。除非子澹逊位之后，才能拥有自己的儿女。而他的逊位只是迟早之事，胡瑶和他都还年轻，逊位之后还有许多的时间和机会。然而，不知其中出了怎样的差错，也不知是人为还是意外，竟然胡瑶此时有了身孕。

难道，这也是天意？我不知道应该欣喜还是忧虑。

自子澹大婚以来，与胡瑶不可谓不睦，诸般礼数周全，人前也算琴瑟相谐。我亦期望他得遇佳偶，珍惜眼前人，然而，纵然是举案齐眉，到底意难平。原以为，能这样相敬相守的一辈子，或许也够了。可上天竟在此时赐给他们一个孩子，子澹亲生的孩子……这何尝不是对子澹最大的慰藉。一个孩子，可以让一个寂寥的女子重获希望，或许也能让一个脆弱的男人，成长为坚强的父亲。

然而这个孩子的到来，究竟是悲是幸，我却不敢深想。

心绪镇定之后，一颗心却是悬紧，我沉声问道，“王爷是否已知道？”

甄氏垂首道，“内廷已经向王爷禀报了。”

我心中格的一下，沉吟道，“平日为皇后主诊的，是哪一位太医？如今可有变故？”

“回禀王妃，平素是刘太医为皇后主诊，今日刘大人告病，已换了林太医主诊。”

甄氏的话，让我的心骤然沉了下去。

一整天不见萧綦回府，到了夜里，又是子时将近，他才悄然踏进房来。我并未睡着，只阖眼向内，假装没有惊觉。侍女都退出门外，他自己动手宽衣，动作极轻缓，唯恐将我惊醒。我侧身，微微蹙眉，感觉到他俯身看我，轻轻抚拍我后背，掌心温暖，尽是抚慰怜惜。

我睁开眼，柔柔望着他。他眉目间笑意恬定，平日冷厉神色一丝也不见，仿佛只是一个寻常人家的丈夫和父亲。

可是，另一对母子的性命此刻却捏在他手中，祸福都在他一念之间。

他在我耳边低语，“睡吧。”

“我刚才梦见胡皇后。”我望向他黑眸深处，“她抱着个小孩子，一直哭泣。”

萧綦凝视我，眼底锋芒一掠而逝，唇角隐隐勾起笑意，“是么，那是为何？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我直视他双目，“她贵为皇后，如今又有了皇嗣，怎会无端悲泣。”

“既然是梦，岂可当真。”他微笑，抬起我的脸，“你的小心思，越来越多了。”

我深深看他，“我的小心思，都告诉了你，可你的心思，却不曾告诉我。”

他敛去笑意，眼神渐冷，“你想知道的，不必我说，不也猜得到么。”

这话里隐含的芒刺，扎下来，隐隐的痛。我怔怔看他，无言以对，喉间似乎涌上浓稠的苦涩。他这样说，便是承认了他不会让胡瑶生下子澹的孩子，不会让皇家再有后嗣。而我竟说不出一句话来劝阻反驳，因为，他实在没有做错。狠一时之心绝无穷之患，成帝业者，哪一个不是踏着前朝皇族的尸骨过来。

可是，那是子澹，子澹的妻儿亦是我的亲人。

“也许，会是一个小公主。”我的挣扎，连自己都觉得孱弱无力，“皇室到今日的地步，早已是个空壳，留下这么个孩子，又能碍什

么事。若是女孩子，未尝不能留下。”萧綦脸色沉郁，望定我，似有悲悯之色，“不错，女孩可留，但若是男孩又如何？”

我僵住，半晌方艰难地开口，“至少，还有一半生机。”

看着我身子抑不住地颤抖，萧綦终于叹息一声，不忍心再逼迫于我，“好，就依你的一半生机，且待十月，留女不留男。”

翌日一早，我进宫向胡瑶道贺，却在中宫寝殿里，见到子澹。

踏进殿中，正看见子澹温柔地将一碟梅子递给他的皇后。胡瑶依在他身旁，颊上略有红晕，眉梢眼底都是温暖笑意。刹那间，心口微微一抽，那样熟悉的眼神，如旧时一般温存。他转过头来，见了我，眼神凝顿，递出一半的手僵在半空。

“臣妾叩见皇上、皇后。”我垂首低眉，屈膝向他叩拜。

“平身。”眼前晃过明黄的袍角，他上前来搀扶，双手还是那样苍白瘦削。

我不动声色地抽身退开，转向胡皇后，微笑着道贺。看着我与胡瑶言笑融融，子澹静静坐在一旁，带了格外温柔的笑意，却一语不发。不多时，太医入见，为皇后诊脉。我起身告辞，却听子澹也道，“朕还有事，晚些再来探视梓童。”胡皇后眼神一黯，却不多言，只是欠身送驾。

一路从朝阳宫出来，行至宫门前，子澹始终沉默地徐步走在前面。鸾车已在前面候着，我欠身淡淡道，“臣妾告退。”

子澹沉默，亦不回身。我走过他身侧，擦肩而过的刹那，臂上蓦地一紧，被他用力握住。突如其来的力道让我身子一倾，几乎立足不稳。

刹那间，我如母兽般惊起，只恐有人危害我的孩子，不及思索便伸手按住袖底短剑！

然而手指刚刚触动冰冷的剑柄，我已看清眼前是子澹。

我僵住，怔怔望向子澹，看见他盯着我按剑的手，眼底一片惊痛。

我张了口，却说不出一个字，明知道深深伤了他，却不知道从何解释——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方才的一刹，是母亲的天性让我失去常态，还是连子澹也不再是可以全心信赖之人！

四目凝对，只是短短一瞬，却似无比漫长。

“我只是想恭喜你。”子澹惨然一笑，缓缓放手。

春色转暮，夏荫渐浓。

午后小睡初起，浑身慵倦无力，坐在镜前重新梳妆，见两颊泛起异样的嫣红，越发衬出唇色的苍白。这一阵子，精神渐渐又不如前，越发容易疲惫。

这段时日，每天都有雪片般的折子递上来，全是上书叩请萧綦还朝主政的。奏疏被直接送到府里来，堆满了书斋，每天都要差人清理。

萧綦韬光养晦，蛰居王府这许久，差不多也该到火候了。等北疆大吏更替，整肃军中陈弊的大事落定，再无任何人，任何事，能够阻挡他的脚步。

大业将成，又该有怎样一番天地翻覆。

那日之后，子澹命人送来一只锦匣。里头是一副已经发黄的绢画，淡淡笔触勾勒出秀美少年的侧影，恍如梦中。

那是我的笔迹，昔日偷偷摹了他读书时的模样在绢上，不敢被人看见，万般小心的藏起，却终究被他发现。他欢喜不已，央着求着要这张画，我都不肯。直到他离京去往皇陵守孝的那日，我才将这画封在锦匣里，送了给他。如今，锦匣与绢画双双退回，我惆怅良久，终究将其付之一炬。

礼官上奏，宫中一年一度的射典将至，陈请豫章王主持典仪。

本朝重文轻武，骑射只做为高门子弟的一项礼艺来修习，年年射典都不过是应景的游乐。直至萧綦主政，尚武之风大盛，朝官贵胄纷纷热衷骑射，论其盛况，尤以射典为首。今年更不同往常，礼官有意借射典盛况，贺皇上与豫章王双双得嗣之喜，故而有意铺排，隆重之极。虽然礼制没有限定，然而历年射典都是皇帝亲自主持。礼官这道奏表一上，满朝震动，更无人敢有异议。

子澹允了礼官所奏，命萧綦主持射典。

皇家校场，旌旄锦簇。

胡皇后率众命妇观礼，我的座位在她凤座之侧。众人行礼如仪，我略欠身，目光与胡瑶相接，她淡淡含笑，眉间隐有阴郁之色。

相顾无话，我拂衣落座，静静转头，望向校场那端。

号角响，仪仗起，华盖耀眼处，一黑一白两匹神骏良驹并缰驰出。

墨黑战马上，是金甲黑袍的萧綦，子澹明黄龙袍，披银甲，骑白马，略前一步。

阳光照亮战甲，刺得眼睛微微涩痛，我侧眸，却见身侧胡皇后挺直背脊，一瞬不瞬地望向前方，目光专注，神情幽晦。

那是我们各自的良人，不知她看着子澹，与我看着萧綦，心境是否一样。

竞射开始，校场远处悬挂了五只金杯，竞射者轮流以轻矢射之，射中者获金杯载酒。

轻矢是没有箭头的，极难掌握力度和准头，这才真正考较箭术。

场下子弟驰马挽弓，女眷们遥遥张望。

萧綦驰马入场，左右顿时欢声雷动，轰然叫好，气势大振。

却见子澹突然纵马上前，越过萧綦身侧，抢先一步接过了礼官奉上的雕弓。

事出突然，来不及看清萧綦的反应，子澹已经引弓搭箭，弦响，疾矢破空，金杯应声坠地。

场上瞬时静默，女眷们呆了片刻，这才纷纷惊呼出声。

我惊出一身冷汗，心中剧跳，却听萧綦缓缓击掌，左右这才轰然叫好。

礼官上前欲接过子澹手中雕弓，子澹策马掉头，看也不看那礼官，径直将雕弓抛掷在地。

场下哗然，萧綦冷冷侧首，沉声道，“皇上留步。”

子澹驻马，却不回头。

“轻慢礼器，乃是大忌。”萧綦不动声色，淡淡道，“还请皇上将礼器拾回。”

“朕不喜欢俯身低头。”子澹脸色铁青，与萧綦相峙对视，一时间剑拔弩张。

我惊骇已极，只觉得子澹今日大异往常，隐隐让我涌起强烈的不祥之感。我略一踌躇，咬唇站起身来，却见胡皇后抢先一步奔了出去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胡瑶大步奔入场中，俯身拾起雕弓，双手奉起，呈给子澹。

僵持之局，被她的举动打破。然而以她皇后之尊，亲自捡拾雕弓，仍是大大辱没了皇家颜面。

子澹的脸色越看难看，胸口起伏，一动不动地盯着萧綦，却看也不看胡瑶一眼。

“恭喜皇上射中金杯。”萧綦欠身一笑，转头吩咐左右，“来人，置酒。”

侍从忙奉上金杯美酒，子澹却恍若未闻一般，蓦然探身抓过胡瑶手上雕弓，抽箭开弦，弓张如满月，箭头直指萧綦。

那箭，不再是竞技轻矢，而是真正杀人的白羽铁矢。

狼烟

时当正午，耀眼的阳光骤然凝结如冰。

黑铁箭镞的锋棱，在阳光下映出一片白光，如利刃切入我眼底。

子澹举弓的一刹，我全身血液已经凝固。

箭尖与萧綦的咽喉，相距不过五步。

尾端雪白箭羽，扣在子澹手中，腕上青筋凸绽，弓开如满月，弦紧欲断，一触即发。

我眼里，突然只看得见刺目的白——子澹的脸色青白，指节泛白，箭锋的冷光仍是白。

天地间，只剩一片冰冷如死的白，唯有萧綦黑袍金甲的身影，矗立于天地中央。

萧綦端坐马背，背向而立，我看不见他此刻的神情，只看到那挺直的背影，始终纹丝不动，玄黑滚金的广袖垂落，如岳峙渊停，不见分毫动容。

“皇上扣稳了”，萧綦的声音低沉，隐有肃杀的笑意，“一念之差，流血的必不只臣下一人。”

子澹的脸色更加青白。

如果这一箭射出，萧綦血溅御苑，随之而来的，将是铺天盖地的复仇、杀戮与动荡。

仇敌的血，或可洗刷一时的辱，为此的代价，却是亲人、爱人、族人，乃至天下苍生都将为此而流血。

“皇上！”一声微弱的哽咽，惊破眼前肃杀。胡皇后跪下了，跪在子澹马前，朱帛委地，凤冠上珠坠颤颤。

我亦怔住，从未见过她如此软弱无助的模样，素日落落明朗的年轻皇后，此刻常态尽失，只顾垂首掩泣，极力压抑了喉间的呜咽，却抑不住肩膀的剧烈颤抖。

眼前剑拔弩张的两个男人，对峙如旧，谁也不曾侧目，亦不看她一眼，任凭一国之母跌跪在尘土中。然而子澹的箭，分明颤了一颤，弓弦依然紧绷，手上的力道却似有所颓弱。

这个跪倒尘埃，掩面哀求的女子，毕竟是他的妻。

如果换作我，萧綦又会不会心软动摇?

我永远无法知道，因为，我不是胡瑶，也永不会跪倒在强敌面前。

“皇后不必惊惶，皇上与王爷只是比箭罢了。”我疾步而入，俯身搀扶胡瑶。

右手挽住胡瑶的同时，我将左手按在襟前，抬眸直视子澹。

他知道我左手按住的地方，正是那柄贴身所藏的短剑。

——子澹，你若射出这一箭，我必为他复仇，必以整个皇族之血为祭，包括我自己。

他凝视我，目光如锥如芒如刺，眸底似有幽光燃烧，焚尽了最后的希望，徒留灰烬。

萧綦笑了，朝我略侧首，凌厉轮廓逆了阳光，唇角扬起冷峻的弧线。

“王妃所言甚是，皇上神射，微臣自愧不如。”他长声一笑，翻身下马，傲然以后背迎对子澹的劲弓，头也不回，从容走向礼官。

礼官跪在一旁，战战兢兢捧了金杯，高举过头顶。

我扶了胡瑶，将她交与侍女，转向子澹，深深欠身，“请容臣妾为皇上置酒。”

素手执玉壶，金杯盛甘醴。

甘冽的酒香扑鼻，我将两只金杯斟满，亲手捧起碧玉托盘。

子澹的手臂缓缓垂下，弓弛弦颓，杀气已然溃散。

萧綦举杯迎向子澹，广袖翻飞，神情倨傲，薄唇挑出一丝嘲讽。

校场旷寂，四下旌旄翻卷，猎猎风声里，只听萧綦朗声道，“吾皇万岁——”

左右山呼万岁之声如潮水涌起，湮没了铁弓坠地的声响。

铺天盖地的称颂声里，子澹孤独地端坐马背，高高在上，而又摇摇欲坠。

次日，太医称皇上龙体欠安，需宁神静养。

内廷宣旨，皇上即日移驾京郊兰池行苑，着豫章王总理朝政。

事已至此，再无可挽回。

我知道，子澹这一去，只怕要久居兰池，归期难料了。

满朝文武乃至市井都在流传皇上失德的流言，说皇上当众失仪，行事暴虐，竟欲射杀功臣，摧折国之栋梁……还有更多不堪的流言，我已不愿再听。

萧綦终于有了最好的理由，将子澹幽禁。

我不明白子澹在想什么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触怒萧綦。

费尽了心思，只求保他平安，他却偏偏往剑锋上撞来。

还能怎样呢，倾我之力，所能做的，只能是打点好兰池宫里里外外，让他在那里的日子不至太难过；另一面，护着胡瑶的周全，让他的孩子平安降世。

由于我的阻拦，胡皇后没有随驾前往兰池，得以留在宫里。

从校场回宫之后，她便发热病倒，神智昏乱，病情日渐加重。

一连数日都未听说她有好转的迹像，我心忧她们母子安危，再顾不得太医的劝阻，执意入宫探视。

鸾帐低垂，茜色轻纱下，胡瑶静静卧在那里，苍白面孔透出病态的嫣红，眉峰紧蹙，薄唇半咬，似睡梦中犹在挣扎。

我伸手去探她的额头，却被徐姑姑拦住，“王妃身子贵重，太医叮嘱过，不宜接近病人。”

说话声似乎惊动了胡瑶，我还未答话，却见她身子一颤，眼眸半睁，直直望定我，吐出两个含混的字来。我离她最近，听得依稀清楚，分明就是叫的“王爷”！

这一声，惊得我心头剧震，半晌才敛定心绪，遣出所有人，只剩了我与胡瑶，留在空寂的中宫寝殿。

“阿瑶，你想见谁，告诉我。”我伸手握住她的手，只觉她掌心触手滚烫。

胡瑶似醒非醒，眼里几许迷离，几许凄楚，喃喃道，“王爷，求您放过皇上，放过这孩子……阿瑶再不会违逆您，阿瑶知错了……”

她哀哀呓语，攥住我的手，用力握紧，像抓住溺水时唯一的救命稻草，

我退后一步，陡然失去依凭，跌坐到床沿，仿佛溺进一潭冰水，却连挣扎也不能。

胡瑶，竟也是萧綦布下的棋子，竟也是一心效忠萧綦的人！我千挑万选，原以为她年少率真，就算出身胡家也应没有危害子澹之心……眼前恍惚掠过校场上的一幕，子澹夺弓、掷弓、开弓，以及那愤恨欲狂的眼神。回想他与胡瑶种种反常异态，骤然从心底里渗出寒意，不敢再想下去。

子澹，他必然已知道了真相。

当他发现枕边人只是一枚棋子，当他以为这棋子是我亲自挑选，亲手安插……我不敢想象，那会是怎样的绝望和愤恨?

怎样的激愤欲狂，才会让子澹在校场上不顾后果，愤而开弓?

他恨萧綦，恨我，恨胡瑶，恨每一个欺他之人……假若还有解释的机会，我还能请求他的原谅么?

我颓然掩面，欲哭已无泪。

这熟悉的大殿，囚禁了姑姑一生，如今又在胡瑶身上，重现一场宿命的悲哀。

迈过殿门，我茫然前行，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迈动，仿佛被某个方向召唤，径直朝那里走去。

“王妃，您要去哪里？”徐姑姑追上来，惴惴探问。

我怔怔站定，半响，方记起来，这是去往皇帝寝宫的方向。

只是，那处宫殿早已空空荡荡，没有了我想探望的那个人。

良夜静好，明纱宫灯下，我凝望萧綦专注于奏疏的身影，几番想唤他，复又隐忍，终化作无声叹息。

即便问了他，又能如何。他骗我一次又一次，我何尝不是瞒他一次又一次。彼此都明了于心，彼此也都不肯让步。既然如此，那又何必说破，只要我们还能相互原谅，就让这样的日子继续下去。这一次，我总算学会了沉默。

那一天，从校场回王府，是他一路抱着我回来的。一踏上鸾车，我所有的勇气和镇定都被后怕击溃。当时那只箭，离他的咽喉，不过五步远。冷汗到这一刻，才湿透我重重衣衫。一切的安好，只因为他在这里。如果失去他，我的生命，也将随之沉入黑暗。

在他与子澹之间，我清楚知道两种感情的轻重不同——他若杀了子澹，我会痛不欲生；而子澹若杀他，我却会以命相搏。

再过些时候，就到母亲的忌日了。

算起来，哥哥早已到了突厥，该是回程的时候了，却迟迟没有消息传回。

萧綦总是劝慰我说，此去北疆路途遥远，有些耽搁也是平常事。可是他眉宇间分明也有几许隐忧，我明白他的忧虑，正如他知道我的不安——恰逢北疆大吏更替之时，突厥向来反复无常，就算哥哥路上耽搁了行程，也不该断绝音信。

北疆到京城的讯息，已经断绝了半月，道政司回报说山道毁塌，一时阻断南北交通。

可此事依然显得不同寻常，即便萧綦再不肯在我面前提及政事，我依然从他的繁忙与焦灼中，察觉到一丝不祥的征兆。

这几日，我总是莫名的烦躁，夜不能寐，食不知味。

女人的直觉总是惊人的准确，尤其，在遇到祸事的时候。

数日之后，一场震动朝野的大祸，从北疆传来。

龙骧将军唐竞反了，突厥借机起事，已经杀进关内。

烽烟起，边城乱。

唐竞野心勃勃，自负功高，疑忌之心极重，不甘屈身于胡宋之下，对萧綦早有怨怼。

此番被削夺兵权，终于激起反志。

六月初九。

唐竞斩杀新任北疆镇抚使，拘禁副帅，在军中散步流言，称豫章王疑忌功臣，裁夺兵权，为取悦门阀亲贵，打压寒族武人。唯恐旧部反抗，将行杀戮之事。

一时间，军中流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

效忠萧綦的部属旧将，有不肯听信谣言者，或被拘禁，或被夺职。

参将曹连昌极力抗辨，被斩杀帐前，血溅辕门。

是夜，唐竞率领五万叛军，在营中起事，趁夜袭掠，直扑宁朔。

不肯随之反叛的将士，大半被剿杀，其余被迫叛降。

天明之际，南突厥斛律王的狼旗突然出现在远方。

十万突厥骑兵，如沙暴一般呼啸而来，卷起黄沙滚滚。

唐竞叛军与突厥人会合于城下，强攻城门，与宁朔守军恶战两昼夜。

杀到次日五更时分，城下已是血流成河，尸堆如山，驻守宁朔的定北将军牟连、副将谢小禾拼死力战，一面燃起狼烟，遣人飞马急报，向朝廷告急。

第三日正午，北突厥大军杀至，咄罗王亲率二十五万铁骑，千里横越大漠，扬言踏平中原，一雪前耻。

四十万虎狼之师，几乎将整座宁朔湮没在血海尸山之中。

初抵突厥的江夏王与和靖长公主，被斛律王挟为人质，押赴阵前。

北疆十二部族随之一同反叛。

六月十五，宁朔城破。

定北将军牟连战死，牟将军夫人曹氏披甲上阵，战死城头。

突厥人入城戮掠纵火，席掠财物，百姓稍有反抗即遭屠杀。

昔日繁华的边塞重镇，一夜之间沦为修罗屠场。

副将谢小禾拼死救出牟家幼女，浴血杀出重围，连夜南奔。

北境工防本由萧綦一手建立，自唐竞接手驻防以来，早已对各处机关布防了如指掌。唐竞其人，素有“腹蛇”之名，行军诡谲迅疾，堪称一代枭将，论谋略手段，在军中罕逢敌手。

此番变起肘腋之间，叛军来势迅猛，更挟南北突厥之势，锐不可挡。

临近各州郡仓促应战，几无还手之力。

守将皆不是唐竞之敌，屯驻的兵力也远不及叛军与突厥。

宁朔一破，犹如凶残的狼群撕破了围栏，北疆各郡骤然被践踏在铁蹄之下。

短短十数日，已经连失四郡。

突厥人的马蹄再度踏入了中原大地。

消息传来，如晴空霹雳，天下皆惊。

朝堂之上，谢小禾将军含悲恨诉，句句泣血。

满朝文武莫不悲慨，牟将军的妻舅，侍郎曹云当廷伏地大恸，以至昏厥，谢小禾等一众武将誓死请战。

牟连，当日与我在宁朔并肩抗敌的年轻将军，以及他坚毅贞静的夫人，竟这样与我永诀。

我无从知道，面对满朝文武，面对泣血含恨的部属，甚至面对那年仅七岁的牟家幼女——那一刻，威震天下的摄政王、大将军、我的夫君，他是怎样的心情。

十年相随的亲信旧部，一朝反叛，引狼入室，疆土沦陷，大祸秧及苍生。

半生征战换来的安宁，就此毁于一旦。

谁最痛，谁最恨，谁最悔。

这一刻，全天下都在看着一个人——豫章王萧綦。

这个名字，在太平时的魔，亦是乱世里的神。

殿堂之上，三道诏令颁下，一日之间传遍京城，震动天下。

其一，追封牟将军为威烈侯，曹氏为贞烈夫人，收牟氏幼女为豫章王义女；

其二，战死于宁朔的诸将士，均进爵三等，厚赐家人重金；

其三，豫章王奉旨平叛，三日后亲征北伐。

将伐

散朝后与众朝臣将帅议事至深夜，萧綦回府已是夜阑人静时分。

我站在王府大门玉阶前，擎一盏宫灯，默默望着那两队灯火自远处蜿蜒而来。

萧綦勒马，在离我十步外停伫。我看着他，仰头微笑，擎起宫灯，亲手为他照亮家门。

他跃下马背，大步来到我面前，紧紧抱住了我。左右扈从远远退开，四下悄然，夜风拂衣而过。

泪水在这一刻潸然滑落，镂银玲珑宫灯脱手坠地，旋滚下玉阶，无声熄灭。

风寒，露重，更深。

唯有我们彼此相拥，两个人的身影交织纠缠，长长投在地上。

相对无声，却胜有声。

他默默握紧我肩头，温暖的掌心仿佛一团火焰，烙得肌肤生生发烫。

在他眼底，红丝缠连，尽是疲惫，锐利里透出阴沉。

我抬手抚上他眉心、眼角、脸颊，指尖停留在他唇上。

如削的薄唇，抿出一缕艰涩。

此时，我只盼这唇上，重现平日的微笑，那样骄傲、冷酷、从容，他所独有的微笑。

他凝视我许久，长长叹息，闭了眼，“我终是负了你，负了天下。”

纵然早知他会负疚自责，然而听到这一句话，胸口仍是锥刺般的疼痛。

唐竞之乱，引外寇入侵，祸延苍生——萧綦识人有误，防范太迟，确有不可推卸之责。

然而，他终究不是神。纵然是同生共死十余年，一起从刀山血海里走过来的弟兄，也挡不住野心的诱惑。

人性如此，连神也未必能洞彻人性，何况萧綦一介凡人。

然而，无需原由，错便是错了，负便是负了。

萧綦或许不是君子，却也不是文过饰非，不敢担当的懦夫。

亲征，便是他对天下的担当。

宋怀恩，胡光烈、唐竞，这三人曾是他最信赖倚重的手足。

昔日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与，如今胡宋二人辅佐左右，唐竞坐镇边陲，成三角鼎立之势，原本是牢不可破。放眼当今天下，再无一人可与之匹敌——谁曾料，一夕之间，君臣反目，手足相残。

唐竞狭隘好妒，为人跋扈，一直以来忌恨胡宋二人，纷争不断，早已积下夙怨。

多次的纷争都被萧綦压下，对唐竞一再警示，可谓宽容已极。

此人却分毫不知收敛，引得军中非议日增，弹劾他的折子也是不断。

此番撤回兵权，调换边疆大吏，萧綦亦是思虑许久，最终痛下决定。

或许唐竞的反叛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却未必能令萧綦意外。

他不是没有料到，也不是没有防范，只是自负地相信了同袍之义，相信了昔日手足的忠诚。

唐竞的反叛，显然是蓄谋已久。

当年突厥王死后，族中王族陷入无休止的嫡位争斗，最终分裂而二。

南突厥据守旧都，享有南面水草丰茂之地，渐渐与中原通商交融；北突厥远走苦寒的北方原野，依旧游牧为业，励兵秣马，降服北方十二部族，重新兴建了王城。然而南北突厥因昔年旧怨，至今对峙分立，素无往来，即便在中原大军长驱直入，襄助斛律王夺位一役中，北突厥也只作壁上观，始终按兵不动。直至斛律王承袭王位，北突厥也默认了南突厥的王权。

这其中奥秘无从得知，然而，有一个人定然是其中关键。

贺兰箴，他以一个王室异种的卑微身份，究竟用了何等手段，在其间周旋应对，最终博得北突厥的默认和支持？又凭了什么，换得唐竞这阴鸷之人的信任，这两人又达成了怎样的盟约，共同与萧綦为敌？

他隐忍许久，或许等的就是这一天，终有机会向萧綦复仇。

次日一早，我见到了我的义女，以及那位浴血千里的少年将军。

昨夜在门口等候萧綦时，似乎染了风寒，夜里便又开始咳嗽。萧綦要我静卧休养，然而今日是那女孩子入府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亲自去迎她。

踏入正厅，便见一名青衫男子与一个瘦小的女孩儿已经候在座上。见我进来，那男子立时起身，屈膝见礼，“末将谢小禾叩见王妃。”

青衫鸦鬓，秀欣风骨——谢小禾，竟是这样一个清朗的少年。

我微笑，“谢将军请起，不必拘礼。”

转眸看那女孩儿，尖削下颌，眉目清秀，一身鹅黄宫装也掩不去面孔的苍白，叫人一见生怜。此时她却低头立在那里，并不行礼，只是沉默。

“沁儿！”谢小禾转头，压低了声音斥她，却不见厉色，只有怜惜。

她微微一颤，低着头上前，似极不情愿，却又不能违悖谢小禾的话。

我起身，止住她正欲下拜的势子，柔声一笑，“你叫沁儿？”

“我叫，牟沁之。”她默了一下，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尤其重重念出一个牟字。

是牟沁之，不是萧沁之——我在心里替她说出未能出口的后半句，刹那间明了她的心思。难为她一个七岁的孩子，心心念念记得自己的姓氏，不肯更改。

谢小禾却急道，“王妃恕罪！沁儿年纪尚幼，不知礼仪……”

“谢将军多虑了。”我微笑打断他急切的解释，正欲开口，突然胸中翻涌，一阵咳嗽袭来，掩了口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阿越忙递上汤药来。

我接过药盏，忽听沁儿轻怯怯地开口，“咳嗽的时候，不可以喝水。”

我与谢小禾均是一怔，却见她抬起头，眸子晶莹，隐含戚色，“我娘说，咳嗽的时候喝水会呛到。”

“傻丫头……”谢小禾啼笑皆非，我亦笑了，心头却酸楚不已。

“好，那我不喝。”我放下药盏，含笑看她，“你叫牟沁之，嗯，这名字很好听。”

她眸光晶莹地看我。

“我的名字是王儇。”我起身，朝她伸出手，“我们四下瞧瞧，看看你喜欢哪一间屋子，好么？”

她迟疑片刻，终于怯怯将小手交给我。

——从此后，我多了一个女儿。

握着这孩子的手，我心中突然充满宁静与柔软。

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这句话，到此刻我才明白它的含义。

在我的身体里，是我与萧綦的孩子，而身边这个在战争里失去父母，失去一切的孩子，同样也将是我珍爱的宝贝——我会好好爱她，保护她，补偿给她爱与温暖。

不仅仅是她，还有那么多孤苦的孩子，他们都不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。

牵着沁儿一路穿过回廊，心中越发明晰，霍然开朗——

在属于男人的战争里，女人并非只能守在家中等待丈夫归来。

我需要做的事情，还有很多。

月光清寒，穿透窗棂，照彻堂前玉砌雕栏。

萧綦面对案几上漆黑的剑匣，周身笼在寒月清辉里，，虽凝然不动，却有森然寒意迫人而来。

剑匣缓缓开启，一柄鲨鞘吞银，通体乌黑斑驳的长剑重握在他手中。

剑一入手，此人此剑，仿佛合为一体。

肃杀之气弥散，恍惚似重回大漠长空，黄沙万里的塞外。

——这是他随身的佩剑，随他马踏关山，横扫千军，渴饮胡虏血，十年来从未离身，直至入京逼宫，临朝主政。那之后，他以摄政王之尊，爵冠朝服加身，佩剑亦换为符合亲王仪制的龙纹七星长剑。

这把饮血的剑，便连同昔日雪亮甲胄一起封藏。

封剑之日，我伴在他身侧，亲眼见他合上剑匣。

当时我笑言，“但愿此剑永无出鞘之日，遂得天下太平。”

言犹在耳，烽烟又起，这把剑饮血半生，终究还是重现世间。

月光下，萧綦平举长剑，三尺青锋森然出鞘。

我猛地闭了眼，只觉眉睫皆寒，一时不敢直视。

终究，还是杀伐，杀伐，杀伐。

豫章王的劲旅铁蹄之下，再没有宽悯和饶恕，所带来的，只有杀戮和惩戒、威慑和灭亡。

我叹息，他回身看向我，目光森寒，似有千钧。

我向他走去，脚下虚浮，又似沉重如铅。

他皱眉，还剑入鞘，“别过来，刀兵凶器，不宜近身！”

我怅然一笑，伸手握住那乌黑斑驳的剑鞘，缓缓摩娑——每一处斑驳，都是一个生死印记，这把剑上究竟铭刻了多少血与火，生与死，悲与烈。

“阿妩！”他夺过剑，重重掷在案上，“这剑煞气太重，于你不祥，会伤身的。”

我笑了笑，“煞气再重，也重不过你，我又何曾怕过。”

他不说话，沉默凝视我。

我仰头，微笑如常。

自唐竞谋反、突厥入关、哥哥身陷敌营，一连串的变故，直叫风云变色。

然而我的反应，却比他预料的坚强——没有病倒，没有惊惶，在他面前我始终以沉静相对。当全天下都在望着他的时候，只有我站在他的身后，是他唯一可以慰藉的力量，给他最后一处安宁的地方。

月光如水，将两个人的影子映在地上，浸在溶溶月色里，微微浮动。或许是月光太明亮，耀得眼前渐化模糊，浓浓的酸涩涌上。

离别就在明日。

今宵之后，不知道要等待过多少个漫漫长夜，才得相聚。

此去关山万里，长风难度，惟有共此一轮月华，凭寄相思，流照君侧。

他抬手，轻轻抚上我脸颊，掌心温湿，竟是我自己的泪。

什么时候，我竟已泪流满面。

“你怨我么，阿妩？”他哑声开口，隐隐有一丝发颤。

——我怨怪么？

若说没有，那是假话。

偏偏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远赴沙场，留下我一人，独自面对种种艰辛——孤苦、忧惧、叵测，甚至生育的苦难。

不是不痛，不是不怨。

我只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害怕离别，害怕孤独的女人。

然而，我更是萧綦的妻子，豫章王的王妃。

这痛，已不是我一人的痛，这怨也不是我一人的怨。

万千生灵都在战祸中遭遇家破人亡、骨肉分离之痛——比起这一切，我如何能怨，如何能痛。

我抬手覆上他的手背，淡淡笑了，“你早一天回来，我便少一分怨怪；你若少一根头发，我便多一分怨怪。我会一直怨你，直到你平安归来，再不许离开，一辈子都不许离开。”

一语未尽，我已哽咽难言。

他不语，只是仰起头，久久，久久，才肯低头看我，眼底犹有湿意。

我颤然抚上他脸庞，却猛的被他紧紧拥住。

他将我抱得很紧，很紧，似害怕一松手就会失去。

“我会在宝宝会说话之前回来，在他叫第一声爹爹之前回来！阿妩，你要等着我，无论如何艰难都要等着我……”他的声音哽住，喉头滚动，再也说不下去，微红的双目深深看我，似要将我看进心底里去。他的身子微微颤抖，泄露了全部的痛楚与无奈。

这一刻，他再不是无所不能的豫章王，而只是一个有血有泪的平凡人，一个无奈的丈夫和歉疚的父亲。我分明触摸到他冷面之下掩抑的心伤，触到他的恐惧……他怕从此一别再不能相见，怕我熬不过生育之苦，怕我等不到他回来。然而置身家国两难之中，总有一边是他必须割舍，哪怕再痛也要割舍。

我将脸庞深深埋在他胸前，用力点头，泪水汹涌，“我会的！我会好好等着你回来，到那一天，我和宝宝一起在天子殿上迎候你凯旋归来！”

元熙五月，豫章王北伐平叛。

先遣冠威侯胡光烈为前锋主将，率十万劲旅星夜疾驰，驰援北境。

另遣副将许庚、谢小禾，率轻骑十万步向许洛，缘道屯守。

萧綦亲率三十万王师北上，六军集于凉州。

右相宋怀恩留京辅政，都督粮饷。

豫章王挥师北伐的消息传开，军心鼓舞，天下为之振奋。

不仅北方边关战事激烈，京城、朝堂、宫廷，乃至军帐之中，无处不是暗流汹涌，风云诡谲。萧綦留下了宋怀恩坐镇京中，辅理政务，都督粮草军饷。京中明处有宋怀恩掌控着京师安全与后补给，暗处有我控制着宫廷与门阀世家，一明一暗，相辅相成，源头最终仍汇集到萧綦手中。

边关事变一起，胡光烈第一个请战争功。他与唐竞素来不和，此番平叛更唯恐被宋怀恩抢去功劳。唐竞的反叛，已令萧綦警戒疑忌之心大盛，胡光烈此时的举动，无疑给他火上浇油。

自入京之后，以胡光烈为首的一班草莽将帅，自恃功高，时常有荒唐胡闹之举。胡光烈尤其对世家高门憎恶无比，时时寻衅生事，对萧綦笼络世家亲贵的举措大为不满，私下多次抱怨萧綦得势忘本，偏宠妻族，嫌弃旧日弟兄。

此前萧綦尚且顾念旧义，一再隐忍，自唐竞事发之后，却再无姑息之仁。

暗流

转眼八月，已是夏末。

京城的桂花快要开了，王府木犀水榭里，夕阳斜照，风里隐隐有一丝甜沁的气息。

玉岫抱了刚满两岁的小女儿来探望我。

对面的沁之，端了槐汁蜜糕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一勺勺喂给小人儿吃。

小人儿很是贪吃，粉嫩的唇瓣边沾了白生生的糕末，还兀自舞着小手索要不休。

沁之看得咯咯直笑。

这个孩子比起三个月前初来府里，已经白润了许多，不似当日那般瘦小，越发清秀可人。虽然还是沉默寡言却也渐渐与我亲近，只是仍不肯改口。

萧綦允她不必改姓，依然叫做牟沁之，我亦从不勉强她，任由她叫我王妃。

我摇头笑叹，“沁儿，你再这么喂囡囡，该把她喂成陆嬷嬷一样了。”

陆嬷嬷是掌膳司老宫人，一手厨艺妙绝天下，尤其长得憨肥浑圆，奇胖无比。

“胖才好，胖人有福。小世子可要像我们囡囡一样，长得白白胖胖，可不能像王妃这样弱不禁风！”玉岫爽快地笑道。

徐姑姑与沁儿都笑出声来。

“小世子必然是肖似我们王爷的。”徐姑姑笑道。

我垂眸，笑而不语，心底泛起一抹酸软，却又透出甜蜜。

玉岫啊了一声，拍手道，“听说王爷前日连克三镇，已将侵入葫芦岭的叛军逼退到那什么，什么关外……”

“瓦棘关外。”我微微一笑。

“是了，就是这个地方！那些个地名古怪得很，我可记不得。”她脸颊泛起兴奋的红晕，眸光闪亮，连比带划，“瓦棘关那一仗，咱们三万铁骑直插敌后，左右两翼合围，给叛军来了个迎头痛击，从正午杀到黄昏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……”

她越说越是兴奋，好似亲眼所见一般，满面骄傲光采。

如今宫里宫外，无处不在传扬豫章王的骁勇战绩，人人仰慕争颂。

自萧綦亲征之后，前方战局一扫颓势，风云翻涌，横扫千里，将叛军迎头狙阻在河朔之北。步步进逼，沿路收复失地，传说守城叛军远远望见豫章王的帅旗，不及细辨真伪，即弃城而逃，过后方知萧綦根本不在营中。

也有负隅顽抗的叛军，踞城死守，以满城百姓性命相要挟，却被萧綦截断水源，围困七日后，城中水竭，兵马百姓皆濒危之际，我军趁夜强攻，杀入城中，尽斩叛军头领，城中百姓亦脱险获救。不出两月之间，叛军和突厥人即被逐出关外，豫章王帅旗所到之处，连突厥悍将也望风披靡。

“反正咱们王爷就是天下无敌！”玉岫一挥手，话音重重掷地，颇有将门主妇的豪气，惹周遭一群侍女听得神往不已。

我静静含笑听着，尽管她所说的一字一句，都早已知道，心头亦想过了不知多少回，每听人说起，却依然心澎湃，百转千回。

她们口中，那个天神般不可打败的人，那个世人争颂的大英雄，正是我的丈夫，我的爱人，我宝宝的父亲——还有什么，比这更值得骄傲。

每一天都有战报从北边源源不断的传回，经由宋怀恩，再送入我手中。

每一晚，临睡前必做的事情，就是将前方最新的战况讲给宝宝听，让他知道，他的父王如何英勇无敌，如何保家卫国，如何顶天立地。

再过不久，我的宝宝就要来到人世了。

除了前方的战事，萧綦与哥哥的安危，这便是对我最重要的事。

玉岫一气说了半天，终于说得口干，端起茶水来喝。

“谢将军也打胜仗了么？”一直安静聆听的沁之，突然插嘴进来，细声问道。

我一怔，随即莞尔，“小禾将军带着前锋，也攻下了叛军多处要塞，旗开得胜。”

沁之闻言，整个小脸都亮起兴奋的光采，即刻却又黯然，“那样又要死许多人了……小禾哥哥一定很不开心。”

她的话，令得四下一片默然。

不错，每一场胜仗，也同样意味着死亡和伤痛，意味着狼烟燃过沃土，烽火烧毁家园。

又有多少人流离失所，又有多少人痛失至亲。

“一些人的死，是为了换回往后的安宁，让更多人可以活下来。”我轻轻握住沁之的手，“国家疆土，正因这些将士的热血洒过，才会让生命一代代传延下来，让我们的后代繁衍生息。”

这句话，是我说给沁儿听的，也说给宝宝听的——不管孩子们现在能不能懂得，将来，他们却一定会明白，父辈今日所做的一切，正是为了他们的将来，为了天下的将来。

仰头眺望遥远的北方天际，一时间，心潮涌动，感喟无际。

“对了，王妃，昨日赈济司回报，又收容了近百名老弱幼残，钱粮恐怕又吃紧了。”玉岫惴惴开口。

“人还会越来越多……”我蹙眉叹息，心中越发沉重，“仗一天打不完，流民一天不会减少。”

“这样下去，赈济司只怕支撑不了多久。”玉岫长叹，“实在不行，让怀恩从军饷里多少拨一些来……”

“胡闹！”我斥断她，“军需粮饷，一分一毫也动不得，怎能打这个主意！”

玉岫也急了，“可那些也是人命啊，一张张嘴都要吃饭，总不能眼见着人饿死！咱们好歹把赈济司建起来了，如今多少流民就指望着这一条活路，怎可半途而废！”

“玉岫！”徐姑姑喝住她，“你这是什么话，为了建这赈济司，王妃耗费了多少心血……”

“够了，不要争了。”我无力地扶了锦榻坐下，心中烦扰，顿觉冷汗渗出后背，眼前昏花。

她二人都噤声不语，不敢再吵。

当日建立赈济司，并没想到会有这般规模。

原本按规制，各地官府都设有专人赈济灾民，然而长年战乱，流民不绝，官府疲于应对，赈济之职早已荒废。如今北疆战乱，大量流民逃难南下，流失失所，若是青壮年尚可觅得安身之地，一群老弱孤残却只得倒卧道旁，生死由命。

我与宋怀恩商议后，由他下令，在官道沿途，设立了五处赈济司，发放水粮药物，收容老人幼儿。最初建立赈济司的钱粮，由官库拨出，初时我们都以为足够应对。却不料，赈济司建立之后，流民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数量竟如此之巨，不到两个月，几乎将钱粮消耗殆尽。

照此下去，只怕赈济司再难支撑。

为解赈济司的燃眉之急，我决定先以王府库银救急，其余再从宗亲豪门里筹措。

然而唤来管事一问之下，我才知道，王府库银竟然不足十万两。

是夜，徐姑姑、阿越与我彻夜秉烛，查点王府账册。

我自幼便被父亲当作男孩子教养，对持家理财全无兴趣。

大婚之后，诸多周折，及至回到王府，更有徐姑姑与府中老管事操持琐事，对于王府的库银开支，我竟是全然不知。

灯下，对着一本本近乎空白的帐册，我惟有抚额苦笑。

我这位夫君，堂堂的豫章王，何止是两袖清风，简直可说寒酸之极。

他征战多年，皇家厚赐的财物金帛，几乎尽数赐予属下将士，自己身居要职，却是严谨克俭，未曾有一钱一厘流入私囊。

他的薪俸用于日常开支之后，并无节余。

如今，即便将整个王府搜刮个干净，也仅能凑足十六万两。

这区区十六万两，对于北方饥困交加的万千流民，可谓杯水车薪。

烛火摇曳，我对了窗外发呆半晌，蹙眉问徐姑姑，“镇国公府能有多少库银？”

徐姑姑摇头，“有是有的，但亦不算多，何况王氏枝系繁杂……”

“我明白。”我喟然长叹，心中明白她的意思。

王氏家风崇尚清流高蹈，向来不屑在钱财之事上营营苟苟。

虽然历代袭爵承禄，却也惯于挥霍，加之族系庞大，开支繁杂，一份祖业要供养整个亲族，实在算不得豪绰。

“此次悠关民生，除此别无他法。”我决然回头，“况且要从京中豪门里筹集财力，王氏也当做为表率。”

王氏解囊之举，赢得朝野赞誉无数。

然而京中高门依然不为所动，从者寥寥。其中确有许多家族，迫于家道中落，财资困窘，然而也有不少世家，平日敛财成性，挥金如土，真要让他们为百姓出钱的时候，却如剥皮抽筋一般，抵死不从。想必他们也是料定，眼下边疆战乱，萧綦不在京中，我亦不愿多生事端，拿他们无可奈何。

玉岫粗略盘点，这几日从宗亲世家中募集到的银两不足八万。

她颓然掷笔，“平日里一个个道貌岸然，开口苍生，闭口黎民，到了这时候才显出真心。”

“无妨，眼下筹到的银两，也够赈济司应付两三月了。”我闭上眼，淡淡一笑，“任他们悭吝如铁，我总有法子叫他们松口。”

“那可妙极了！”玉岫喜上眉梢。

我摇头笑叹，“眼下还不是时候。”

正待与她细说，侍女进来禀道，“启禀王妃，宋大人求见。”

我一怔，与玉岫对视一眼。

“今日他倒来得早，敢情是公务不忙罢。”玉岫笑道。

正说着，宋怀恩一身朝服地进来，脸色沉郁，看似心事重重。

见了玉岫，他也只淡淡颔首。

见此情状，我心下一沉，顾不上寒喧，劈头便问，“怀恩，可是有事？”

他点头，“怀恩愚昧，本不该惊扰王妃，只是此事牵涉非小，怀恩不敢擅专。”

我从锦榻上直起身，“你我不必客套，但说无妨。”

宋怀恩抬起一双浓眉，面容沉肃，“前日例行查点，发现粮草军饷似有微未出入，看似寻常，却有可疑之处。我连夜查点，未料想，这

里边竟然大有文章。”

这一惊非同小可。

水至清则无鱼，军需开支向来庞杂，下面有人略动脑筋，从中贪取些小利，已是心照不宣的事。积年陈弊，并非一朝一夕可改变。

然而如此小事，何以惊动当朝右相?

宋怀恩以右相之尊，若要惩处一两个贪污下吏，又何需向我禀报?

除非，此事背后牵出了特殊的人物。

心下立时悬紧，我直视他双目，抿紧了唇，一言不发。

宋怀恩脸色铁青，“自开战以来，有人一直对粮草军饷暗动手脚，非但挪用军需，更以次充好，将上好精米偷换成糙米送往前方。”

“什么！”玉岫惊怒直呼。

震动之下，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，分不清是急是怒，身子不由微微发抖。

“非但如此，屡次拨予赈济司的银量，更有近半被截用。”宋怀恩浓眉纠紧。

“好大的胆子！难怪下面总说钱粮吃紧，原来一半都落入了硕鼠之口！”玉岫怒极反笑，猛一拍案几，怒道，“王爷在前方征战杀敌，背后竟有人干起这等勾当！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包天？”

宋怀恩沉默，望向我，一言不发。

不必他再说什么，我已经明了。

这个答案，让我瞬间如坠冰窖，刺骨寒彻。

——掌管军需的官吏正是胡光烈的弟弟，胡光远。而掌管赈济物资的官员却是子澹的叔公，谢老侯爷。

胡光远分明是个耿介爽朗的汉子，深得萧綦信重，怎会是他干下这等蠢事！

而谢老侯爷却是子澹唯一的亲人，当年谢氏卷入皇位之争，敬诚侯事败伏诛，谢家满门受此牵累，几乎就此覆亡。唯独这谢老侯爷因病告假，未曾参与其中，且身为三朝老臣，有功于社稷，侥幸避过当年之难。却从此闲置在野，多年不得启用。子澹登基之后，顾念母家

颜面，才给了谢老侯爷一个虽无实权，却油水丰厚的官职，让他颐养天年，安乐终老。

子澹，为何又是子澹——这两个人，与他虽不见得亲厚，却终究是妻弟和长辈，如今双双涉入这桩丑事，让他颜面何存，让我情何以堪！

“证据可确凿？”我缓缓张开眼，望向宋怀恩，一字字问得艰涩无比。

“铁证如山，这是一干下吏与候府帐房的供词。”宋怀恩从袖中取出一方黑色绢册。

若按刑律论处，谢侯重罪难脱，应处以腰斩之刑；胡光远死罪可免，却只怕难逃刺配流放之刑。

久久沉默，沉默得令人近乎窒息。

我疲乏地开口，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该怎么做，你便去做吧。”

宋怀恩默默望着我，欲言又止，目光深深如诉。

避开他的目光，我长叹一声，“皇上远在行宫，不必奏请。即刻将谢侯与胡光远下狱，交大理寺量刑。同时查抄侯府，家产一律藉没，充入国库。”

“卑职遵命！”宋怀恩垂首。

“还有”，我缓缓道，“让人放出风声，就说此案牵涉重大，我决意彻查一干涉案官员，凡有贪污私弊，家产来历不明者，一律按重罪论处。”

我沉吟片刻，又道，“既然胡氏涉案，同时牵涉帝后亲族，难免引致宫帏动荡。如今是非常之时，且命内禁卫封闭中宫，暂时不可让皇后知晓此事。”

决绝

帘外已是黄昏，暴雨不知何时停歇了，天地间冲刷得一派澄澈。

京城里依然是处处锦绣，仿佛并未笼上战事的阴霾。

只是，雷霆总隐藏在最平静的云层之下。

杀伐悄然降临，于无声处惊心动魄，没有人察觉，亦来不及回应，一切已经发生。

今晨，胡光远奉命至相府议事，甫踏入大门即被设伏在侧的虎贲禁卫擒住，押往大理寺。

宋怀恩持我掌管的太后印玺，带人直入安明侯府，将犹在宿醉中的谢侯收押，府内外层层重兵看守，彻底查抄阖府上下，家产尽数抄没入籍。谢氏一门，上至花甲之年的老仆，下至未满周岁的婴儿，一概拘捕下狱。

相对于谢氏的满门惊变，胡府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之中。

宋怀恩没有立即动手，只收押了胡光远一人，并将胡府上下严密监控起来，严禁消息走漏。胡光烈征战在外，与家中音讯隔绝，不知吉凶，皇宫更在我控制之下，胡皇后自身难保，胡家不敢妄动，唯有闭门以待，惴惴如坐针毡。

三日后，安明侯谢渊斩首于市。

朝野震动，百官惊悚。

“赈济司共收到募银……一百七十六万两。”玉岫清点帐目，搁笔长叹。

阿越咋舌，“天，这怕是好多年都用不完了！”

她二人喜不自禁，我却笑不出来。

沉烟缭绕，一室清幽，心绪却是纷乱如麻。

疲惫地阖上眼，不愿也不忍去想，眼前却分明晃动着子澹的影子。

我该如何对他说——

谢老侯爷一生才名远达，撰写史稿三百余卷。对这位老者，我自幼便深怀孺慕之心。然而人非圣贤，即便大英雄、大智者，也会有弱点。谢老侯爷非但贪财，更加放不下世家的面子，硬撑着昔年辉煌门庭，明明家道已颓败，仍挥金如土，分毫不肯低头。

那一份奢靡精致、纸醉金迷，岂是谢家空空如也的府库可以维持的。

这些年，萧綦一力推行简俭，一反我朝数百年来奢靡颓逸之风，裁减了高官俸禄，提高寒族下吏的薪俸，充盈国库军需，减赋税，免徭役，迫使许多奢侈成性的世家大为收敛。

谢家虽败落已久，我却没有想到，他们竟沦落到如此地步，要靠贪弊维生。

我绝不相信谢老侯爷是十恶不赦的坏人，然而国法不能容情，一朝踏错，便是一世尽毁。

这一切都应是滴水不漏，却没有料到，胡光远死了。

两个时辰之前，他趁狱卒不备，以头触柱，撞死在牢中——原本以他的罪责，并非死罪，只判了刺配黔边，终生不得启用。然而他却一头撞向石柱，血溅天牢，以死来赎清罪孽。

闻听他的死迅，我惊呆在当地。

那个爽朗的少年，笑起来总是嗓门洪亮，常常骑了快马，奔驰在官道上的少年，每次被萧綦责骂都会抓头傻笑的少年……他的自尽，究竟是因为自愧自惭，还是舍一人之命而不至连累兄妹——我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。

宋怀恩垂首肃立在侧，一言不发，神色沉重。

“这便是一个人的命数，王妃，您切莫太过自责。”徐姑姑温言劝我。

我一时惘然，沉默了许久，对宋怀恩叹道，“既然人都去了，就不要太过为难胡家……他们终究也是有功之臣，这污名，就免了吧。”

胡光远的尸身，经太医查验，被宣布为旧疾突发，不治而亡。

事态平息之后，我解除了中宫的封禁，让胡氏家人入宫探视皇后。

当晚，宫中即来人禀报，说皇后娘娘悲痛过度，病倒在床。

对于胡瑶，对于胡家，于情于理于法，我不知道该不该有愧。

宁愿她痛骂愤恨，也不愿看到她沉默。她的不抱怨，或许才是真正的可怕。

辗转想了整夜，似醒非醒之间，依稀见到子澹，容色如霜，忽又见胡瑶浑身是血，披头散发……猛然惊醒过来，竟已汗透重衣。

望向罗帐外，约是四五更光景，天色将亮未亮，越显凄清。

这个时候，萧綦应当已在校场上驰马点将了。

抚着身边似水柔滑的锦缎，睡了整夜，床的另一半仍是空空冷冷。

眼眶忽热，湿了衾枕。

在这九重宫阙里，我与胡瑶，这普天之下最尊贵的两个女人，同时面临着惊人相似的处境，却又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。她是皇后又如何，我是豫章王妃又如何，在战争、杀伐、离别、孤独、疾病、生死面前，我们都只是无辜而无助的女人。

我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，尚能改变他人的处境。

并非我有多么心软仁慈，只不过是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

三日后，我力压宋怀恩的反对，下令从行宫迎回了子澹。

子澹回宫之后，行动仍不得自由，起居皆受左右监视，但至少，他可以陪伴着胡瑶，陪伴着他的妻儿——他有她，她亦有他，两个人再不孤单。

这之后，胡瑶终于开始进药，病情渐有起色。

而我却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，无论如何滋养进补，也不见明显的效用。

太医也说不出什么病况，只让我静心宁神，好生休养。

静心，说来容易，可又如何能说静就静?

前方战事，流民赈济，宫闱动荡，哪一件可以不去想。

这几日，姑姑的情形也不大好。

她是真正已经油尽灯枯了。缠绵病榻这么些年，神智混沌，四肢僵痹，连眼睛也盲了，与行尸走肉并无不同。从起初想尽一切办法为她医治，到日渐悲哀绝望，如今我已彻底放弃。

眼看姑姑这个样子，我甚至想过，宁愿当日没有从刺客刀下救她，让她保持着昔日风华，在最高贵的时候离去——而不是被时光碾压，饱受疾病摧残，以龙钟老妪的姿态踏上黄泉。

只是，当太医亲口说，太后时日无多的时候，我仍是无法接受。

亲人一个个离去，如今，连姑姑也要走了么。

我每日强撑精神，尽可能去万寿宫陪着姑姑，在她最后的时光里，静静地陪她走完。

凝望她的睡颜，我黯然叹息。

姑姑向来是最爱洁净的，怎能让她带着憔悴病损的容颜离去。

我让阿越取来玉梳和胭脂，扶起姑姑，亲手帮她梳头挽髻。

“王妃，皇上来了。”阿越低声道。

我一怔，玉梳脱手坠落。

是子澹来探望姑姑了……自他回宫之后，我一直小心回避，不愿见到他。

“皇上已到宫门外了。”阿越惴惴道。

来不及思索，我仓促起身，转入屏风后，“皇上若问起，就说我来探望过太后，已经离去了。”

立在紫檀屏风后，隔了雕花的空隙，隐隐看见那个淡淡青衫的身影迈进门来。

一时间，我屏住了气息，咬唇强抑鼻端的酸楚。

阿越领着侍女们向他跪拜，子澹却似未留意，径直走到姑姑床前，默然伫立。

“是谁在替太后梳妆？”他忽而发问。

“回皇上，是奴俾。”阿越答道。

静默了片刻，子澹再开口时，声音微微低涩，“你，你是豫章王府的婢女？”

“是，奴俾是在王妃身边伺候的，方才王妃命奴俾留下，服侍太后梳妆。”

子澹不再说话，久久静默之后，听见他黯然道，“都退下吧。”

“奴俾，告退。”阿越有一丝迟疑，却只得遵命。

听得裙袂悉簌，左右侍女似乎都已退出殿外，再没有一丝声响。

殿内归于死水般的沉静，唯有药香与兰息香的气息淡淡缭绕。

静，长久的寂静，静得让我错觉，他或许早已经离开。忐忑地凑近雕花纹隙，正欲窥看外面的动静，忽然听得一声低微到几不可闻的哽咽。

子澹伏倒在姑姑床边，将脸深埋入垂幔中，肩头微微抽搐。

“母后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变成了这样？”

他像个无助的孩子，死死抓住沉睡中的姑姑，仿佛抓住记忆里最有力的那双手臂，企盼她将自己从泥沼里救出。然而这双手臂，早已经枯槁无力。

那单薄身影隐在垂幔间，却听他喃喃道，“母后，从前你总想让皇兄登基，你告诉我，皇位到底有什么好？这皇位害死了父皇、皇兄、二皇兄，还有皇嫂……连你也变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，她还一心要这皇位？”

我狠狠咬唇，不让自己出声。

“我又梦见她，一身的血，站在大殿上哭。”子澹的声音幽幽回荡在冷寂的寝殿，“可是转过身，眼前血流满地，身首异处……她骗我，阿瑶也骗我，还有谁可以相信？我不明白，那样爱过的人，到头来，为什么都成了恨？”

这一声“恨”，听在耳中，只觉嗡的一下盖过了所有声响。

眼前屏风的雕花，再也看不清楚，缭乱昏花。

痛，只有痛，钝钝的从身体里传来，像一只冰冷的手在缓缓撕扯，一下下剥离出心底最脆弱的地方。除了痛，再感觉不到别的，甚至已没有喜悲。

手指绞紧裙上丝绦，却听叮的一声，丝绦断，明珠溅落在地。

“谁！”子澹惊跳。

屏风被他猛的推开，眼前光亮大盛，照见他脸色惨白。

抵着背后墙面，我已退无可退。

他迫视我，忽的一笑，“何必藏在这里，你想知道什么，何不直接问我。”

我并非故意，却被他看作是存心——如宫中无处不在的耳目，藏身暗处，窥探他的言行。

在他眼里，我是如此不堪。

闭了眼，任凭他目光如霜似刃，我再不愿开口，一切都已是徒劳。

颊上一凉，他抚上我的脸，手指冰凉，没有一丝温度，“还是如此骄傲么？”

他另一只手随即贴上我胸口，“你的心，究竟变成什么样了？”

我浑身颤抖，手足冰冷，“你放手。”

他乌黑的眼底，一片幽暗，透出令我惊悸的寒意。

未及挣扎，他的唇已狠狠压了下来，颤抖着侵入我双唇，那么冷，那么柔，与记忆深处，第一次亲吻的味道悄然重合……摇光殿，春日柳，熏风拂面。

曾经有一个温柔的少年，第一次亲吻了我的唇，酥酥暖暖的感觉，一辈子停留在记忆深处。

十年之后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吻，却是如此冰冷破碎。

泪水滑落，沿着脸庞滑入唇间，他亦尝到我的泪，蓦然一僵，停止了唇舌的纠缠。

我已没有力气支撑摇摇欲坠的身体，从心底到四肢百骸，都蔓生出无可抑制的痛楚，冷汗渗出全身，想开口却发不出声音。

他似觉察我的异样，伸手来扶我，“你，怎么了……”

我咬牙，推开他的手，将身子抵住屏风站稳，惨然一笑，“如你所说，我满手血腥，害人无数，你恨我也好，就此爱恨相抵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便是路人了。”

言罢，我掉头转身，再不敢看他的面容，一步步走向殿外。

我不知道是如何被阿越扶上鸾车，一路上，渐渐清醒过来，方才隐约混沌的痛楚，越发清晰，越发尖锐。

车驾渐缓，已近王府，我勉力探起身，整理裙袂。

忽觉身下一暖，热流涌出，剧烈的痛楚随即汹涌而来——莲色素锦的裙袂上，赫然一片猩红。

鸾车停了，我挑开车帘，竭力镇定地开口，“阿越，传太医。”

太医当即入府，汤药金针，统统用上，直忙到入夜。

分不清是累是痛，仿佛知觉已经完全麻木，神智却无比清醒。

徐姑姑一直守在旁边，不停用丝帕为我拭去冷汗，饶是如此，冷汗依然浸透了我全身。

太医惶恐地退出去，宫中几位年老的接生嬷嬷已经候在了外面。

看起来，我可怜的未足月的宝宝，已经要提早降临这人世了。

静夜沉沉，唯觉更漏声声。

我在昏沉里时醒时睡，恍惚中总见着烽烟火光，远远的，在那漆黑暴烈的战马上，萧綦战袍浴血，长剑裂空，挥溅出血光漫天……

额上忽觉清凉，是谁温柔的手，为我拭去冷汗。

睁开眼，恰看见一双泪光莹然，满是慈爱的眼睛，恍惚是母亲，又是姑姑。

是徐姑姑罢，我想唤她，想对她微笑，却听见自己的声音断续若游丝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徐姑姑忙握紧我的手，“不怕，阿妩不要怕！宝宝一定会平安的！”

我闭目深深呼吸，略微缓过气来，茫然看向帘外，是已经天黑了么？

看不透这重帏深深，也不知道北方的天际，是否已经落下夕阳。

望不穿这万水千山，却依稀见到他的身影，如在眼前。

九锡

五更过后，不见绽露晨光，天色越发阴沉晦暗，帘外风雨欲来。

神智在痛楚煎熬中渐渐迷失，眼前晃动着产婆和侍女的身影，恍惚看见谁的手上沾满猩红。

床前垂下的帏幕，时而飘动，忽远忽近，如同周遭的声音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

徐姑姑一直守在身旁，握紧我的手，一声声唤着我的名字，不让我昏睡过去。

合上眼，仿佛见着烽烟火光，远远的，在那漆黑暴烈的战马上，萧綦战袍浴血，长剑裂空，挥溅出血光漫天……此时此刻，你在哪里？

药香混合着宁神的熏香气息，沉沉如水，飘入鼻端令人昏昏欲睡。

我却不敢阖眼，因为我不知道，这一睡去还能否醒来。

徐姑姑满面是汗，一叠声地催促几位嬷嬷。

“徐姑姑……我有话对你说。”我抓住她的手，艰难地开口，“你记住我现在的话，一字不能差。”

“不要说傻话，傻孩子！”徐姑姑再也强撑不住，老泪纵横，扑倒在榻边。

我轻轻阖目而笑，“假如我不在人世，日后王爷另娶……我要你转告王爷，即便日后，这个孩子不是他唯一的子嗣，也是唯一可以继承大统的嫡子！”

这一生，太多动荡反复，早已不能相信永恒。

对于萧綦，我有多深的眷恋，亦有多深的了解。

当日他许下的誓言，我不奢望他全都做到，只盼他信守对子嗣的承诺，善待这个孩子。

“老奴记下了。”徐姑姑哽咽着，默默点头。

我咬唇，沉默片刻道，“若是女孩……待她日后长大，务必让她远离宫廷。”

整夜的痛楚煎熬早已麻木了知觉，恍惚里，听见风雨骤急，声声入耳。

一道惊雷响彻。

婴孩的哭声在雷声后响起，嘹亮清脆。

是错觉么，我竭力抬身望去，眼前却模糊一片。

“王妃大喜，恭喜王妃，小郡主平安降世！”

是女儿，终究还是女儿，我的女儿。

在这一瞬间，所有的苦与痛都归于宁静，生命的神奇与美好，令我泪流满面。

尚未来得及拥抱我的女儿，再一次的痛楚袭来，让我直坠向黑暗深渊。

依稀听见谁的惊呼，“是双生子！”

徐姑姑抓紧我的手，发抖得那样厉害，“阿妩，你听到了吗，还有一个宝宝……老天，求你保佑阿妩，公主在天有灵，保佑她们母子平安，长命百岁……”

最令人恐惧的不是痛楚，却是如铁一般压下来的疲倦，将意志重重压倒，让人只想抛下一切，就此放弃，就此沉睡，就此悠悠漂浮于天地之间，从心所欲，再也没有疲惫和痛苦……那是怎样的诱惑，怎样的渴慕。冥冥中，我似乎看见了母亲，又看见许多熟悉的身影……有宛如姐姐，有锦儿，甚至有朱颜，她们都幽幽地望着我，缓缓靠近过来，越逼越近……我动弹不得，呼叫不出，骤然被恐惧扼住了咽喉。

萧綦，……你在哪里，为什么不来救我。

黑暗里，我越坠越深，越来越冷，已经看不见一丝光亮，也听不见一点声音。

忽然间，仿佛从那天际最远处，有一丝婴儿的啼哭声悠悠传来，渐渐响亮，渐渐清晰。

那是我的女儿，是她的声音，在呼唤母亲。

这稚嫩的啼哭，一声声传来，牵引着我，转身，向那光亮处迎去。

“阿妩，阿妩——”徐姑姑苍老的，撕心裂肺的声音，一点点清晰起来，甚至感觉到她的手，重重摇晃我，抓得我肩上隐隐做痛。

“小世子有反应了！”产婆惊喜的呼声骤然传入耳中，我全身一震，霍然睁开眼。

产婆竟然倒提着一个婴孩，用力拍打他的后背。

我猛的呛咳起来，胸中气息顿时流转，呼吸重又顺畅，却仍说不出话来。

几乎同时，产婆手中的婴孩也发出一声微弱的啼哭，宛如一只可怜的小猫。

襁褓中的两个婴儿被抱到我跟前。

红色襁褓中的是姐姐，黄色襁褓中的是弟弟。

一样吹弹可破的粉嫩小脸，一样乌黑光亮的细软头发，竟覆至耳际——我见过的初生婴儿，都是浅浅黄黄一层绒发，从未见哪个孩子，一生下来就有这么美丽的胎发。

这一双孪生的孩子，眉目样貌却不相似。

抱在臂弯中，朱红锦缎里的女孩儿，立即睁开眼睛，乌溜溜一双眸子望着我，粉嫩小嘴微微努起，小手不安分地乱动，那神态眉目分明像极了她的父亲；而小小的男孩子却安静地躺在襁褓里，纤长的睫毛浓浓覆下来，秀气的眉梢微微蹙起，容貌依稀有着我的影子。

徐姑姑说，小世子生下来的时候不哭不动，气息全无，我也昏迷不醒，没有了脉息。

她几乎以为我和孩子都没能熬过来的时候，我的女儿突然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撕心裂肺一般。

就是这哭声，冥冥里唤醒我，将我从生死一线之间拽回。

小世子被产婆一阵拍打，吐出胸中积水，也终于有了哭声，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

玉岫守在外面已经许久，一见到产婆侍女出去报了平安，便不顾一切地奔进来。

她看着这一双孩子，又看着我，彼此对视，我们竟同时流下泪来。

此时此刻，似乎说什么话都是多余。

良久，良久，她才轻轻抱了抱孩子，哽咽道，“真好，真好……王爷知道了，该有多快活！”

我没有力气说话，只伸手与她相握，默默微笑，传递着我的感激。

已经派了人飞马赶赴北境，算着日子，这两日萧綦也该收到喜讯了。

想象着他会有什么反应，会不会喜极而狂……他一定不敢相信，上天待我们如此眷顾。

他会给孩子们取什么名字呢，这个做父亲的远在千里之外，等到他取好名字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。他能想出来的名字，必然是一番金戈气象……我忍不住笑了，望着襁褓中的女儿，看她蹬腿挥手，总想抓住我手指，放到嘴里吮吸。只觉怎么看她都看不够，心底里最柔软的一处地方，似有甘冽泉水淌过。

她生下来的时候，正好细雨潇潇，天地之间，清新如洗。

我并不在意这双儿女是否龙章凤姿，只求他们一生平安喜乐，清净宁和。

斜雨潇潇，洗净世间万物。女儿的乳名，就叫潇潇罢。

我的儿子，我希望他不仅仅有其父的英武，更有一颗明净的心，不必再像他的父母一般，沾染满手血腥……他的乳名，便是“澈”，澄净清澈如世外之泉。

一晃半月过去。

生命如此神奇，如此不可思议。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，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化成长，时常让我怔怔不能相信——置身于无休止的战祸、倾轧、恩怨，唯有看着这一双儿女，才觉得世间犹存美好，犹有希望。

宗亲朝臣送来的贺仪堆积如山，奇珍异宝，满目琳琅。

内侍单独入见，奉上一只平常的紫檀木匣，那是子澹的贺仪。

看似寻常的木匣，托在手中，只觉重逾千钧。匣中水色素缎上，静静托着一副紫金嵌玉缠臂环。

我怔怔望了这双金环，心口一寸寸揪起，郁郁的疼痛泅散，化也化不开。

缠臂金环的旧俗，相传是在女孩儿诞生时便要绕在臂上的，直到婚嫁之日，方可由夫婿取下，以此寄寓守护、圆满之意。

旧盟犹记，前缘已毁，谁也没能守护住最初的圆满。

枉有缠臂金，碧玉环，也不过是平添一分讽刺罢了。

罢了，到了这一步，讥诮也好，怨恨也罢，终归都是我欠你的。

十月初九，捷报飞马传来，豫章王收复宁朔，大破南突厥于禾田，克王城，斩杀叛将唐竞于城下。

越三日，城破，斛律王弃国北去，奔逃漠北。城中王族未及出逃者，尽斩于市。

豫章王大宴众将于王庭，受突厥彝器、浑仪、土圭之属，班赐将帅，犒封三军。

上至朝堂，下达市井，无不欢腾振奋。

豫章王的辉煌战绩，于国于民于史于天下，意味着安定、强盛、骄傲和荣耀。

而这一切，对于我，只是远行的离人终将归来。

薄薄一纸家书随着捷报一起传回。

顾不得阿越还在跟前，我颤着手抽出薄薄一纸素笺，竟是未展信，泪先流。

不敢纵容相思，唯恐被离愁动摇了刚强。

却在展开家书的这一刻，瓦解了所有的防御。

这是，他自烽火连天的边关，千里迢迢送回的家书。

墨痕里，字句间，笔笔银钩铁划，征尘扑面。

恍惚间，似到了无定河边，赫连台下。榆关归路漫漫，将军横刀纵马，踏遍寒霜，独对孤月羌笛。纵然铁血半生，终不免离恨柔肠。几回梦渡关山，见娇妻佳儿，相思蚀骨透，更甚刀斧。几回笑，几回泪，薄薄一纸素笺，字字看来，寸寸心碎。

我笑着仰起头，只怕眼泪落下，泅湿了墨迹。

“王妃……”阿越忐忑唤我，惴惴守在一旁，不敢贸然探问。

“王爷给世子和郡主取了名，男名允朔，女名允宁。”我仍是笑。

“啊”，阿越恍然，“这是，永铭收复宁朔之意罢！”

我微笑点头，复又摇头。

允，即是允诺、允誓；宁朔，更是我们真正初相遇的地方。

相遇、相许、相守，这一路走来，风雨曲折，个中甘苦，何足为外人道。

“这可好极了”，玉岫喜孜孜笑道，“王爷几时班师回朝？”

我低头，微笑不语，一点点叠好素笺，缓缓放回锦匣，“王爷说……”

甫一开口便哽住，分明努力笑着，眼泪却落下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望向遥远的北方天际，“王爷决意趁胜追击，挥师北进，踏平南北突厥。”

未收天子地，不拟望故乡。

唐竞死了，叛军灭了，这场战争却远远没有结束。

我的夫君，没有急于千里返家，没有为了早些与妻儿团聚而班师，而是继续北进，开疆拓土，踏平胡虏，去实现他的宏图霸业，一偿毕生心愿。

这便是我的夫君。

他属于铁血疆场，属于万里江山，唯独不属于闺阁。

十月十二，群臣上表，以豫章王高勋广德，请赐九锡之命。

礼有九锡：一曰车马，二曰衣服，三曰乐则，四曰朱户、五曰纳陛、六曰虎贲、七曰弓矢，八曰铁钺，九曰柜鬯。自周朝以来，九锡之赐，已是天子嘉赏的极致，意味着禅让之兆。

历代权臣，一旦身受九锡之命，自是天命不远。

子澹禅位，只在早晚。待萧綦班师之日，亦是天下易主之时。

十月十五，朝廷颁诏，赐豫章王天子旌旗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。

册封豫章王长子澈为延朔郡王，女为延宁郡主。

飘摇

午后秋阳和暖。

我却手忙脚乱也应付不了潇潇的折腾。

天知道她哪来这么充沛的精力，从早到晚没有一刻肯安分，简直比那些顽固的朝臣更难缠。

所幸澈儿倒是个安静的宝宝，全然不似他姐姐那般淘气。

他此刻乖乖躺在奶娘怀中，睡得十分香甜，睡颜宛如白莲，任何人看了都不忍惊扰。

好容易哄得潇潇入睡，将她交到徐姑姑手中，我亦累得精疲力竭。

倚在软榻上，翻看北疆传回的战报，方看了两行便觉困意袭来，渐渐阖目睡去……朦胧中，听得帘外有人低语，徐姑姑低声应答了什么。

我懒于回应，侧身向内而眠。

忽听徐姑姑失声低呼，“什么！怎不早来禀报？”

睡意顿时消散，我撑起半身，蹙眉道，“外面何事喧哗？”

徐姑姑慌忙趋至榻边，隔了纱幔，低声道，“回王妃，庞统领差人来报说，方才巡查发现，有一面出宫令牌……恐是失窃了。”

心中大震，我霍然拂开垂幔，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失窃应是在凌晨时分。”徐姑姑惶然道，“详情尚不清楚，奴婢这就传内侍卫入府问话。”

“来不及了。”我冷冷道，“立刻传令下去，命铁衣卫飞马出城，沿东面、北面追击，务必在今夜子时前追回出逃之人，如遇抵抗，就地格杀，断不能容一人漏网！”

徐姑姑额上渗出冷汗，“奴婢明白。”

“立即封闭宫禁，将昨夜值守的内侍卫全部收押，传宋相和庞统领来见我！”我匆匆披了外袍，唤来阿越替我梳妆更衣，预备车驾入宫。

坐在镜台前，才发觉额头已有冷汗渗出。

宫中禁军副统领庞癸，是我多年心腹，一直由他暗中掌控着宫中一举一动。一面令牌看似小事，可一旦有人趁隙作乱，千里之堤也会溃于蚁穴。

此时大军长驱直入北疆大漠，正是京中空虚之时，若后方生乱，无异陷萧綦于腹背受敌。

镜中自己的面容苍白异常，衬着唇上殷红如血的胭脂，犹如罩上一层寒霜。

门外靴声橐橐，宋怀恩已赶到，我转身披上风氅，迎出门外。

“属下参见王妃。”宋怀恩戎装佩剑，容色凝重坚毅。

远处城东兵营方向，升起浓浓的青色烟雾，直涌天际。

那是向沿途关隘示警的烟讯。

宋怀恩按剑道，“属下已经发出烟讯，派人飞马传令，封闭沿途隘口关卡。”

“很好。”我仰头望向那青色烟柱，缓缓道，“照路程算来，他们子时前到不了临梁关。铁衣卫已出城追击，届时前后合围，一个都不能放走。”

“可需留下活口？”宋怀恩沉声问道。

“事已至此，要不要活口，已不重要了。”我淡淡道，“东边不过是螳臂之力，北边却万不能有失。你可布署周全了？”

宋怀恩颔首，“东郡屯守的兵力不足两万，我已在沿途布下防务。京畿四面屯兵，坚若铁壁，王妃无需担忧。北边纵有天大本事，谅他也翻不出王爷的掌心。”

我蹙眉，“两军阵前，岂能自起内乱，无论如何不能让消息走漏。”

“王妃放心，铁衣卫行事，迄今未曾失手。”宋怀恩目光沉毅，杀机迸现，“既然箭已离弦，再无回头路可走，还望王妃早做决断！”

他的目光与我堪堪相触。

隔得这样近，我几乎可以看见他因激动而绽露在额头的青筋。

决断，这两个字轻易脱口，却是一生的逆转。

十年间多少次决断，要么踏上风口浪尖，要么退入无底深渊，从来就没有一条妥协的路可走。

一取，一舍，失去了，便是一生。

风起，满庭肃瑟。

我拽紧了风氅，仰头，望向宫城的方向。

——子澹，你终究要与我一搏了么？

红日渐西沉，黄昏将至，残阳如血，染红了长长甬道。

宫门外，三千铁骑分列道旁，甲胄鲜亮，严阵以待。

宋怀恩一骑当先，仗剑直入宫门。

我抬手拉低风帽，遮住面容，策马随在他身后，左右两骑亲随与我并缰而行。

此刻我身着骑服，以风氅遮掩了形貌，不着痕迹地隐身亲随之中，悄然入宫。

驻马宫墙下，回望天际斜晖，整个京城都沐在一片肃穆的金色之中。

京畿四面城门皆已封闭戒严，禁军副统领庞癸亲自率兵围捕胡氏一门，各王公府邸皆被重兵把守。

乾元殿前，黑压压跪在一地的宫人，数十名内侍带刀立在殿门前。

内侍总管疾步趋前道，“皇上正在殿中。老奴奉命看守宫门，未敢让人踏出一步。”

宋怀恩侧首，我略略点头，与他一同步上殿前玉阶。

殿内深浓的阴影里，子澹素衣玉冠，孤独地坐在御座正中，冷冷望着门口。

我与宋怀恩踏进殿内，最后一抹余晖将我们的影子长长投在地上，与玉砖雕龙重叠在一起。

“你们来了。”

子澹淡漠的声音，在殿内回荡。

“臣护驾来迟，望皇上恕罪！”宋怀恩按剑上前，单膝跪地。

我低头屈膝，沉默的跪在宋怀恩身后，将面容隐在风帽的阴影中。

“护驾？”子澹冷冷笑了，“朕一寡人，何足惊动宋相入宫。”

宋怀恩面无表情道，“胡氏谋逆，皇后矫诏欺君，臣奉太后懿旨，入宫护驾，肃清宫禁。”

子澹微微一笑，语声惨淡，似早已预料到这一刻，“此事无关皇后，何必累及无辜。既知事不可为，朕已素服相待，等你们多时了。”

他轻叹一声，似终得解脱般轻松，从御座上缓缓起身，“即是太后懿旨，那便有劳你，代朕转告太后——”

这“太后”二字，他重重说来，语意尽是讥诮，“朕总算遂了她的意，不知她可快活？”

宋怀恩沉默片刻，自袖中取出黄绫诏书，双手奉上，“臣愚钝，只知奉命行事，不敢擅传圣意。废后诏书在此，请皇上加盖御玺，即刻平定中宫叛逆。”

子澹握拳，脸色苍白如纸，“朕一身承担，不必连累旁人！”

宋怀恩冷冷道，“胡氏谋逆，铁证如山，望皇上明鉴。”

“此事与胡氏无关。”子澹微微颤抖，“朕已经任由你们处置，何必加害一个弱质女流？”

“臣不敢。”宋怀恩声如寒冰。

子澹扶住御座，恨声道，“你们，果真是赶尽杀绝，连妇孺都不放过！”

宋怀恩终于不耐，霍然按剑起身，“请皇上加盖御玺！”

“休想让朕颁这诏令。”子澹倚着御座，怒目相向，却浑身颤抖，似力已不支。

宋怀恩大怒，蓦然踏前一步。

“皇上。”我起身，掀了风帽。

子澹一震，侧首，与我四目相对。

他的目光直直剜进我心底。

两人之间，不过三丈距离，却已隔断了一世恩怨。

我缓缓向他走去，每一步都似踏着刀尖。

“你要亲自动手了么？”他笑了，苍白的脸色透出死一样的灰，身子晃了一晃，跌坐回御座，惨无血色的唇动了动，再说不出话来。

我沉默，任由他的目光、他的笑容，无声地将我鞭挞。

“皇上请过目。”我接过宋怀恩手中诏书，缓缓展开在子澹眼前。

“这是废后的诏书，并无赐死之意。”我克制着脸上每一丝表情，克制着自己的声音，只让他看到我最冷酷的样子，“若是杀人，用不着御玺，只需一杯毒药。胡氏谋逆，按律当灭族。只有废入冷宫，才能保全她性命。”

我望着子澹，“皇上，臣妾所能做的，仅止于此。”

子澹闭上了眼，似再不愿看我一眼，“我的命拿去，放过她跟孩子。”

他已认定我会借此发难，斩草除根，翦除他所有的亲人。

“朕既做了放手一搏的决定，便已有最坏地打算，自当承担一切。”他闭目仰首，唇角噙一丝惨笑。

我望着他，满心萧索，只觉悲凉，“你真想保全胡家，又何必将他们推上刀口？”

一旦事败，胡家将是第一个受戮，这一点子澹不会不知。然而他依然将整个胡氏投入这场希望渺茫的赌局，哪怕这里面有他的妻，有

他未降生的孩子。

他终究做了一个帝王该做的事情，却可惜，已经太晚。

“你说我从不曾争取过。”他忽然倦淡开口，“现在我争了，却又如何？”

我握紧诏书，却无法回答他的话。

纵然没有今日，胡氏也难逃覆门之灾；纵然没有玉玺，我也一样会动手。

——子澹，错不在你我，只错在这乱世。

“臣，铁衣卫统领魏邯回宫复命！”

铿锵如铁的声音从殿外传来，刺破死一般的沉寂，僵持的坚冰喀然崩裂。

子澹直勾勾望向殿门外，薄唇微颤，满目绝望。

魏邯按剑上殿，一身黑衣，行止迅捷如豹，面罩铁甲，只露一双犀利的眼睛在外。

他单膝跪地，双手呈上一件染血的杏黄凤羽丝袍，那是皇后才可穿的贴身中衣。

宋怀恩接过那件血袍，霍然抖开。

丝袍已被鲜血染透，却仍清晰可见，衣上写满字迹，笔触纤秀飘逸，风骨若神。

这是胡瑶的衣，子澹的字，襟下赫然盖着鲜红的玉玺。

——将密诏写在皇后贴身的中衣上，由宫婢穿了，躲过宫门盘查，一路潜逃出宫，分头带往北疆和东郡，向胡氏求援。除了北疆有胡光烈十万部众，东郡尚屯有胡氏三万旧部。此举兵行险着，孤注一掷，以子澹的优柔，只怕是想不到的。

血衣尚未干透，一股浓重的血腥气直扑鼻端。

子澹猛的掩住口，转过头，全身颤抖。他素来厌憎鲜血，却从未见他如这一刻的恐惧。

“臣在北桥驿外三里，截获潜逃的宫婢与其同犯，搜遍车驾不见可疑，其后自随行仆妇身上发现御用之物。徐副统领往东面追击，也已

捕获逆贼，现正快马回驰。”魏邯俯首禀来，声如寒冰，“一众逆贼共七人，无一漏网。”

“可有留下活口？”宋怀恩冷冷道。

魏邯一顿，“三人就地格杀，两人自尽，余下两名活口已严密看押。”

言毕，他与宋怀恩双双望向我，缄默不语，几乎与殿中阴影融为一体，却似两把出鞘的刀，杀气森森迫人，竟让我透不过气来。

我咬牙转头，再不看子澹一眼。

“乾元殿总管何在？”我厉声道。

内侍总管王福疾步趋入，伏地跪倒，“老奴在。”

“取玉玺来。”我扬手将诏书掷在他面前，“传旨，废皇后胡氏为庶人，即刻押入冷宫。”

屏风后，两名内侍如幽灵般现身，一左一右上前。

王福臃肿肥胖的身躯此刻矫捷异常，大步趋近御座，对子澹一欠身，“皇上，老奴得罪了。”

左右内侍按住子澹，王福上前，搜出子澹贴身所藏的玉玺，重重按上那道诏书。

子澹僵如石雕，任凭摆布，只目不转睛望定我，一双眼里似要滴出血来。

我猝然转身，紧紧闭上眼，“魏统领，即刻将胡氏一门下狱，肃清其余逆党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魏邯屈膝一拜，立即折身退出，与王福一同往昭阳宫而去。

我缓缓回身。

子澹颓然垂首，直勾勾盯着地面——在他脚下，是那猩红刺目的血衣。

他死死盯着那血衣，猛的缩回脚尖，伏在御座上，弯腰呕吐，肩头阵阵抽搐。

我一呆，心口猛的抽痛，再不能自制，奔上前去扶住了他。

他抖得那样厉害。

“传御医，快传御医——”我转头对宋怀恩喊道。

子澹剧烈喘息着，猛然挣脱我的搀扶，反手一掌掴来。

耳边脆响，眼前金星缭乱。

我跌倒在御座下，怔了，僵了，仿佛不会动弹。

脸颊火辣，唇间腥涩，都抵不过心口似被尖刀剖开的痛。

子澹目不转睛地看我，眼底一片空洞，唇角却是一丝冰冷微笑。

呛的一声，剑光划过，一柄长剑挡我与子澹之间。

宋怀恩的身影挡在面前，手背青筋凸绽。

——子澹，我欠你的何止这一掌。

恨也罢，憎也罢，只要是你给的，我都受着。

我恍惚笑了笑，抬手拭去唇边的血丝，勉力起身。

宋怀恩伸手来扶，被我挡开。

我淡淡道，“皇上龙体欠安，今日起，即在寝殿静养，任何人不得惊扰。”

踏出乾元殿的刹那，我再不能支撑，脚下一软，竟迈不过那道门槛。

“王妃！”宋怀恩的手，稳稳托住我手臂，将我扶住。

他忧切目光，透出无比坚毅，让人心安。

“信使已赶往北疆，快马昼夜疾驰，不出七日，密函便可送达王爷手中。眼下还需支持少顷，京中一切有我，王妃千万保重！”

我心中感激，却不知如何表达，只浅浅一笑，“多谢你，怀恩。”

九重宫阙渐起了晚风，天际沉沉，似阴晦欲雨。

远近的宫院已经掌灯，点点灯火在夜色里飘摇。

“是否要去昭阳宫？”宋怀恩问道。

去昭阳宫做什么呢，炫耀我的胜利，还是欣赏他人的失败？

我惨然一笑，胡瑶并没有做错，她的选择和我一样，只不过是为自己，为所爱之人争得生存与尊严，清除一切障碍和危险，即使不择手段，也要活下去。

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境况中相遇，我和她，或许会是知己。

“不必再去昭阳宫，一切由你做主，我累了，回府罢。”我黯然转身，登上鸾车。

正欲启驾，却见王福急匆匆自昭阳宫方向奔来。

“启禀王妃，皇……废后胡氏，方才受惊晕道，似有临盆之兆。”

血冷

灯火通明的昭阳殿内，宫女医侍各自奔忙，人人低眉敛色。

除了殿内隐约传来的呻吟，再没有别的声音，殿上静得可怕，呻吟声断续入耳，令人心悸。

殿外是甲胄森严的禁军，严阵以待，夜色如铅似铁，黑沉沉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
在我记忆里，这万古寂寥的昭阳殿，第二次迎来新生命的降临。

明贞皇后曾在这里生下了子隆哥哥的儿子……那一天，依稀也是宫倾朝变，天地易色。已经多少年了，眼前仿佛还看到白衣萧索的谢皇后，怀抱婴儿，向我下跪托孤。如今靖儿废了帝位，远在封邑，病况渐有起色，总算保得一世太平。宛如姐姐的嘱托，我算是做到了，还是辜负了？子隆如今是否已转生民间，如愿以偿地做一回庶民，自由自在度过一生？

我对着一盏宫灯，恍恍惚惚出神，不觉陷入往事纷纭。

蓦然间，一声微弱的婴儿啼哭传来，惊得我全身一震。

这声音稚嫩娇弱，仿佛小猫儿一般。我顿时心跳加剧，只盼上苍怜悯，一定要是女孩儿！

廖嬷嬷匆匆步出内殿，屈膝跪倒，“皇后产下小皇子。”

耳中轰然一声，最后一线幸运的祈望也破灭。

皇子……终究是个小皇子，终究要逼我做此抉择。

我跌坐回椅上，茫然抬头，只觉这昭阳殿从未如这一刻阴森迫人。

凤檐鸾梁，宫锦垂幔之间，憧憧摇曳的阴影，似乎是皇族先祖，历代皇后，不散的阴灵。

此刻他们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，俯视着这个身上流淌这一半皇族之血的女子，是否要亲手扼杀这末代皇朝，最后的血脉。

——“留女不留男”，当日萧綦允我的五个字，给这婴儿留下了半线生机。

我始终抱着这一线希望，祈望上天垂怜，让胡瑶生下女儿。

而另一半生机，亦早在秘密筹划之中。

许久以来，我一直心心念念想着，如何为子澹和他的妻儿留下生路，将来如同靖儿一样，远离深宫樊笼，去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安度余生。

及至今日之前，我仍是如此筹划——若胡皇后产下皇子，即将孩子秘密带出宫廷，以奶娘之子的身份匿藏在王府，对外只宣布小皇子夭折。待子澹禅位，远赴封邑之后，再将小皇子送回，以义子的身份承欢父母膝下。

然而密诏事败，胡氏灭门，子澹那一记恨绝的掌掴，给我的全盘筹划带来致命一击。

我的一厢情愿，终是错了，彻底的错了。

子澹不是靖儿，不是任由人摆布一生的孩子。

夺位之恨，灭族之仇，终此一生再也不能化解。

子澹和萧綦，胡瑶和我，注定永世为敌。

如今这婴孩尚不知人间悲欢，然而多年之后，他将会变成怎样？他可知道，从降生的这一刻起，便已背负上父辈的仇怨——血脉不绝，仇怨不息！

“王妃！”廖嬷嬷低声唤我，“皇后产后虚弱，尚在昏迷之中，小皇子不足月早产，先天不足，眼下看来羸弱堪忧。”

我心里紧了一紧，“把孩子抱来，让我看看。”

“是。”廖嬷嬷应声而去。

我沉吟片刻，“传太医进来。”

奶娘步出内殿，怀抱一只明黄襁褓，到我跟前跪下，小心翼翼举起襁褓。

襁褓内裹着的婴孩，并不啼哭，只发出微弱的嘤嘤声。

我颤颤抬手，正欲从奶娘手中接过，蓦然瞧清楚了孩子的面容——那轮廓口鼻，与子澹如出一辙，然而眉眼却像极了胡瑶。

他仿佛感应到我的目光，细细的睫毛一抖，竟睁开了眼。

刹那间，我错觉，眼前晃过一双凄怨的眼睛，毒芒一般刺进我眼底。

那分明是胡瑶的眼，却又似是胡光远，那个落落英朗的少年，那个自尽在狱中的少年。

奶娘看我伸出手，却僵立在原地，便欲将襁褓递入我手中。

“不要过来！”我一震，踉跄退后，广袖拂倒了案上宫灯。

宫灯翻倒熄灭，眼前骤然昏暗。

“奴婢该死！”奶娘吓得伏地叩头，抱了婴孩，颤颤不知所措。

孩子似被惊吓，也发出微弱的哭哼。

我连连退后数步，方敛定心神，抚着胸口，竟不敢看向那小小襁褓。

周遭宫灯摇曳，却照不见我的面容，只有隐在阴影中，才觉得安全。

“王妃，太医到了。”廖嬷嬷望向我身后，面色惊疑。

听得靴声橐橐，我转身看去——来的不只是三名太医，当先一人，却是宋怀恩。

我倒抽一口凉气，抬眸望向宋怀恩，堪堪对上他冷静的目光。

这冷静到近乎残忍的目光，连死亡亦不能使之动容。

“太医已到了，是否立即为小皇子诊治，”宋怀恩低下头去，“请王妃示下。”

我的目光缓缓自那三位太医脸上扫过。

孙太医、徐太医、刘太医，原来是他们。

连我亦不知道，这三位德高望重的国手，竟也是投效萧綦的人。

萧綦果然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。

若要让一个初生的婴儿夭折，还有谁比太医更容易办到?

这孩子，是生是死，只在他们举手之间。

宋怀恩一言不发，等待我的示下。

若我不允，他当如何？若我强行抱走孩子，一如最初的计划，将他安全藏匿起来，然后又当如何？即便这孩子平安长大，等待他的命运又是如何？

冷汗涔涔而下，脑中混沌一片，再也想不下去，只觉颓然无望，一路盘算到头都是错，错，错！可如何又算是对？恍惚十年，是非对错，谁来为我分个清楚？

一名侍女匆匆步出内殿，跪下道，“启禀王妃，皇后娘娘醒来了，询问小殿下……”

“大胆！”宋怀恩断喝，“废后胡氏已为庶人，胡言犯上者，廷杖三十！”

侍女吓得呆若木(又鸟)，连求饶也不会了，一旁侍卫当即上前将她拖出。

周遭宫女俱已惊骇得跪了一地，个个战战兢兢。

宋怀恩低头，“请王妃速做决断。”

我疲惫地闭上眼，在仇怨里偷生，或是在无知无觉时死去，哪一种算是仁慈？如果终有一日，这个孩子将要带来新的杀戮与动荡，或许是萧綦，或许是我的澈儿，总有一个人要与他为敌——那么，我宁愿这个人是我，宁愿这杀孽由我来背负。

我的身体里，留着一半皇族的血，和这个孩子相同的血。

就让这血脉断绝在我手中，一切归零。

“请太医为殿下诊脉。”我转身，一步步走向昭阳殿外。

步出殿外，夜色如墨，远近殿阁的轮廓森然。

我缓缓回身，望向昭阳殿深处。

往事如雪山崩塌，轰然奔涌，将我湮没。

曾经，我在这里蹒跚学步，垂髫弄琴，承欢姑姑膝下；曾经，我在这里初见子澹，两小无猜，度过最纯净的年华；曾经，我在这里接受赐婚，命运从此扭转，踏上这条不可回头的路；曾经，我在这里拘禁了姑姑，背叛了亲族，双手第一次沾染鲜血；曾经，我在这里看着谢皇后殉节托孤……今日，我在这里，废黜了子澹的皇后，处死了他的儿子。

巡逻侍卫惊起一群乱鸦，刮喇喇飞过宫墙。

鸦声凄厉，声声如泣。

“徐姑姑……”我茫然唤道。

“王妃！”却是宋怀恩的声音。

我有些恍惚，侧头看他半晌，才记起徐姑姑并不在身边。

他似乎在说着什么，我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

扶了廊柱，我摸索着走了两步，背靠凉沁沁的雕柱，缓缓滑坐在地上。

宋怀恩伸手来扶，想将我搀挽起来。

我摇头，蜷起膝盖，将脸深深埋在膝上。

很冷，很累，再没有力气说话，只想就这样睡去。

恍惚间，是谁的臂弯将我抱起来，有微微暖意，却不是我熟悉的怀抱……萧綦，你去了哪里，怎么这样久了，还不回来。

前面是熊熊火光，背后却是万丈深渊，进退都是凶险，恍惚似回到宁朔，再一次孤身高悬断崖上，却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远远向我伸出手来。

我不顾一切奔去，陡觉身子一空，急遽下坠。

“萧綦！”我脱口惊呼，睁开眼，却见绣帏低垂，晨光初透，哪里有他的影子。

回忆起方才的梦境，周身却是忽冷忽热，汗透中衣。

我拂开帏帘，扶了床柱下地，阿越掀帘进来，忙为我披上外袍。

“我怎么睡了这样久。”我茫然走到窗下，推开长窗，清凉晨风扑面而入。

阿越卷起垂帘，“哪里久了，您夜半才回府，这才歇了两个时辰不到。”

“那也太久了，眼下一刻也耽搁不起……”我蓦的顿住，目光越过回廊九曲，直望见庭前那伫立的身影，“那是——”

“是宋大人。”阿越低声回道，“昨夜护送王妃回府后，宋大人一直守在这里，不曾离开。”

我怔怔半晌，不能开口。

那身影沐着晨光，仿佛金甲神兵一样护卫在那里。

我略略梳洗，绾起发髻，推门而出，走到他身后。

“怀恩。”

他肩头一震，回身看我，旋即俯身欲行礼。

我伸手虚扶，指尖在他袖上拂过，旋即收回，身份礼节于无形中隔出应有的疏离。

他一如往常的淡然问安，拘谨守礼，只字不提昨夜的惊心动魄，也不提眼下的紧迫局面。

晨光中，一切都显得清净和煦，仿佛昨夜只是一场噩梦，已在晨光中散去。

我凝视他，浅浅笑道，“多谢你，右相大人。”

他亦微笑，“不敢。”

“我似乎总在谢你？”瞧着他端肃的样子，我不觉笑了。

“我亦总是惶恐。”他笑起来，露出一口皎洁的白牙。

这是他第一次同我说话，没有自称属下或卑职。

一路沿曲廊去往书房，他总垂手跟在我身后，一步之遥之外。

他一直都在这里，在我触目可及的地方，不会离开，也永不会靠近。

不觉已是十年，昔日锐气勃发的少年将军，如今已经位极人臣，儿女绕膝。

当日在洞房门口，怒掷盖巾的新嫁娘，如今又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大概，我也已经老去了许多罢——恍惚记起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照过镜子，一时竟想不起自己的容貌。

不只年华易变，还有很多都变了，丢了，再要不回来了。

历经了诸般流离之后，依然还在身边的，犹为可贵可重。

小皇子薨于寅时初刻。

哀钟鸣，六宫举丧。

卯时三刻，胡氏一门及相关涉嫌某逆者七十三人，全部拘拿入狱，老少无一漏网。

乱世之中，强者生，弱者亡，即便煌煌如王谢之家，也随时可能覆亡。

这便是，与权力颠峰一步之遥的差别。

多少人觊觎这九五之尊，又有多少人是身不由己，若非登上至高处，便只得任人鱼肉。

我手书的密函已经飞马送往萧綦手中，如今胡氏既诛，皇嗣已绝，子澹逊位终成定局。

而禅位，也是子澹最后的生机。

九锡颁赐，已是禅位之先兆，只待萧綦班师回朝，便可行禅让之典。

我命宋怀恩着手准备禅代之议，同时让硕果仅存的宗室耋宿，纷纷上表陈情，自请归邑终老。

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意愿，一步步推行下去，可谓万事俱备，只等萧綦回朝。

然而，他分明已接到我的密函，却迟迟不肯班师。

豫章王大军攻克南突厥王城之后，并不回师，仅休整五日，即由萧綦亲率，一路进逼，横越了南北突厥之间，那片人迹罕至的苍茫雪岭。中原大军的铁蹄，第一次踏上漠北的寒土。

那里是突厥人发源的地方，在那极北苦寒之地，连突厥人都不愿意久居，是以世代南袭，不惜发动无数次的战争，也要在温暖的南方占据一方丰沃之地。

除了北突厥人，再没有异族到达过那片土地。

如果侵占了那片大地，便意味着，突厥人失去了最后的家园，意味着投降和灭亡。

这个纵横北方数百年的强悍民族，历代与中原对抗，即使一次次遭遇抗击，几度败退大漠，始终能以强韧的生命力，卷土重来，一次次崛起在北方，成为中原永久的威胁。

这个民族，犹如草原上的野草，似乎永不会灭绝。

然而，这一次，史册似乎将在萧綦的手上彻底改写。

冬天即将来临，极北大地将要面临长达五个月之久的冰雪封冻。

突厥视短，所利在战，初锋勇锐，难以久持。

谢小禾率五万步骑进踞大阏山，已断绝了突厥人粮路。

若旷日持久，将敌军围困在死城之中，粮草难以为继，其锐气必竭，士气摧沮，即使不费一兵一卒，也能将突厥人活活困死。

自古至今，多少名将霸主，都曾挥师北伐，欲图踏平胡虏，一统南北。

以萧綦的赫赫武勋，已达前无古人之地。

然而万仞高山只差一步登顶，他毕生渴切的不世功业，终于近在眼前——此时此刻，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令他放手。

忠奸

夜阑更深，万籁俱静。

我屏退了侍女，独自哄着两个孩子入睡。潇潇自顾玩着自己的手指，澈儿已经睡着。睡梦里，小小人儿却还微蹙着眉头，看似一副严肃的样子，依稀有萧綦的影子。想要亲吻他的小脸，却又怕将他惊醒。我伏在摇篮前，凝望这一双儿女，越看越是甜蜜，越看越是怅惘。不觉流年暗换，自我嫁与萧綦，已经十年了……十年，人生又复几个十年。

从十五豆蔻到二五芳华，以懵懂少女嫁入将门，随了他一路走来，为人妻，为人母，道不尽的起落悲欢，尽在这十年里。待要忆起，却又转眼即逝。

回头想来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将一生都托付给了这个男人，我竟记不起来。

是在宁朔高台，生死一线间的惊魂倾心，还是离乱无援中的患难相与？命中注定与他相遇，竟从未没有抗拒的机会。而我真的抗拒过么？在他横剑跃马的一刻，在纵身跃下高台的一刻，我可曾有过犹豫抗拒？

早在犒军之日，从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是否我已不知不觉将那个身影刻入心中？

及至宁朔重逢，那个顶天立地的身影，比熊熊烽火更灼烫我双眼。

“你是我的王妃，是与我共赴此生的女人，我不许你懦弱”——放眼世间男子，恐怕唯有他，能用这样的方式，去爱一个女人。这句话，竟成了我一生的咒，从此将我牵系在他身边，共进退，同甘苦，再没有怯懦退后的余地。

眼前烛泪低垂，点点都是离人泪，催人断肠。

“大人留步，王妃已经歇息了！”外面步履人声纷杂，惊乱我心神。

“谁在喧哗？”我步出内室，轻轻拉开房门，唯恐惊醒了孩子。

已近三更时分，门前竟是宋怀恩。

月色下瞧不清他面容神色，却见他穿戴不整，似刚从家中一路奔来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我脱口问道。

“王妃……”他踏前一步，手中握了一方薄薄的褚红色折子，那是，传递紧急军情的密折。

宋怀恩直望着我，脸色从未如此苍白，连声音都与平时不同，“刚接到八百里加急军报，数日前北境生变，王爷率兵深入绝岭，遭遇突厥偷袭……失去音迅！”

我懵了片刻，陡然明白过来，耳中轰然，分明见他嘴唇翕合，却听不清他说些什么。

身边是谁扶住我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

一口气喘过来，我挣开身旁之人，伸手便去夺他手中的密折。

“眼下情势未明，王妃万不可惊惶……”宋怀恩急急道。

“给我！”我陡然怒了，劈手将折子夺下，入目字迹清晰，我却看不明白，突然间一个字都不认得。身旁有人不停对我说着什么，我都听不清，只想看明白纸上到底写着什么。太吵闹了，周遭嗡嗡的人声吵得我头昏眼花，冷汗不断冒出……我一语不发，陡然折身奔回房中，将所有人都挡在了外面。

灯下白纸黑字，一个个却似浮动在纸上，不断跳跃变幻，刺得眼眶生生的痛。

萧綦接获密函，知胡氏谋逆之举，当即拘禁胡光烈，以阵前抗命之罪下狱。

岂料还未动手，消息竟已走漏，胡光烈率领一队亲兵杀出大营，趁夜向西奔逃。

萧綦震怒之下亲自率军追击，连夜奔袭数百里，深入绝隘，终将胡光烈部众尽数剿杀。

回营途中，突逢天变异兆，暴雪骤至，突厥人趁机偷袭后军，萧綦率前锋回援遇伏，大败。

退至山口，大雪崩塌，前锋大军已尽入山谷，就此失去踪迹，恐已遭遇不测。

一行行字迹，渐渐浮动颤晃，却是我自己的手在颤抖。

眼前昏黑，渐渐看不清楚，天地旋转，黑沉沉向我压下来。

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谁都可能失败，萧綦一定不会！他就是神，是不可被打败的战神！什么叫“失去踪迹”，分明是胡说，只不过暂时受暴雪所阻，他一定会平安回营，一定不会有事！我拼着最后的意志撑住桌沿，心底里仿佛有个声音微弱而清晰，“他一定会回来……我要等着他回来！”

不能这样，我不能现在倒下去，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。

门被推开，他们一脸惶急地硬闯进来。

谁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我茫然回头，“你哭什么？”

眼前是宋怀恩和徐姑姑，好似都被我的神色震住，呆在那里。

我盯着她，“王爷好好的，你哭什么！”

“出去。”我抬手指着门口，“都给我出去。”

我要好好想想，这一切不该是这样，不能是这样，一定有哪里不对，一定是出错了，是他们弄错了。可是，哪里错了，我偏偏想不出来，分明觉得不对，脑中却又一片空白。再想不起其他，满心都是萧綦，萧綦，萧綦……你怎么可以出事，你答应了我，会好好的回来，会在孩子们会叫第一声“爹爹”之前回来。

眼前影影绰绰，快要看不清他们的样子，我扶着桌沿，勉力让自己站稳。

“事已至此，万望王妃节哀！”宋怀恩双目赤红，踏前一步，欲来扶我。

“住口！”我狠一咬唇，抓起桌上茶盏掷去，被他偏头闪过，砸碎在门边。

他呆了呆，低头，默不作声地退开。

徐姑姑跪了下来，哀求我珍重。

突然间哇的一声，是潇潇被惊醒了，紧跟着澈儿也大哭。

我一震，奔进内室，一眼瞧见两个孩子，全身力气顿时像被抽干，软绵绵跌在摇篮边，连抱他们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徐姑姑跟进来，慌忙抱起潇潇，一面伸手拍哄澈儿。我直勾勾望着她，望着两个孩子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陡然被绝望湮没。侍女进来抱了两个孩子出去，徐姑姑含泪将我拥住，“我可怜的阿妩……”

任由她抱着我垂泪，我却一点眼泪也没有，整个人都已空了。萧綦，你怎么能这样……那日在信函里，我还絮絮叨叨写道，潇潇很聪明，很会学语，大概不用多久就该学会叫爹爹了。虽然从未写过一句催促的话，可字里行间，何处不是殷殷，何处不是相思。

萧綦，难道你看不到我的心思，看不到我的挂牵?

我顿住，脑中有什么一闪而过，怦然击中心头。

密函，是密函。

我蓦的一震，刹那间心念百转，缓缓推开徐姑姑，“你出去，我没有事，让我一个人静静！”

徐姑姑呆了一呆，颤巍巍起身，佝偻着身子退开，外面宋怀恩和左右人等全都退得干干净净。

我按住额头，脑中一片纷乱，隐约有极重大的事情突突欲跳将出来，却抓不住端倪。

密折里提到，萧綦知胡氏谋逆，下令拘禁胡光烈，治以贪弊之罪。然而我在密函里，分明告知萧綦，胡氏谋逆一案尚在刑讯中，为免动摇人心，暂且压下，尚未定案。萧綦行事缜密，为免动摇军心，理应不会向军中透露胡氏谋逆之事，否则也不会仅以贪弊之罪拘禁胡

光烈。既是如此，那写密折之人，又如何得知胡氏谋逆一事？我的密函，同时也是家书，有涉私情，萧綦决不会再让第二人看到。除非密函早已落入他人之手，抑或是……萧綦故意如此！

我站起身，扑到案前，那密折仍摊开在灯下，一字字凝神看去，并无丝毫异样，凑近灯下看了又看，仍无发现。

外面隐隐传来宋怀恩和徐姑姑的声音，似乎是宋怀恩欲进来探视我的情形。

惶急之下，我竭力思索往日蛛丝马迹的提示，心中蓦然一动——我曾按九宫洛图自制了猜字的游戏，闲来以此为乐，考较萧綦的眼力。不管我怎么改变排布，他每次都能找出，唯有一次挖空心思的布置，终于难住了他。当时他曾笑谑说，你若是做间者，只怕无人能破解你的密信。

我心口剧撞，回想当时的排布序列，以手指按了文字一行行找去。

第一个字是“有”，第二个字……我凝神找去，细汗渗出掌心，越急越没有头绪，蓦的灵光一闪，一个“变”字跃入眼中！

有变！我猛然捂住口，不让自己惊呼出声。

后面又找到了两个字，连起来正好是，“有”、“变”、“速”、“归”。

——是萧綦，果然是他，故意在文字里现出破绽，引起我警觉，再以这样的方式向我示警。

刹那间，仿佛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，从无底深渊重回人间，重又得见光明。劫后余生般的狂喜，压过一切恐惧震惊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要知道他活着，别的，再也不足为惧。

这般隐秘小心，是为了防范谁？

是谁得知萧綦失去“音迅”，立刻就相信他已经遭遇不测，迫不及代要确认他的死亡？

正自惊疑忐忑间，徐姑姑已捧了密折进来，我忙问道，“宋大人何在？”

“宋大人还守在外面。”徐姑姑忐忑道，“王妃，这折子可有不妥？是否要奴婢请宋大人……”

我断然道，“不必！你且出去留住他，就说我悲伤过度，一时神志不清。”

“是。”徐姑姑惊疑不定，仍是转身而去。

待她出去，我才颤颤展开密折，

外面有脚步声逼近内室，我立刻将密折凑近烛火，火苗窜起，舔噬了字迹。

“宋大人，不可惊扰王妃！”徐姑姑的声音传来，已经近在门口。

我一挥袖，打翻烛台，引燃桌上书册，连带那密折一起烧了起来。

门开处，宋怀恩与徐姑姑都被火光惊住，身后侍女一片惊呼。

“王妃小心！”宋怀恩一步上前将我拉开，徐姑姑惊叫着唤人扑火，而桌上俱是书册，遇火即着，早已将密折烧成灰烬。

宋怀恩强行将我架开，半拖半抱地带出内室，我跌伏在他臂弯里，终于失声痛哭。

徐姑姑与左右侍女跪了一地，哭作一团，一时哭声不绝。

“王爷为国捐躯，浩烈长存。然而眼下局势危急，王妃务必节哀，以大局为重！”宋怀恩满面沉痛。

我掩面惨笑，“还说什么大局，王爷都不在了，我还争这些做什么？”

徐姑姑膝行上前，泪流满面，“还有小世子，还有郡主，还有这许多人等着你，阿妩……”

“难道王妃就眼睁睁看着朝廷大乱，看着王爷辛苦半生的基业毁于一旦？”宋怀恩握住我的肩。

我抬眼定定看他，看这张熟悉的面孔，这张眉锋眼角都写满“忠义”的面孔，忽然有刹那的恍惚。

“如今王爷一去，军中朝中群龙无首，诸将相争，随时可能酿生巨变。”他一脸忧切，语含悲慨，“王妃务必早做打算，怀恩愿誓死保护王妃和小世子周全！”

我惨然闭上眼，蓦的长跪在他跟前。

他一惊，忙也跪下，“王妃，你，这是做什么？”

我抬起泪眼，哀哀望着他。

他张了口，一时怔怔不能言语。

“怀恩，如今我能托付的人，只有你了。”我身子颤抖，眼泪滚滚落下。

他目光变幻，直直看我，终于长叹一声，重重叩下头去，“怀恩誓死追随！”

我凄然道，“如今军中，论威望才德，只是你堪服众望。”

他踌躇道，“话虽如此，但要号令六军，也非易事，除非有王爷的虎符在手……”

我低头，心中彻底冰凉一片，最后一丝侥幸的希望也灰飞烟灭。

怀恩，真的是你。

心中惨淡到了极处，反而没有恨意和愤怒。

萧綦手中虎符，一式为二，除了他自己握有其一，另一枚便藏在我手中。

这是萧綦出征之前，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。

名义上凭此虎符即可调遣天下兵马，但实际可供我调遣的兵马，也不过是留守京郊的十五万驻军。

当日我还与他笑言，我一介女子，身无军职，拿了虎符也调遣不了天下兵马。

然而，这虎符若是落在宋怀恩手中，其力之巨，自不可同日而语。

他本已官至右相，在军中多年，威望隆厚，如今胡唐二人均已不在，萧綦一死，自然唯他独尊。

只待虎符到手，便可顺理成章接管兵权，更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取萧綦而代之。

迷局

低头，再到抬头，只短短一瞬，心中却已回转过千百个念头，仿若过了一生那样漫长。

眼下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，再没有退路，我只能将计就计，押上全副身家性命，与宋怀恩赌这一局！

我抬起头，未成语，已泪流满面，“往后，我与这一双孩子，生死祸福都全赖于你了。”

“怀恩不敢！”宋怀恩一震，目光灼灼地凝视我，口称不敢，眼底却分明有掩饰不住的亢奋，“怀恩旦有一口气在，绝不致令王妃受半分委屈！”

我含泪看他，身子一晃，借势就要跌倒。

他抢上前来，猛的将我揽住，当着左右侍女，就这样将我揽在怀中。

从他身上传来的体温，只是令我愈发寒冷，背脊上仿佛贴着一条冰凉的蛇，随时会啮人。

这双手臂，曾经一次次扶助过我，徽州一战的情景恍若就在旧日。这些年一路走来，我怀疑过许多人，猜忌过许多人，唯独没有防范过他。

一夕之间，最可信任的朋友，已成了最危险的敌人。

隔了层层衣衫，我仍觉察到宋怀恩的心跳，如此急促纷乱，他的手臂也有些微颤抖。

“眼下不是伤心的时候，恳求王妃千万振作，趁消息还未走漏，提早部署，以保周全。”他扶住我双肩，目光殷切，甚至有那么一丝诚恳。

我闭了闭眼，强作镇定，拭去泪痕，“不错，王爷辛苦半生打下的基业，绝不能就此崩毁。”

他满目的心痛怜惜，竟像是真的一样。

我戚然望定他，“宋怀恩，你可愿立誓，无论身在何位，终生庇护世子与郡主周全，庇护豫章王府，永不侵害我的族人？”

他放开手，缓缓退后，脸上因激越而涨红。

我迫视他，“宋怀恩，你可愿向我立誓？”

他凝望我，额头青筋凸跳，僵立半晌，断然单膝屈跪，以手指天，“皇天在上，宋怀恩立誓效忠王妃，终生庇护王妃、世子、小郡主周全，永不侵害王妃亲族，如有违誓，天诛地灭！”

话音掷地，四下静穆，月光穿过廊檐照在他的脸上，光影浮动，明暗不定。

我咬唇，对他戚然一笑，“但愿你永远记得今日的誓言。”

他的目光灼人如炙，终于不再有隐忍的沉静，第一次这样肆无忌惮地看我，与往日判若两人，再也不是那个影子一般的存在——终于不必再隐没于萧綦的身后，永远被萧綦的光芒所掩盖。

“我将王爷的虎符交付予你。”我缓缓道，“由你接掌天下兵马，传令北伐诸将班师回京……大军抵京之前，密不发丧，不得走漏消息，以免朝野动摇。”

宋怀恩俯首，“谨遵王妃令谕！”

我疲惫地阖上眼，却听他道，“眼下情势危急，是否立即调遣京畿驻军入城部署，以防万一？”

——好快的心思，我暗暗心惊，脸上愈是不动声色，“一切由你作主。我这就入宫面见皇上，请皇上颁诏，任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方可名正言顺号令六军。”

他自然明白，一旦群龙无首，唯有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子澹仍然是一枚重要的棋子。

“你一夜未眠，先歇息半日再入宫不迟。”他忽柔声道。

顿时心中惊跳，几乎被这句话骇出冷汗，莫非他已觉察我的用心？

抬眸却触上那熟悉的温和眼神，满是忧虑热切，似真正关切于我。

“你的脸色这样差……”他直直盯着我，上前一步，抬手欲抚上我面颊。

我立刻退后一步，他的手便那样僵在了半空。

“你且去书房稍候。”我垂眸，疲惫地掩住脸，“我很累，容我稍事梳洗。”

他张口欲说什么，终是沉默转身离去。

踏入内室，我顿时无力软倒，倚在椅中，再没有半分力气。

“王妃，真的要把虎符给宋大人？”徐姑姑满眼惊疑，不愧是久经历练的人物。

“你看出端倪了么？”我惨然一笑。

徐姑姑脸色苍白，声音颤抖，“不，老奴不明白。”

我惨笑，“王爷还活着，只是，宋相反了。”

徐姑姑身子一晃，簌簌发抖，再说不出话来。

梆梆梆梆绑，敲更声传入耳中，已经五更天了。

我撑了桌沿，咬牙站起来，“现在已不及细说了，徐姑姑，我要交托你两件事情，务必记好，立即照我的话做，不管有什么疑问，回头再说。第一、找个稳妥的人，立即带我的印信去见铁衣卫统领魏邯，让他点齐人马，去右相府等候我；第二、你亲自带着小世子和郡主去慈安寺，将我的手书带给静玄师太，余下的事情听从她安排。之后，除非我或王爷亲自前来，断不可让任何人得知你们的藏身之处。”

徐姑姑颤声喜道，“王爷，王爷……果然平安？”

我点头，眼眶酸涩发热，胸口似堵着巨石，泪水几度回转，终究没有落下。方才在宋怀恩面前，刻意示弱以消除他的戒备，当时泪如雨下，说哭便能哭，而此时却再无眼泪。有多久不曾流泪的？萧綦从前总取笑我爱哭，开心也罢，生气也罢，眼睛一眨便能掉下泪来。如今，我眼中却已干涸，连心底都逐渐变得坚硬，眼泪竟成了不可求的奢侈。

“可是你呢，阿妩，难道你不随我们一同离去？”徐姑姑惶然握住我的手。

我一笑摇头，“你不必担心，我自有打算。事不宜迟，趁宋怀恩被拖在书房，你速速从侧门离去，我也只能拖他这一时，一旦虎符到手，他很快会察觉我的打算。”

“那时你怎么办？”徐姑姑惊问，“虎符真的要给他吗，那岂不是京城兵马都落入他手里？”

“虎符是死物，人是活物。只要人在，总会有办法，若不交出虎符，便无法骗得他相信。若是此刻逼他翻脸动手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”我反握住她双手，“你放心，王爷已经带着大军赶回，此刻应当已在途中了。”

匆忙修书交给徐姑姑，送她离开，我又唤来阿越，让她秘密赶往江夏王府，接出哥哥的两个女儿，带她们赶往重华门等候。一切安排妥当，我更衣梳妆，仔细以胭脂染红眼眶，匀上一层细粉，让脸色死白如鬼，看上去果真像一个悲苦欲绝的寡妇。

妆毕，我取了虎符，亲自前往书房。

宋怀恩接过那火漆封印的匣子，迫不及待打开来仔细端详。

他果然未能完全信我，若虎符作了假，只怕立时便会翻脸。

“王妃以重任相托，怀恩必定誓死相随！”他难掩喜色，向我一拜到底。

“有你在，我一切都不担心。”我勉强笑了笑，身子一晃，就此软软倒下去，佯装昏迷。

宋怀恩慌忙传召太医。他急于控制京畿兵马，踌躇半晌，终是拿了虎符，赶往城东大营。

待他一走，我立即唤来侍女，假扮成我躺在内室，隔了床幔谁也看不清楚。

我悄然从侧门离开，轻衣简车，直奔右相府而去。

以虎符诱他去城东接手京畿驻军，一来一去，足有两个时辰。

趁此调虎离山之际，我已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一切。

车驾疾驰，从车帘的缝隙回望，巍峨的敕造豫章王府在晨光里渐渐远去。

我猛的放下帘子，闭上眼，不敢再回头。

这一去，生死成败都是未知。走的时候那样决绝，甚至没有回头多看一眼，连两个孩子被徐姑姑抱走的时候，我也仅隔着襁褓抱了他们一下。

孩子和我，是萧綦最大的软肋。一旦宋怀恩得知萧綦未死，必会挟持我们为质。当务之急，我必须将两个孩子远远送走，确保他们平安，才可放手一搏。广慈师太是母亲多年挚交，将两个孩子交到她手中，有她和徐姑姑的照应，无论我是生是死，他们都可以安全避过此劫。

而我，却不能，亦不会一同逃走。

宋怀恩有了虎符，若再挟持子澹，颁下诏令，势必酿成大患。我唯有抢在他的前面，封闭宫城，以号角烽烟向京畿戍卫大营示警，揭穿他谋逆之行，才有希望稳住京畿守军。一旦翻脸动手，也只有宫城才是暂时安全的地方。毕竟是天家禁阙，宋怀恩不敢以武力强攻，否则便当真是谋反了。

即便他横下心来造反，以宫城的坚固及八千禁军的抵挡，也至少能坚守三五日。多坚持一天，胜算生机便多一分。一旦萧綦亲自赶到，京畿守军必然倒戈归附，宋怀恩被夹击在城中，无异于自掘坟墓。

疾驰颠簸的车驾，摇晃得脑中一片混沌。

我紧蹙了眉，竭力理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却总有一个关键处想不透——到底，宋怀恩是不是早有预谋?

一切转折的关键，正是那道煞费苦心的密折，若从这里开始回溯，密折确是出自萧綦之手，所述军情乃至他自己的死讯，都是他一手炮制。

他送来这道暗藏玄机的密折，不只要给我看，更是给宋怀恩看——只不过，我看的是真，宋怀恩看的却是假，两者的用意截然相反。

那么在密折之前呢，是萧綦一早落入了宋怀恩的阴谋，还是宋怀恩至此才踏入萧綦布下的局?

前事如电光般掠过眼前，唐竞的突然造反，突厥的长驱直入，胡家的罪案，乃至对小皇子的处置……此时想来，关键处都有宋怀恩的身影。

如果没有人里应外和，唐竞和突厥人能否如此顺利，又如此精准地算到时机，趁当时山道崩毁，北境军情无法传回而大举入侵?

直到此时我才觉出疑窦，那么萧綦呢，他出征之前可曾对宋怀恩有过怀疑?究竟是什么时候，他才发现宋怀恩的阴谋?

宋怀恩，在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也是距离那无上权位最近的人。

面前一步之遥就是那天下至尊的位置，就有他梦想中的一切，只是面前却横亘着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峰。

无望的时候，尚能埋头走好脚下的路，一旦面前那座山峰有了崩塌的可能，还会一如既往的低头吗?

是自己动手推倒山峰，取而代之；还是甘愿一生低头，止步于山峰之前——宋怀恩，他是背叛者，亦是一个被诱惑者。

心念百转，往日种种尽皆浮上眼前。

唐竞死了，宋怀恩反了，然而胡光烈真的反了么?

在这一场生死博奕中，如果唐竞和宋怀恩是共谋，胡光烈却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

当日胡氏案发，牵涉甚广，宋怀恩密报所列，桩桩铁证如山，胡光远确实为谢侯所利用，串谋舞弊属实。我下令缉拿胡光远下狱审讯，却不料，他竟自尽在狱中。当时我即将生产，无法亲自入狱探视，前前后后都是由宋怀恩一手处置。及至产后数日，我也曾接到魏邯的密报，指宋相刑讯严苛，胡光远之死堪疑。

彼时，我深信宋怀恩忠诚可靠，更严令太医遮瞒胡光远之死的真相，以免惊动远在边关的胡光烈，对魏邯的密奏也只当是他不明内情，只按下不发。

从那时起，宋怀恩终于将刀锋指向了萧綦——先借舞弊案逼死胡光远与谢侯，诱使子澹与胡瑶写下密诏向胡光烈求援，进而挑动胡光烈与萧綦的不和，甚至逼反胡光烈，再借突厥人之手，内外夹攻，害死萧綦。

眼下看来，宋怀恩不但与唐竞共谋，更与远在突厥的贺兰箴私下串通已久。

最信任的朋友和最危险的敌人一旦携手，那意味着什么?

我周身串起阵阵寒栗。

可是，胡光烈真的反了么？他是被宋怀恩一手利用，还是，根本就是萧綦故意布下的障眼法?

千头万绪之间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，真相的轮廓已渐渐凸现，我却找不到奥妙所在，更猜不透其中的关键。

枉自机关算尽，总有人算在你前面，纵然玲珑百变，也抵不过天意弄人。眼前迷雾重重，仿佛走在一条漆黑的羊肠小道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脚下却是无底深渊。

唯一亮在前方的一点灯火，就是萧綦。

我与他的命运，已经相融相连，犹如血脉筋骨，到死也不可分拆。

走到这一步，就算他要弑天灭地，我也只能拔剑相随。

我默默握紧袖中短剑，透过剑鞘，似乎仍有彻骨寒意从掌心传来。

这把剑从宁朔一直随我至今，也曾霜刃饮血，救我性命于危难，也能取我性命于顷刻。

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假如事败宫倾，我宁愿引剑自戕，玉石俱焚。

诡断

车驾停在右相府前。

魏邯接到我的密令，已经率五百铁衣卫精骑赶到，将右相府团团围住。

当日以宋怀恩权倾朝野，魏邯犹敢一道密折揭举胡光远之死的疑窦——我从来都看不穿这个银甲覆面，沉默如铁石的魏邯，看不穿他铁面罩下那双阴沉的眼里，到底深藏着多少冷酷，多少忠诚。正如我从不知道，他为何会成为铁衣卫统领，何以成为萧綦最信任而又最神秘的心腹。

能够成为铁衣卫的人，都是从萧綦近身侍卫中挑选的佼佼者，他们追随萧綦不下十年，身经百战，都是誓死效忠的勇士。凝望眼前这一个个黑铁重甲的将士，我第一次觉得“忠诚”这两个字，如此沉重而无奈。

什么是忠诚，世间可有绝对的忠诚?

以宋怀恩和唐竞，与萧綦同生共死十余年，一同出身于寒微草芥，踏着血路相携走来，一同登上权力的顶层。萧綦待他们，不可谓不厚。重兵相与，高爵相赐，没有半分对不起昔日弟兄。他唯一做错的，就是比他们站得更高。

皇权之前，只有惟我独尊，再没有什么同袍情义。昔日可以同寝同食，同生同死的手足，一旦站在朝堂之上，就划下了森严界限。至高无上的王者，只能有一个。

他们的忠诚，不能说是假，只是放在江山皇权面前，却太过微渺。

我望着眼前这一个个热血的士兵，一张张年轻坚毅的脸，仿佛能感受到他们炽热的血液里，奔涌着的近乎疯狂的忠诚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拔剑擎弓，为了千里之外的豫章王，为了他们心中的神祇，效死搏杀，在所不惜。

可是谁能知道，十年后，二十年后，他们若身登高位，饱受权势的熏陶，还会不会赤胆忠肝一如今日？

晨光照在他们冰冷的铁甲上，熠熠生寒。

“魏统领，动手吧。”我抬头望向右相府的大门，淡淡开口。

铁衣卫冲入毫无防范地右相府，搜捕阖府上下，凡遇抵抗者一律就地格杀。不到一炷香时辰，即将七十岁的宋老夫人、七岁的长子、五岁的次子，连同两岁多的幼女和宋怀恩的两个侍妾一同锁拿，押到我车驾前。

“宋夫人何在？”我环视这一众惶恐哭叫的老幼妇孺，唯独不见玉岫。

“属下等搜遍府中各房，都不见宋夫人。”一名统领躬身回禀。

玉岫性情敦淑，从来没有彻夜不归的习惯，一大早不应不在府里。

我眉头一蹙，与魏邯对视一眼，魏邯转头对副将冷冷道，“押这两个侍妾去找，若再找不到人，就给我杀了这二人。”

那两名娇滴滴的侍妾顿时尖叫哭喊，那绿衣美姬跌跪在地，指着一名瑟缩跪地的老者哭叫道，“昨晚是邓管事将夫人带走的，我们全不知情，大人饶命啊！”

副将呛啷一声拔刀，抵在那老者颈边，“说，宋夫人现在何处？”

那锦衣老者扑通跪倒，身如筛糠，“夫……夫人，被相爷关在书房密……密室里。”

魏邯立即令人押了那老者在前带路，片刻工夫，铁衣卫果然从门内押着一个鬓发蓬乱的妇人出来。

“玉岫！”我脱口惊呼，定睛看去，这乱发如蓬，华服污损的憔悴妇人，脸颊高高肿起，眼睛红肿，赫然就是敕封一品诰命的右相夫

人，萧玉岫！

她身子一软，跪倒在我面前，颤颤抬起头来，“他还是动手了么？”

我望着她脸颊的红肿淤青，心如刀割。

玉岫惨笑不语，忽地跪行到我跟前，重重叩下头去，“他是一时糊涂犯了错，不关孩子们的事！王妃，求你放过几个孩子，玉岫愿意以命抵罪，替他受过！只求你饶了他，饶了孩子！”

她额头撞在青石地上砰然作响，左右侍卫一把将她架开，她仍挣扎不休，直叫着“王妃，求你开恩——”

魏邯箭步上前，翻掌为刃，切在她颈侧。

我心头一紧，来不及开口制止，玉岫已经两眼一翻，无声无息软倒，就此昏迷在地。

“宋夫人只是暂时昏迷。”魏邯面无表情地转向我，“一干人犯如何处置，请王妃示下。”

我不语，缓缓扫视眼前这一众面孔，宋老夫人曾经被人蹒跚搀扶着，执意要亲眼瞧瞧我的孩子；那两个活泼的男孩子曾经被萧綦抱在马背上，教他们挽缰驰马；小小的女孩子曾经被我抱在怀中，咯咯笑着不肯再让她母亲抱走……这些人，曾经与我如此亲近，亲近得如同家人一般。

我的目光扫过那两名侍妾，令她们陡然瑟缩低头，不敢看我。

绿衣美姬的容貌似乎有些面善，我蹙眉略看了看她，终将目光转回昏迷的玉岫身上。

心底千言万语，无尽苦楚，总算对着这个唯一可以倾吐的人，却没有机会开口。

我暗暗捏紧双拳，一狠心转身，“全部带走！”

身后老老小小哭喊成一片，都被合拢的车帘隔挡在外面。

我一动不动坐在车里，用力握紧袖中短剑，掌心渗出冷粘的汗水。

我与魏邯赶至宫门，三千铁衣卫已经在此候命。

宫中庞癸统率的五千禁军，连同这三千精骑，就是我所能倚赖的全部人马了。

一个时辰已经过去，我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只怕宋怀恩也已赶到东郊大营了。

“封闭宫门，燃起烽烟，鸣金示警。”魏邯斩钉截铁传令下去。

沉重的宫门轰然合拢，护城御河上巨大的金桥缓缓升起。

低沉的号角吹响，各处宫门落下重锁，甲胄鲜明的禁军戍卫刀剑出鞘，明黄旌旗高高飘扬在皇城之上。

一股青色烟柱从宫中最高的凤栖台上腾空而起，直冲天际。

这是宫中示警的烟讯，京畿四周驻军，一旦望见烽烟，便是接到入京勤王的诏令。

我命人检查宫中水粮兵器，除禁军箭矢有限外，一应水粮充足，坚守半月都不在话下。

各宫室殿阁都被封禁，宫人侍从未得传召一律不得擅自出入，以防起乱。

一应部署周全，我登上城楼，眺望东郊方向，良久仍未见有烟尘自东面升起。

魏邯在我身后冷冷一笑，“看起来，宋怀恩没这么容易得手。”

我颔首微笑，不错，如若他顺利接手了东郊驻军，带领军队赶回城中，此刻东边天际理应看到万骑扬尘的沙雾。眼下已过了一个多时辰，不见驻军开拔的迹象，想来是驻军统领已经看到了我的烟讯，知虎符有疑，不肯听命。

“魏统领，今日有你及诸位将士舍命相随，王儇感激之至。”我侧首，平静地笑看魏邯。

面罩下的魏邯不辨喜忧，一双眼里仍是冷冰冰没有表情。

我转身，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，却听他低低开口，“王妃的勇气一如当年。”

我一震，直直看向他的眼，这双眼，这个人，莫非……

他眼睛终于有了一丝笑意，“不错，正是属下。”

隔了这么多年，我几乎已经忘记，当年被贺兰箴挟持，从徽州至宁朔的一路上，那个奉了萧綦密令，乔装随行，暗中保护我的粗豪大汉。我不可思议地瞪着魏邯，竭力想从他身形相貌上，寻找当年的痕迹。

“临梁关一战，属下大意中伏，身受重伤，本该按军法处死，王爷却留了我一条性命。”他缓缓伸手摘去了脸上白铁面罩，依稀熟悉的脸上赫然有一道狰狞可怖的疤痕横贯至颈，两鬓更已有了点点斑白。

“至此之后，属下更名魏邯，再未以真面目示人。”他淡然一笑，重又将面罩戴回脸上。

望着眼前这神秘的铁面将军，我竟心潮翻涌，一时不能言语。

危难之际，重逢故人，往日种种似又回到眼前，陡然生出的狂喜和欣慰实在无法诉诸言辞。

“王爷待属下有再生之德，重塑之恩，纵是粉身碎骨也不足报效万一。”他说完这句，一双冷眸重又回复冰冷神情，“属下旦有一息尚存，断不容叛贼踏入宫城一步。”

我望着他，眼中渐渐发热，向他深深俯身。

“王妃！”他慌忙阻拦。

我依然坚持向他行了大礼，抬头望向这张铁面覆盖下的脸，“魏统领，多谢！”

这样一份忠肝义胆，这样一个铁铮铮的汉子，顿时令我勇气倍增。

至少，我知道，还有一个人，经历这许多动荡起伏，仍然守护在我们身边，仍然没有改变。

仅此一点，已经何其珍贵。

玉岫，是否也一样未变，我却不知道。

她是伴随我一路走来的人，我亦眼看着她从懵懂少女，而至一品诰命夫人。

凤池宫里，她已经醒来，被带到我面前。宫人已经侍侯她梳洗整齐，宝蓝宫装，丰髻低挽，形容却是越发憔悴，平日满月似的莹润脸庞蜡黄无光，左颊红肿未褪，淤青犹在。她神情恍惚地走到我面前，屈膝便跪，未开口，眼眶先已红了。

我挥手让左右都退出去，只留我与她二人单独相对。

“你起来，不必跪我。”我端坐在椅上，抿紧了唇，隐忍心中凄楚，腰间阵阵酸麻，几乎让我动弹不得。

玉岫恍若未闻，仍是低头跪着。

“也罢，既然要跪，也该是我跪你。”我点头，咬牙撑了扶手，膝盖一屈，重重跌跪在地。

“王妃！”玉岫惊呆，扑上来搀扶我，我却已疼得冷汗涔涔，说不出话来，膝盖的疼尚不足道，腰间却似要断裂了一般，双腿酸麻得几乎失去知觉。自从生产之后，一直未能静养复原，腰间时常酸麻，每遇阴雨则疼痛难耐，仿佛失去知觉一般。太医一再叮嘱我静养，今日却车驾颠簸，引得旧疾发作。

“玉岫，我对你不起。”我咬唇，望着她关切的面容，刹那间眼眶发热，模糊一片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王妃你莫要这样说，玉岫当不起……”她更慌乱，好像又变回昔日那个怯怯的小姑娘，久已历练得干脆利落的口齿，浑然没了作用。她明明知道，此刻儿女的性命被我捏在手中，丈夫也成了我的敌人，却一如既往地关切我，回护我，十年都不曾改变。

然而，我又为她做过些什么——许婚、诰封、还是那个豫章王义妹的名分？这些又有多少是真心为她打算的，多少是出于利益笼络的需要？仅仅如此，便令她感恩戴德一生。扪心自问，我如何当得起她这份感恩。

她又扶又挽想让我站起来，我却半分力气也没有，索性握了她的手，笑道，“别费劲了，陪我坐会儿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聊天了。”

她呆了呆，不再坚持，依言坐到我身边，仍不忘将椅上锦垫放在我腰后。

玉岫比我年少三岁，如今看起来却似比我年长许多，俨然三旬妇人。

“你胖了不少。”我蜷起膝盖，将头枕在膝上，侧首笑看她，记起她从前瘦弱的样子。

玉岫低头笑，“奴婢都养过两个孩子了，哪里还窈窕得起来。”

这么多年她总是不改口，在我面前依旧一口一个奴婢。她生养了一男一女，次子却是侍妾所生。当日宋怀恩纳妾，我很是恼怒，却因玉岫的沉默而无可奈何。饶是如此，我也不许萧綦送去贺仪，很久一阵子不给宋怀恩好脸色看。萧綦笑骂我偏袒护短，对王夙的姬妾不闻不问，却对别人纳妾深恶痛绝。

记得当时，我回敬萧綦，“别人是别人，哥哥是哥哥，玉岫却不是旁人。这件事上，我就偏不讲理，偏不公道，对王爷你更是没公道可讲。”

这句话事后却被阿越当作笑谈传给了玉岫，令得玉岫又哭又笑。

这样的时候，我竟记起这件事来，不觉唏嘘。

“他这些年待你如何？”我终究忍不住问了，这一句话压在心里许多年，从未当面问过她。

玉岫怔怔半晌，眼眶一红，轻轻点头，泪水却溅落玉砖。

我叹息，伸手抚了抚她面颊的红肿，“到此时，你还是不肯说他的不是？”

玉岫别转头，颤声道，“他，他只是一时糊涂……”

“你是何时知悉了他的密谋？何时被他囚禁？”我直视她，冷冷问。

玉岫泪流满面，“我劝不了他，他说王爷总算走了，到底该轮到他了……”

我反手抓住玉岫手腕，紧紧迫视他，“我问你，接到折子之前，他可有异常？”

她低下头，只是哭，却不说话。

“你究竟什么时候察觉他有异动？”我猛的直起身，惊得她直往后面缩，仍是哭着摇头。

我攥紧她手腕，“胡光远一案，你可知道些什么？”

玉袖顿时脸色煞白，颓然跪坐在地。

无论我再怎样追问，她咬紧了牙，再不开口。

我已然明白，她是不愿骗我，亦不愿说出宋怀恩的秘密。

猜忍

号角呜咽，鸣金示警之声从殿外传来，响彻宫城。

玉岫与我俱是一惊，未及开口，门外传来侍卫通禀，“魏大人求见。”

“看起来，宋怀恩的动作也很快。”我望向玉岫一笑，她本已煞白的脸色却越发惨青。

我扶了靠椅勉强站起，玉岫伸手来搀扶，被我拂袖挡开，两人之间顿时隔开一步之距。

她呆了呆，伸着手，僵立在那里。

“站在哪一边，由你自己选择。”我坐定，敛去温软神色，冷冷逼视她，“若是决定与我为敌，就拿出宋夫人的样子来！”

玉岫咬唇不语，眼泪分明已在眼底打转，终是倔强地昂起了头。

我不再看她，扬声命魏邯入内。

殿门开处，魏邯按剑直入，白铁面具闪动森冷光泽，“禀王妃，宋怀恩执虎符接掌东郊大营约五万兵马，下令封闭京畿十二门，全城戒严，不得出入。”

只五万么，我略略牵动唇角，问魏邯道，“其余九万如何？”

“皆按兵不动，作壁上观。”魏邯声如金铁，“据报行辕大营略有骚乱，振武将军徐义康严令各营坚守，不得擅离职守，渐已平定营中大局。”

好个徐义康，我暗自记下了这个名字，今日之乱若能平息，他当居功第一。

我略一沉吟，问道，“宋怀恩的兵马，现在到了何处？”。

魏邯道，“已入内城，正分兵两路，一路直扑宫门，一路屯守城外。”

“往宫城来的一路，可知有多少人马？”我垂眸沉吟。

“暂且不详。”魏邯低头。

我点头道，“再探！告诉庞统领严守宫门，时刻备战！”

魏邯领命而去。

玉岫微微发抖，强自镇定，下唇却已咬出血痕。

我抽出袖中丝帕递过去，并不看她，“你猜，他的胜算有几成？”

玉岫接过丝帕，捂住了唇，似乎下定决心以沉默与我对抗到底。

“如果王爷还活着，他的胜算，你猜又有几成？”我转眸，看着她，淡淡开口。

玉岫身子一晃，瞳孔骤然因震惊而放大。

我静静看她，一言不发。

她突然说不出话来，骇然盯着我，“怎会这样，折子上明明写了，王爷已经，已经……”

“所以才能骗过宋怀恩，令他放松戒备，我才得以先发制人。”我微笑，凝视她双眼，“此所谓将计就计，宋夫人以为如何？”

我要她明白，她的丈夫一早已踏入这个局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了胜算。即便他能攻破皇城杀了我，夺下京城，也一样逃不出萧綦的手心，等待他的将是豫章王兵临城下，大开杀戒，血洗叛军。

玉岫跌坐在地，脸色惨白，几近崩溃。

殿门外靴声橐橐，魏邯刚退出不到片刻又急促而回，“禀报王妃，密探来报，宋怀恩令人包围豫章王府、江夏王府，未有所获，下令搜捕全城，凡周岁以下婴儿皆被带走。”我咬牙未语，身侧却一声低呼，玉岫紧紧捂住口，双眼含泪，肩头剧烈战抖。

魏邯扫她一眼，继续道，“宋怀恩现正亲率两万兵马赶来，届时重兵围困宫门，恐怕宫外消息再难传递入内。”

“无妨，该来的总归要来。”我扬眉一笑“魏统领，你可准备好了？”

“属下与麾下弟兄，誓与皇城共存亡。”魏邯昂然直视我，那铁面罩下的眼睛灼灼发亮，恍惚回到昔年宁朔城外那个寒冷的夜晚，也是这样一双发亮的眼睛，在黑暗中出现，带着坚定与勇毅，对我说，“属下奉豫章王之命前来接应，务必保护王妃周全”

在宁朔，在徽州，在今日，众多大好男儿，进可开疆拓土，退可尽忠护主，视生死如等闲，这便是追随萧綦麾下的铁血军人。

宫门方向再次传来低沉的号角呜咽，魏邯匆匆离去。

玉岫痴痴望着宫门的方向，脸色青白得可怕，却不再战抖流泪。

死寂的殿内，她低垂了头，不辨神色，开口却是低涩沙哑，“胡光远是他杀的。”

我不意外，亦不恼怒，只觉得深深悲凉。那鲁莽憨直的年轻人不过是一颗棋子，宋怀恩杀他以逼反胡光烈，令他做了第一个祭刀的亡魂。

玉岫抬起头来，直直看我，那眼光竟看得我有些忐忑。

她凄然一笑，“为了盈娘，怀恩早想杀他。”

我一怔，“谁是盈娘？”

她恍若未曾听见我的问话，自顾说下去，“怀恩带盈娘回府之日，胡光远就闹上门来，说是道贺，却差点动了手……这么多年，我还未见他那般暴怒失常。”

我听得迷惑，似乎是为了一个女子，令胡光远与宋怀恩一早结下怨隙？

玉岫望着我，神色古怪，似笑似哀，“盈娘不过是个歌姬，怀恩迷恋她已久，只因从前纳妾被你斥责，才不敢带回府来。那日在绮香楼，胡光远醉酒与他争夺盈娘，怀恩一怒之下便将盈娘带走。当晚胡光远便上门生事，名为道贺，实则讥诮。”

我不耐听这争风吃醋的过节，正欲打断，却听玉岫缓缓说道，“若不是胡光远说出那句不知死活的话，怀恩也不会突然向他动手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我惊疑道。

玉岫幽幽望住我，“他讥讽怀恩说，都说这美人肖似豫章王妃，右相大人该不会对王妃心存妄想吧。”

她的声音轻忽，入耳却似雷霆一般。

我眼前惊电般闪过一张似曾相识地面孔，那个绿衣美姬……难怪觉得面善，那眉目分明与我的容貌有着几分相似。

宋怀恩以妹婿的身份，与我素来亲厚，京中皆知他与豫章王是亦臣亦友，与王妃亦忠亦亲。

当年暗藏的情意，应当已随流年淡去，然而胡光远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的一句，竟道破这桩隐秘……

我心中突突乱跳，分明颈颊火烫，后背却又冰凉。

玉岫的目光让我有如芒刺在身，不敢与她对视——她分明也已知情，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，又隐忍了多久?

我猝然以手掩住了脸，缓缓坐倒椅中，只觉铺天盖地的巨浪从四面涌来。

一浪接一浪的意外，接下来还有多少“意外”等待我去揭开，我一介凡人之躯还能承受多少的“意外”。

玉岫戚然道出了盈娘一事的始末——

那日胡宋两人当场动手，却不知是谁密报了萧綦。正当僵持之际，萧綦盛怒而来，迎面一掌掴得胡光远口鼻流血，宋怀恩上前领罪，萧綦却只看了一眼瑟缩堂下的盈娘，随即令侍卫将她绞杀。

人死了，谁也不必再争，谣言之源也随之抹去。

然而，宋怀恩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借着七分酒力，挺身维护盈娘，竟当面忤逆萧綦。

僵持之后，萧綦终于放过盈娘，却罚怀恩在庭中整整跪了一夜，并立下禁令，谁若将当晚之事泄漏出去，死罪不赦。

细想起来，隐约记得有一晚，萧綦至夜深才归，隐有怒容未去，问他却只道是军务烦心，当时我亦不曾深想。

萧綦明知宋怀恩心气奇高，为人自傲，偏偏当众挫他锐气，也是暗中给他的警醒。

普天之下，没有人能够与萧綦一争长短，无论是他手中江山，还是身边的女人，都不容旁人觊觎。

萧綦有心削夺权臣兵权，已非朝夕之事。彼时正值胡宋党争最剧之时，宋怀恩野心勃勃，处处排斥胡党，极力想将军中大权一手揽过，已经引得萧綦不悦。

而那一次的意气之争，无疑打破了萧綦与他之间本已脆弱的信任，也将他自己逼上了歧路。

之后萧綦亲征，将胡宋二人分别委以重任，胡光烈领前锋大军开赴北疆，宋怀恩手握大权留守京中。

表面看来，萧綦对左右肱股大将的信任，丝毫未因唐竞之叛而动摇，反而加倍倚重。对于宋怀恩，前有当众严责，施以惩戒；后又委

以重任，给他无上信任，可谓是恩威并济。彼时，萧綦仍然给了宋怀恩最后一次机会。

可惜宋怀恩终究被野心私欲所诱，铸下大错。

玉岫望着我戚然而笑，眼角泪水滑落。

我默然半晌，方艰难开口，“玉岫，今日一战，无论谁生谁死，我对你并无愧疚……唯独当年，明知一切还将你嫁与他，令我愧疚至今。”

玉岫转过头，泪水簌簌落下，“你无需愧疚，当年是我自己甘愿。”

我隐忍目中酸涩，缓缓开口，“如果时光逆转，倒回当日，明知是这结果，你还愿不愿接受指婚？”

“是，我仍愿意嫁他。”玉岫笑语含悲，却坚定无比。

我笑了笑，从心头到喉间都是浓涩的苦。

同样再给我们一次选择的机会，玉岫仍愿意站在他的身边，做他的妻；而我，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赐婚，成为豫章王妃。

幽寂的内殿，两个女子静静相对，彼此间横亘着跨不过的恩怨，也牵绊着斩不断的情谊。

这些年，一次次风浪我们都相伴着过来了，终于走到今日，却是这样的境地。

深谋

还只是黄昏时分，天色却已沉沉黯黑。

窗外不知何时已飘起霏霏雨丝。晚风捎来微雨潮意，夹杂着松油燃烧的辛呛气味，从宫门方向传来，隐约可见火光明灭，缭绕浓烟笼罩在九重宫阙上空。

我侧首，对跪在身后的玉岫淡淡道，“你留在这里，孩子们有嬷嬷照看，我不会为难你一家老幼。”

言罢，我转身步向门口。

“我想再看一看他！”玉岫忽然跪下，“王妃，求你让我去宫门，远远看他一眼！”

我驻足，不忍回头，她已知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了。

“好好活着，你还有儿女，还有余生。”我暗一咬牙，狠下心道，“他从未爱过你，又纳妾不专，将你刑囚，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为他伤痛！”

身后沉寂半晌，玉岫忽然大笑，“值得，王妃，你告诉我什么是值得？”

我蹙眉，不想再听，抬足迈向门口。

“王爷难道就不狠心？一个不顾你安危，将你抛下不顾的男人，为他鞠躬尽瘁可又值得？”

这一句凄厉质问，如箭一般洞穿了我心胸。

她跪在地上，却昂起头，目光幽幽，毫不示弱地看着我。

到底是跟在身边将近十年的人，懂得如何找到我的破绽，也知道什么话伤我至深。

我看着她，胸口一寸寸冷下去。

若是从前听到这一句话，或许我真的会被击倒，可惜，我已经不是昔日易碎的阿妩。

“正因为他是萧綦，才会大胆冒险，将我置于这风口浪尖。”我仰面微笑，“也正因我是王儇，他才敢放手将这一局交到我手里。”

“论情分恩义，我们是夫妻，是爱侣。”我一字一句道，“而在这皇图霸业的路上，我们则是并肩作战的知己。太平时，我会在深闺中为他研墨添香；变乱时，我可以站出来为他披荆斩棘。他若只将我当作金屋娇娥，反倒不是识我、知我、信我的那个萧綦，我亦不屑与那样一个凡夫俗子并肩而立！”

话音落地，玉岫呆住，我亦被自己的话惊得怔在当地。

如果不是心中根植已久的念头，又怎会因一时激怒脱口而出。

帝王霸业，帝王霸业……一直以来想要成就帝王霸业的人并不仅仅是萧綦。

不错，我要的夫婿，本就应是天下至强至尊之人。

他将征服天下，征服我，亦被我所征服。

这便是一直深埋在我骨髓血脉中的，难以言表的宏愿。

这一句话，深藏心底，今日终于可以正大光明说出来，再不必回避，再不必自欺欺人。

这一局走得再惊再险，我都不曾怀疑过萧綦的用心，甚至连想也不曾想过。

我与萧綦曾因各自的机心而有过许多误会猜疑，这些年来，历经一次次风波，终于可以放下心结，彼此全心信任。

走到今日，万仞险峰都过来了，若放不下心中负累，又岂能迈得过最后的险关。

所谓棋子，所谓利用，不过是旁人以狭隘之心相猜度。

历经风刀霜剑，沉浮乱世，我们一路踏着血泪枯骨走来，早已是不可拆分的一体。

是心心相应也罢，惺惺相惜也好——他有我，我有他，如此足矣。

他所背负的，是天下，是家国，注定做不成窗下为伊画眉的世俗男子，我亦做不成深闺眷养不问世事的平淡妇人。既然一早选中了彼此，唯有并肩前行，共御风霜。

我转身而去，殿门在身后訇然关闭，将玉岫惊怔含悲的目光一并隔绝在门后。

夜色已沉，雨丝骤急，我拉紧风氅，顾不得让侍卫撑起伞盖，匆匆登上宫门。

城下的叛军已经团团围困了宫城，四面宫门外都是阵列森严的兵马，箭在弦，刀出鞘，矛戟林立，大片松油火把将宫门照得火光通明。

魏邯和庞癸都已闻讯赶了过来，我迎上前去，敛身一笑，“二位辛苦了。”

他两人都镇定如常，城下剑拔弩张，敌众我寡，愈是如此情形之下，愈要以从容安抚人心。

我走近墙下，俯身眺望，身侧一名兵士忙挺身阻拦，“王妃小心！”

这年轻人才不过十八九岁年纪，我侧眸对他一笑，“没事，不要怕。”

这浓眉大眼的士兵陡然涨红了脸庞，张了口说不出话来，只重重点头。

魏邯哈哈大笑，上前在他肩上重重一拍，“小子，没真打过仗罢，这阵势算什么？一个女人家都不怕，咱铁铮铮的汉子难道还怕了不成！”

四下里肃然而立的兵士们顿时轰笑起来，紧绷了半日的险氛，因这一笑而舒展，那一张张年轻坚毅的脸上，浮起振奋激昂之色，更有了些许暖意。

我朝魏邯赞许地一笑，点头示意，朝人静处走去。

他二人跟上来，魏邯笑意敛去，庞癸一如既往的沉默，只是唇角抿出一丝刀刻般纹路。

我侧首望向不远处火光明灭的叛军阵列，低声问道，“宋怀恩只是围了宫城，毫无异动么？”

“不错，眼下他按兵不动，我倒是喜忧掺半。”魏邯冷冷负手道，“喜的是，他恐怕受制于外力，不敢轻举妄动；忧的是，夜色将深，只怕他将趁夜暗袭。”

我点头，“今夜确是凶险难料，务必小心应对。”

庞癸突然开口，“王妃，不如将宋家老小绑上城头，给他个震慑，也好叫他投鼠忌器。”

我蹙眉侧身不语。

“庞统领言之有理，大敌当前，切莫妇人之仁！”魏邯声若铁石。

绑了宋怀恩年迈老母与三名儿女在城头，确实毒辣，也确有威慑之效。

“真有这必要么？”我并不转头，淡淡笑了一笑，“如你方才所言，外力的牵制，只怕比这法子更有用。”

魏邯一怔，“东郊驻军按兵不动，虽可牵制一时，未必能制得了他多久。”

我转过头，似笑非笑，“你说的外力，仅仅是东郊驻军么？”

“属下愚钝，不知王妃所指何意。”他目中精光闪动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惊异。

我直视他双眼，“难怪王爷如此信重你，口风之紧，城府之深，忠心耿耿令王儇佩服之至。”

魏邯沉默低头。

“你有不便说的苦衷，我亦不再追问。”我转身吩咐庞癸，“庞统领，你带人巡视宫中四处，万勿疏漏一丝一毫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庞癸从无一句赘言，立刻转身而去。

待庞癸走远，魏邯才微微叹了口气，铁面下的一双深目，锋芒闪动，“王妃恕罪，属下并非疑忌庞统领，只是事关机密，属下奉命只能对王爷一人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你无需解释。”我微微一笑。

他凝视我，“除了王爷，魏某生平未曾服人，如今不得不承认，王妃令魏某心悦诚服！”

我含笑不语，静静看他。

魏邯终于开口承认，“属下受王爷密令，暗中监控京畿，胡氏一案早已密报王爷知晓，”

我心中一块大石落地，叹道，“不错，你当日能向我密报胡光远之死的疑窦，必然也会向王爷密报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胡光远一早落入宋怀恩设下的圈套，犯下贪弊之罪。宋怀恩借机将他除去，再让皇后知悉此事，借皇上对我的误会，施以离间，才有了后来的血衣密诏？”

魏邯默然颔首。

我叹道，“当日昭阳殿宫女能顺利逃出宫禁，也是他暗中相助。你带铁衣卫追至临梁关外，截杀了皇后的人，夺回密诏，却不知宋怀恩暗渡陈仓，早已派出亲信，潜入北疆向胡光烈告密。”

魏邯隐有愧色，“当日我只道宋怀恩暗害胡光远，是为报私仇，打击胡党，未曾想到他如此大胆，敢利用皇后，算计胡帅，竟至危害到王爷的安危！”

我长长叹息，一时无言相对。

无论为权，为名，还是为情，彼时在宋怀恩心中，早已种下了取萧綦而代之的念头，铲除胡光烈只是他扫清障碍的第一步罢了。

我遥望北方天际，淡淡道，“相信此时王爷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……也许杀回京畿勤王的前锋，正是胡光烈。”

魏邯重重点头，“但愿如此！”

我抚胸长叹，心头悬念许久的最大一块石头终于落地。千幸万幸，总算没有错害了忠良，更痛悔当初一味抱持偏见，以至错怪了胡光烈。

偏见，终究是偏见误人，也险些自误。

父亲从前常说我爱憎过于分明，总按自己的喜恶去看人，难免流于武断。当年不以为然，如今回头看来，恍然有汗流浃背之感。

若不是我一向对胡光烈抱有陈见，厌恶他暴躁无礼，贪功好利，又怎会如此轻率地做作判断，仅仅因胡光远之死，因胡瑶一纸密诏就认定了胡光烈会反。

遮蔽了眼睛的，往往不是外人布置的假相，而是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。

当日守军相继战败，萧綦追究防务松弛之责，严斥胡光烈，罚去他半年俸禄，令他闭门思过。

眼见纷乱已起，我担心胡光烈受罚不甘，多生是非，便温言劝萧綦道，“总要给人留三分颜面，你这样罚他，未免过厉了。”

萧綦淡然道，“你也觉得过厉么，那我再变本加厉一些，如何？”

果然他次日便令宋怀恩接掌京中政务，准备北伐，朝野震动。

却听闻胡光烈被禁足府中，日日纵酒，大吵大闹。

胡党眼见失势，纷纷倒向右相，争相献媚于宋怀恩，宋党风头一时无两。

胡宋二人多年纷争不断，固然有旧怨之隙，名位之争，亦有萧綦的微妙安排，令他二人相互牵制，互为制掣，以此平衡全局。我深知萧綦不会一味偏袒，或抑或扬，总有他的道理。果然，十日之后，萧綦颁布亲征诏令，命胡光烈为前锋，统领十万精锐。

我问他，之前一力打压胡党，可是有意挫他戾气？

萧綦却道，“我不过试他一试。”

“试他？”我诧异万分，转念一想，隐有忐忑之感，“你疑他有异？”

萧綦的目光莫测深浅，“有些事，用眼睛看或用心看，全然不同，明面上的东西未必是真……”

“王妃？”

魏邯这一声将我蓦然唤醒，回过神来，夜风凉透，火光烈烈，哪有萧綦的身影。

霜冷铁甲夜，征人犹未还……一念至此，心中酸楚莫名，我侧过脸，任夜风吹干眼底潮意。

昔日同袍手足，萧綦也并未全心信赖过他们。

唐竞一早已经引起他的戒备，而胡光烈是最早令他消除疑虑的人。他以一再打压相试探，若非相信了胡光烈的忠心，也不会将十万大军相托。

真正让他拿捏不定的人，却是宋怀恩。此人心思细密，藏而不漏，人前人后全无破绽。萧綦不是神人，做不到无所不知，只怕他最初也曾举棋不定，是以不敢将他派上阵前。两军交战之际，稍有不慎，便是祸及家国。那时一切未明，而我生产在即，本已面临极大的艰难……他不愿让我再承担更多焦虑，终究没有将自己的疑虑告诉我。或许那时，他也存了侥幸之心，希望一切太平。

想起他出征之前一再问我会不会怨他，此时我恍然明白，他的歉疚不仅仅是因为抛下我独自承受生育之险。那时他已经权衡过轻重，明知京中可能危机四伏，也只能选择先抗击外寇，而将内乱暂且压下。他留下宋怀恩在京中，也留下魏邯暗中监视他的动静。他北上亲征，与突厥交战在前；而我留守京中，独自面对一切风浪……他相信我，如同我相信他，此时此际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并肩而战了。

想起种种前情，我与魏邯都沉默了下去。

魏邯叹了口气，“胡光远一念之差，虽是罪有应得，却也可惜了好好一个年轻人。”

我苦笑道，“人非圣贤，胡光烈又何尝没有贪弊之举，王爷也知道他在军中素有敛财的毛病……只是他懂得轻重，不至犯下大错，王爷也装作不知而已。”

魏邯摇头道，“老胡最大的毛病就是贪财，当年讨伐南疆七十二部，他第一个冲进南蛮王宫，竟偷偷藏起了王杖，被宋怀恩告到王爷那里，说他私藏王杖，有窥上不臣之心。王爷一问之下，才知他是贪图那王杖上镶的硕大一块祖母绿，早将宝石撬下，王杖却作废物丢了。”

我沉默片刻，终于忍俊不禁。

胡光烈虽然贪财，也不过是贪图小利，比起昔日朝中豪族权贵的胃口，只是小巫罢了。我早已见惯宗亲们的饕餮之相，动辄侵吞数万两之巨，少于千两根本不屑受之。萧綦主政之后，狠挫朝中贪弊之风，昔日巨贪或贬谪，或徙放，或赐死。然而萧綦并未彻底追查，也未赶尽杀绝，给一些为恶不深的官吏留了条生路。

这正是所谓“水至清则无鱼”，把人逼到绝处，也就无人替你效命了。

胡光烈的小贪也在他纵容之中，他曾说，“贪财之人，往往惜命惜福，反倒少了野心。”

比之胡光烈，宋怀恩操行廉肃，自有高洁之相，在世人眼里高下立分。

如今看来，贪财好利的俗人却比野心勃勃的君子可信得多。

争锋

夜风凉彻，已经是下半夜光景了。

魏邯笑道，“王爷应该会在发出密诏前赶回，杀宋怀恩个措手不及！照路程算来，不出三日应该就能到了”

我恍惚一笑，“你忘了前几日的暴雨……势必会阻碍行军，三日后未必能到。”

魏邯默然，旋即点头道，“即便三日不到，我们再坚守个几日也应无碍。”

我点头，侧首凝望远处叛军营地，不知道宋怀恩正藏身何处，是否也在凝望宫门。

心里有一丝凉意，夹杂着隐隐的痛。

样的一个人，永远不苟言笑，只在对我笑的时候，会露出孩子般明朗眼神。

我闭上眼，竭力驱散心底绰绰阴影。

“看起来，今夜叛军不会再有动静了，王妃不必挂虑，先回后殿歇息吧。”

魏邯垂眼，神色淡淡，却仍被我瞧见了眼底一掠而过的不忍。

“也好，”我点头笑了笑，转身而去。

一路走过，执戟守卫的将士纷纷低头，恭谨肃然——在他们的眼里，我大概是个可怕的女人，或许又暗暗将我当作个可怜的女人。

昔日右相温宗慎弹劾萧綦，洋洋洒洒千余言，历数萧綦罪状，被姑姑嗤为荒唐。其中却有一句，令我过目难忘——“其人善诡断，性猜忍，厉行酷严，豺枭之心，昭昭若揭。”

在世人眼里，我嫁了一个这样可怕的男人。

也正是这个男人，一直庇护着我，和我并肩而战，打下如此江山。

我深信我的澈儿绝不会成为第二个子澹，我的潇潇也不必再承担我所承担过的艰辛——因为，他们的父亲是萧綦。普天之下，只有他才能为我们撑起一方没有风雨的天地。

回到后殿，阖眼小睡了片刻，帘外夜色深浓，已近四更。

快要天亮之前，是夜里最冷，也最暗的时刻。裹着锦被，仍觉得丝丝凉意逼人，熬了这大半夜，倦意终于袭来。

梦中轰然一声巨响，仿佛震得地动屋摇。

我惊醒过来，猛的翻身坐起，帘外已是火光冲天，喊杀声震天。

叛军攻城了！

我披上外袍，立即奔出门外，火光已映红了半天。

“王妃小心！”随身侍卫赶上来。

“何时开始攻城的？”我的话音刚落，又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脚下地面随之震颤。

我驻足，按住急跳的胸口，火光映红的夜空仿佛即将燃烧，沉沉向我压来。

“就在片刻前，叛军开始强攻宫门。”那侍卫站在我身后，声音坚定镇静。

城头火光烈烈，杀声震天，箭石破空之间急如骤雨。

我一路急奔，登上闸楼已汗透重衣，一眼望去，悬紧的心头为之一定。

叛军趁禁军换防之际，闪电般掩杀至防御最弱的承恩门，以四人围抱的巨木撞击宫门。

承恩门多年前元宵遇火，钦天监认为此门方位与离位相冲，故而拆除重建。

重建后的承恩门雕琢精巧，金壁辉煌，却忽略了防御之需，竟未设瓮道，闸楼也形同虚设。

宋怀恩曾主持宫中修缮，对这一薄弱之处了若指掌。没有了瓮道阻隔，闸楼又难以屯守，一旦撞开了宫门，便可直杀入宫禁西侧。

所幸庞癸已事先将最精锐的铁弩营八百余人尽数部署在此门。劲弩齐发，疾矢如雨，倾泻而下，将宫门罩在密不透风的箭雨中。叛军虽勇悍，也挡不住这密集的劲弩，仓皇退出百步之外。然而箭雨稍缓，叛军即又抢攻，以巨盾开道，源源不断涌上。

攻城巨木在厚盾掩护下，一次次蓄足攻势，猛烈撞击宫门。

庞癸与魏邯身先士众，挺立城头，指挥铁弩营反击。

强攻之下，铁弩营五列纵队轮番射击撤换，完全没有喘息之机。叛军弓弩手也向城头仰射，不时有士兵被箭矢射中倒下，后面随即有人顶上。

激烈的交战一直持续到拂晓时分。

铁弩营居高临下渐渐占据了优势，以巨木强攻的叛军士兵纷纷中箭，后继乏力，多数未至城门就已被射杀，叛军强攻势头随之缓竭。

最后一轮疯狂的强攻终于在拂晓时停歇。

叛军第一轮夜袭强攻暂告失败。

“还有两天！”魏邯红着眼睛，剑不还鞘，大步走来，对兵士们大声喝道，“叛军士气已挫，再坚持两天，豫章王的大军就要到了！”

换防之后，庞癸与我一起检点士兵，所幸死伤甚少。

死者与重伤者被抬下，轻伤者就地包扎，换岗休息的士兵就地卧倒，困极而眠。

一旦迎战的号角吹向，他们又将勇敢的站起来，拚死抵御叛军的进攻！

看着他们染血的战甲，酣睡中倦极的脸庞，我只能暗暗握紧双拳。

这些年轻的士兵，甚至宫门外被射杀的叛军将士，本当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他们的热血应当洒在边塞黄沙，而不是白白葬送在天子脚下。

我走过一队队休整的士兵面前，时时停下脚步，俯身察看他们的伤势。

那翻卷的伤口，猩红的血污，真正的死亡与伤痛就在眼前。

这样的杀伐，还要持续多久？

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！

这一刻，我强烈的思念萧綦，渴盼他立即出现在我眼前，终结这残忍的一切！

晨光朗朗，一夜雨后，天地如洗。

叛军阵列鲜明，如黑铁色的潮水，在晨光下隐隐有刀兵冷光闪动，经过一夜激战，仍分毫不显乱像。此刻双方都趁着短暂的晨间休整蓄势，准备再战。

不知这片刻的宁静能够维持多久。

魏邯执意命侍卫送我回凤池宫休息。

昨夜一场激战，宫中虽宣布宵禁，封闭各殿，严禁外出，却仍隐瞒不了战况的激烈。

沿路所见宫人都面色惶惶，仿若大祸临头。自当年诸王之乱后，再未有过公然强攻宫城的大逆之事。饶是如此，各处宫人仍能进退有序，并无乱象。内廷总管王福是追随王氏多年的心腹老宫人，平常看似庸碌，危乱时方显出强硬手段，稳稳镇住宫禁。

王福赶来凤池宫见我，穿戴得一丝不苟，神色镇定如常。

“昨日虽事出非常，宫中仍能井然守序，各司其职，你做得很好。”我略带笑意，站起身来淡淡问道，“可有惊扰两宫圣驾？”

王福垂首道，“皇上近日一直潜心著书，不问世事。”

我默然片刻，“果真不问？”

“是。”王福顿了一顿，带了丝笑，低声道，“昭阳殿中一切如常，只是娘娘受了惊吓，病情不稳，现已进了药，应无大恙。”

我静静垂眸，却不知心中是悲是喜，是幸是憾。

胡瑶遭失子之痛，覆族之灾，几乎一病不起，虽经太医全力施治，保住性命无恙，却心智全失，终日恍惚，只认得子澹和身边侍女，对其他人再无意识，见了我也似浑然不识。

小皇子死后，我再无勇气见子澹，他亦从此沉寂，终日闭居寝宫，埋首著书，再不过问身边事，除偶尔问及胡瑶的病情，绝口不再提及旁人。

他自少年时起，一直有个宏愿，想将本朝开国以来诸多名家诗赋佳作汇编成集，以期流传后世，令文华不坠，风流永铭。这是子澹毕生最大的梦想，他曾说，千秋皇统终有尽时，唯有文章传世不灭，平生若能了此心愿，虽死无憾。

他此时废寝忘食于著书，想必是万念俱灰，只待完成心愿，即可从容赴死。

我黯然一笑，随手端起茶盏尝了一口，对侍立在侧的宫女皱眉道，“茶凉了。”

宫女忙奉了茶盏退出去。

我侧身负手，淡淡道，“崇明殿西阁荒废已久，择个吉日，重新修缮吧。”

王福一震，敛了笑容，深深低下头去，“王妃有命，老奴当效死遵从。”

“很好。”我凝视他片刻，微微一笑，“你且放手去办，一切有我。”

“老奴愚昧，不知吉日择定何时为宜。”王福低细的嗓音略有一丝紧张。

我咬唇，“就在这两日。”

“遵命。”王福再不多言，朝我重重叩拜，起身退出殿外。

待他去得远了，我扶了靠椅缓缓坐下，再隐忍不住心口的痛，丝丝缕缕泅散，郁钝却蚀骨。

——崇明西阁的秘密，我以为这一生都不必用到，却不料今日终究有了用处。

略用了些早膳，阖眼倚躺在锦榻上，似睡非睡间屡被惊醒。

眼前影影绰绰，一时是子澹含怨的眼神，一时是萧綦盛怒的面容。

再次将我惊醒的，不是永定门方向传来的喊杀声，而是殿门落锁的声音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匆匆起身，惊问身旁宫女，一众宫女也惶然不知所以。

却听得御前侍卫隔了殿门禀道，“属下奉命保护王妃安全，请王妃暂避殿内，万勿外出。”

“王妃救命——”一声凄厉惨呼突然自殿外传来，竟是玉岫的声音，未待我回应，那声音已戛然中断。

“玉岫！你在哪里？”我扑到门上，从雕花空隙间望去，只看到回廊尽头两名侍卫的背影，隐约有一片宝蓝色夹在之间，已被带得远去了。

我呆立片刻，猛然回过神来，用尽了全力疯狂拍打殿门，“魏邯！你大胆——”

门外侍卫任我如何发怒，始终无动于衷。身侧宫女慌忙拉住我，连连求恳息怒。

我浑身战抖，好一阵才说得出话来，“他要，他要杀了玉岫和孩子……”

叛军再度攻打永定门，此时魏邯只怕已杀红了眼，竟趁我休息之际，押了玉岫母子绑赴城头，知我必定阻拦，索性锁了殿门。

我从未如此刻一般痛恨自己，为何狠心缉拿宋家老小，连累他们至此——当日为了断绝皇嗣之争，小皇子不得不死，我虽狠心，却不后悔；然而这宋家老小却是真正无辜，即便宋怀恩反叛，也不能将他全家老小株连。缉拿他们入宫只想让宋怀恩投鼠忌器，却从未想过真的害死他们。玉岫已因我误了终生，若再连累她与儿女送命……

我不敢再想下去，霍然拔出袖中短剑，不顾一切往殿门砍去。

木屑飞溅，红木精雕的殿门在这削铁如泥的短剑下，虽碎屑四溅，刀痕纵横，仍无法轻易毁坏。侍卫与宫女被我的举动惊吓，或尖叫或叩头，却无人敢上前阻拦。

一番急砍之后，我已力气颓弱，倚在门上剧烈喘息，却已奈何不得。

我一咬牙，怒道，“再不开门，我就将你们统统凌迟处死！”

宫人侍卫深知我的手段，也知我言出必行，无不惊骇失色，纷纷跪地求饶。

“不想死就给我开门！”我冷冷道。

众侍卫再不敢迟疑，立时开门。

我拔足便往永定门奔去，只恨脚下路长，人命已是危在顷刻，但求不上天要令我铸成大错。

永定门上，幼儿哭叫声远远传来。

我不顾一切奔上城头，两侧将士见我散发仗剑的模样，尽皆惊骇不敢阻拦。

玉岫被两名兵士按在城头，旁边是宋怀恩的老母亲和两个儿子，连最年幼的两岁女儿也被一名士兵举在手里，正舞着小手大哭不止。

“给我住手！”我用尽全力喝出这一声，再也不支，屈膝跌倒在地。

玉岫已听见我的声音，猛地挣扎哭叫，“王妃救命！救救孩子，不要伤害他们——”

胸中气息纷乱，我一时说不出话，只冷冷瞪住魏邯。

他猛一跺脚，“王妃！跟那狼子野心之人还讲什么仁义，你不杀他妻儿，他却要杀你女儿！你且看看下面！”

耳边轰的一声，我扑至城头，赫然见叛军阵前，宋怀恩横枪立马，马下跪着个五花大绑的素衣少女，散发覆肩，竟是沁之！

眼前一黑，我几乎立足不稳。

徐姑姑带走了澈儿和潇潇，阿越随后带了沁之，赶往江夏王府，接出哥哥的儿女，一起送往慈安寺。

如今沁之落在他手里，难道阿越和徐姑姑也……我心中狂跳，竭力稳住心神，令自己镇定下来。

若澈儿他们也落入宋怀恩手中，此刻绑在阵前的便不只沁之一人，想必中途另有变故，以致她一人被擒。思及此，心中略感安定，一眼望见沁之五花大绑的模样，却又心痛愤怒不已。这孩子在身边的时候，虽也多加怜爱，却总隔了一层亲疏。然而此时见她狼狈受辱，我竟也有切肤之痛，仿佛真与她血脉相连。

城下，宋怀恩缓缓抬起头来。

正午阳光照在他银盔上，看不清面容神情，却有隐隐杀气迫人。

“贞义郡主，你的母妃就在前面，还不请她打开宫门，放你进去？”宋怀恩冷冷扬声，一字一句传来，入耳阴冷而清晰。

跪在地下的沁之，突然昂起头来，大声喊道，“我不是贞义郡主，我是王府的丫头，你休要骗人！”

叛军阵前哗然，连我身后诸将士亦感意外。

我狠狠咬唇，忍住眼眶中几欲滚落的泪水。

沁之，沁之，你这傻孩子！

宋怀恩沉默片刻，蓦的纵声大笑，“好，好个贞义郡主，果然有令慈之风！”

沁之昂头怒骂，“你胡说，我娘不是王妃，我娘早就死了！”

她仍嫌童稚的声音听去隐隐模糊，入耳却字字剜心。

魏邯哈哈大笑，“区区一个假郡主，哪里比得你一家五口性命贵重。”

宋怀恩的声音冷冷传来，“生死有命，贱内与犬子若注定薄命，便有劳王妃送她们一程，宋某感激不尽。”

魏邯大骂，“老子就将你女儿摔下城来，看你这狗贼的心是不是肉做的！”

玉岫尖叫，“不要！怀恩，你退兵吧，求你退兵……”

她话音未落，宋怀恩反手张弓，一箭破空而来，夺的擦过玉岫耳侧，直没入墙。

玉岫的后半句话就此断了，不语不动，怔怔张口望着城下，仿佛痴了。

“呸！”魏邯啐道，“好毒的心肠！”

我闭了闭眼，决然道，“众将听清楚了，城下并非贞义郡主！”

魏邯一愕然，随即冷冷颔首，“属下明白！弓弩手——”

随他一声令下，两列弓弩手立时搭箭瞄准城下，将宋怀恩与沁之笼罩在弓弩射杀范围之中。

叛军阵脚大乱，盾甲齐涌上前，欲掩蔽二人。

宋怀恩却悍然不退，将长枪一横，三棱枪尖直抵沁之后心，“牟氏为国尽忠，以孤女相托豫章王，就落得今日下场么？”

“拿弓来。”我冷冷开口。

已经多年没有挽过弓箭，当年叔父手把手教给我的箭术早已生疏。

我咬牙，搭箭开弓，对准了城下——以我这点微末膂力，自然杀不了人，然而我只需杀人的姿态，已经足够。

见我亲自引弓搭箭，宫门内外无不哗然。

我深吸口气，凝望城下宋怀恩，沉声喝道，“莫说一个假郡主，就算真郡主在此，以她一命换你一命，也是值得！”

宋怀恩直直望着我，刹那间，连空气也仿佛凝结。

我的箭尖与他遥遥连成一线，穿越十年岁月，连起过往点滴恩义。

长恨

宋怀恩凝然不动如山，手中直抵沁之后心的三棱枪尖，却一点点沉下去。

“退后！”他厉喝一声，长枪抡空收回，遥指身后，座下战马倒退两步。身后两队重盾护卫立刻奔上前来，举盾相护。

就在那一瞬，跪在地上的沁之一跃而起，挣脱反缚双手的绳索，如一头敏捷的幼兽直奔向宫门。

“杀了她！”宋怀恩暴喝，反手取弓搭箭。

我五指陡张，白羽狼毫箭破空而出。

身后铁弩齐发，箭如疾雨，破空呼啸，射落叛军巨盾，发出夺魄之声。

一时间，叛军阵前大乱，被逼压在箭雨之下，纷纷举盾抵挡，无暇反击。

沁之已奔出两丈，陡然被缠绕身上的绳索绊倒，漫天箭矢就落在她身后不到两丈处。

“沁之，快跑——”我扑上城头，嘶声喊道。

身后又一轮箭雨急射而出，阻住欲追击的叛军。

沁之奋力挣跳起来，甩脱绳索，奔向宫门。

宫门缓缓开启一线，四名铁衣卫驰马冲出，在漫天箭雨的掩蔽下，直冲阵前。庞癸一马当先，俯身掠起沁之，勒缰控马，原地人立而起。战马扬蹄怒嘶，掉头回奔宫门，余下三骑随后相护，绝尘驰还。叛军阵前冲出十余骑重盾甲士，冒死冲过箭雨，追杀而来。

四骑如电驰入，宫门轰然合拢，落下重锁。

身后欢声雷动，士气振奋如狂。

我撑住城垛，这才惊觉两腿发软，一口气几乎喘不过来。

“娘——”未待我稳住心神，一声童稚尖叫传来，惊得我霍然回头。

玉岫不知何时趁乱挣脱，跃上城垛，临空摇摇而立。

变起顷刻，只听孩子尖声哭叫，我张口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旁边侍卫冲了上去。

我眼睁睁看着侍卫的手只差一线就抓到她衣角。

她仰头一笑，灿若夏花，宝蓝宫装广袖飘举，没有半分犹豫，就在我眼前化作一抹灿烂流光，飞堕城下。

“玉岫——”撕心裂肺的狂吼从城下传来，宋怀恩的声音惨然不似人声。

你听到了么，玉岫?

你可听到他这一声悲呼。

眼前似仍有那宝蓝流光闪动，我踉跄一步，恍惚伸手去挽，却陡然陷入黑暗。

流光，流光……穿过我的手，怎么挽都挽不住。

玉岫含笑回头，眉目如画，渐渐隐入雾霭中，眼看去得远了。

不行，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，不许你就这样走了。

玉岫，傻丫头，你怎么会不明白——他是百步穿杨的将军，若要杀你，岂会一箭擦鬓而过，那一箭只是不想让你示弱。

你终究是他的妻，他亦是你结发的良人，虽无两心相悦，却也举案齐眉，为何你不肯信他?

就为了那一箭，就让你绝了生念，心死成灰，你就这样抛下了所有人，眼睁睁看着你的儿女痛不欲生。

玉岫，你好糊涂。

我恨恨一叠声唤她的名字，却一口气息哽在喉间，剧烈呛咳起来。

“王妃，王妃醒了！”

眼前人影浮动，垂帘绣幔，已是身在寝殿。

分明已清醒过来，仿佛仍见到那抹宝蓝流光萦绕。

心中怔忡恍惚，记不起发生了什么，只是知道，玉岫不在了，连她也不在了。

她就这样一走，逼我接过这无法拒绝的责任，让我永远负疚，永远愧悔，永远善待你的儿女。

我掩面惨笑，蓦然一双细柔小手覆上我双手，掌心有少少的温暖，“母妃，你别哭。”

我一震，怔怔看着眼前素衣散发的少女，她刚刚叫我母妃，沁之终于肯叫我母妃。

沁之伏在床边，小脸犹带几分苍白，正忧切地望着我，身后围满宫女医侍。

我望着眼前小小少女，伸手抚上她清瘦面颊。

她笑了起来，眼泪却大颗大颗滚落。

“有没有伤到你？”我忙托起她小脸，拭去她满脸泪水。

沁之摇头，一下张臂抱住了我，放声悲泣。

那日徐姑姑与阿越带了她们赶往慈安寺，广慈师太立即开启后山地宫，让她们藏匿进去。

那是供奉当年宣德太后法身之处，也是皇室最大秘辛之地。世人皆知宣德太后寿终宫中，葬入惠陵，却不知当年太祖弑舅夺位，将母亲一家全部处死。宣德太后从此出家为尼，避居寺中，至死仍留下遗愿，无颜葬入皇家陵寝。太祖遵从宣德太后遗愿，却不忍焚化，终留下太后法身，秘密修造慈安寺地宫以葬之。

未料徐姑姑与阿越半途受阻，待赶到山下，追兵已至。

她们一行人仓猝藏身农舍，追兵便在咫尺之外。

沁之趁徐姑姑不备，骤然奔出后院，将追兵远远引开，令徐姑姑她们得以脱身。

我倒抽一口凉气，凝视她，“沁之，你不怕么？”

“徐姑姑年老，阿越姑姑要照顾弟妹。”沁之咬唇，眸子闪亮地看着我，“我有武艺！我爹教过我防身的本事……”

她眸子一黯，低下头去，似想起了战死边关的爹娘。

这个孩子，若能生在平常人家，安然成长，该是何其幸福。

我定定看她半晌，默然将她揽紧。

“我跑得很快对不对？”她忽然抬头，殷殷望着我，“我会解绳子，他们绑的那个结一点难不倒我，爹爹从前教过我怎样绑猎物！”

她的眼神，又是骄傲又是凄楚。

“沁之很勇敢，和你的爹娘一样勇敢。”我微笑，凝望她双眼，“他们在天上看着你，看到你今天的勇敢，必定骄傲无比。”

沁之笑着，重重点头，将脸埋在我胸前，瘦削的肩头微微发抖。

我默默抚过她头发，暗暗在心中立誓，从今而后，我再不会让这个孩子受半分委屈，但凡她想要的一切，我必竭尽所能给她！

我将玉岫的三个儿女交给可靠的老嬷嬷照看。

次子与幼女尚在懵懂幼龄，不明白母亲去了哪里，只是哭闹不休。

五岁的长子宋俊文却已经隐约懂事，看到我，如幼兽一般直冲过来，被左右慌忙拉住。

面对孩子充满仇恨的眼睛，我说不出话，任何言辞在此刻都变得无力。

这是我第一次不敢直视一个人的眼睛，在这样的目光下，心底渐渐凉透。

“好好照看这几个孩子，没有我的令谕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近他们。”

俊文还在拼命挣扎，两个嬷嬷几乎拉他不住。

我倦极转身，或许，我的确不该再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身后嬷嬷一声痛呼，我愕然转身，见嬷嬷手腕鲜血淋漓，俊文已冲到我跟前，猛地扑向我。

“你害死了我娘！”俊文扑到我身上，五岁男孩子的力气尚小，却似疯了一般朝我踢打。

侍卫赶来将他拎开，他仍踢打叫骂不已。

我被嬷嬷们扶起，冷汗如雨，胸口阵阵抽痛，几乎让我无法站立。

一旁的幼女被惊吓到，放声大哭，连带那四岁的男孩子也哭闹起来。

“不错，我就是个大恶人。”我冷冷看他，“宋俊文，你若再吵闹，我就杀了你弟弟；你若不肯吃饭，我就杀了你妹妹！”

俊文顿时呆了，脸色苍白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却不再踢打。

我苦笑，转头再不看他，径直离去。

远处昭阳殿里，灯火摇曳，隐隐有宫人身影往来。

自我记事以来，这昭阳殿还未曾冷清若此。

姑姑说，昭阳殿是世间最高贵美丽的囚笼。

宫女小心翼翼搀扶了我，“王妃可要回宫歇息？”

我仰头看了看夜空中璀璨闪烁的河汉，一连数日都是如此晴空。

算来，以萧綦行军的迅疾，又无雨水阻断，应当很快就能赶到了。

我再无迟疑，淡淡道，“去昭阳殿。”

胡瑶已经瘦得形销骨立，木然坐在妆台前，披散了青丝，任由宫婢为她梳散头发，准备就寝。

见了我，左右宫婢忙躬身行礼，无声退了出去。

胡瑶回头，木然看我一眼，痴痴笑了笑，神色漠然，兀自转身呆望镜中。

我走到她身后，从镜子里看她。

她不施脂粉的脸，在灯下越发青白，眼眶凹下，双目黯淡如一潭死水。

旷寂幽暗的昭阳殿里，只有我与她，隔了一面巨大的铜镜，冷冷相对。

我伸手撩起她一缕发丝，穿过指间，如丝凉滑。她木然看着我无动于衷，正如宫人所言——皇后已经失了心智，终日缄默不言，除了皇上，再不认得旁人。

我扬起手，袖底短剑直抵上她修长脖颈，青锋如水，映得她眉发皆碧。

镜子里，她寂如死水的瞳孔猛的收缩。

“还知道怕死，可见不是真正痴了。”我抿起唇角，似笑非笑。

胡瑶的神色变了，眸子一点点亮起来，冷如寒芒。

旁人相信她会心智全失，我却不信。胡瑶和我是同一种人，纵然赴死也要睁着眼睛。

我不相信她会用这么怯懦的方式来逃避，所谓心智全失，不过是她求生自保的法子。

她与子澹不同，她怕死，她还想活下去，或许还想向我复仇。

“胡光烈安然无恙，正随王爷率军回京。”我手中剑锋逼近两寸，贴上她肌肤，“胡氏忠心护主，前罪可免，往后富贵荣华无虑。你可以安心地去了。”

胡瑶定定看我，忽仰头大笑，“替我恭贺王爷，恭贺他大业终成，江山一统……你们成就你们的帝业，我与皇上自去黄泉做一对清净夫妻！自此恩怨两清，永不相见！”

好一个恩怨两清，永不相见。

知我者胡瑶，若非世事弄人，你我原该是知己。

我还剑入鞘，淡淡一笑，“黄泉路远，用不着去那里，你们也可做对清净夫妻。”

胡瑶霍然睁眼看我。

“忘了你们的身份、姓氏、亲族、过往，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没有胡瑶与子澹，只有民间一对平常夫妇。”我凝视她，一字一句缓缓道，“诸般恩怨，尽归前尘，山长水远，无爱无憎。”

胡瑶站起来，身子微微发抖，“你不怕我会复仇，不怕留下后患，坏你们千秋大业？”

我微笑，“今日我能放你，他日自然也能杀你。”

她不语，目光如锥，仿佛想将我看个透彻。

我亦沉静看她，看着这个被我夺去儿子的女人，这个将要带走子澹，与他共赴余生的女人。

“就算你放过我们，我也终生不会原谅你。”她倔强的仰起脸。

“我无需任何人原谅。”我笑了，面对这样一个通透的女子，反而可以坦然说出实话，“放你走，不过因为你是子澹的妻子。后半生江湖多艰，只有你能陪伴守护在他身边，也算替我了却平生大憾。”

“你为了他，宁愿背叛王爷？”胡瑶目光变幻，复杂莫明，“王爷岂会容你放走我们？”

我蹙眉，不愿与她多做解释，只淡淡道，“王氏经营多年的根基，总还有些用处，就算王爷也未必能掌控一切。今晚之后，将会乾坤翻覆，帝后自有帝后的命运。你只需记住，从此你再也不是胡瑶，他亦不是子澹。”

我冷冷看她，“若是你们忘不掉……除去一对民夫民妇，也不会很难。”

胡瑶瞳仁收缩，薄唇紧抿，“你既能瞒天过海放过我们，为什么，当日不能放过一个孩子？”

我微微笑了笑，只觉无限疲惫，“当日若留下小皇子，早早泄露这番布置，还能有今日的生机？我费尽心机，逼着子澹活下来，无非就是为了今日。”

为这一天，我已等了许久——我答应过他，总有一天还他自由，让他逃离这冰冷的宫闱，隐姓埋名，远遁江湖。“

我亦曾渴盼有这么一天，与所爱之人携手归隐，结庐南山，朝夕相守。再没有血腥，没有权谋，没有皇图霸业，只有我与他执手偕老。

这个心愿，藏在我心底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实现。

胡瑶神情震动，定定看我，目光复杂变幻，终究只是一声长叹，“从前你为王爷背弃他，如今又为他背叛王爷……世间竟有你这样无情的女人！”

“王儇从未背叛任何人。”我缓缓抬起手，按住胸口，“我只忠诚于自己的心。”

胡瑶一震，抬眸直直看我。

我此生已经占尽诸般荣宠，生在如此门庭，嫁了如此夫婿，育有如此佳儿，更将成就开国皇后传世之名……上天待我何厚，若说还有什么抱憾，那不过是深藏心底的一点隐秘向往，向往宫墙之外，白云之下，江湖之远，一个梦幻空花般，不可触及的梦。

这也是姑姑，是历代后座上那些孤傲高贵的女子，为之抱憾终生的心愿。

昔年太祖弑君夺位，诛杀前朝皇室，晚年诸位皇子却为承嗣争斗，引发血流宫闱，惨祸连连。太祖深为惶恐，担心报应循环，将来子孙重蹈前朝灭顶之灾。奉圣四年，太祖皇帝下令重修西宫，建造三宫九殿十二楼阁，金瓦飞檐，殿阁绵延，潢潢富丽。然而，在这重重宫阙掩蔽之下，却是太祖皇帝苦心为后世子孙留下的一条生路，在崇明殿西阁修造秘道，直通宫外一处隐秘安全之所，可避水火刀兵，在万不得已之时，保全性命。

这个秘密只在历代帝王口中传延下来，世世代代，由效忠皇室的内廷秘史尽忠守护。

传至顺惠帝时，这个秘密却落入了明康太后王氏手中。

明康太后是我的家族中迄今最杰出的女性先辈，一力辅助两位皇帝，平定诸王之乱，巩固王氏世族首领的权威，将整个家族推上顶

峰。从她那一代起，崇明西阁的秘密就成了王氏历代相传的秘辛。父亲直至离去之前，才将这个秘密传给我。当时我曾不以为然，对太祖皇帝精心修造这样一条逃离的秘道颇觉不屑。

直至子澹登基，变乱频生，看他苦苦挣扎于这般困境，我终于渐渐明白了太祖皇帝的苦心，也懂得了他晚年的孤寂心境。这条秘道，连通的不仅仅是一线生机，更是身在权力之巅的帝王，对自由的向往。

路的尽头，便是自由和重生。

皇图

玉岫的死，没有让宋怀恩停下疯狂的脚步。

我不知道，在玉岫跃下的那一瞬，他那声撕心悲呼是不是发自深心的痛悔。

七年结发之情，换来的，哪怕只是一刹间的惊痛，也算给玉岫仅有的告慰。

站在曾拘禁她的宫室门口，我的眼泪已经干涸，孩子们也已累得睡着，宋怀恩却发动了又一轮更惨烈的进攻。

玉岫，此夜此时，谁在为你一哭?

我捂住了口，不让自己哽咽出声，远处城头已杀声隆隆，火光冲天。

象征着无上皇权的九重宫阙，被火光投映下庞大的影子，在厮杀声中飘摇欲坠。

远处宫廊下有个淡淡人影一晃，旋即止步，隐入阴影中。

“王福。”我直起身来唤住他，这个时候敢擅自闯入此处的人，只能是这位忠心耿耿的老总管了。

王福转出廊柱，低头疾步趋前，“老奴惊扰王妃了。”

我行至廊下，清冷月光斜映了半身，“都预备好了？”

“一应就绪，十八名死士，随时听候调遣。”王福身形臃肿，这一刻却毫无素日迟缓之态，行止之间隐隐有锋芒逼人。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年老臃肿的内监，会是深藏不露的御前第一高手。

我淡淡道，“你在宫里这么些年，如今年事已高，也该回乡看看了。”

“老奴不走。”王福一震，低头道，“老奴二十年前就已经没有家了，往后王妃还有用得着老奴的地方，请王妃开恩，容老奴留下。”

“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你在青州家乡还有一个女儿吧。”我凝视他，微微一笑，“她很好，已经嫁人生子。家父给她安排的是一户殷实人家，公婆贤厚，夫妇情笃。只是，她不知你尚在人间。”

王福宽阔双肩微微颤抖，低头不辨神色。

我轻叹道，“你为王氏效忠多年，我也无以为报。这一次，你随了他们离去，就不必再回来了，好好在家乡安享天伦。万寿宫秘藏的珍宝，你全部带走，除安顿二位主子之外，余下全都分给诸人……即使死去的，也分给他们的家人。”

王福猛然跪下，白发苍苍的头颅重重叩在地上，“王妃大恩，老奴虽死难报。”

我侧身，眼眶微微发热。

乾元殿里烛影深深，素帏低垂，子澹仍执意挂着满宫的素白，为夭逝的小皇子致哀。

我立在垂幔后，静静看他。他身边书稿卷轴散堆了一地，犹自奋笔疾书，苍白的额头隐有薄汗。这温玉一般的人，即便两鬓已微见霜色，仍不显老态。

若是青衫泛舟，翩然世外，想必应是神仙般的风华。

风入雕窗，吹起他案上一纸书稿，飘落在地。我步出垂幔，俯身拾起那一页，上面墨痕尚未干透。

他漠然抬眸，只看了我一眼，复又继续埋首书写。

“子澹。”我轻声唤他的名字。

他笔下一顿，仍不抬眸，只淡淡道，“王妃何事？”

我默然，定定看他半晌，一字一句缓缓道，“子澹，我要你即刻拟诏，逊位别宫。”

子澹手腕一颤，笔下泅散开一团浓墨。

他缓缓搁笔，将那张御制洒金笺揉了，怆然一笑，“这算是，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？”

我抿唇不语，竭力克制着脸上神情，不至流露出悲戚。

子澹凝眸看我，渐渐敛了笑容，目光一分分凉了下去。

他自堆满书稿的案几下拿出一只黄绫长匣打开，取出卷好的黄绫，扬手掷到我面前。

“拿去。”他笑颜淡淡，眼神空洞，“早已写好等着你，只待今日而已。”

王福如影子一般自垂幔后现身，趋前拾起诏书，双手奉上给我。

“夫大道之行，选贤与能，隆替无常期，禅代非一族，贯之百王，由来尚矣。朕虽庸暗，昧于大道，永鉴废兴，为日已久。今辅政豫章王天纵圣德，灵武秀世，薄伐不庭，开复疆宇，一匡社稷，再造天朝。加以龙颜英特，天授殊姿，君人之表，焕如日月。故四灵效瑞，川岳启图，玄象表天命之期，华裔注乐推之愿，终以飨九五之位。念万代之高义，稽天人之至望，予其逊位别宫，归禅于王，一依唐虞之事。”

我抬眸，与子澹彼此相望，目光纠结于五步之间，区区五步，已是一生恩怨永隔。

“皇上圣明。”我低头，向他跪下，俯首三叩。

王福也随即跪倒，以额触地。

“你已遂了心愿，朕也不再劳烦，但需杯酒足矣。”子澹仍是笑着，目光却已成灰，“只是文章无罪，请容这些书稿留存于世。”

他就这样，将自己交到我面前，毫无防御，再不抵抗。

杯酒足矣，何其决绝。

忽然间，我看不清他的面容，眼前一切都变得模糊，这才惊觉眼中已有了泪。

我点头，抬手击掌三下。

王福托了玉盘步入内殿，托盘中一只碧绿的玉杯，酒色如琥珀，潋滟生香。

我端起玉杯，含泪笑道，“子澹，我便以这杯酒送你上路。”

他站起来，一步步行至我面前，唇角仍噙着一丝从容笑意。

“多谢。”他笑着接了玉杯，仰头一饮而尽。

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滚落脸颊，模糊了眼前一切。

“若有来世，你还愿记得我么？”我轻声问他。

子澹笑着摇头，退后数步，语声微颤，“阿妩，我愿此生从未识你！”

我猛的闭上了眼，似被一箭穿心。

子澹跄踉扶住了身后案几，哑声而笑。

我再无法隐忍心中悲怆，一步上前，紧紧抱住了他。

这是从幼年就熟悉的怀抱，像父亲，像哥哥，却又与他们不同的怀抱……他衣上熟悉的薰香气息，将我萦绕，仿佛将我们与这天地隔开。

我将脸深深埋在他胸前，最后一次深嗅他衣上沉香，哽咽道，“不管往后遇到什么，都要好好活着，珍惜你身边之人。”

他身子一震，抬手欲推开我，却已经失去力气。

“子澹，我会想念你……一直想念你。”我的手指轻轻抚过他微霜鬓发，如同幼年玩闹之后，他总会仔细替我理好蓬散的鬓发。

那杯酒会让他沉睡两日，待醒来时已身在世外，永远逃离这囚禁他半生的牢笼。

药力发作，已让他神智迷乱，却极力睁大眼睛，一瞬不瞬地望着我，苍白薄唇颤抖不已。

“阿瑶还在等你，你的书稿，我会让它流传后世。”我含泪凝望他的面容，这是最后一眼了，从此以后我再也看不到他，再也触不到他……这样美好的一个人，值得世间最坚贞的女子去爱慕。多少人不惜以生命去追逐的自由，就在他的面前。

子澹目光已涣散，一行泪水却滑落脸颊，终于渐渐软倒。

“恳请主上尽快动身，勿再迟疑！”王福焦急催促。

我将子澹交给他，终于放开了手，退后一步，“王福，一切托付给你了，往后多加珍重。”

王福跪倒在地，重重叩头，“老奴拜别王妃！”

承天门方向火光更炽，杀声更盛。

骤然一道尖锐的鸣镝之声破空划过。

此时东方渐白，天色已放亮，正是凌晨光景。

我立在宫道正中，怔怔抬头，望向远处天空，心中猛然剧跳。

这鸣镝来得太过突兀，仿佛洞穿心头，难道是——

“王妃小心，城头正在交战！”侍女追上来，顾不得尊卑，仓皇拦住我。

“是他，是他来了。”话一脱口，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，即便狠狠咬住嘴唇，仍止不住双肩的颤抖。

侍女惶然将我扶住，我拂袖一挣，推开她，向城头急奔。

脚下绵软无力，我却从未奔跑得如此之快。

城头一派惨烈之景。

然而，城下层层如铁水般的叛军军阵正在向后收缩，远处的后方，仿佛起了什么骚动，隐约传来闷闷的嘈杂、呼啸、号角，撼山动地的声音似乎从东南方向传来，动静越来越大，连我站在宫门之上，也感觉到从地面传来闷雷滚动般隆隆的声响！

那个方向，正是京师东门所在，亦是东郊大营所在的方向。

魏邯两眼通红，提刀大步奔来。

“胡帅攻进城了！”一个校卫冲上城头，大口喘息，“平虏元帅胡光烈率前锋攻入东门，车骑将军谢小禾已至太华门外，王爷亲临城外，接掌东郊驻军，叛军阵中已然大乱！”

话音甫落，城上欢声雷动。

真的是他回来了，来得比我预料的更早，更快！

我咬住唇，在震耳欲聋的振奋欢呼声中，猝然泪流满面。

远近火光大起，高低呼喊声响成一片，隐隐听得有人在乱军中奔走呼喝：“宋怀恩劫虏天子，焚城逼宫——”，“豫章王回师平叛——”

“王爷总算来了！”魏邯大笑，一把揭去了铁面罩，猩红的疤痕在火光下越发触目惊心，若不是众人的坚守力战，只怕我们也等不到萧綦归来。

我望着这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淡淡道，“此时说赢，还差一步。”

“王妃是说乘势追击？”魏邯一怔。

“不，我要让叛军入宫。”我微笑道。

魏邯双眼大睁，“什么？”

我敛去笑意，一字一句道，“弑君之罪，总要有人来背负。”

魏邯瞳孔猛然收缩，惊道，“你是说借刀杀人，将皇上……”

“皇上已留下遗诏，一旦龙驭殡天，即由豫章王继承大统。”我转头看向太华门方向，缓缓道，“我们杀出太华门与谢小禾会合，再打开承天门，让宋怀恩带兵杀进来。”

魏邯猛然回头看向乾元殿所在之处，那里已经腾起浓烟烈焰，整个宫殿都被大火吞没，不只是乾元殿，皇后所居的昭阳宫也陷入了一片火海。

这火光，证明王福已经带着他们趁乱从秘道逃出，帝后寝宫毁于大火，一切痕迹随之抹去。

弑君逼宫，这滔天之罪自然是要落到宋怀恩的头上。

卯时三刻，太华门之围瓦解。

围困太华门的叛军将领临阵倒戈，向车骑将军谢小禾归降。

庞癸率铁衣卫在前开道，护送我的鸾驾驰出太华门；太后的车驾随行在后，魏邯率禁军戍卫断后，诈败于承天门，节节后退，引宋怀恩叛军攻入宫门，一路杀戮突进。乾元殿与昭阳殿的熊熊大火，映红了九重宫阙上空，腥艳如血。

昔日煌煌威严的宫门，已不能阻挡这场梦魇般的杀戮。鸾驾驰离宫门，将杀戮与烽烟远远甩在身后，隔断在宫门之内。我抱紧怀中小小的女孩儿，一手握住沁之冰凉小手，默然回望宫门，满心只余苍凉。

车轮在宫道上轧轧疾驰，两列铁骑左右护驾，伴随我们平安离开。

一出宫门，两旁道旁尽是折戟残肢，四下涂血，伏尸遍地，惨烈异常。我已见惯流血，此刻仍觉手足冰冷，陡然放下垂帘，唯恐被身侧的沁之看到这惨状。

沁之静静依在我身侧，小脸苍白，竭自镇定如常。怀中的幼儿却已经熟睡，浑然不知此时发生的一切……在这酣甜梦中，她的父亲正孤身走向末路，即将与她永隔。刚刚失去了母亲，又将失去父亲的孩子，今后等待她的命运将会如何?

我的潇潇跟澈儿，此时你们也在睡梦中吧，可还睡得安好？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你们。

眼前顿时朦胧酸涩，历经生死劫数，踏着多少人的血肉，终换来一家团聚，这场征伐杀戮也该是尽头了。

我已见过太多妇孺幼儿为权势殉葬，我的儿女决不会再重复这样的悲剧，我要他们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孩子。

鸾车停下，我挑开车帘，一眼便望见黑压压的铁骑横绝前方，上书“谢”字的旌旗猎猎招展于晨风中。

当先一骑，银盔红缨，马背上的少年将军英姿飒爽，策马向我们奔来。

“是小禾将军！”沁之仰头惊叫，脸颊迅速升起一抹蔷薇色红晕。

她晶亮双眸，映出我疲惫笑容，一时间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“去吧！”我松开手，任由沁之跳下鸾车，不顾一切奔向那白马银枪的少年。

昔日晖州城下，那同样在晨光中的一幕，如此熟悉，如此遥远……那时的我，依稀也是这般，疯魔似的飞奔向萧綦的马前。

随行宫人接过了幼女，扶我步下鸾车。

“末将救驾来迟，令王妃受惊，罪该万死！”谢小禾下马参拜。

眼前大军已至，翘盼已久的良人就在近处，皇图霸业唾手可得——然而眼前所见，依稀仍是血污横尸，远近宫阙在浓烟滚滚中倾颓瓦解，死去的人尸骨未寒，幼子尚在襁褓。我心中再难有半分雀跃，只余疲惫凄凉。

“母妃，你不开心么，父王回来救我们了！”沁之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眸光热切晶莹，转头去看谢小禾，“有小禾哥哥在这里，母妃不用担心了！”

谢小禾朝沁之微笑点头，抬头注视我，隐有忧切之色。

我强打起精神，朝他们微笑。

见我身后除了太后车驾，并无帝后的御辇，谢小禾慌忙问道，“叛军已攻入宫门，皇上可曾脱险？”

我侧过脸，眼眶渐渐发热，“攸关天家尊严，皇上与皇后不愿出逃，誓与宫城共存亡。”

眼前掠过子澹临去时的眼神，胸口紧窒，我骤然别过脸去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骗谢小禾的话语是假，悲酸却是真。

要骗过萧綦，骗过世人，首先便要骗过自己。从推开他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当他已经死了，死在熊熊烈焰之中，与前尘往事一同化为灰烬。

谢小禾默然肃立片刻，请我与太后随副将移驾营中暂避。我颔首，回身正欲登上鸾车，忽见一骑飞驰而来，马上兵士翻身下鞍疾报，“逆臣宋怀恩死战不降，率亲兵百余人杀出崇极门，往南郊奔逃。胡帅已出城追杀，宫中叛乱平定，王爷已至承天门外。”

我与谢小禾对视一眼，皆有震动之色。

宋怀恩身陷重围，竟还能杀出宫城，从萧綦布下的天罗地网中逃脱。

宫中叛乱既定，我驻足遥望被浓烟遮蔽的宫阙，吩咐车驾回宫。

萧綦已到承天门，我要在天子殿上，亲自等候他归来，亲眼看他君临天下。

天下

鸾驾沿来路返回，驰入刚刚才离开的太华门，恍惚有隔世之感。

但见叛军所经之所，杀戮无数，血溅丹陛，彝器倾覆，天子仪仗御器之物，丢弃零落。

各处宫室均遭到搜捕杀戮，遍地尸骸中，大半是年轻美貌的宫女妃嫔……幸存宫人四下走避躲藏，见到太后与我的銮驾回宫，顿时匍匐呼号，叩首求救。

宫中叛军大都被剿杀殆尽，余下残兵尽数弃甲归降，被宫中戍卫押解而去。

到了乾元殿前，我步上玉阶，雕龙饰凤的阶上血污蜿蜒，几乎染上我裙袂。

一具尸身横卧在前方，宫缎华服被鲜血浸透，青丝逶迤在地。

我认得她的容貌，是子澹当初亲自挑选的冯昭仪那个与我体态身量相似的江南美人。

一道极细的刀痕划过她咽喉，皮肉完好，鲜血却从细细的刀口大片涌出，淌下肩颈，凝结在身下的玉阶，猩红刺目。浓烈的血绕□迦氡嵌耍□钦疟豢志迮で□牟野酌嫒荩□谖已壑蟹糯螅□糯蟆□？br />“请王妃回避。”谢小禾疾步上前，欲挡住我的视线。

“无妨！”我狠一咬唇，抬手止住谢小禾，强忍胸口翻涌，冷冷昂首道，“活人尚且不惧，何需回避死者……吩咐下去，将昭仪好生殓葬，追册淑妃。”

“是！”谢小禾躬身应命。

我垂首看那尸身上刀痕，细如红线，几乎不易看出痕迹，却是一刀致命。

“是宋怀恩。”谢小禾沉声道。

我缓缓点头。

这样的刀痕，我曾在徽州见过一次，从此再难忘记。

因为体态相似，被叛军误认为是我，擒到宋怀恩面前，竟招致这个女子无辜惨死。

我默然，转头吩咐宫人将四处清理干净，准备迎候王爷，言毕漠然向殿上走去，

第一次觉得通往乾元殿的玉阶，这样长，这样高，仿佛一辈子也走不到头。

冯昭仪的面容犹自浮现眼前，如影随形，我竭力不去想，却挥不去心头隐隐缭绕的不安。

是什么，是什么念头……

“且慢，不可入内！”谢小禾的喊声蓦然自身后响起。

刹那间，灵光闪动，心头霍然明朗。

冯昭仪血迹未凝，应当是被杀不久。

宋怀恩若是早已逃出宫去，怎能在此地杀人?

他没有走，他还藏在宫里，出逃只是一出假相。

入宫这一路上，所见伏尸多是女子，冯昭仪又在此处被杀宋怀恩根本未曾打算逃命，穷途末路之下，他已决心玉石俱焚！他想杀的人，不是萧綦，而是我。

他以障眼法设下圈套，引我返回宫中，便是要与我同归于尽。

我一惊，心底冰凉，骤然抬头望去。

乾元殿上，朝阳初升，光芒刺痛我双眼。

玉阶尽头，大殿正中，一个幽灵般人影骤然出现。

他拄握一柄三尺长刀立在正中，弃了头盔，乱发披散，身上铠甲血迹斑斑，折射晨光，映出淡薄的红，仿佛浑身浴着一层血雾。

隔了七步玉阶，他的目光与我相触，犹如濒死的野兽。

冷，冰冷，绝望的冰冷。

热，狂热，疯魔的狂热。

七步，生死之距。

他突然出刀，向我斩来。

长刃映出阳光璨然，耀亮天地。

我闭上眼，心中宁定，最后一刻掠过萧綦的身影。

他，横剑跃马，自烈火中冲出……天地翻覆，生死一线，我只看见那双深邃的眼，映着灼灼火光，直抵我心中最深最软的地方，从此灵犀相连。#

耳后疾风破空，骨骼断裂声清晰响起。

一切，都在瞬间凝顿。

我睁开眼，面前三步之遥，是宋怀恩的长刀。

他猝然一仰，踉跄退后两步，以刀拄地。

三只狼牙雕翎箭洞穿他身体。

一箭洞穿左胸，一箭洞穿右膝，一箭钉入他握刀的右肩。

三箭齐发，力同千钧，重甲战马也能透骨掼倒除了萧綦，再没有旁人。

宋怀恩却没有跪倒，依旧驻刀挺立在前。

鲜血从他身上大大小小地伤口里涌出，脸色近乎透明的惨白。

他抬起染满血污的脸，定定看我，仿佛天地间只剩我一人。

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他微眯了眼，忽尔一笑，长刀脱手坠地。

缓缓地，他终于跪倒。

那长刀的刃，是向内而握，并未朝着我。

他这一刀，不是杀人，而是求死。

我俯身，拾起他坠地的长刀。

他望着我，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皎洁白牙，额头发丝被风吹乱。

我倾身看他，第一次如此专注地看他，目光流连过他的眉目。

“我会记着你，永不忘怀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仿佛又见昔日的少年。

他痴痴看我，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已全然没有凶戾之气，唯有一片清澈宁和。

身后有橐橐靴声由远而近。

我直起身，握紧长刀，对他微笑怀恩，我会让你有尊严的死去。

他笑着点头，仰起脸，目不转睛地看我。

我用尽全力，横刀挥出，刀光亮，映亮他眸光璀璨。

连同他唇间吐出的一声叹息，亦被就此斩断。

烫，滚烫的血，溅上我的脸，溅上眼前，溅上唇间。

身后的靴声近了。

片刻的恍惚之后，这一刻，我比任何时候都平静坦然。

我抛下长刀，引袖拭去脸上血迹，徐徐转身。

眼前甲胄佩剑的人，大步登上玉阶，驻足在我面前，挺拔身躯挡住身后的刺目阳光，将我笼罩在他的身影之下。逆着阳光，看不清他面容神情，只有熟悉而陌生的气息铺天盖地将我席卷……征尘的味道，死亡的味道，铁与血的味道。

在他身后，玉阶之下，肃立着满朝百官，四下兵马刀剑森严。

此时，此地，此人。

他已不只是我远征归来的良人。

我退后一步，双手举起染血的长刀，高举过头顶，向他屈膝跪下。

“吾皇万岁”

我的声音远远传下玉阶。

片刻寂静之后，阶下群臣纷纷俯跪，“万岁”之声响彻殿前。

他的手，稳稳托住我双臂。

这双大而有力的手，终于握住了天下，握住了皇权，也早早握住了我的一生，握住了我全部的悲欢。刹那之间，我紧紧闭上了眼，不敢睁开，不敢看清楚眼前的人，还是不是我的良人。

“阿妩。”他低声唤我的名，声音笃定而温暖，“睁开眼睛！”

我闭目迟疑，忽然间，被他用力一带，不由自主站起。

“你看，这就是你我的天下！”

他紧紧扶住我，与我并肩而立，一同面向阶下匍匐的群臣，面向天下苍生。

吾皇万岁之声，再次响彻丹陛。

天际一轮红日高升，照彻乾坤朗朗。

历经三百余年的煌煌宫阙大半毁于火中，昔日龙台凤阁，连同帝后居所在内，尽化为废墟。

帝后双双殉难，血溅丹陛，尸骨葬于火海之中。

一代皇朝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落下帷幕。

叛臣宋怀恩殿前伏诛，叛军残部被胡光烈剿灭于南郊。

萧綦当庭下令，将军中牵涉叛乱者尽数下狱，首犯获罪，其家人亲族免却连坐，罪不及三族。归降者一律赦免，擢升魏邯为右卫将军，晋封京畿守备徐义康为广德侯。

太和殿前，白发苍苍的广陵王，从我手中接过先帝遗诏，一字字颤声诵读。

那个青衫翩翩的少年，从此成为一个森然肃穆的庙号，成了他们口中的“先帝”，再不是那个活生生的，会对我笑，对我怒，对我流泪的子澹……

宣诏毕，零陵王颤巍巍跪倒，向萧綦匍匐叩拜。

王爵高冠，压着他满头银发，重重叩上玉砖。

昔日皇族终于俯下了高贵的头颅，向新皇称臣。

宗室旧臣，黎民百姓还来不及为殡天的帝后致哀，已迎来他们新的王者。

我曾无数次站在他的身侧，以豫章王妃，以他的妻子，以爱侣的身份与他并肩伫立，而这一刻，我成为他的臣属，向九五至尊跪拜。

他冷峻的侧脸，被初升的晨光蒙上淡淡金色，仿如金铁塑成，不着喜怒。

他淡然负手，面南而立，唇角如刀锋，侧脸逆了晨光，映出倨傲阴影。

此刻的萧綦，令我想起宗庙里那一座座冰冷汉玉雕刻的巨大神像。

从高高的天上俯视众生，意态从容，手握至高无上的力量，主宰世间生杀。

我立在他身侧，长刀在手，素衣浴血，宛如从修罗血池里走来。

百年，千年之后，后世史册将如何记载这一刻，如何书写这一对开国帝后……对我而言，已如浮云。帝位江山，九五至尊，于萧綦是毕生大愿得偿，是后半生壮志雄图的开始；然而于我，却是搏杀半生的终点。我终于不必再惧怕，不必再防御，这世上再没有人可以危害我们，再没有人可以左右我们的命运。

除了萧綦。

久别归来，已是天地翻覆，人事全非。

巨变初定，萧綦当即于太和殿召见众臣。

我悄然转身，退往内殿。

“阿妩。”他出声唤我，当着满殿文武，只唤我的名。

我驻足回眸，与他静静凝望。

他抬起的手在半空停顿，复又垂下，只是深深看我，似有万语千言，终不能诉。

我淡笑，以君臣之礼向他跪拜，起身，退回内殿。

曲迭裙袂拖曳过冰冷的宫砖，素锦细簌，环佩有声。

眼前回廊垂幔，无比熟悉，又无比陌生。

良人远征归来，原该是英雄美人，执手相看，一如世间流传的佳话。

只不过，豫章王与王妃的旖旎佳话，都留在了豫章王府。

从此之后，这肃穆殿堂之上，只有开国帝后，再没有英雄美人。

我是真的倦了。

看着随侍宫人的脸，却神智恍惚，几乎辨认不出谁是谁。

好几日不曾安稳阖眼，此刻只想一觉睡去……然而，还有太多事情在等着我，至少现在，我还没有看到澈儿、潇潇和哥哥平安归来。

当日是我亲手送走了两个孩子，现在，我终于可以亲自将他们接回。

这一身素锦宫装染上了大片猩红，抬手间带起腥浓的气息。

“回凤池宫沐浴更衣，吩咐预备车驾，往慈安寺。”

我转身，匆匆步向凤池宫。

不觉脚下宫道渐渐模糊，身子绵软，忽然间提不起脚步……

朦胧中，是谁的手抚过我脸颊，掌心熟悉的温暖令我刹那间落泪。

是落泪了吗，仿佛我已经很久不曾真的哭过。

是你的掌心吗，你还会不会如最初一般将我呵宠在掌心?

依稀梦里，泪落如雨，湿了脸庞，湿了他的掌心。

宁愿不要醒来，留住梦里片刻温存也好。

耳边却听得宫中的更漏一声响过一声。

霍然清醒过来，惊觉自己真的躺在绣帷锦被中，烛影摇曳，已到中宵。

“澈儿！”我勉力起身，四肢百骸酸软无力，几乎动弹不得。

我竟然睡在这里，忘了接回澈儿和潇潇。

“来人”我怒极，拂开帷幔，竟然不见一个侍女。

仓促间，散发中衣下地，脚下虚浮不稳，蓦然跌进一双有力臂弯。

我僵住，不愿抬头直视他面容，心中纷乱如麻。

想了千百回的话，到了眼前，却一句也说不出口……诸般险恶艰难都过来了，到得此刻，我却莫明惶恐，只恐过不了最后的一关。

子澹尸身成谜，宋氏族人生死去留，一双儿女至今未归……他会如何问我，我又该如何作答。

他层层算计，步步为营，将我置于千里之外的风头浪尖……我该不该问，又该如何问。

他却不语。

蟠龙明烛一亮，灯心里“哔剥”爆出一点火星。

环在我腰间的双臂骤然收紧，将我紧紧拥在他胸前，紧得令我不能喘息。

他一语不发，喉间滚动，抵着我额头的下巴已长出胡茬，扎在脸上微微刺痛。

紧紧贴在他胸前，我亦闭目不语，将脸伏在他衣襟上，嗅到熟悉的强烈的男子气息……往日种种缠绵，耳鬓厮磨的情景如在眼前。

我缓缓抬头看他，从嘴唇到脸颊，从眼底到眉峰，一寸寸流连过他容貌。

他的双颊更见清瘦，坚毅如削。

是这昏暗烛光的错觉么，一日之间，那大殿上英武逼人的一代雄主，此刻疲态尽现，胡茬凌乱，眉心那道皱痕比往日又深了许多，显出苍桑之色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他沉默看我良久，哑声说出淡淡四字。

“这一次，你走了那么久……我差一点等不到你回来……”我想对他笑，眼泪却断了线似的滚落。一语未尽，嘴唇却被他的手指按住，止住了后面的话语。

他的手指微颤，抚过我的唇。

“往后，我都会在这里，在你身边，再不离开。”他看我的眼神，灼热缠绵，如隽如刻，似有些许凄楚，更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愫，深

深藏抑其中。

一时间，我有些恍惚，迷失在他的眼里。

静静仰头看他，竟然从未发现，岁月已在他脸上刻下淡淡痕迹。

大婚之年，他年近三旬，十年岁月如梭，我们最美好的年华都付与了流年纷争，消磨于风刀霜剑。唯一的幸运，是我们遇见了彼此，一切都还不算太晚。

在他炽热薄唇夺去我全部神智之前，我恍惚记起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

“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……”我急切拽了他的袖口。

他却掩住我的嘴，将我牢牢圈在怀中，柔声道，“轻声些。”

我挣脱不开，出声不得……这个笨人，我要带你去慈安寺接回我们的宝宝啊。

他却垂眸看我，眼底尽是笑意。

屏风外忽然传来熟悉的一声低啼，分明是婴儿的声音。

我怔住。

他脸上笑意深浓，“你吵醒他们了。”

千古

昭阳殿有过太多悲伤往事，乾元殿里埋葬了历代帝王的阴灵。

因为我的不愿不愿在前朝的废墟上重建新的宫室，不愿在熟悉的檐廊下重温往世的悲欢。三日后，萧綦下旨将两宫残垣夷为平地，另择吉址修建寝宫，废弃昭阳殿之名，改皇后中宫为含章殿。

宫中旧人饱经动荡离乱，目睹过太多深宫隐秘。

因为我的不忍不忍将他们禁锢在深宫待死，不忍朝夕面对这样的面孔，在他们的眼瞳里照见似曾相识的过往……三月后，萧綦下旨将前朝宫人遣出，支予薪俸，遣返故乡。

叛臣宋怀恩伏诛，其妻萧氏以节烈殉难，追封孝穆长公主。在我的庇护下，宋氏子女三人以年幼无知，免予涉罪，谪为庶民，随族人流配西蜀，永不得出。

先帝遗骸毁于火中，萧綦也依我所愿，在皇陵修建了肃宗与承贤皇后的衣冠冢。

先帝身边旧人或死于叛乱，或遣散出宫，再无一人知道当日的情形。

萧綦甚至不曾对子澹之死再作深究。

一切，都依从我的心意，真正万事遂心，如愿以偿。

唯一的遗憾，是哥哥未能归来。

倜傥如玉的江夏王，选择了远别故土，长留在遥远苦寒的塞北。

萧綦回朝平叛之际，将突厥逐出漠北，直抵极北大荒之地。

只差三月，他便能将突厥人一举歼尽，将这个民族从大地上彻底抹去。

然而宋怀恩的叛乱，硬生生止住了豫章王的铁骑北进，拨转了剑锋所指的方向。

内乱，终令一代雄主功亏一篑。

或许是天不亡突厥。

萧綦终究不是神，得到了江山帝位，却不得不在最后关头，错失平生大愿踏平突厥，一统河山，是他毕生的宏愿。这一次兴师动众的北伐，终究未能踏平突厥，此后若再大兴兵事，只怕不是易事了。

死战不降的贺兰箴终于向萧綦送上降书，伏乞划地归降。

岁月改变了每个人，连贺兰箴也不复当初的绝决，竟能向宿仇低头。

他终究成为了突厥真正的王者，在私怨与家国之间，毅然保全后者。

萧綦受了降表，与突厥订立盟约，划地为界。

贺兰箴率残余部族远走极北之地，将漠北广袤丰饶的土地，尽归我天朝所有。

我不相信贺兰箴会真的服输，他那样的人，正如草原上的孤狼，总在伺机潜伏，不到死亡来临的一刻，永远不会放弃目标。暂时的归降败走，只是为了保存生机。

他又一次逃离了萧綦的罗网，十年间，他们两人谁也杀不死谁。

萧綦是翱翔在天上的鹰，贺兰箴却是隐匿在地上的毒蛇。

或许，他还将再次归来。

划疆之后，萧綦颁下一道令谕。

这一道令谕，改变了哥哥的命运，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，亦改变了北方大地的命运他将宁朔已北，极北以南，划为七族杂居之地，将战祸中失去牧群的大批突厥人南迁至宁朔以北，教习耕种，开荒屯田；将在战祸中失去土地田园的汉民北迁至肥沃广袤的北方，筑城兴商……先以强大武力，令各族慑服，再迫使他们聚集杂居，使其风俗教化彼此融合贯通，必须相互依存，方可生存，最终放下仇怨，共容共存。

王者手中长剑虽可裂土分疆，却割不断大漠子民对故土的眷恋，割不断千年流淌下来的血脉之系。宁朔城外的那个傍晚，我曾与萧綦驰马塞外，极目四野，望见突厥牧民帐中升起的炊烟。时隔多年，我仍记得他当日的话“胡汉两族本是唇齿之依，数百年间你征我伐，无论谁家胜负，总是苍生受累，不得安宁。只有消弭疆域之限，使其血脉相融，礼俗相渗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合为亲睦之族，方能止杀于根本。”

彼时，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宏远的空想。

他却终于做到了。

遵照盟约，贺兰箴以神之名，赐予和靖长公主狼牙王杖，敕封昆都女王之名。

和靖长公主蒙先帝赐嫁突厥，却因两国一战绝裂，势成水火，直至突厥战败归降，也未能举行大婚，空领了赐婚圣旨，却未能成为突厥的王后。

伶仃红颜，无处归依，何处都不是故乡。

从此后，天朝的和靖长公主，成为突厥人的昆都女王，昆都，即突厥语“守护神”之意。

一头遥望南方故乡，一头守护北方的子民。

犹记京都细雨下，那个眉目如烟的女子，最后一次驻足回望故乡……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苍茫乱世，多少女子的一生也随之浮沉辗转。比起那些零落红颜，采薇已算是幸运之至。

昆都女王以守护之名留在了昔日南突厥的王城，改城名为昆都城。

雄浑古老的昆都城，静卧在宁朔以北，漠北以南的广袤大地中央，统摄七族聚居的三郡四城，与南北相呼应。以女王为神赐的主宰，代替天神守护子民，永世归附天朝。

在神权的背后，是手握三十万重兵的江夏王，以天朝上国之尊，行镇抚理政之职，成为北方大地真正的主宰。

命运终究成全了顾采薇，或者应当说，是萧綦成全了王夙，成全了我的家族。

萧綦班师回朝平叛之际，以三十万大军相托付，将哥哥留在了北境，永为后盾。

从此后，金风细雨的京都再没有那个倜傥多情的贵公子，天高云淡的塞外长空，却升起了一只展翅翱翔，搏击风云的苍鹰。

从前的顾采薇，宁愿远嫁突厥，也不肯咽下那一口意气。

从前的哥哥，明知错失所爱，也不肯伸出手去挽回。

离乱，却改变了一切。

一同经历过了生死离乱，两个同样固执的人，终于挣脱前尘，换来重生，换来与彼此的相守。

只是，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，却是一生相守不相亲。

他们可以朝夕相对，却永无结缡之缘昆都女王代行神圣庇佑之职，按照突厥人的礼法，必须在神前立誓，以处子终老，永世侍奉神前，以此获得神灵赦免，免去赐嫁之名，还她洁净之身。

自那一刻擦肩而过，命中便已注定，她终究做不成他的妻子。

但至少，他们还有漫漫的时光，可以陪伴彼此左右，可以并驾驰骋在广袤自由的塞外，可以相伴一同老去……这样，已经足够。

或许，而哥哥应当感激贺兰箴的南侵，挽回了他与顾采薇本已无望的因缘；

贺兰箴应感激宋怀恩的叛乱，给予了他和族人最后的生机；

子澹也应感激宋怀恩的逼宫，助得他趁乱逃离宫禁，重获自由。

我却应当感激贺兰箴当年的劫持，没有他，便不会促成我与萧綦的重逢。

这世间事，兜兜转转，恩恩怨怨，谁又说得清。

建德二年，五月初九。

豫章王萧綦郊祀祭天，于太和殿登基即位，册立豫章王妃王氏为皇后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太初。

太初元年六月，萧綦颁旨，废黜六宫御制，自皇后以下，不设嫔御。

太初元年七月，册立皇长子允朔为太子。

朝野震动。

前朝外戚最鼎盛的时期，也不曾有哪一位皇后，能盛宠至此。

废黜六宫之举，撼动了历朝皇统。

自姬周以来，历代君王均依从周礼，采秦汉旧仪。萧綦登基之始，即下诏革除前朝宫禁六弊，裁夺冗杂庞大的宫廷用度，重置内宫品阶。随后颁诏，“废六宫，虚嫔妾，不设三妃，唯皇后正位。”

在天下人看来，萧綦待我，已远远超出帝王对后妃的恩宠。

他恨不能将半壁江山予我，将永世的显赫给予我的家族，将帝位早早允诺给我的儿子。

假如没有开国的威望，恐怕我已早早被谏官斥为妖后。

含章殿上，微风送凉，水晶帘外正是七月流火，夏日如炽。

我安然端坐，微微阖目，曼声道，“皇后王氏，外预朝政，内擅宫闱，怀妒忌之心……”

“微臣斗胆，伏乞皇后恕罪，臣万万不能照此记述。”

殿前伏案记述的史官，第三次搁下了笔，倔犟的伏跪在地，不肯照我口述的字句书写。

我静静看向白发苍苍的老迈史官，心中微觉感动。

他已年过七旬，历经两朝四代更迭，仍是耿介如初。

我探了身，欲亲自去扶他，却连俯身一扶的力气也没有，甚至比这七旬老者更加虚弱。

阿越上前来搀我，我只得歉然一笑，摇手让她退下。

老史官沉默地伏跪在地，一言不发。

我淡淡抚着袖口上金线盘绕的凤羽纹路，华美宫缎越发衬出指尖的苍白。

“本宫卧病多年，想必你也知道……”我话音未落，便被他抢先出言打断，“娘娘福寿绵长，凤体必能早日安康。”

“如果说，本宫时日无多呢？”我淡然笑看他，“你猜后世史册，会如何记述本宫身后，又如何记述陛下所为？”

老史官伏地不语。

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纵然皇上有开国拓土，四海咸归的不世伟业，于私德一事，仍难免为后世非议。身为帝王，专宠椒房已是大忌，况且膝下至今只有澈儿这唯一的皇嗣。

他登基以来，勤政励治，是我所见过最勤勉的君王。

我明白他的心思，即便有禅位诏书，有宋怀恩逼宫替罪，他仍忌惮天下悠悠众口，不愿被世人视为窃位弑君的枭雄，因而越发勤勉治国，仁厚为民。

换取百姓的称颂容易，换取文人士子的认同却是最难。

那些落魄士人，总是对他“兴寒族，废门庭”的作为耿耿于怀，挑不出他治国的弊端，便私下非议他偏宠薄嗣，总要给萧綦抹上些污名才好。

我一切都明了。

却依然纵容自己的自私，坚持着最初的誓约，寸步不让。

或许在世人眼里，我是专擅宫闱，善妒失德的皇后，霸占了君王的恩宠，肆意扩张外戚之势。

可是，对我而言，只不过是在守护一个彼此忠贞的誓言；对萧綦而言，只不过是在弥补无穷无尽的愧疚悔恨……

“参见皇上。”殿前侍从陡然跪了一地。

殿外竟然没有宣驾，不知萧綦何时已踱入含章殿。

除了朝会，他总不爱穿明黄龙袍，仍如旧时一般，长年穿着玄色广袖的简素服色。

岁月不减他风华清峻，气度越发雍容。

我微微侧首，笑看他。

他却睨一眼跪在地上的史官，眉心微蹙，拂袖令左右都退去。

“你又知道了，什么都躲不过你。”我仰头微笑，坦然理了理鬓发。

萧綦走到案前，也不说话，拿起案上只书写了一行字的卷轴，略略看了一眼。

他抬眸看我，似笑非笑，将那卷轴随手抛了。

“你的悍妒，我知道就好，用不着写下来给旁人看。”他俯下(禁止)来，在我耳边低语，说得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瞬时令我红了眼眶。

我握住他手掌，装作低头微笑，掩饰心中酸楚。

他亦不再多说，彼此心意早已贯通，只轻轻揽住我肩头。

我在他归来之日病倒，昏迷中，御医已向他宣告了最坏的结果。

许久之后，阿越对我说，她与孩子一起被接回宫中，却看见萧綦痴痴坐在榻边，守着昏睡中的我，赫然满脸都是泪痕。

我终于明白，为何那日一觉醒来，看见他仿佛一夕之间老去了十岁。

御医说我伤病缠身，终至油尽灯枯，只怕已过不了这个冬天。

我羡慕哥哥和采薇。即便命运弄人，让他们咫尺天涯，可终究给了他们后半生的漫长时光，让他们彼此守候……可是，我和萧綦辛苦走到今天，得来了一切，却不给我们时间。

萧綦从不曾在我面前流露过半分悲伤。

他依然微笑着哄我喝药，嗤笑御医的危言耸听，让我觉得一切都不足为虑。

对于我做过的事情，他不再追问。

我想保护的人，他不再伤害。

我想要的一切，他都双手奉送到我面前。

我的每一个心愿，他都竭尽所能去实现。

可是，即便他付出所有，也弥补不了对我的愧疚悔恨。

他算尽了天下，却没有算到，我会早早走到这一步，会真的离他而去。

我亦任性地享受着他的宠溺，生平从未像如今这般任性。

明知道是自私，仍不肯回头。

他答应过有生之年决不另娶，这是他许给我的诺言。

就让史官的笔，将一切恶名归咎于我，宁愿由我来背负这不贤的恶名，也不许任何人破坏我们的誓约。我不要后世非议他的私德，他是明君，是雄主，是让万世景仰的帝王。

夏去冬来。

春至，万物欣欣，天地锦绣。

御医说我活不过上一个冬天，可此刻，我依然坐在含章殿外的花树下，看着沁之欢畅地奔跑在绿茵浅浅的苑子里，放飞纸鸢。潇潇拍着小手，咯咯笑着，蹒跚去扑那天上的纸鸢。澈儿仰着头，看那纸鸢也看得出身，在我膝上咿咿呀呀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语。

纸鸢扎成一只惟妙惟肖的雄鹰，盘旋于宫墙之上。

那是哥哥从万里之外送来的纸鸢，他还记得每年四月，要为我扎一只纸鸢。

当年的“美人鸢”，不知今年又会扎给何人。

随着纸鸢，还有采薇送来的梅花，那奇异的花朵形似梅花，两色相间，紫白交替，有花无叶，生长在塞外苦寒之地，永不褪色，永不凋谢。

萧綦说，北境已渐渐安定，哥哥很快可以抽身归来，入京探视我们。

正月的时候，姑姑以高龄寿终，安然薨逝于长乐宫。

可惜哥哥未能赶回来，见上姑姑最后一面。

爹爹至今游历世外，杳无音讯，民间甚至传说他遁入仙山修行，已经羽化而去。

正自恍惚间，被沁之欢悦的呼喊打断，“父皇！”

回眸见萧綦徐步而来，身后跟着英姿挺秀的小禾将军。

沁之的脸上透出粉嫩红晕，鼻尖渗出晶亮汗珠，故意侧过身，装作对小禾将军视而不见，却举起手中纸鸢，笑问萧綦道，“父皇会做纸鸢么？”

萧綦微怔，“这个，朕……不会。”

我轻笑出声。

小禾亦低下头去，唇角深深勾起。

“这都不会，父皇好笨！母后，你让父皇学做一只纸鸢给你吧……”沁之冲我眨眼。

萧綦啼笑皆非地瞪她。

我看向小禾，扬眉轻笑，“不如让小禾做一只送给你呢。”

“母后！”沁之满脸通红，看小禾一眼，转身便跑。

“还不去侍侯着公主。”萧綦板起脸来吩咐小禾。

待小禾转身一走，他亦低低笑出声来。

潇潇挨过来，蹭着衣角，伸出手来，娇声道，“潇潇，要抱抱”。

萧綦大笑，俯身将那玉雪般的小人儿抱在膝上。

风过树梢，吹动满树粉白透红的花瓣，纷纷扬扬，飘落我一襟。

我仰起头，深嗅风中微甜的花香。

“别动。”萧綦忽然柔声道。

他倾身俯过来，专注看我，黑眸深处映出我的容颜。

“阿妩，你是不是妖精变来的？”他伸手拈去我眉心沾落的一片花瓣，“竟然不会老，总还是这般美……我却有白头发了！”

他鬓旁果真有了一丝银白，可说话时的懊恼神气，却十足像个孩子。

只有同我说话时，他才不会自称“朕”。

我用指尖扯去他那一根白发，认真地看着他，“是，我就是变来迷惑你的妖精。”

他笑起来，捏我脸颊。

“妖精都会活很久，所以，我还要祸害千年，一直一直缠住你。”我握住他的手，与他十指交缠，紧紧相扣。

已经熬过了一个冬天，我还要继续努力的活下去，哪怕一天，一月，一年……能多一天，便多一刻的相伴。

他不语，深深看我，用力扣紧了我的手指，眼底有隐约湿意。

后记

太初元年，神武高祖皇帝即位，四海靖平，天下咸归。帝在位一十六年，修典制，兴民事，启寒庶之贤，革门第之弊。废六宫御制，终生无妃嫔采侍之纳，圣躬严俭，帝后情笃。皇后王氏，出琅琊高门，德配令望，淑行坤德，诞太子、延熙公主。太初四年，皇后薨于含章殿，时年二十九。上悼痛，乃辍朝七日，群臣哀笃。有司奏谥懿皇后，上特诏曰“敬”，谥懿敬皇后。

太康九年，上崩，谥神武高祖皇帝，与后合葬永陵。

太子继位，兴“崇光之治”，宇内承平，开盛世之初。

番外一　燕燕于飞

薄雾漫过远处高低田垄，在清晨阳光下渐渐散开。

青瓦粉墙隐现在阡陌桑梓间，牧笛声悠悠响起，陌上新桑已绽吐绿芽。

李果儿背了柴禾，轻手轻脚推开院门，将柴禾轻轻放在墙根，仔细砌好。

不留神滑下一根，骨碌滚到井台下，惊动了藤萝旁酣睡的花猫，咪呜一声跳上窗台，伸个长长的懒腰。

李果儿慌忙撮唇，挥手驱赶花猫，心中直埋怨这不懂事的畜生。

这会子先生还未起身，声响轻些，别惊扰了先生的好梦。

花猫懒懒蜷起尾巴，朝他眯了眯眼。

却听吱呀一声，竹舍的门从内而开。

先生推门出来，竹簪束发，只披了竹布长衫，天青颜色洗得发白，衣衫下摆被晨风吹得微微卷起。花猫跃下窗台，挨到先生脚边轻蹭，喉咙里呼噜着撒娇。

“先生起得这么早！”李果儿咧嘴笑，将手在衣襟上用力擦了擦，“我给您打水去！”

“果儿，我说过，不用你每日送柴禾。”先生瞧见地上的柴禾堆，微微蹙眉，神色仍是温煦，“这些事有福伯做，你用心念书，不可跑野了。”

李果儿嘿嘿一笑，老老实实垂手站定，平日惫懒神气半点不敢流露，只点头听着。

先生瞧着他那模样，摇头笑了一笑，徐步至井旁舀水。

“我来，我来！”李果儿手脚麻利，抢过水瓢，三两下打好凉沁的井水，“先生洗脸！”

先生笑了，屈指在果儿额角敲了一记，“念书不见你这般伶俐！”

果儿挠头直笑，瞧着先生挽起袖口，双手掬了水，俯身浇到脸上。

水珠顺着先生脸颊滴下，沾湿了鬓角，乌黑鬓间杂有一两缕银白，已是早生了华发。

清晨阳光照在先生脸上，映了水光，越发显出透明似的苍白，衬了乌黑的眉，挺直的鼻，刀裁似的鬓，怎么看都不像这烟火世间人物，倒似神仙画里走出来一般……李果儿看得有些发呆，见一行水珠顺着脸颊滑下，就要滴进先生衣襟里，忙欲掏出怀中抹汗的帕子递去，却又讪讪住了手，唯恐帕子脏污了先生。

先生将就着水，洗了洗手，一双修长如削的手浸在水中，比白玉还好看。

“先生，您从哪儿来的？”李果儿愣愣仰头，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七八次，却又傻乎乎忍不住再问，明知道先生每次的回答，都是同样的——“我从北边来。”

这一次，先生仍是不厌其烦，微笑着回答他同样的问题。

李果儿知道，再怎么追问，也不会问出更多的答案来。

先生就像一个谜，不对，是太多的谜……叫他想上一辈子也想不出。

在先生到来之前，这村寨已经一百多年没出过读书人。

说来也是山水灵秀，丰饶淳朴的好地方，只是山重水远，道路迢迢，与外世隔绝得太久，罕有外乡人会翻山越岭来到这南疆边陲。

村寨里男女老少，只知耕种务农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夕，能识字的没有几个。

早些年，也曾出过一两个读书人，不久也都离乡远行，再未回来过。质朴乡人倒也安于淡泊，乐天知足，在老祖先留下的土地上勤勉耕种，家家户户衣食丰足。

偶有外乡人来到，总是全村的盛事，每家每户都争相延邀。

过了许久，李果儿还清楚记得，先生一家人到来时——那年，李果儿的爹还在世，正是他冒雨赶夜路时，在山外峪口遇见这三人。

先生和他家娘子，携了一个白发老仆在暴雨之夜迷了路。

显是一路风尘劳顿，三人都憔悴不堪，的当时，先生受了风寒，病得不轻，走路都需他家娘子搀扶。

果儿他爹最是个热心肠的，一看先生病成那样，便将他们引到家里，找来寨子里最好的大夫，连夜挖来草药，总算让先生一家撑过了难关。

先生自称姓詹，为避北边战乱，携了家中娘子与老仆不远千里来到此处。

那姚氏娘子一看便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虽风尘劳顿，仍是容色极美，说话做事大有气派。

那白发老仆，更是精壮矍铄，力气堪比壮年男子。

村寨里从未见过这般风采的人物，老老少少都对他们敬慕得很。

最叫人敬慕的，却是先生。

初到来时，那是怎样一个人……布衣素服，病容憔悴，却有一双比山泉更清寒的眼，让最好的画匠也画不出的容颜。不论对着谁，他总是微笑，笑容温暖如四月熏风，眼里却有着总也化不去的哀悯，似阅尽悲欢，看懂了一切。

先生病愈后，身子仍是虚弱，便在寨子里住下来休养。

这一住，就是四年。

村人帮他们搭了屋舍，修了院子，女人们教姚娘纺织烹煮，男人们帮着送柴送粮，哪家杀猪宰牛，打到野味，都不忘给先生家里送一份……乡亲们一心一意想将先生留下来。

因为，先生教会了寨里的孩子们识字念书。

起初住在李家，闲暇时，先生便教李果儿识字。左右邻人知道了，也将自家孩子送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上门求学的孩童便越来越多。

姚娘格外喜爱孩子。

时常是先生在竹舍里教书，姚娘静静坐在屋外廊下，给孩子们缝衣。

村里孩童惯于树上墙头戏闹，衣裳脏污扯破是常事，家中大人也不在意，只随他折腾去。

先生却是喜欢整齐洁净的，一样的布衣芒鞋，穿在他身上偏就纤尘不染。

每天午后，孩子们到来竹舍，姚娘总是笑盈盈盛出甜糕来分给大家，瞧见哪个孩子泥手泥脚，衣衫不齐，便仔细给他洗干净手脸，将绽破的外衣脱下来，拿去细细缝好。

一众孩子里，有个叫虎头的，才只九岁，长得高壮顽皮，整日翻墙掏鸟打架。虎头的娘死了多年，家中只有爹爹和年幼的弟弟，也没个姑婶照管，常年跟个泥猴似的。

起初被他爹爹送来念书，转身就跑得没有人影。

后来见有姚娘做的甜糕吃，这才磨蹭着回来。

慢慢的，虎头来得越来越勤，时常一早跑来守着姚娘，等姚娘给他缝补衣衫。

有几次，李果儿偶然看见，虎头故意在屋外篱笆上勾破衣袖，再跑去找姚娘。

李果儿偷偷告诉姚娘，虎头坏……姚娘却微笑，低低叹口气，“虎头想念他娘亲了。”

姚娘和先生都是最最和善的人。

先生从来不会对人高声说话，即使再顽劣捣蛋的孩子，他也从不训斥，却能让村里最让人头痛的顽皮鬼都乖乖听话。

唯独在又老又胖的福伯面前，孩子们没一个敢淘气。

福伯不爱说话，不爱笑。

平素里只低头做事，脸上看不出是喜是忧，看人的时候喜欢眯起眼睛，偶尔开口说话，声音跟旁人大为不同，尖细低哑，冷冰冰的，叫人不敢亲近。

村里老人大都慈祥温和，从没有见过这样古怪的老头子。

偶有孩子在先生家中淘气，一旦看见福伯，便吓得直缩回去。

但是李果儿并不怕福伯，反而，对福伯的崇拜仅次于先生。

有一天半夜，果儿偷溜出后门，约了虎头去河边抓螃蟹。

夜里，沙洞里的螃蟹都爬出来透气了，河滩上到处都是，一抓就是小半篓。

那时竹舍还未盖好，先生一家仍住在李果儿家里。

福伯就住在后院一间单独的木屋。

那晚后门不巧给锁了，李果儿只得翻上院墙，不料脚下一滑，一跟斗栽了下去——那一跤跌下去，虽不要命，头破血流却是少不了的。

然而，李果儿毫发无伤。

他稳稳当当跌在福伯怀里。

只是一眨眼工夫，翻上去之前，墙根下分明没有半个人影。

一个半大孩子，福伯接在手上一掂，一推，轻飘飘似接了只空麻袋。

李果儿还在晕头转向中，人已经好端端倚坐在地。

福伯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，月光底下，依然身子佝偻，白发萧疏。

“下了几日的雨，总算晴了。”先生擦干脸，仰头看了看天色，在阳光下眯起眼睛微笑。

李果儿傻傻点头，心里却想，下雨天才好，下雨就不用帮娘亲晒棉絮了。

却听先生笑道，“果儿，今日我们来晒书。”

“哎？”果儿愣住，一张小脸顿时垮下来。

可先生的话，不能不听。

“好吧，我搬书去。”果儿挽起袖子，暗暗做个鬼脸。

先生回头朝屋里唤道，“阿姚，将我的书都搬出来，屋里潮了好几日……”

窗儿吱呀挑开，发髻才挽了一半的姚娘，散发素颜，一手执了簪子，一手撑了窗，笑道，“你倒想得轻松，几大箱子呢，只怕要等福伯回来帮忙才行。”

“等他钓鱼回来，日头早没有了。”先生不理睬，倔强起来的时候，像个孩童。

姚娘拗不过他，只得跟出来帮忙。

花猫跟在姚娘脚边，咪呜撒娇。

先生从竹舍里搬出书本，姚娘仔细拂去落尘，分类挑出来，果儿手脚利索，一叠叠抱去院子里摊开晒上……三个人各自忙碌，有说有笑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院子里没有太宽敞的地方，厚厚一册册线装书本，摊开在石台、石桌上，书页被风吹得哗哗直翻，院子里隐约浮动陈年纸张和松墨的味道，遍地都是书香。

晨间阳光穿过院里老槐，透过树影，洒下一地斑驳光晕。

不觉已忙了半晌。

先生直起身子，额角已有微汗，一向苍白的脸颊因发热而略显得潮红。

“歇会儿吧。”姚娘接过他手中书册，莞尔一笑。

先生点头，与姚娘四目相对，恬然微笑，“累着你了么？”

姚娘笑而不语，上前引袖为他拭去额角汗珠。

他轻轻握住她的手，将她纤细手指拢在掌心，在她指尖上摩挲到浅浅的茧。

记忆里的这双手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布满从前骑马挽弓，而今浆洗劳作留下的痕迹，从不曾细滑柔腻，不像闺阁佳丽那般吹弹可破。从前，他总觉得遗憾，总觉得女子的手就该是红酥香软，不该如此粗糙。从前……他忽而垂眸一笑，无声叹息，驱散了脑中隐约浮出的散碎记忆，只将妻子的手握得更紧了些……没有什么从前，再也没有从前了。

姚娘不语，静静任他牵了手，唇角淡淡含笑。

虚掩的院门吱嘎一声。

听得李果儿雀跃的呼声，“虎头，罗大叔……咦，罗二叔也来啦！”

门口传来汉子憨厚的笑声，“先生在家么？”

说话间，脚步声踏入院中。

姚娘忙抽出手，拢了拢鬓发，转身朝院中，便见虎头被他爹拽着进来，一旁有位身量高大的汉子，面貌与虎头他爹甚是相似，两手提着红纸包好的绸缎。

院子里晒满了书，几乎无处落脚，姚娘忙请客人进屋里坐。

虎头他爹却只站在院内，搓着手，呐呐道，“先生，俺今儿是领着虎头来谢谢您的……”

这粗豪汉子，不善言谈，每次见了先生都恭敬异常，今天更显得格外局促。

“罗大哥这是什么话，承蒙你多方关照，何需如此客气。”姚娘笑道。

先生却也不多言，只微微点头，脸色有些冷淡。

虎头也一反常态，别扭地躲在他爹背后，垮着脸，气鼓鼓的样子。

站在一旁的壮年汉子躬身向先生一揖，“在下罗二，这些年多谢先生为虎头费心了。”

“这是我家二弟，这些年一直在外头跑买卖，昨日刚到家，落了脚才来拜望先生。”罗大诚惶诚恐地陪笑。罗二面有风霜之色，神态举止却比山里人多一分精明爽朗，毕竟是走南闯北，见过世面的人，对先生亦是恭敬有礼。

“不必多礼。”先生神色淡泊，略抬手还礼。

姚娘看了看先生，对罗家兄弟笑道，“我听果儿说了，罗二哥这次回乡来，可是要领虎头去城里做学徒？”

“确有这打算。”罗二点头，看了虎头一眼，喟然道，“这孩子自小没娘，生性又顽劣，全赖这几年跟着先生学会读书识字，大哥便想叫他跟着我，到外头看看。我想也是，总不能一辈子留在山里，如今世道越来越好，民生太平，不若从前那般乱世，指不定这孩子出去了，还能打拼出点造化……”

先生眉头微皱，并不说话，目光自罗二脸上淡淡扫过。

罗二被他那样看了一眼，原先满腹想好的话，突然说不出来了。

气氛一时冷了下去，姚娘也默然。

“我不走，我要跟着先生念书！”虎头突然开口，打破了大人之间的尴尬。

先生侧目看了看他，似欲微笑，唇角却勾起一丝怅惘。

姚娘望着虎头，笑容温柔，叹息道，“你爹爹的打算也是好的，先生……只是舍不得你。”

虎头低下脸去不说话。

罗大又开始搓手，倒像自己做了错事，惹先生不快，越发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罗二只觉得先生清清冷冷的目光，仿佛洞穿世情，看得人无处遁形。

“虎头还不到十岁，往后出去了，时时记得念书，不可荒废了。”姚娘俯身替虎头抚平衣角，心下确是不舍。

先生背转身，默然向外，看着院子里的书怔怔出神。

姚娘无奈，对罗家兄丢歉然一笑。

先生却淡淡开口了。

“外边世道，果真很好？”

罗二见先生开口，反而松一口气，忙笑道，“先生久居山中，有所不知，自当今圣上开国以来，大赦天下，减免赋税兵役，在边荒离乱之地重置田地，安置流民……当年离家逃难的人，如今大多还乡安居，勤于耕种，世道一年好过一年。”

先生背着身，仍不说话。

罗二看了看姚娘，见她低头不语，便又道，“从前寒家子弟除了投军打仗，再无出头之路，如今圣上在各地设了长秋寺，选拔寒庶贤能，好些贫家子弟都被选入京师去了……”

罗大听得似懂非懂，兴奋且迷惘地问道，“长秋寺是什么地方，莫非是寺庙么，将人选去岂不是要做和尚？”

“当然不是做和尚。”罗二啼笑皆非，却也摇头说不出为什么叫“长秋寺”。

却听先生淡淡负手，低声道，“长秋，是汉代皇后的宫名，用以名官，称其官署为长秋寺。寺监即是中宫近侍官，亦是帝后亲信之人，宣达旨意，署理事务。”

罗家兄弟恍然大悟。

“先生足不出户，能知天下事，真是高人啊！”罗二叹道。

先生略回身，似有一丝辛涩笑意，“若真如你所言……他，倒确是不错。”

罗二没有听得明白，只知先生说不错，颇有赞许之意，顿时受了鼓励，滔滔不绝起来……直从圣上开国，讲到北蛮降服，又说江夏王归朝之际如何盛况空前。他并未到过京师，也不过是道听途说，从旁人口中辗转听来，越发渲染得神乎其神，直把那江夏王讲得有如谪仙下凡。

直把罗大、虎头与李果儿听得目瞪口呆。

罗二讲得口干舌燥，咽了下唾沫，将手一拍，扬眉道，“那江夏王归朝之后，即被拜为太傅。”

“什么是太傅？”李果儿打断他。

“就是太子的师父，教殿下念书的先生。”罗二说着，望向负手而立的先生，大有敬慕之色。

“那殿下又是什么？”虎头愣愣问道。

罗二一怔，还未来得及答话，却被姚娘笑着打断，“好了，好了，这些话说起来三天三夜也没晚。这会子时辰也不早，不如就在舍下用个便饭。”

罗家兄弟忙要推辞，姚娘却不由分说拉了虎头和李果儿去帮忙做饭。

先生也微笑着挽留，神色和悦许多，不若方才冷淡。

见谦辞不得，罗二忙拿出包裹好的绸缎，双手奉上，“这是我们兄弟微末心意，感谢先生和娘子多日教导照拂，东西虽粗陋些，还望娘子不弃。”

姚娘不肯收，让他拿回去给虎头裁件新衣。

罗二也笑，“娘子莫要嫌弃，这两块缎子确是简素了些，只是如今还在国丧期间，不能穿戴红绿，也只得如此……”

姚娘呆了一呆，“国丧？”

“是啊，国丧才半年，未满服孝之期。”罗二解释道，“山里偏远，不通音讯，国丧这般大事也未能传来村里，难怪二位不知了。”

见姚娘神色怔忪，罗二方要解释，却听先生骤然开口，“是太皇太后薨了？”

罗二摇头，“太皇太后早几年就薨了。”

姚娘的语声骤然尖促，“那是……”

“是敬懿皇后。”罗二叹道，“人说红颜薄命，想不到贵为国母……”

他的话音未尽，却听身后喀啦一声——

先生原本负手立在窗下，背后堆了满满一架还未整理的书，不知何故，竟被先生碰翻。

那堆积满落尘的旧书本，凌乱散落了一地，微尘直呛人鼻端。

屋子大门正开着，恰卷过一阵风，吹得满地书册哗哗乱翻。

不知是夹在什么书里的一叠旧稿，散跌了出来，被风吹得漫空扬起，白纸墨痕，四散翻飞。

果儿反应最快，叫了声哎呀，忙奔过去拾拣。

那些泛黄的旧纸张，轻薄异常，随风翻卷，扑打着飘出门外，越发被风吹得四散零落。

罗二回过神来，见满地零乱，忙招呼虎头一起去拾。

“先生，先生，这张飘进井里了……”李果儿在院子里急得大叫。

回头，却见青衫单薄的先生，直直站在原地，手僵在半空微抬，痴痴望了眼前凌乱飞舞的纸片，眼底空茫一片。罗二出声唤他，他的目光却直勾勾落向远处，越过院墙，越过藩篱，越过天边流云……辰巳交替时的阳光，穿过窗户，白花花耀人眼目。

先生的脸，被这阳光正正照着，没有半丝血色。

姚娘呆了一刻，耳中反复盘旋回响着“敬懿皇后”四个字……怎么都不像是真的，犹疑身在梦中，醒过神来，眼前还是方才的景象，满

地书册散乱，白纸凌乱飞舞……一页纸，打着旋儿，轻飘飘擦过她鬓旁，飘落在对面那人脚前。

他仍痴痴僵立着，眼前一切，仿佛视而不见。

姚娘张口，欲唤他的名，声音却哽在了喉头。

却见他终于有了反应，缓缓俯身，伸手去捡面前那页纸。

分明就在他眼睛底下，触手可及的地方，他的手却颤颤巍巍，几次都抓不住那泛黄的一页纸。

姚娘再也忍不住，疾步上前，屈身拾起了那张纸。

他拾了个空，伸出的手就那么悬空顿住，忘了收回。

姚娘将纸放到他手里，让他拿着……他的手一颤，纸又飘落地上。

不待姚娘伸手去扶，他径直攀了门框，缓缓站起，迈步朝外走去。

“先生！”罗二茫然唤他。

他头也不回，脚下似有些虚浮，迈出门时，身子踉跄一晃。

罗二忙要去扶，却听姚娘幽幽道，“别去。”

回头，见姚娘跌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然，噙了幽幽一丝笑，“别再扰他。”

愣在一旁的虎头与罗大，这才回过神来。

罗大不知道方才兄弟说错了什么，窘急得涨红了脸。

虎头蹲身拾起那张纸，怯怯递给姚娘，“姚娘，你莫哭。”

姚娘一震，转眸看虎头，展颜笑，“我怎会哭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陡觉脸上一片温热的湿。

接过那张纸，上面的字迹潦草细弱，还是他初到此地，大病初愈后所录——

燕燕于飞

差池其羽

之子于归

远送于野

瞻望弗及
泣涕如雨
燕燕于飞
颉之颃之
之子于归
远于将之
瞻望弗及
仁立以泣
燕燕于飞
下上其音
之子于归
远送于南
瞻望弗及
实劳我心
仲氏任只
其心塞渊
终温且惠
淑慎其身
先君之思
以勖寡人

关于“燕燕于飞”——

出自诗经·国风·邶风中的《燕燕》我用在这里，虽然有暗示的意思，但并不一定就是子澹写给阿妩的因为，这首是卫君送别妹妹远嫁而作的诗。

虽然也有人后来用作送别心爱的女子远嫁，但我用在此处，只是因为诗里离别的心境，很符合子澹的感受。

子澹在离去之后，以怎样的心情怀念阿妩，是祝福还是无奈，是哀伤还是仰慕，是不舍还是惘然……或许，兼而有之，正如这首《燕燕》。

翻译如下：

燕子飞来飞去，有前有后。我的姑娘远嫁，送到郊外分手。望望踪影不见，泪下如雨难收。

燕子飞来飞去，忽降忽升。我的姑娘远嫁，遥遥送她一程。望望踪影不见，呆立泪流满面。

燕子飞来飞去，忽下忽上。我的姑娘远嫁，送她送到南乡。望望踪影不见，真正使我心伤。

姑娘能担重任，思虑切实深沉。慈爱而又温顺，为人善良谨慎。常记先人恩德，这是她的叮咛。

番外二 绿衣

“给皇上拿回去，老奴受不起……”

琉璃碎，玉瓯裂，老妇人苍凉虚弱的声音从内殿传出，伴随着摔杯裂盏的声音和侍女的惊呼。

几名侍女狼狈的退出来，转身却见殿上屏风后静静转出一名女子，宫妆高髻，眉目温婉。

“越姑姑。”众侍女忙俯身行礼，为首一人诚惶诚恐道，“赵国夫人摔了皇上赐下的丹参露，不肯就医，奴婢等万般惶恐。”

越姑姑垂首不语，似有一声低不可闻地叹息。

她接过侍女手中药碗托盘，淡倦道，“有我侍候赵国夫人，你们退下吧。”

侍女们长舒一口气，正欲退出，忽听殿门侍监通传，“承泰公主驾到——”

众人慌忙俯跪在地，却听环佩声动，绮罗悉娑，一名鸾帔环髻的宫装女子疾步而入，行走间袖袂纷扬，将身后侍从远远抛在后面。

“赵国夫人怎样了？”承泰公主劈面急问。

殿内明烛光影，照在她因奔跑过急而绯红的脸颊上，修眉薄唇，明眸转辉，虽不若延熙公主绝色芳华，却自有一番皎皎风神，绰约不群。

越姑姑看了一眼内殿，黯然摇头。

承泰公主咬唇，极力抑止眼底泪意。

越姑姑挥手令左右退下，轻按住公主肩头，柔声叹道，“寿数天定，徐姑姑荣华半生，如今也算得享天年，公主不必太过忧伤，珍重自己才能令她老人家安心。”

承泰公主闭目哽咽，幽幽道，“母后一早去了，父皇身子一年不如一年，如今连徐姑姑也要抛下我们……姑姑，我着实怕了……”

越姑姑缓缓抚过公主的鬓发，一时凄然无语。

“公主，你劝劝徐姑姑服药吧，她或许还肯听你的。”越姑姑忍了泪，对公主笑笑，“人老了，越发倔强得很，只怕我也劝不住她了。”

承泰公主默然点头，接了托盘，缓缓步入内殿。

望着她纤削背影，越姑姑心下一阵恍惚。

不觉十年……当初年方及笄的少女，早过了双十年华，算起来，公主今年已经二十五了。

二十五，敬懿皇后在这个年龄已经身为人母，助皇上践登九五，江山在握了。

步出外殿，倚了回廊阑干，一时怔怔出神。

自己的二十五呢，如今，连三十五也过了……如花年华，就在这深深宫闱里逝去了。

“越姑姑。”

承泰公主不知何时来到她身后，悄无声息，眼角犹有泪痕。

越姑姑忙欠身道，“徐姑姑可曾服药了？”

“服下了，这会刚睡下。”承泰公主黯然低头，两人一时相对无语。

半晌，承泰公主幽幽道，“徐姑姑还是怨怪父皇。”

越姑姑默然。

“这么多年了，她还记恨着，总怪父皇累死了母后。”承泰公主蓦然掩住面孔。

越姑姑掉过头，强忍心中酸楚。

自敬懿皇后薨逝，徐夫人便深恨皇上，若非为这帝王业所累，皇后也不至以风华茂盛之年，耗尽了一生的心血，溘然长逝。随后，皇上下旨，封闭含章宫，任何人不得踏入，并将年仅四岁的太子与公主

带走，交内廷教养，不再由徐夫人抚育，另赐徐夫人诰命之封，封赵国夫人。纵如此，徐夫人依然不肯原谅，动辄对皇上冷言讥讽。

普天之下，只有她敢对皇上如此无礼。

也只有她，不论如何无礼，皇上始终宽仁以待，更留她在宫中颐养天年。

承泰公主哽咽道，“徐姑姑不肯谅解，澈儿也不懂事，他们个个都不懂得父皇的苦处……”

“先皇后早逝，令徐姑姑伤心太过，她本无家人，一生伶仃，早将先皇后视作己出。”越姑姑涩然道，“她也是护犊心切，不忍见先皇后受累。”

“母后自己是甘愿的！”承泰公主脱口道。

越姑姑怔怔凝望公主的眉目，虽然与风华无双的先皇后并无相似，神态之间却又依稀曾见。是了，她恍惚记起来，先皇后也总是这般决绝无悔的神色。

看着公主从十一岁长到现在，她突然分不清应该欣慰，还是应该痛惜。

“是甘愿，这世间总有一人，肯为另一人甘愿……”越姑姑终究忍不住，抬眸深深看她，“公主，已经十年了。”

承泰公主一怔。

越姑姑缓缓道，“长安侯也心甘情愿等你十年了。”

承泰公主的脸色渐渐变了，眸底涌上深浓悲哀。

长安侯，征西大将军……比起这些显赫的名字，她却只愿记得当初的称呼，小禾哥哥。

那个白衣银枪的少年，从血火中凛然而来，向她伸出双手。

那个温煦含笑的少年，陪着她在御苑放飞纸鸢。

那个沉默悲悯的少年，在母后大丧后日日分担她的哀伤。

可是，从什么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

“过去种种已经变了，再不一样了……”承泰公主黯然一笑。

“他并没有变。”越姑姑静静看她，一语切中。

不错，他没有变，改变的，只是她一个人而已。

“一个女人并没有太多十年可以虚耗。”越姑姑垂下眸子，语声飘忽，怅惘无尽。

“十年……”承泰公主有些恍惚。

母后薨逝的时候，只差半月，她就及笄了。

原本母后已经拟了懿旨，只待及笄礼一过，便要为她和小禾哥哥赐婚了。

那时候，她是含羞答允过的，也是甘愿的吧。

可是，一夜之间，哀钟惊彻六宫，一切都变了，命运之辙从此转向另一条轨迹。

“长安侯西征之日，皇上再度赐婚，公主却拒绝了。”越姑姑长长叹息，“已经错过两次……公主，恕奴婢多言，人世无常，得珍惜处且珍惜。”

承泰公主黯然垂眸，长久沉默。

这已是第三次错过。

或许，应该说，是她再一次放走了手边的幸福。

第一次是母后薨，她自请守孝三年，以报母后抚育之恩；三年孝满，小禾哥哥再次求亲，她以太子、延熙公主年幼，长姐需行教抚之职为由，再次固执地拒婚。从此，小禾再未求娶，孤身一人，默默守候；其间父皇屡有赐婚之意，都被她断然回绝。

半年前，西疆外寇与北突厥暗中勾结，时有犯境。

父皇震怒，深恨昔年未能尽诛突厥余孽，欲领军亲征，踏平西疆。

然而这两年，父皇操劳政务，呕心沥血，加以年事渐高，昔年征战中多有旧伤复发，群臣力谏，劝阻皇上亲征。父皇忧及太子年少，不足十五，未敢留下太子监国，思虑再三，最后答允了小禾哥哥的请战，任他为征西大将军，领二十万大军讨伐外寇。

出征之日，小禾哥哥入宫辞行，来景桓宫见了她。

他一反平日疏离，不称公主，却叫了她的闺名，“沁之，谢小禾虽不能英雄盖世，也自有男儿热血，此去西疆，马踏山河，不立万世功业必不回来见你！”

他说，不管多久，他总会等到她愿意。

他还说，“沁之，你心中自有英雄，谢小禾也不是庸人。”

“公主——”

越姑姑轻摇她肩头，见她脸色苍白，紧咬了唇，半晌不语，不由心中忧切。

承泰公主回过神来，怅惘一笑，“没事……夜凉了，我去看看澈儿夜读可曾添衣。”

越姑姑欲言又止，望了她孑然离去的身影，只余一声长叹。

有情皆孽，她怜惜她，谁又来怜惜自己。

一行清泪从越姑姑已染风霜的脸颊滑落。

二月里，赵国夫人逝于醴泉殿。

四月季春，却临近敬懿皇后的忌辰。

年年此时，宫中一月之内不闻丝竹，不见彩衣。

三月里西征大捷，长安侯平定边关，扬威四疆，即将班师回朝。

太子殿下代天巡狩，亲临各地长秋寺遴选贤能，赢得世人称颂，民间皆言年方十四的殿下必能承袭今上之贤，再启煌煌盛世。

下月初，延熙公主就要从宁朔回京了。

这几日，皇上龙心甚悦，对臣下时有嘉赏，宫中诸人也罕有的热闹喜气起来。

景桓宫里，承泰公主领了越姑姑，听着内廷诸司监使的禀奏。

越姑姑侍立在侧，看着公主一一询问，细致无遗，署理内廷事务越发从容练达，不由欣然。到底是敬懿皇后亲自教养的，近几年内廷事务逐渐由承泰公主一手掌管，大小繁杂事务打理得井然有序，亦为皇上分忧解劳不少。

同为姐妹，延熙公主却被皇上宠溺太过，整日游戏人间，全然不知职责为何物。

一个皇家公主，却随江夏王去边荒大漠游历，一走半年，听说在塞外乐不思归，整日逐鹰走马，弯弓射雕，不知成何体统——每每想到娇憨烈性的小公主，越姑姑就觉得头痛。

实在不明白皇上是怎么想的，三个子女之中，待太子严苛异常，却待延熙公主宠溺无边，唯独对年长又非己出的承泰公主，才有君父的慈和威严。

内廷监使逐一禀奏完毕，退出殿外，承泰公主这才卸下端肃神色，对越姑姑吐舌头一笑，顽皮如小女孩，“真要命，这帮人说话总是这般冗长拖沓。”

越姑姑笑着奉上参茶，忍不住念叨道，“这次延熙公主回京，可不能再由着皇上那么娇惯她，十四岁的女孩儿家，转眼要及笄了，总这样野，成什么样子！公主可要好生劝劝皇上！”

承泰公主爽然笑道，“越姑姑说话越来越像老夫子了！我倒觉得潇潇这样子很好，无拘无束，自有天地，何尝不是皇家公主的风范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延熙公主总归有一天要下嫁，不能让皇上宠一辈子……”越姑姑蹙眉。

承泰公主莞尔，复又低眸，轻声道，“越姑姑，帝王家中，自在无忧本就是奢求。我明白父皇的心意，他希望潇潇能做一个帝王家的例外，不受皇家之累，我亦如此盼望。”

陡然涌上的心酸，令越姑姑霎时红了眼眶。

她又何尝不明白，皇上竭尽所能给予延熙公主的纵容，多少是对亡妻的歉疚吧。

先皇后生前曾渴盼过，却终生未得的梦想，他要尽数给予她的女儿。

“永陵已经落成，父皇前日巡视归来，很是满意。”承泰公主淡淡转过头，抬眸望向宫墙外的天空，恍若未见越姑姑的泪光。

越姑姑叹道，“皇上一生俭肃，不兴土木宫室，唯独永陵整整修了九年。”

母后已经葬入地宫最深处的寝殿，外宫和整个皇陵的修建却耗时九年。

九年……承泰公主怅然微笑，那是他们相约携手于永恒的家园，九年又算得什么。

——不知道永陵地宫会是怎样的绮丽辉煌。

除了父皇、监造官员与工匠，从来没有人能踏进皇陵半步。

四月廿日，风急，阴雨如晦。

宫闱内外被风雨笼罩，各宫早早挂起纯白宫灯，殿阁中飞扬的垂幔也已换作青纱素闱。

十年间，年年今日，都是如此。

入夜，含章殿，承泰公主素服而至。

殿中没有掌灯，唯有烛影深深。

侍从远远侍立殿外廊下，殿中无人值守。

含章宫，是六宫禁地，除了皇上，任何人不得踏入。

承泰公主蹙眉问内侍，“听太医说，皇上今日不曾服药？”

内侍惶惶摇头，“皇上吩咐，未得传召，任何人不得打扰，奴才等不敢进药。”

“这药一日也不可停的。”承泰公主忧切道，凝望殿中半晌，犹自惴惴，不知进还是不进。

这含章殿，每年开启一次。父皇平日不来此处，亦甚少见他流露思念之情，偶有提及母后，亦不见他有喜悲之色。然而一年之中，每逢母后忌日，他必定独宿于此，不容旁人打扰。

今日一早，上朝，议事，召太子问答国策，批阅奏章至深夜……她时时留心，却见父皇依然淡定如常，勤勉理政，喜怒不形于色，除了穿戴黑衣素冠，与平日没有半分不同，亦不见分外悲戚。她以为，十年过去，也该淡了……

承泰公主长叹一声，“传太医进药。”

言罢，不待内侍通禀，她徐步直入殿门。

内侍呆呆望了她背影，手心里渗出汗来，欲唤公主止步，却不敢开口。

推开那扇熟悉而久违的殿门，承泰公主有刹那迟疑。

前殿，立柱，垂幔，屏风……时光仿佛骤然倒流，昨日重现眼前。

殿内弥散着她再熟悉不过的优昙香气，袅袅萦回，似在身边，又不可追寻。

一切都没有变，连琴案上那一贴未填完的曲谱还在原处，似乎墨迹仍未干透。

琴弦上不沾半点尘灰，仿佛片刻之前，还有人弹过。

她有刹那的错觉，好像母后还在这里，就在那屏风后，绮窗下，闲闲倚了锦榻看书，听到她或潇潇欢笑着跑进来，会莞尔抬眸，取了丝巾，轻轻为她们拭去奔跑间冒出的微汗。

她会柔声陪孩子们说话，听他们彼此争闹，说得累了，总会轻轻咳嗽。

每每此时，父皇就会将她们赶走，不许再缠住母后。

恍惚间，那屏风后真有低低咳嗽声传来。

“母后！”她几乎脱口惊呼，转念却惊觉那是父皇的声音，是他在咳嗽。

她疾步趋近，到了屏风前，骤然驻足，没有勇气转出来。

父皇会生气么，她就这么闯进来了……承泰公主陡然手足无措，似乎做错事的孩子。

“你来了。”

父皇低沉含笑的声音，从屏风后传来，透着淡淡温柔。

她一惊，脸上顿时火烧一般发烫，心下急跳。

“躲着就让我瞧不见么，还不过来！”父皇的声音几乎让她不敢相信，这哪里是平日冷肃的帝王，朦胧含笑间，浓浓暖意，深深缠眷，令她心中顿时如小鹿乱撞一般。

承泰公主低头步出屏风，含怯垂眸，不敢抬头。

良久，却不闻动静。

她怔怔抬眼，却见那凤榻之上，绣帷低垂，榻前杯盏半倾，酒浆四溢。

玄衣散发的父皇，脱冠敞衣醉卧于帷幔后，似醒非醒。

“父皇？”她颤颤试着唤了一声。

不闻应答，却听他低低笑了声，竟吟唱起断断续续的曲子。

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里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已……”

她一时呆了，从未听过父皇吟唱，竟不知他的声音如此深沉缠绵，闻之心碎。

——《绿衣》，竟是这首悼怀亡妻的悲歌。

她再也听不下去，蓦地屈膝，重重跪在榻前，“父皇，求您珍重龙体。”

帷幔后的吟唱停了，她看见父皇半支了身子，侧首望过来，清峻容颜犹带戚色，眼底似有泪光隐隐，霜白两鬓散落了银丝几许，烛光下，竟显出几分落拓不羁。

“怎会是你？”他看见她，飞扬入鬓的浓眉立时深蹙。

她亦怔住，不知如何作答。

父皇忽而一笑，颓然躺下，喃喃道，“奇怪，朕怎会梦见沁儿……阿妩，又是你弄鬼对不对？”

他呵呵低笑，翻身向内而卧，“你不来入梦，我自会去见你。”

承泰公主呆呆跪在原地，脸色转白。

“父皇……”她薄唇翕动，忽然再不能自抑，泪水潸然滑落。

原来，他只是误将她当作了她，连梦里也不愿多见自己一眼。

十年相守，她陪着他，伴着他，敬他如君，侍他如父，分担他的孤寂哀伤……

少年时，只知敬畏，仰望他如凛凛天神；

渐至成年，看着他与母后一路执手，两情缠眷，方知世间果有情深至此；

短短四年良辰如瞬，母后长逝，那高高在上的王座，从此只余他一个人，只影向天阙，手握天下生杀予夺，却挽不回最重要的一个人。十年生死，天人永隔……一天天，一年年，她从豆蔻少女而至韶年芳华，他从雄姿英发，而至两鬓染霜。

他是君，是父，是她名义上的父皇……他收养她，予她荣宠亲恩，亲自教抚她和弟妹，不曾因母后早逝，而令他们少获半分关爱。他永虚后位，不纳六宫，世间女子再不曾入他眼里。

母后在时，她也有小女儿态，也曾承欢膝下。

母后不在，她成了长姐，必须站出来，代替母后留下的空白，呵护年幼弟妹，陪伴他身侧。

父皇，澈儿，潇潇，都已是她最重要的亲人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，她已舍不得离他们而去，即便是小禾哥哥，也不能代替他们。

旁人不懂，为什么她会执意留在宫中，误了嫁期，误了年华，转眼已是二十五的年纪。

有人说承泰公主自负尊贵，连长安侯这般俊彦也不肯下嫁，也有人说承泰公主纯孝无双，甘愿长留宫中以报亲恩……是的，她真的甘愿！甘愿终身不嫁，只愿长伴在他身边，陪他一起走这漫漫帝王路……

“父皇，你没有做梦，我是沁儿！”她哽咽扑到榻边，不顾一切抓住了父皇的手。

“大胆！”萧綦霍然惊醒，起身，拂袖将她甩开。

她跌在地上，哀哀抬头看他。

“沁儿？”萧綦愕然蹙眉，犹带醉意，目中惊怒略消，随即归于疲惫，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

承泰公主凄然一笑，“父皇真的不愿看见我么？”

他揉住额角，闭了闭眼，“朕头痛……你，退下罢。”

“沁之知罪！”她终于鼓足勇气，颤声说出深埋心底已久的话，“父皇的悲伤，沁儿感同身受，看着您这样，沁儿……沁儿会心痛。”

萧綦眉峰一挑，缄默看她，起身披上外袍。

那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袍，她认得，上面有母后亲手绣上的飞龙，灿金绣线已有些褪色。

“你当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”萧綦语声淡淡，透着憔悴和冷意，“平日你是最懂事的，今日却这般不知轻重，朕与皇后寝居之处，可以任人擅入么？”

她咬紧了唇，倔强忍回眼泪，“沁儿擅入寝殿，只为提醒父皇进药，太医说，药不可停。”

萧綦默然看她，目光稍见回暖。

“有这份孝心，朕很欣慰。”他仍沉下脸，“今次朕不罚你，下不违例。来人——”

殿外侍卫不敢入内，在外面高声应诺。

“将值守内侍廷杖二十。”萧綦冷冷道。

侍卫齐声应是，连求饶声也未闻，便将人拖了下去。

承泰公主跪在地上，只觉得手足发凉，全身微微颤抖。

“下去吧。”萧綦挥了挥手，神色尽是倦淡。

承泰公主缓缓起身，一步步退至屏风处，却又转身站定。

“父皇，我听到你唱绿衣。”她噙了一丝笑容在唇边，目光迷离，“沁儿还想再听一次。”

萧綦一震，蹙眉看她，旋即黯然一笑。

“那不是给你听的。”他神色落寞，抬眼看了看眼前举止反常的长女，微觉诧异，“沁儿，你可是有事要对朕说？”

承泰公主笑了，目光莹莹，略带小女儿娇态，“父皇，你先告诉我，绿衣是什么意思？”

萧綦深深看她，烛光下，这娇嗔痴缠的小女儿模样，隐隐掀起他心底一处久已尘封的记忆。

曾经，他的阿妩也会这般娇蛮含嗔，会撒娇说，萧綦，你再讲一个故事我就睡觉！

那时候她也才双十年华，比今日的沁儿更年少。

她只在他面前流露小女儿的娇痴，总爱缠住他讲故事，爱听他戎马征战的经历，听他少年时不为人知的趣事……她说，她想知道更多的他。

他侧过头，不敢再看这样一双眼睛，不敢再回想往日情状。

“绿衣，是一个男子怀念妻子的歌谣。”他缓缓开口，抚过身上旧袍的绣纹，淡淡而笑。

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里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已！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亡！

绿兮丝兮，女所治兮。我思古人，俾无訧兮！絺兮绤兮，凄其以风。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！“

他的声音低沉微哑，一声声，一字字，都似断肠。

“父皇永远忘不了母后，永远看不到旁人吧？”承泰公主含了一丝笑，低低探问。

萧綦却未回答，恍惚良久，喃喃道，“沁儿，你看，含章殿里一切宛在……她还在这里，不曾离开。”

是的，即便母后不在了，她的影子却永久留在这宫闱里，留在父皇心里，无处不在。

承泰公主默默向萧綦屈身，“请父皇千万珍重，务必记得服药。”

“朕知道了。”萧綦略点头。

“儿臣确有一事，想求父皇恩准。”她说着，盈盈下拜，行了端庄的大礼。

萧綦笑了，“何事如此郑重？”

承泰公主一字一句道，“儿臣愿嫁与长安侯，请父皇赐婚。”

四月廿九，圣旨下，承泰公主下嫁长安侯，待班师之日，即行大婚。

这桩喜事令宫闱京华为之轰动。

皇室已有许多年不曾有过婚嫁之喜。

每个人都为这桩天赐良缘赞叹不已，更赞颂承泰公主孝德有嘉。

父皇很有欣慰，但最高兴的人，大概还是越姑姑和澈儿。

澈儿说，皇姐终于嫁出去了，以后再没人唠叨了。

越姑姑甚至流下泪来，“承泰公主得遇良人，皇后在天之灵必会赐福于你。”

西疆已定，长安侯班师回朝。

五月初三，晴日，长空无云。

一道三百里加急军报飞速传送入宫。

御书房里，醉卧初起的承泰公主被急召入内。

云鬓微松，罗衫犹带酒污，承泰公主茫然踏进殿来。

萧綦负手立在窗下，鬓发如霜，轩昂身形在这一刻竟似有些僵直。

他缓缓回身，望定承泰公主。

“父皇召儿臣何事？”她疏懒淡漠的笑笑，自赐婚之后，再未在父皇跟前撒娇。

萧綦伸手，揽住她单薄肩头，一语不发将她拥入怀抱。

这一瞬间，威严的开国帝王，只是一个痛心无奈的父亲。

承泰公主僵住，任由父皇拥住自己，忘记了应该说什么，应该做什么……

他，第一次，拥抱她。

自收养她为义女以来，十年有余，今天第一次拥抱了她。

虽是慈父，余愿已足。

承泰公主颤抖着闭上眼睛，几乎忘却了一切，只想父皇永远这样抱着自己。

“沁儿，父皇对不住你。”父皇的声音如此沉痛，“小禾，不能回来了。”

她还在迷离沉醉中，没有听懂父皇的话，怔怔问，“小禾哥哥要去哪？”

萧綦深深看进她眼底，一字一字道，“马革裹尸，青山埋骨。”

耳边似乎嗡的一声，她怔怔看着父皇，听见他口中说出的八个字。

突然之间，天旋地转。

眼前掠过那白衣少年的身影，掠过他温煦笑容……

他说，此去西疆，马踏山河，不立万世功业必不回来见你。

小禾哥哥，你骗了我。

终究，我也错过了你。

——征西将军谢小禾于棘城决战中孤身冲入敌阵，斩杀敌军主帅，鼎定胜局，身受九处重伤，带伤赶赴回京，途中伤势恶化，于三日前猝逝于安西郡。

朝野震动，百官致哀。

长安侯灵柩入京之日，皇上亲率太子迎出城外，抚棺长恸，当郊洒酒，祭奠英魂。

承泰公主以未亡人之身，服孝扶灵入城。

永陵。

没有仪仗护卫，只一架鸾车悄然自晨雾中驰来。

素服玄裳的承泰公主缓缓步下车驾，满头青丝挽做垂髻，一支玉钗斜簪，通身上下再无珠翠。

“这便是永陵么？”她仰头静静凝望眼前恢宏的皇家陵寝，眉目间一片疏淡。

身后小侍女乍舌惊呼，“好宏伟的皇陵！”

皇陵依山为穴，以麓为体，方圆几十余里，入目一片松柏苍郁，四下旷野千里，雄浑开阔。

陵前神道宽数丈，笔直通往地宫之上的恢宏大殿。神道两侧列置巨大的灵兽石雕，东为天禄，西为麒麟。天禄目嗔口张，昂首宽胸，翼呈鳞羽长翎，卷曲如勾云纹；麒麟居西，与天禄相对，意为皇帝受命于天，天威至高无上。

皇家天威，震慑四方，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配作为一代开国帝后长眠之所。

这里，长眠着母后，长眠着一位千古传奇的红颜。

仰望恢宏皇陵，承泰公主慨然微笑，心中终觉宁定。

未嫁而先寡，谁爱过谁，谁守候谁……终逃不过命运弄人。

宫里处处伤情，再不是吾家。

她倦了，世间竟没有一处可依托的地方。

从前悲伤时，孤苦时，总有母后在身边，总有她能懂得。

或许来到皇陵，与母后相伴，才能获得些许平静。

父皇准了她自请赴皇陵侍奉先皇后的意愿，破例允她进入地宫。

她曾幻想过许多次，母后的地宫该是何等金壁辉煌，流光溢彩。

真正踏入深闭地下的宫门，九九八十一盏长明灯亮起，她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地宫正殿中央，没有她想象的华美宫室。

只有一座精巧的屋舍，门前搭有花苑、曲径、小桥……竟是一户民间宅院。

翡翠雕出修竹，玛瑙嵌作芍药，滚落绢草绫叶间的露珠，却是珍珠千斛。

巧夺天工，鬼斧造化，锦绣繁花盛开于此，犹如长眠其中的敬懿皇后，红颜不老，花木不凋，任它千秋万世，风云变幻，只待他百年之后，相携归去。

此间，再没有纷争、孤寂、别离，只有独属于他们的永恒与宁定。

附录：

绿兮衣兮，绿衣黄里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已！

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亡！

绿兮丝兮，女所治兮。我思古人，俾无訧兮！

絺兮绤兮，凄其以风。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！

古人：故人，指亡妻。

翻译：

绿色衣服，黄色衬里。把亡妻所作的衣服拿起来看，妻子活着时的情景永远不能忘记，悲伤也是永远无法停止。细心看着衣服上的一针一线，每一针都是妻子深切的爱。妻子从前的规劝，使我避免了过失。想到这些，悲伤再不能停止。天气寒冷之时，还穿着夏天的衣服。妻子活着的时候，四季换衣都是妻子操心，妻子去世后，我还没有养成自己关心自己的习惯。萧瑟秋风侵袭，更勾起我失去贤妻的无限悲恸。只有妻子与自己心意相合，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。对妻子的思念悲伤，都将无穷无尽的。

这首诗在文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。

晋潘岳《悼亡诗》很出名，其实在表现手法上是受《绿衣》影响的。

（全文完）